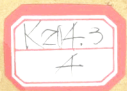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四)

74-95卷



宋

真宗皇帝

天禧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為書樞密院事 瑋沈勇有謀取策嚴明自少得禦西陲熟知羌情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

卒瑋懷邊人羌戎畏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六月寇軍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軍李迪以為憂一日車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蓋

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軍密令楊億草奏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僅輔政已而輩被酒漏

旨謂聞之曰即日一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請因力請帝許罷其政事帝不記與車有成言

竟龍為太子太傅封東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迪詳兼太子賓客制下圖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

帝願謂迪曰尚可辭耶迪乃受命

取寇軍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宮者周懷政服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京官官也出意寇軍已而事泄寇軍丁謂

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寇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車者使楊崇勳

州人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徹服夜乘輦車校崇勳詣曹利用謀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誅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具

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疎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未能天書妖妄事遂取軍為太常卿知相州格

罷翰林學士度處守公量樞密直學士王曙字晦也河內朝士與車親厚者皆斥之 車之取也帝命與州謂云與州

八月取寇軍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補朱能龍泉叛未幾泉潰自殺車坐是再取道州既至晨具朝 如常時對省客言天若

初無所廟之責者自能相三拙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日中何又不見寇軍羣臣畏謂威異敢言

九月帝疾瘳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蔡瑋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字子通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

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作為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道秋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

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即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直
 稱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問上再稱私林將錢惟演而嫉寇準將
 子故人事最不治準無非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費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得付御史臺劾正帝怒謂制不
 下左連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欲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等臣備願復留連日出傳曰詔復入中書視事
 時劉琦已單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留命制琦不奉詔乃更名學士晏殊字同叔單之琦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
 與謂謂既復位益權專恣琦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與陳濟石對琦既出
 詔太子奏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奉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圖謀不允遂聞帝善其親政皇
 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侍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
 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民安矣惟演東問言之后深勸焉

五年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九月吐蕃置勒斯魯來降

冬十一月賊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始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興
 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懼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對策按問欽若惶惑伏罪改貶

乾興元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

帝崩道訪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預即位是為皇太后為皇太后后故 王曾奉道訪入殿唐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
 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權猶足亦復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

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皇太后為皇太后后故妃楊氏為皇太后后府議太后臨朝儀嘗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
 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尊廉殿政謂欲權權不欲同列其間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封居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朝望見羣

臣大事則太后名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
 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謂曾正已立朝時侍為重

夏四月賊寇軍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使 真宗臨崩惟言福單李迪可托丁謂怨單而太后極迪嘗欲立已事其

遂擬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眾費球亦誦知東州和親王曾雖者太皇太后謂無說曾曰居侍主人恐亦未允蓋曾嘗以家舍

家舍家舍故先則且使人也地行或謂曰迪若說以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士記事不通曰天下謂之而已謂之曰

建中使韓汝見也書中使不得已乃

足始中韓汝見也書中使不得已乃

使始中韓汝見也書中使不得已乃

使始中韓汝見也書中使不得已乃

仁宗即位年已
 十三不為切矣
 使深公正大臣
 輔政制制其可
 望清明乎帝臨
 朝果處於國是
 而有德於國是
 持會士之徒計
 圖依附據其耳
 王曾此備正已
 三朝時所為重
 可於受遺時
 力陳利害深蒙
 分不國之器以
 賜深不學焉而
 復爭宜宜于法

定本... 計...

... 之...

... 以...

... 夫...

... 况...

... 則...

... 不...

... 而...

... 有...

... 立...

... 事...

... 覺...

... 既...

... 何...

... 為...

... 至...

... 耳...

... 知...

... 下...

... 解...

... 實...

... 此...

六月與丹遣使來弔祭 契丹主聞真宗崩... 罷詣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真宗諱者悉改之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元 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于孫顯女州

春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春王墳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輒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

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善橋人不故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

使先帝宜于誰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而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

恩州韓次人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泉誠日晡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

達自陵下達以其事聞詔謂始請速使投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為湯沐費利用等就謂第議遂王曾復視嘗遺跡獨

因言謂已藏禍心允恭移望于地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馮拯連曰謂固罪然帝新即位至謀大臣駭天下耳目

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一日太后召宰相論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己與卿等足謀故時可之且

營奉先帝陵寢而擅有違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金退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謀稱得旨禁中臣等其敢辦虛贊機望神

眷其茲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謂罪乃降授為太子

少保分司西京升龍中正出知鄆州故事賊宰相降制野故並行止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以拯為山陵使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彗盡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嘗安道參知政事銳惟演為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後為允恭僕伴

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未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營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遇洛陽皆

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姓夷簡宰相也夷簡由是進用蒙正知開封府嚴辦有聲真

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蒙正追書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 真宗書嚴壁曰曾真盡忠念之也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連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

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尼言禍福 足以致人于是即請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拈香及真宗勸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始言出其家

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善法秘授賜崖州

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道不可勝記謂起崖州道出雷州州人以此一編洋洋乎上謂見其神像謂國之幸也家神道

事中外得國果之說家謂雷州善為志自負其能謂國學思為人無難望遠人致于滿守劉德妙所傳其家或使者

謂謂與雷州時連之碑神符書不無和印以上謂與帝見之感謂近從雷州方北于從摩也 劉德妙居陽人

知此... 卷之... 宋真宗皇帝

史臣以夫書

其為是也

且其書其

大夫書其

不足任其

宜其不為

其而已而

其大且久

其好唯其

其之而無

其化之

其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冬十月葬永定陵

十一月錢惟演罷

逆軍不書御史中丞

庶將及已固稱謂以

大節度使知河陽府

劉隨封郡公

吐蕃李立遵來附

給兗州學田

諸州給學田始此

帝初御製冠

是雖隻日亦名侍臣

仁宗皇帝

登天聖元年春正月

省浮費

抹正之上納其言乃

為其直取市價

物之估日多

曰王州

十三萬餘

息併計其數

官收其息

二十萬

官收其息

二十萬

官收其息

二十萬

官收其息

二十萬

官收其息

史臣曰真宗英修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奏其美以社其侈心蓋有所見及對

其區封事行州院省端天吉備時一調居臣如尚狂誠不可怪也仁宗以天書降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重均因附之與為昏媾冠單之斤惟演有力焉及序

帝曰冠單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奸黨所探哉帝遂令唐去之謂得

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謂罷之乃以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翰林院學士上疏論之太后還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右司

一而城必營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哈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
則官市之如商商入入勇種基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單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賜錢之謂之見錢法
二者不得勝事又以乾興中解池鹽入錢京師歲二十三萬得視天禧三年數額十四萬請令入中設法
之人入錢法復其制方若入錢官所隨商人所使謂之見錢法官也
三行善天恩 司天監陸奎運所造
秋九月馮拯罷 陸嘉穀震重而乏風即予謂不謀賞授營效力也平居自奉多侈靡外亦僨隨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百官欲迎皆有常法為國以嚴禁亦不能大用事知其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 初太宰得通天屏九層有白理如擘石有命工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為選人取自
洛中既至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榻而卒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百官欲迎皆有常法為國以嚴禁亦不能大用事知其宗朝矣

冬十一月禁巫覡邪術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感民凡己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殊州德人素部中獲二千
家勒令遷度毀其淫祠以開拓江浙荆湖兩廣凡扶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置益州交子 初陳詠知益州事蜀人欲貨重不使貿易設買劑之法一文一緡以三年為一界
而緡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積聚不能備所買爭公不息轉運使薛田行商陳若谷等

少費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額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緡為額
二年夏五月丁亥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秋八月帝臨園于臨陽孔子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郭氏性仁敏 有龍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元三年夏五月帝幸御莊觀打毬 郭氏性仁敏 有龍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婦孝節 郭氏性仁敏 有龍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又十一月王欽若死 欽若既死後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堯其所為真奸邪也王曾對曰誠如聖言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為樞密使 太后繼時嘗言家事事之甚理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遷長樞府樞密副使姜誅言其
無勤勞徒以恩幸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后不悅

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 契丹主耶律德先是契丹丹將蕭惠字 契丹國主世祖復國甘州不克由是卑本 契丹諸部皆叛契丹兵
修土隄口故城州 以貴之至是契丹丹將蕭惠字 契丹國主世祖復國甘州不克由是卑本 契丹諸部皆叛契丹兵

刊張休立之子
法而會編引
各名目編引
不可不結法
為此特因敗一
時雖其失法
欲經久通行
人者不與其
制本意謂法幾
因之重編則
是通事理之
也也其意謂
流通其意則
物極其宜則
後世以法為
難其意謂
難其意謂
難其意謂

將多敗死

曾之解其狀之
蘇州決之說
雖云以諸將
而流官是人心
去漢以理濟之
此正朝之人宜
所宜知物不心
待機乃進人者
而後解心也至
謂水作此說豈
欺不廷齊時竟
陳漢則有時若
若臣之度實亦
大乎可見矣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鴻臚肆放竊民租糶賑民方水之作也宰相張勳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受理無狀豈可違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謂謂言謂曰決水且大延壽人恐致果舟神明首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五平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罷以夏球為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復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劉敞以教生徒仲淹教高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常器之殊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取喜文結任數傾側世以奸邪目之

夏五月癸丑元佑卒

秋九月以程琳野戰軍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輩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謂彼吳郡縣遺趙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 琳弟諤之子所舉成人皆其子弟以病者舉王顯琳太后家琳嘗其已罷今有司罷之得琳如法

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僥倖每以感南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吳士及是卒帝為罷上已矣

三月丙申朔日食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士遜之相曾利用薦之也

夏五月趙德明使其子元昊 元昊性雄毅多大志喜畫能創製物始圖面高平時字簡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于本國則稱帝至是以元昊破回鶻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

秋七月江南河北水 並在七月亦不及而致改正 江監府揚真潤州江水溢路連使安撫賑恤河北大水九月遂近臣十七人

巡行免水災州軍秋稅

己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責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勤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

之大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付中而不名利用奉事廉前或以指爪擊帝帝左右指亦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邪太后領之

會利用從子洵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為戲事聞洵杖死內侍龐崇勳與利用有隙洵是言稱得罪太后使利用

韓臣言使臣名實非止道五百具宗宗本大書始於春秋時不官使而重其不當於政經仁宗因及範之可為律體法政和重復神書五書義等官皆始

人請併罪利用后聞攝執政眾側望未有善者張士遵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故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權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者情恩故常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能為千牛尚將軍知隨州二月參知政事曹宗道卒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孤頭參政因其性且言貴戚也及乎太后臨真之
太后臨真之際輔臣莫不歡對宗道獨曰若立劉氏六人輔知宗若乃止后嘗與宗道相善宗道亦以久死從子之義
韓臣言使臣名實非止道五百具宗宗本大書始於春秋時不官使而重其不當於政經仁宗因及範之可為律體法政和重復神書五書義等官皆始

張士遵罷 先是曹利用憑寵自恣士遵為相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及是相既斥士遵遂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拜參知政事陳先佐字希範為樞密副使 初奎知開封府時其家數宴大臣至有沾辭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會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是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安置曹利用于虜州至襄陽日殺 利用復坐私營官錢再聚官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誚役之利用遂殺懷敏而死

復制舉諸科 自祥符罷制舉至是帝詔復置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置高

三月初庚午流民田 契丹使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女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開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王肅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青州 丁未夜大雷雨電宮內火起至曉宮室盡燬詔警守衛者於御史

殿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求此宮一夕延燒幾盡惟長生堂存小殿存側何以稱道旨為范雍抗言曰不若煬燭之光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運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國其所存又將葬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是宮之建非應想

義災變之來若有舉者願除其地罷諸科以應天變司諫范詒卣復言此天之戒也不當置殿嚴治太后與帝感得遂減

守衛者罪乃下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嘉善殿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嘗執不可及長寧即上壽又執不可皆供

惟使殿太后左右姻家稱通請賜曾多裁抑之太后益不悅至是以首相罷知青州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契丹討家大廷琳據邊陽反冬十月契丹將者孛心宇和多謝以問

之法馮延休韓昭勳相繼為戶部使始以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無存儲戶部副使王嘉獻亦遣使具其情濶以服之水

路輿險多至履沒鞭朴梓民怨思亂東京錦里軍詳家大廷琳國之為變遂囚留守者孝先行縱緝及其妻南陽公主故詔勅

皇使來之世
遂以為傳中人
與之與非中人
雖繁之見辨類
受之若傳中人
乃至其說

同即大書受朝
似之於禮法不
合仲海通之元
也流諸通元元
能行天與而無
亦直可謂不書
所學足以奉旨
官上書實為
若者禮法不
所言為地狂
通正天子合
下以禮書合
李書來朝非
書所以傳法
故李為世法
又何同則北
之禮乎

皇使來之世
遂以為傳中人
與之與非中人
雖繁之見辨類
受之若傳中人
乃至其說

皇使來之世
遂以為傳中人
與之與非中人
雖繁之見辨類
受之若傳中人
乃至其說

得亦展个這銀銀銀
嘉以快來情傳統與達既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告安丹主撤遣道兵命南京留守者移為郡統以討之賊兵屢敗
延琳嬰城固守明年賊將楊許世夜開門納軍遂擒延琳

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慶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秘閣校理范仲
淹上疏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獨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遂殊初屬仲
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名仲淹語以狂幸邊名且將營處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屬每權不稱為知己蓋不意今日反以
忠直獲罪門下疎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外補出為河中府通

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禧卒于宗立其母蕭氏曰木謹和國漢世孫今正治國事 宗具宮人蕭氏木謹所生齊天后蕭
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至是立為太后木謹自立為皇太后隆禧政歸蕭氏初隆禧疾卒木謹營齊天后曰老物之寵
亦有既耶及隆禧卒左右帝木謹謹旨經齊天后弟謀逆木謹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得是帝四十年撫育朕
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非之可乎木謹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木謹不從連之上京
秋七月遼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冊等使初道輔使
契丹契丹使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慶道輔絕然復出主客者道輔坐且令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非
優之使使使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再使契丹益加禮重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敏相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親獨對學臣授請令學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
書上許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王明道元年春二月真宗夜妃李氏亮 李氏賢生帝太后廢取帝為乙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數處先朝權御中未嘗自
異八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避春秋長不嘗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曠署道位夜妃亮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
外呂夷簡為禮宜從厚太后遂引帝水復獨立廉下名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侍罪宰相事與內外

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禧卒于宗立其母蕭氏曰木謹和國漢世孫今正治國事 宗具宮人蕭氏木謹所生齊天后蕭
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己出至是立為太后木謹自立為皇太后隆禧政歸蕭氏初隆禧疾卒木謹營齊天后曰老物之寵
亦有既耶及隆禧卒左右帝木謹謹旨經齊天后弟謀逆木謹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得是帝四十年撫育朕
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非之可乎木謹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木謹不從連之上京
秋七月遼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冊等使初道輔使
契丹契丹使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慶道輔絕然復出主客者道輔坐且令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非
優之使使使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再使契丹益加禮重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敏相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親獨對學臣授請令學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
書上許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王明道元年春二月真宗夜妃李氏亮 李氏賢生帝太后廢取帝為乙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數處先朝權御中未嘗自
異八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避春秋長不嘗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曠署道位夜妃亮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
外呂夷簡為禮宜從厚太后遂引帝水復獨立廉下名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侍罪宰相事與內外

漢元帝大體
人者賦不詳
德其一善主
以此其他過
耳

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風言尚念劉氏則畏禮宜從厚后怙乃以一品視
瑛子洪福院夷簡又請入內都知禮崇勅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膏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勅體覺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請納木詳其主母蕭氏 納木詳應契丹主懷濟太后鞠育恩因是鬼于吉林遣人馳至臨陽賜后死后曰者實無
皇天下共知得戎浴而後就死死者速比反則后已死矣

秋七月宮中火詔聲臣言關失 大內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震朝而宮門不啟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退班百官拜
樓下呂夷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臣願一見清光上單履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等
刑誣言火起無逆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職程琳命工關火所燒處辨
其疑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職詔聲臣言關失大赦殿中禮勝宗察等奸人秘書丞劉越人長官皆清太后還
政以答天譴不報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于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為夏王夫夷罕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楊吉投元昊三使齎
使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謀其父勿臣家德明報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時此宋
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收善性所使英雄之主當霸王耳何錦時為既集封明德令兵自號野馬球各領石凡
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做中國置文武班立善漢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善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
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遊又譯改明道為通遠轉于國中

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泉星見見狀觀者皆以為彗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獻皇太妃亞獻
皇后於殿禮畢羣臣上太后算號

帝耕藉田 命宰相張士遜二月復相攝揚太廟及躬耕藉田記檢計宋神宗手書
二月皇太后劉氏崩 二月復相攝揚太廟及躬耕藉田記檢計宋神宗手書
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上方器物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
圖后斃于地曰吾不作此員祖宗事清使別解中廣運京西言在庚有出贖釋于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
夷簡晉窳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後餘進哉晚年稱道外家而任官者雜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
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容兒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乎帝遂以後服斂
制后皆二攝稱制加四攝自此始太后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閭門趨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日書史母道

御九卷定八卷集解也 卷七十四 宋仁宗皇帝

地之至真乃
心宋蓋其知
彼時勢尚不
能而已其後
有遺棄之珠
必出於曹安
王人之口

曹簡本正人
但廢后一事
得歸其於彼
為情難復足
問后而此是
為有為無為
那使無其事
爾用計頃之
不容其去其
見於廢后事

班而入白執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親朝政豈可使女后相理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鳳翔仲淹而殿內侍
垂簾儀制蓋焚之乃止算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謀軍國事之語始親政罷創修寺觀振抑流傳名宋仲淹而殿內侍
雖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受命如已出亦垂簾始無亮號稱及帝親臨者多忠誠太后時事花仲淹言于中曰
臣等言皇太后
心盡善日事

夏四月呂夷簡疏者夏球陳先范范雍趙鼎孫球能 夷簡疏陳八事 正朝聖躬親臨朝政王語甚切至帝因與謀以疎
者等皆附太后欲惡能之夷簡以為能帝逆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雖多機巧善應事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
方抑班聞鳴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書所序內侍知閣文應與詞之乃知事由后也于是深恨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筠為樞密副使王德用會書樞密院事 迪自太后崩召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
有求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因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問太后閣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
以為可大用遂拜合樞

遣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目下詔自責遣尊為皇太后卒
洪福寺登告易科宮觀啟視之妃以冰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得劉氏加厚

六月甲午朔日食

秋七月旱蝗訪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食草木盡先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側然乃命
陳執中 執中子始考安撫京東仲淹等編江淮時和置疏明學士以命宋峻峻上言帝王御天下在德備城郭宋下躬親易與內外
惟小人趨利以啓逆亂宋大是長明蓋拜太后尊尊四國家則受以內是外受不遇是事皆可預防若封群共請為內是則可
惟小人趨利以啓逆亂宋大是長明蓋拜太后尊尊四國家則受以內是外受不遇是事皆可預防若封群共請為內是則可
由武衛軍使事謝由雙馬安尼之所舉傳下之

冬十月昇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 詔定禮廟禮翰林侍講學士宋峻峻春秋考仲子之宮故事請別築宮乃作奉獻
廟以奉二后神主

張士遵楊崇勳 元年為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峻峻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奏齊為副使士遵與崇勳宴飲期上莊
懿太后冊不至中丞范致勳之俱罷夷簡遂復相

十一月薛奎罷 奎以疾罷年平奎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蘇歎吃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慕古人俯愧後世爾
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鑄州知縣人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選失無敢言者乃詔自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選失無敢言者乃詔自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選失無敢言者乃詔自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選失無敢言者乃詔自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選失無敢言者乃詔自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選失無敢言者乃詔自

丁卯歲山陽之歲

紀二年春正月作通吳延義二閣

先是龍圖閣學士

孫奭等無還圖以進帝命

以禮部

孫奭等無還圖以進帝命

先帝命

取御史裏行孫汚監水州酒務

汚上言自孔道勳

凡在婚中盡復職職乞乞寡天賜用存國體流入者知衡山縣河

未如有責命復上言事

二月有宗室元孫王元帥之子宗貴于宮中

李迪罷以王曾同平章事參政威度參知政事王德用韓億等

范滎李迪右之藉勳不己詔下獄實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燾決獄

令某賢校理李照重定律條

律條既言朴律律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一律臣請依神書律法

福宮觀鳥然燕獨任所見更造新燕聲極下議者非之乃詔天下有深達律者

既遷知蘇州范仲淹為布衣胡瑗州海陵人瑗還至闕感言燕聲

違又獨執周禮嘉量之法請鑄量以定律右司諫韓琦對曰

竊計之不若躬作樂之厚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

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煥強求樂之議移訪其遺之策帝嘉勉之

秋九月作睦親宅

冬十一月故后郭氏奉卒詔鼠內侍聞文應於嶺南

疑文應連喜而不得其責帝深悼之連復后就以禮殯葬

于道

錄錄五代及諸國後

以郊祀加恩故也時御史堂碑石

曰主簿於中非家事官介足未便登門之闕已用言事則

徐州人

十二月吐蕃蓋勒斯貴大敗趙元昊于河湟 趙元昊遣蘇木諾爾今在甘肅將兵擊蓋勒斯貴敗死殆盡蘇木諾爾說元昊自

領眾攻福牛城在今陝西 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聞元昊大舉殺戮又攻青唐今在青海 蓋勒斯貴

自帶兵在西北諸地置勒斯貴部將安子雄以兵備歸路元昊與戰敗之派部兵滿窩喝爾河今在青海 蓋勒斯貴

及饑乏過半未幾并兵臨河遣蓋勒斯貴辟鄆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橋橫城其邊蓋勒斯貴使人移種澤庭及大戰元昊清

歸士年視帳而渡溺死者十八九自獲甚眾置勒斯貴又處諸部招保軍留後

三年春三月路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當給半俸而任實者或實不能自給非所以遲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者節監

刺吏關門使以上致仕者給俸如分司長吏應時以政意勞賜之

復貼射各法 自貼射各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璠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詔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高特舉理邊

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矣官自此省費矣

夏五月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畢賢校理合符館閣校勘尹洙字師魯人歐陽修于外招飛舉臣越職言事 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違

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違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違違近臣凡越格者不宜全棄之宰相夷

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連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子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古漸廣備善備宮室帝以問夷

簡夷簡對曰仲淹迂濶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始居汴二曰遷都三曰大抵無切詳詳且曰漢成帝信張而不疑

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斯仲淹越職言事驗問君臣引朋黨仲淹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院

州集賢校理合靖上言仲淹以議刺大臣重如趙鼎僅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雖與不難耳女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

多非陳昭論將以魯肅為漢疎漢皇吳王燕聞學致兩用無猜宜損今德陛下自親政以來慶近言事者恐削天下口請改前命

疏入坐落職監焉州今在江西 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害也臣不可苟允

夷簡怒斥監鄆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校高者約字仲淹 曰仲淹以非辜連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

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約怒上其書修坐貶襄陵今在河南 見令于夷簡史稱修曰仲淹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持朝堂

戒百官絕職言事從之仲淹 士與修相善出出仲淹者明也夷簡怒上其書修坐貶襄陵見令于夷簡史稱修曰仲淹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持朝堂

中之得厚利與舟使通夏買辦張子仲淹 仲淹之子

秋七月置大容正司 以宗室充謀領之時諸王子孫眾多既居居時親完招子祖家復各擇一人使司訓導討遺失

冬十月契丹初殿故進士 契丹主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箭賦幸燕封試進士于速達大宴

御批通鑑綱目 卷之四 宋仁宗皇帝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

十二月越元莫侵回鶻瓜沙肅州

為州

在今

在

門之

紅

至是以折嗣乃置像宮中祠之

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欽奏齊龍以王隨陳先佐同平章事

同知院事 初夷簡事曾其持管力量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及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

龍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始賜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已直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會者求

去益力夷簡亦已罷時曾與齊善而夷簡善宋故惟威度不得志于二人而性情險每有所謀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其

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屬夷簡屬度于是四人傷龍

而度獨留

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并代忻州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清臣

州及州人上言官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四方察備事修道科非所謂清復

之實也嗚呼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誦言不救議朝政者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

鑿事願宋罪者數日仲淹等皆得近侍

貶賢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

時有彗星西北流當發不時下招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許子

綱言臣觀國史祖宗日昃視朝時方罷猶坐後苑門名對曰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鼎盛嘗嘗時求治之教乃隔日御殿

此政事不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于祖宗之時府庫盈竭斂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又憂者

己以御人洗心以聖物勤聽斷舍繁文苛法指近習之職人親則明殿直之良士以思承國政入宮復日御殿

三月王隨陳在佐韓億石中立見 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謀依傍中立事會其意見右司諫韓琦言隨依佐中立非輔弼

才德不當以子綱為著故判官連時死時連事敢言切而不過在陳地前後凡七十餘疏

才德不當以子綱為著故判官連時死時連事敢言切而不過在陳地前後凡七十餘疏

山遇以劫亂元
吳賊謀不見斷
約早春秋降且
既至中國其賊
復難復歸反上
朝廷者即歸來
朝廷安其兵
且與其兵
進其兵
退其兵
其在代國其兵
其在代國其兵
其在代國其兵
其在代國其兵
其在代國其兵
其在代國其兵
其在代國其兵
其在代國其兵
其在代國其兵
其在代國其兵

以陳士通等得吳州城內同平章事王慶童若谷州守王參知政事王傳文州守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林學士時莊嚴太后每違內侍至學士院得蒙以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日向者太后嘗厚章臣郭正獻
取議惟神清忠直所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郭正獻曰向者太后嘗厚章臣郭正獻取議惟神清忠直所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徙湖州揚者恐仲淹復用遂擬以事請入帝怒遂命置之嶺南中外論屬仲淹者衆帝以其

步朋黨下詔戒之
趙元昊欲其叔父山邊遠反 元昊遣使詣五妻俱佛以規河東道路阻遠其諸酋欲先攻解延欲自靖德
塞門岩始安親軍赤城路在解州西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邊遠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邊遠率其子來降知延州郭勣執送元昊元
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建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鄆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厲愚常敬歡好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 正史 曾性資端厚在朝延進止有常處子居客位人不敢干以私進連士人具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
明楊士類宰相任也公之威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欲歸已然將推歸仲淹服其言及卒贈侍中元昊遣使聘曾子孫
其時所許之也
明楊士類宰相任也公之威德獨少此耳曾曰恩欲歸已然將推歸仲淹服其言及卒贈侍中元昊遣使聘曾子孫

十二月京師地震
以夏竦為澶府春風安撫使范雍為解州環慶安撫使延州略夏州 時解州路奏趙元昊反故有是命已而移竦知澶州與雍俱兼
略略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嘗慶慶軍 陝西路略就謀計事竦上疏以為德明元昊相繼招致令若不嚴主客之利不計攻
守之便而輒進討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 一敵強則守以多為奇兵二與敵相見以為備三敵動則守以力四敵地勢
中置弓子則以通運計十里並進兵若以完兵力以戰則朝廷多采之策是時邊臣方議討多以竦為怯

加吐蕃蓋勒斯齊保順節度使 自李德遠西涼已中流濟部往往歸蓋勒斯齊回斡降者復數萬蓋勒斯齊居鄯州西有臨谷
城在今西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趨之以貿易由是當強朝廷欲使齊擊元昊以披其勢因設節鉞仍兼遂川大首領每加河西
節度使蓋勒斯齊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成大功

貳二年夏四月募民入彙豐道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齊字德用如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親筆數面黑頭以下白曾人皆異之言
者論其貌類虺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去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懼德用舉其言吳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出師討之當即滅其族官吳育好婦人獨進曰元昊雖獺潘臣其尺賦
斗祖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討置之亦不足貴且彼已得與服勢必不能自削宜復國初江南故事有異名可以順附而收之

宋仁宗皇帝

疑為其謀多乘用之其不能操作有為亦可知矣

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吳官爵絕互市揚榜子邊募人能擒元吳者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元吳又遣賀永平書說者地

元吳去古地先放 時改西用兵調費日慶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右司諫韓琦言省浮費當自樞府始請令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

子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罷之乃詔自乘輿服脚及宮殿所須務從簡約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賜皆有定制毋違更以攝

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主宗真迎其母蕭氏于慶州 蕭氏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觀中國威懼之利契丹主悔悟乃奉迎還京

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

冬十一月感度程琳能以工聽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初張士通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己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

以贓敗知府鄭戩字天祥人窮治之辭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羅鼎真寶院呂公綽字仲太常博士呂公弼字晦等十餘

人士還請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令為小人所誣直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以道輔朋附榜子度琳俱坐

死元吳出知州 籍等並被黜籍士元流海島道輔亦出知鄆州元吳出知州 下皆以道輔誣之

夏人寇保安軍宋晉今疑是運檢指揮使狄青字漢臣擊敗之 青初以善射為騎射散直從西征戰安遠宋晉今疑保安軍北

諸將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其敗當至是元吳寇保安軍鈐檢盧守愐字德使人使青擊走之以功加春

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滑州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食 先是司天楊惟德請於于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聞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

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謀院宮弼請罷軍機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為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開契丹罷

帝深悔之

元吳寇延州執副總管劉子培字石元孫字平死之續綱目元孫死於延州城下元孫死於延州城下二月賊范維字知安

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若球土兵甚弱又無宿將雖請益師不報未幾元吳詐遣人通款于維維信之不設備既而元吳

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營故城在今明州金明營破則延州無險可守故城在今明州子東勝至延州城下子東勝至延州城下維令石元孫出戰又以書召劉

平于慶州子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在今安塞西十里止營時解延都監黃德和運糧萬俟政郭連字

分屯外境維皆名選為援平與之合步騎為餘東行五里許與賊遇連擊之賊棄盾而陳官軍復奪其盾殺獲及溺死者近于

人日暮賊以輕兵來薄官軍小却德和望見連率麾下走保西南山泉從之皆清平遠其子宜孫馳追德和謂曰當并力抗賊余

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趨赴甘泉在今甘泉平遣軍校還留得千餘人轉關三日還保西南山立柵自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

金明堂之政由
於先帝遺德
獨引當德懷
才代勝以叶
其用其人雖
重於特呵五
等十在軍小
道使軍前大
之巨勢是百
仁奈何不建
康復懷德

許瓊兵不降何待平旦賊自山四出合擊地官軍為二平道與元孫俱被執平不食數日何不速救我遂遣者不孫留賊中會
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德和瓦道縣平降賊招服中侍御史文彦博博博人即河中置職問德和坐得斬卿敗知安州
朝廷不知元孫未死詔與平傳贈官元孫與孫俱被執平不食數日何不速救我遂遣者不孫留賊中會

以夏守營為陝西總管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知樞密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
無異昨用夏守營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違不聽

除越賊言事之禁 西事日侵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路諸路運使刑訪知軍事者以聞又招樞密同軍臣議軍事出內藏解錢
八十萬改西番軍儲糧苑所至州縣罪並免夏稅時禁越賊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勉之于是盡除其
禁許中外臣庶上封言言朝政得失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急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
復勞之除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謀國家當族帝從之召范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王醜陳執中張觀免以晏殊宋敏知樞密院事王貽永知樞密院事 天聖中醜使河北通真定時曹瑋為懷管觀見之
瑋指曰君真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觀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越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

歲謀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易鄰國不急之物已為非果又從而殺之失眾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觀嘗
他日以為邊患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觀不能對及劉平戰沒漢刺御兵久未決帝怒遣與執中觀同
免醜始致瑋之明識

夏五月張士遵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時軍興樞密務填委士遵位首相無所建明諫官以為言士遵不自安上章請老詔以太
傅致仕宰相得適自士遵始

以夏謀為陝西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詔夏守營王守忠遣 守營廣恬勇方略詔與王守忠赴關以謀守代之
今夏謀之者有五北關中無二三若吳越深入秦蜀中之處秦關阻澗關關不得高城為今之計宜
嚴城之備使守有五北關中無二三若吳越深入秦蜀中之處秦關阻澗關關不得高城為今之計宜

又治安邊五平二節者作御師師上平城十單其器以之守先定兵守之也元昊自定州門始始主高延州以去
又治安邊五平二節者作御師師上平城十單其器以之守先定兵守之也元昊自定州門始始主高延州以去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將多失守仲淹指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
至營之則官軍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山將領之曰夜訓練量賊晨暮

使更出探 自有數萬甲兵不此大范老于可成大范指也 仲淹以民運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漢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

稅說輸之春夏徒兵就食可者羅之十三他所減不與去者括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水平水等處治稍指運流

亡定保障通斤城城十二結于其無漢之民相連歸善
九月元昊寇三川諸岩三川諸岩在平涼慶州東副總管任福字子明城始今慶州克之 元昊寇三川諸岩時使任

福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寨焚其餘積而還
鄜州將神世衡字仲子城有湖神世衡時塞河諸岩既陷鄜州判官神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請區

慶豐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求爭世衡且戰
且城築處險無累議不可守墾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受世衡命肩石一畚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湖以

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貴
冬十月詔內降升遣者許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于賞封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社殿舉慶運有假託因嫁或于內

中下表或口為奏求以致使倖日滋實虧倒置露壞綱紀為害至深臣乞自今于凡因嫁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奏求人並重
行殿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序兵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凡有內降升遣及差違者并

執奏
十二月鑄當十錢 助邊費也
已慶曆元年春正月詔解延溼原會兵討元昊不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范宗愈字世良即陝西問攻守之策

夏謀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請開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使倖成功非萬全之計帝不聽詔解延溼原
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寒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飢勢易制且解延溼原夏元昊必由之地乞

留此一路以備指納或擇利進城慶岩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商謀可以應機來使即仍出師時奏言兩路協力
高懼未能大創結虜若解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溼原軍軍于賊于非計之得乞旨令解延進兵同入帝以奏亦仲淹仲淹言

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將延歲月况橫山在維州善部散居亦多投壁
控扼兵少則難進未見其利時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踰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指納使朝延強之終非已

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吳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我兵遠路自守勢分力弱故遠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
惰其破可必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隈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遲障日虛士氣日長經費益

糜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計斷在不疑朝廷欲難之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元昊歸附將高延

任執事唐之除
時謂此行無恥
者後至劉家
神子通朝武
亂後兵仁宗
深登其弊改
一國律例之泰
等並數及命
等味時入內
許執奏內降
違或得杜衍
微之奏矣
塞外元昊某
賊欲欺且延
於制無且延
中國之不能
水以以深不
崇之也若乘
以攻其無備
止事平均也
春澤則其長
記取傳其長
以此王等得
一足之也仲
未深元昊
習見元昊之

德于吳州吳仲淹知仲淹自為善道元吳反履戒諭令去帝寵蓋臣即以振嘗願厚待之且會元吳亦未置子錄琦琦曰無
物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違

二月元吳寇滑州宋置治平縣屬滑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今名州水河在平涼府德順縣東源出六敗死敗琦琦知秦州 錄
琦行違至高平此北平在平涼府屬元吳果遣張洸滑州海懷遠城在平涼府屬琦乃趨鎮戎軍原州是日盡出其兵
命康慶烈總管任福將以欺傳呼此在平涼府屬參軍事淳原都監嘉善人 為先鋒朱觀武英大原人王珪州各以所部從福將行
琦戒令自懷遠趨德勝營在平涼府屬至羊收降城在平涼府屬西北出敵後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苟
違即制有功亦新福引輕騎數十趨懷遠格龍川在平涼府屬通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者與敵戰于狄家堡南敵祥北慕祥引騎趨
之福踵其後謀俾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得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屯龍峒川在平涼府屬相距五里時元吳自將精兵十萬
營于川口諸將已入其伏中猶不知約以翌日會兵不使及人一騎通語曰福與博猶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在平涼府屬下
距羊收降城五里與夏軍逼方知險敵計勢不可留遂格戰于道傷得數銀泥合封襲密中有勳躍聲疑其敗發福至發之
乃聽哨家老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博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戰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眾欲據勝地包夏
人陣中樹老旗旗長丈二餘博等其測既而旗左尾左伏起方麾右伏起真而擊之官軍大敗博戰死福身被十餘矢小
校劉進勳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力戰鎗中左頰斃其喉而死于懷亮亦死之先是滑川都監趙津將瓦亭
西北吳兵來元吳其西元亭在秦州善安縣此騎兵三千為後繼至是與朱觀武英遇合兵拒戰王珪亦自羊降收城引屯兵
四千五百助觀掠陣陣堅不可破兵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眾遂潰潰英津律傳皆死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發天四射會暴
敵引去得遺將士死者為三百人關右大震時元吳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嫻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其敗奏至帝
震悼為之盱食夏球使人收散兵得琦徽子福衣帶聞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動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三月敗元仲淹知耀州 元吳各仲淹書以好水川之勝過多不遵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
厚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勸蓋意于朝廷也何可深罪帝乃降仲淹戶部員外郎使知耀州未幾徙慶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 時夏球引水與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球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球在
以軍事領兵進討出過通渭州中帳下兵
兵受元吳命襲球者其與球三千見其相帥如此

五月宋元昊遣使以王舉正府知中參知政事任中師中師任布守魏人為樞密副使厚陳習典故過事無分別是非感宋敢任
氣喧與呂夷簡不合因罷凡厚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秋八月元吳陷豐州元吳見文十月夏球陳執中死 元吳寇鳳州折遷閬州賊敗之尋寇金明破宋進圍豐州

元吳寇鳳州折遷閬州賊敗之尋寇金明破宋進圍豐州

元吳寇鳳州折遷閬州賊敗之尋寇金明破宋進圍豐州

元吳寇鳳州折遷閬州賊敗之尋寇金明破宋進圍豐州

元吳寇鳳州折遷閬州賊敗之尋寇金明破宋進圍豐州

元吳寇鳳州折遷閬州賊敗之尋寇金明破宋進圍豐州

元吳寇鳳州折遷閬州賊敗之尋寇金明破宋進圍豐州

元吳寇鳳州折遷閬州賊敗之尋寇金明破宋進圍豐州

其後去冬... 皆於已... 據送... 實事不足信也

城無糧運元美又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會管勾麟州軍馬事張元壽破賊于柏子岩在州北及兔毛川在州南西運糧十餘柵河外始固知謀院張方平言夏球為賊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畏敗寇惟不來必難安用為賊帥也今將校破斤而帥不知罪非刑賞之公乃改謀判河中執中知陝州

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公弼陝州人仲淹鄜州人龐參政鄜州人安撫指討使 分秦鳳湟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琦知秦州公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路分領之張方平言湟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異時等向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故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節曲遠斥埃西賊一有舉動則先據要害觀利擊之又于賊未甚之時出已整之兵沒入大掠招其種落棄壘拓地則立經制更領內等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賊知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請至延州城荒焚掠殆盡稍善治之命部將狄青將萬人募招安若于橋子谷在延州西以斷寇

出入之路又使周美州字公亮襲取承平砦王信字公亮襲取安塞在延州西復至部即奏行邊以諸蕃揚言請先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諸蕃揚言請先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受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又據曼陰在慶州南大順城在慶州北度賊必爭密達其子純佑字天與善將趙德明

先據其地旬日城成賊以三萬騎來戰伴北仲淹戒勿進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在延州北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時年方冠與將帥無異

卷之七十五

宋

仁宗皇帝

壬慶曆二帝春正月復榷鹽法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榷並通入中易粟子春趨京師推貨務宋初京師榷貨務榷鹽法也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子春倍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榷商貪吏表裏為奸二十監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嘗者皆計真輸納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水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置運以衛前官賦賦者主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子永興鳳翔總

人入錢若蜀貨易鹽總蜀中以售已而東南不鹽悉復榷

二月募最勇軍 詔選河北諸州健壯者為軍刺于背為長勇子各營于其州給以俸康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

路義勇為保捷軍

三月詔舉將才

所為條件使就
今特設官使赴
二書得其地
情小狀之而已
故報謂之定試
與其有者美
則之為其人
子國事自有詳
益之體美則不
使例得為之已
數傳傳為之已
留是使以例之
與例為是而更
使命之得人與
否才不益其
志于國之見

契丹求開南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東嘗敵互橋以南十縣地乃其群臣議南院使

謂之民前南院使南院使主官報却使極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極密使

蕭去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賜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

作特默翰林學士劉六符本河間人唐節來致書取故地及開興師伐夏并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默至言契丹人

為操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默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默等翌日起拜俯開

懷與語特默感說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基之弼具以聞帝惟許增歲幣或以宗室

女嫁其子且令美簡擇聘者美簡不悅弼因薦之其賢棧理歐陽修引願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

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弼為動已進弼極密直學士劉解曰國家有急義不俟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 契丹叛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洛陽呂夷簡曰此千棗城即計也事見使契丹俾渡河雖高城深池

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性曼德之役非東與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即

真宗駐蹕之所城馬識者避之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 以契丹兵厭境詔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項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

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 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人言具樓櫓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

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以呂夷簡奪得之魚樞密使 初富弼建議宰相魚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

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是知諫院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傳象判樞密事議者以列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

遂改魚樞密使 富弼還復和契丹 弼至契丹見契丹王言曰兩朝人主父子孿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王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墮墻

水治城墮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淵淵

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應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受其禍故勸

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王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室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國獲金幣

充報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

所亡士馬財臣當之歎抑人主當之歎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王大喜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墨虜門者備

元昊也每水始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墜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王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宗故地當見

管說或學其
雖不其法可
又

呂州之使
行於之使
不可不道
即其所欲
亦不道其
與之遠仁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其子之所

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履程為陝西安撫經路招討使置司涇州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字伯廣體量安撫陝西路上疏論兵國言

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為懷教敗死中外震懼帝堯臣之言時已命文彦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兵欲

對使仲淹使王懷德子喻之仲淹附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與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與琦合秦鳳環慶

之兵倚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幸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還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履

籍魚須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韓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米用其策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詔討

使總四路之軍置府涇州並屯兵二萬以琦仲淹籍分鎮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使彦博帥秦宗諒帥慶元帥渭州堯臣

復言琦等既為總使則四路當軍節制不當復署使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

復虞士孫復字明復為人為國子監直講 復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當師事之語人曰孫

生非陳者也于是范仲淹當獨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闈一男生皆不願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于是帝復

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用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命乎

綏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元昊雖數勝然死亡創夷相半人困財竭力不給中國為十不如之語以怨之仲世術又以計

遣王萬福本名王元昊信世術所遣書問其大將野利綱哩拉雅奇兄弟皆得罪綱哩拉雅奇有才謀號大王親信用事世術

吳昊已吳昊已謀弒野利綱哩拉雅奇兄弟皆得罪綱哩拉雅奇有才謀號大王親信用事世術

中中有有本本朝朝之之人人與與世世術術相相知知其其已已行行復復為為文文以以報報世世術術其其兄兄元元昊昊既既失失二二將將父父之之知知為為世世術術所所賣賣遂遂定定議議和和之之策策時

帝亦已西卻用兵日又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欵乃密詔履籍招納之籍達李文意選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厚禮焉

使與文貴以書至延州諭和而後國請文貴以元昊本欲歸欵考來世術得元昊書達李文意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厚禮焉

朝廷許和有增乃達其六宅使賀從勳與文貴至延州上書自稱男邦泥鼎國鳥珠凡平今定國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貴嘗而不稱臣也如可汗踐籍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勳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關下因

二月立四門學

尚長之儀製香
他字義下無制
涉難採內地使
管與之言教非
實難下至先嘗
其後宜與所
且此傳與是
格不孝子唐
俗之見也

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重國大事疾稍愈命數日 至夷簡欲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賢可廢疾今苟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數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几于前夷簡曰凡與非也以前夷簡辭避文之詔給扶母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樞密使嘗曰朝參知政事當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 弼見帝嘗與丹既結好議者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紀生新靈臆不忘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保其子守慎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士

名要錄為樞密使

以歐陽修王素^{字仲儀}參議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 增置諫官以修素為之哀善賢路開而慮正人難又立乃上疏曰修等忠誠剛正必能盡言但恐邪人不利必道為禦之說其說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愈奮不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詳見前}

夏四月遣使如夏州 賀從勛至京帝用履藉言命著作佐郎卽良佐更往謁之許封冊元昊為夏國主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

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為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議夏亦言烏珠之謀為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儒定裕會^{詳見前}張延壽等來議和

及成帝

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 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即獻代之當朝言西寇未珍亦須請討若二人俱去誠恐關事頓召

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去長相濟事無不集不聽^{詳見前}一切從之嗚呼使其不使帝亦難也

夏球至京師罷之以杜行為樞密使 初召球諫官歐陽修參議等交章論球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魚之扶詐任數番和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字君明}亦因對極對之帝未有遠起拱辰引楊畢其說帝乃悟會球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球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釋而馳若不早決球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

覆有左右為之地者則聖聽感矣章稟上即日球歸歸鎮拜杜行為樞密使球亦自請還鄆鎮徙知亳州球至是上書言自辨乃徙判并州^{詳見前}

王介甫字舉古也^{詳見前}石介字望之字大雅^{詳見前}王元龜字元龜字仲舉^{詳見前}

石介字望之字大雅^{詳見前}王元龜字元龜字仲舉^{詳見前}

自正月不雨至於五月希陽於西太乙宮是日雨 京師久旱遣使祠禱祈雨臣請帝親禱丁卯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乙宮禱宮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暮熾埃氛鬱空比車駕還木海城天大雷電而雨

呂夷簡罷 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公道以姑息為安以避諱為智柔而易制者升為心腹惡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萬不獨生子漢而李秋甫復見子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逾十年爾至是葦真復言夷簡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為受事于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對致仕五月丁卯朔日食

秋七月壬申正罷八月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 歐陽修奏請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淹有相才請罷王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罷罷仲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缺官而得予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還命為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

參知政事同日復以樞密副使富弼固辭帝命宰相論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違故也時元昊使辭帝至案衣履候弼數極密班乃坐弼不得已受命帝方銳意太平責成輔相令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且與事有先後又安之類非朝又遣一使而上十事曰明陞陝西兵備長官均公田生農桑務武備更急令改法役求用之宜善守者皆不聽仲淹之不可者使理法所抑使于小人能不愧矣

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直言雖重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嘗條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計理財革弊備邊又陳救災八事四選帥明察軍實則利遠慮備謂數者之舉勢必隨之願委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群盜張海潤進山等法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郵是城障賊河中同董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冬十月以張暹之子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 先是知諫院歐陽修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屢由過乞立按察之法于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優幹廉明者為之至使州縣遠近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于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還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奉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丹徒暹之等首被逐暹品之河飛王素淮南沈遵字子山唐人京東蔡昌言字正臣通州人河東李綱字公舉京西不才者一筆均之也取與暹之等之善物為和一氣突矣神地也一

更定磨勘法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詳前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職私罪始得遷秩官記職罪則文臣七年武臣十年詳前傳審官取首其七階選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五 宋仁宗皇帝

宋史張暹等
韓琦其子素
張使然其子素
之人果宜廉明
積學才無枉向
否則形其清濁
其無足有不可
及者且以歲
許上則一年之
中考保公廉者
之法不取好易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五 宋仁宗皇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不登

以高郵為河北宣撫使 從弼請也弼及范仲淹脫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九月許公呂夷簡卒 又 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遣將命使二邊以寡

獨建幕為驍軍 年正月二十日加契丹成節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于外特論少之然所斥士銳復收

用亦不終廢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晏殊罷 殊平居好賢及為相務進人材擢歐陽修為諫官既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修出為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

殊獨不許孫甫蔡襄因上言殊為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復官共治假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

以杜衍同平章事 樞密使曹昌朝為樞密使陳執中奏知政事 衍務裁儉俸每有內降率總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

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只有太子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子所選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

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勅告即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

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契丹伐夏冬十月夏人誘而敗之契丹及夏平 契丹主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 德西京有金肅州故城在今遼東重元出南路

樞密使蕭惠出北路三路濟河入夏境不見敵據德勝寺南望以清惠與元吳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吳見契丹兵威乃請和退

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將和物滿朝賜賜房林牙善喜之子 按善喜善喜之子

吳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吳三退將百里母退必結其地契丹無所食因許和元吳乃連廷以老之度其馬肌士疲

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望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已元吳遣使歸其兇所俘獲契丹主亦遣所留夏使還之遂行

兵還

十一月契丹以雲州為西京 契丹建西京于雲州號大同府子是契丹只五京 上京東京東六府上京曰臨潢東京曰遼陽中京

曰大同 考契丹中府州軍城五百六十六 考之地理志遼東有京五府六州軍城五百五十六 考之地理志遼東有京五府六州軍城五百五十六 考之地理志遼東有京五府六州軍城五百五十六

十二月丹元吳為夏國王 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吳為夏國王仍賜對衣黃金

帶鞍鞍勒馬銀二萬兩賜一萬匹茶三萬斤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勅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然元吳帝其國中自若也

和環州於世衡卒 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在邊數年積較通貨所至不擾州縣官益兵理鎮而武功自振夏戎不敢以環為憂

及卒妻周及限人皆畫像祠之

之十七也 契丹與宋交 和議乃則宋 之數百萬宋 書以議作相 子夏斷無 好之理元 堂項無 矣子 無可 遠以計 某或則可 不無亦可使 國堪以 殊府之 契丹之 丹營 不可到亦 之五

升公嘗欲又以
當日所請名士
本其時且欲
使數輩過問
於之外尤不為
為罪特於入策
之始後遂以
使私營而後
大臣並非其名
教者遂起其定
為君子所畏耳
春冬之復既由
水陸之役既由
成計所加宜
尹先武動其罪
而視之以法
得無其非者及
亦身行不律
亦水中與道
代之之疑不
先涉于其疑
固失之深亦本
為得也乃何
意存存其
是而從深又宜
所以昭平九

乙丑年春正月罷杜行范仲淹當獨以貴昌朝同平章事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為樞密使其官履跡為副使 仲淹獨
既出宜撫改者益泉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行獨左右之行好厲引賢士而抑使倖群小感怒行獨欲能文章論議稍便
權貴時監進奏院用繁致款錢祠神以故樂舉者集賢校理王益柔字瞻之子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官
仲淹所薦而辭欲又行塔欲因是傾軋及仲淹乃諷御史高誦字瞻之以劉元瑜舉勳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到狀請誅益柔奪
象無所可否貴昌朝陰主之韓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其不為陛下論到
而同執政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注見酒稅而除韓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注見時同斥者右庶
韓琦復在名中而作不往何者中立欲為會而以任子朝之者考定行館之外中立則定初管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兩
為也注見無致 江休復字舉之陳留人河中位字公甫南州人李定字仲英汝州人吳越之韓欽其
盡安欽既得罪與子以自適復遷州長史字行不自安求去不許會韓琦官錢明遠字深之韓欽論仲淹獨更張綱紀紛擾國
經尺所推薦多使朋黨陳執中復蹈行此二人帝不悅遂并黜之行罷知兗州仲淹知湖州注見韓琦知鄆州行清介有
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 范仲淹當獨罷去琦不能獨居上頭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

管鄧綬遣靜邊若注見今延安府主劉滂字子端著作佐郎董士廉字山城水洛注見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

于賊者正由城若受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復會戰罷而逸算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字韓琦人一字聖字韓琦

不巳琦是深而朝議右載竟徒深知慶州糧道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退出知揚州注見韓琦更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行范仲

而不則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注見韓琦更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行范仲
在朝亦為小人之制注見韓琦更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行范仲
之所惡乃可憐之大正士在朝亦為小人之制注見韓琦更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行范仲

罷科舉新法 范仲淹既去磨勘陰子法俱罷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擬試為不便且言請賦聲病易才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

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憂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夏四月丁亥朔日食 是日陰晦不見群臣皆賀

章得象罷 得象在中書與達名察宗室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樞密使兵部參知政事丁度字公雅韓琦人為樞密副使 未幾執中與貴昌朝言而奏來庭乞免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韓琦按察使

宋仁宗皇帝

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雷弼 濠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吳球悉介書讀已言詐死

乃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信驗之語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保介必死以曾開謀殺雷弼雷弼出使臣

事之曰吾已得介矣 提判呂君簡家正事亦上言無故發指何以示使始獲免逐罷弼安撫使監度州稅介子孫管池州

丙午年春三月辛巳朔日食 帝賜曹昌朝等曰謁見千天頓跡罪躬躬卿等宜究民疾苦思所以安利之人又曰人主懼天而修

德猶人臣奉法而自新也昌朝等頓首謝

夏五月京師雨雹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 登萊州尤甚是州震已而登州

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時知永輝軍宋于此置水師何慶疑遣判江中立階已因諍

以罪貶全自殺育欲坐殺死寶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曰臣所辨者職也懶力不勝願罷臣職知審刑

院高若訥附昌朝議殺竟滅死一帝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踴近臣曰吳育則正可用第嫌忌太過耳

丁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

三月寶昌朝吳育罷 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南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

爭為不肅故而不時若于是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

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以文彦博彥和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 竦制下諫官御史文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

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

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 帝出禱雨于太乙宮日方災赫帝卻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決

冬十一月貝州卒王則據城反以明鑄為河北安撫使 初派人王則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謀宣毅軍為小校貝軍

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演法等經又諸國鐵書言將迎佛良謝彌勒佛當特世故人多信事之州吏張魯卜吉王其謀實與遠德

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濱州浮梁作亂會于交黨以書謁北京留子曹昌朝事竟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至日反時知州張得

一方與官屬謁天慶廟則羊其徒級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州人索座鑄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贊

而度判官李漢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戰不勝而出城扉閣提點刑獄田京字簡之等總城出保南關入曉健營撫士卒

凡有欲應賊者京以計盡錄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攝服南關得不陷時有北京諸使馬則賊將吳平王建國曰安陽政元厚聖撰職號令率以佛為稱臣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

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燈管然城下若日景于是合兵伍伍為保一人總錄志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鑄為體量安撫使而詔吳

州有能獲賊者按詔銜上約軍鑄至貝州民注文慶等自城上聚書射賊約為內應夜垂燈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軍

至則京等皆死

元亨求去高祖

子才記神時

持事法深是

持事法深是

持事法深是

持事法深是

曹中書所封
其子而及所封
公孫州之公
委在子

東推戰軍不利乃與文慶客復變而出北少陵之也今二州主其地也必以有之也
地通至是其官也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

戊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鑑副之

閏月秋王則繼送京師誅之以文彥博同平章事 錫以貝州城峻不可攻乃為距關將成為賊所焚錫乃即南城為地道日攻其

北以彥制之朝廷以則未下命彥博宣撫錫為之制夏竦恐其成功凡錫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請軍事得真行許之

彥博至貝錫穿道通運道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東登城賊燬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關東門運糧管主信

子公亮追擒之餘眾保利舍者皆被焚死殊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繼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敗貝州

太原人追則擒之餘眾保利舍者皆被焚死殊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繼送則京師磔于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敗貝州

為恩州張得一以降賊伏誅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錫端明殿學士封重昌朝為安國公侍讀學士楊信言賊發昌朝即至出

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也

夏元昊卒 元昊卒于諱作子元昊今稱政方期歲密藏命改氏所生也夏國諸國今改氏所生也夏國諸國今改氏所生也夏國諸國

衛士作亂伏誅 帝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為亂夜入禁中越屋叩殿殿皇后侍帝

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趨詔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誠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服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

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廡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冠髻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毋

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生斥事連到都知楊懷敏夏瓌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鞠于禁中一虎

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治國爭于帝前帝從瓌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詔群臣言時政闕失 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全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

少文因解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鎮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僕上言汰冗兵

退制員甚磨勸將帥四事帝覽竟發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

內為言宮外為按察多益人曖昧之事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御大夫士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苟且因循求免誇

容何職展布四體為國立事哉時中尚御史何如古國家設時從之官自學士至侍制公卿之類是由此出日增相承惟以文

論詩之有不自其言也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備職以天下利害之大傳言責是惟御史陳官

此所無仁字
曹一后之不知
是足為大天氣
但所五百其後
重是聖賢其
人與者將自
聖以成功其不
數月而以保其
人為有是強功
更謂根本宜
后則以前後相
形而論則其事
之不實多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五

宋仁宗皇帝

百是... 能... 可... 事... 程... 於... 而... 不... 所... 此... 程... 耶

十八... 臣... 夏四月... 所部... 惜朝... 罷丁度... 數論... 五月... 冬十二月... 聞前... 聖皇... 二月... 夏五月... 萬區... 半五日... 季大... 侍哺... 秋八月... 屢政... 終身... 法緒... 簡汰... 九月...

臣... 夏四月... 所部... 惜朝... 罷丁度... 數論... 五月... 冬十二月... 聞前... 聖皇... 二月... 夏五月... 萬區... 半五日... 季大... 侍哺... 秋八月... 屢政... 終身... 法緒... 簡汰... 九月...

臣... 夏四月... 所部... 惜朝... 罷丁度... 數論... 五月... 冬十二月... 聞前... 聖皇... 二月... 夏五月... 萬區... 半五日... 季大... 侍哺... 秋八月... 屢政... 終身... 法緒... 簡汰... 九月...

臣... 夏四月... 所部... 惜朝... 罷丁度... 數論... 五月... 冬十二月... 聞前... 聖皇... 二月... 夏五月... 萬區... 半五日... 季大... 侍哺... 秋八月... 屢政... 終身... 法緒... 簡汰... 九月...

臣... 夏四月... 所部... 惜朝... 罷丁度... 數論... 五月... 冬十二月... 聞前... 聖皇... 二月... 夏五月... 萬區... 半五日... 季大... 侍哺... 秋八月... 屢政... 終身... 法緒... 簡汰... 九月...

臣... 夏四月... 所部... 惜朝... 罷丁度... 數論... 五月... 冬十二月... 聞前... 聖皇... 二月... 夏五月... 萬區... 半五日... 季大... 侍哺... 秋八月... 屢政... 終身... 法緒... 簡汰... 九月...

臣... 夏四月... 所部... 惜朝... 罷丁度... 數論... 五月... 冬十二月... 聞前... 聖皇... 二月... 夏五月... 萬區... 半五日... 季大... 侍哺... 秋八月... 屢政... 終身... 法緒... 簡汰... 九月...

臣... 夏四月... 所部... 惜朝... 罷丁度... 數論... 五月... 冬十二月... 聞前... 聖皇... 二月... 夏五月... 萬區... 半五日... 季大... 侍哺... 秋八月... 屢政... 終身... 法緒... 簡汰... 九月...

臣... 夏四月... 所部... 惜朝... 罷丁度... 數論... 五月... 冬十二月... 聞前... 聖皇... 二月... 夏五月... 萬區... 半五日... 季大... 侍哺... 秋八月... 屢政... 終身... 法緒... 簡汰... 九月...

之知備猶州與下安州懷全福為人所殺其妻改遷商人生智高百姓懷其氏壯與其母據備猶州交人攻而執之釋其罪使和廣源州智高怒交趾乃乘間發謀安德州皆稱南大國政元景瑞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朝廷不許未幾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源州進士黃師必謀謀廣南乃救出敵交易飯食給言洞中饑饉卻落聲數知邕州陳洪信之不設備智高怒一夕縱火焚其居因給泉曰平生指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象徒之速率眾五千沿江即廣西出廣源州之東下攻邕州橫江告今新州山宣化縣東嶺山上守將張日新等賊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罷武舉

冬十月契丹伐夏執諒祚之母以歸 先是契丹主伐夏北院樞密使蕭惠師帥自河南通戰賊糧數百里既入敗境偵候不遠鎗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意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嬰耳契丹主聞夏人已進而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柳夏人奄至卒卒不及甲而走死傷不可勝數至是北進行軍都統耶律達魯鳴鳴一作鳴率兵至賀蘭山獲諒祚母及宮僚官屬以歸明平契丹度伐夏是兩遣使于契丹已故監綱潘契丹主遣耶律蕭雅也等使契丹求其項版于原文招今改正

二年秋九月大享天地于明堂赦 自大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以人慶殿為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

注于是新作禮神王玉通鑑誤作王製樂八曲五音一調奉四用之二變七律一曲歌播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義迎武及及

冬十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 時張普也寵冠後庭充佐仔希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祥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字子方

與知院院包拯字希仁吳奎字北海人吳奎州北海人軍力爭之中丞王舉正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充佐宣徽景靈二使

閏月詔更定雅樂 先是帝以大享明堂百近臣同閱雅樂至是言者以鑄鐘特管未協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檢

詳典禮別行鑄造太常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詔同定鐘磬制度又下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閣詳定太樂主竟

臣厲文童閣待制趙師氏博通古今願同詳定尋又詔議定樂名王竟臣等奏宜名大舜從之時田頌求相繼邕州刺史士秀

準志云虞起于黃鐘之長以子徽鍾者一黍之起一十二黍之廣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之分今文鐘之起一

分其主鍾是當以指黍中第一十二百黍為一尺非起于黃鐘也蓋漢一為之分今文鐘之起一

明鐘主鍾是當以指黍中第一十二百黍為一尺非起于黃鐘也蓋漢一為之分今文鐘之起一

凡同司馬字君夏州人從三年知制誥王洙字原叔言黃鐘為宮最尊者信聲有真聲不在形體之大小若隨律長

短為鍾大小之制則減至應鍾比黃鐘鐘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為宮即黃鐘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行世遠矣
使有司
以云
和而
一律

臣強之象今來酌錫特營制度欲且各依律數莫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景祐中秦尺為模以備參為法鑄大鐘應鐘鑄
管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復言黃鐘為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鑄一以黃鐘
為準與古為異請更詳定知諫院李元諱人言訪聞崇文院聚議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王洙不從議論喧嘩夫樂之道廣大
微妙非知音入神豈能輕定且既違罪廢之人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當圖財匱乏之時須費甚廣區區成矣又欲改為
雖命兩府大臣監議未能裁定當請以新成鐘鑄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用之于是詔兩府仍用舊樂其新定
大宴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初王拱辰所制鐘鑄皆與古非之又太常古鐘鑄其聲與古鐘鑄合而其形
正月帝系所屬此八以其言為然則其變上時有鐘鑄之病其鐘下垂叩之聲響而不揚其鐘又長而兩聲皆不如其形
三年春三月帝幸鄴國大長公主太后第 公主幼不好美觀類太宗下嫁李道昌子道昌 宿客皆一時賢士大夫無燕及

主必親視鑿鑄之節莊獻太后嘗賜金龍小冠解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以諷道昌許州恭得疾王亟欲往視
不待奏而行從者纒五六人若其喪哀麻未嘗去身履膝不復卸鞋嘗感某中帝親為簪花王辭曰自誓不復為此又妾未幾
病自帝自臨視親親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惻問于孫所欲主曰且可以母疾而違賞和養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病聞帝
促駕從視未去而主卒乃即土堂易服莫哭獻主曰

三月宋庠免以劉沆字中之吉 州來新人參知政事 時有偽造勅牒者庠弟昶之子與逆事覺前極言言庠不裁于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
庠遠求去出知河南府

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 和無為軍祐者樸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木之異為足尚哉免樸罪而戒州郡勿
復獻

秋八月京東淫雨饑 詔官營食去吉近歲以來水不潤下蓋賊橫起官陰成所致今朝廷之過在乎因循中外臣寮連一策舉一言
雖有可取皆抑而不行又從而謀某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為事至致投官吏然後倉皇投易
官身不亦昧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留意

冬十月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良行唐介為興州別駕文彦博免 堯佐復除宣徽使和河陽命下介謂同
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且堯佐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文彦博知益州日追聞金帛錦綉賜寺道宮掖以
得執政今頭用堯佐亦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弼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鍇疏舉回臣忠憤所激鼎鑊不
避何辭于弼帝息曰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堯佐致宰相此何言也遂用家司且恩得瑛而乃為弼時彥博在
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堯佐介使下殿修起居注堯佐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

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堯佐介使下殿修起居注堯佐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

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堯佐介使下殿修起居注堯佐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

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堯佐介使下殿修起居注堯佐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

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堯佐介使下殿修起居注堯佐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

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堯佐介使下殿修起居注堯佐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

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堯佐介使下殿修起居注堯佐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

其邊以用當其
其雖子工事有
稱則元成所
未及至其期
山使及有所時
會繼亦分有餘
以否不足定時
當其詳則計
斗維既又復故
金錄是以託故
則事相立將騰
顯見神春顯其
甚從難者目射
竭形既而之人
而無者者不
何以爲情不若
富則之服惟其
州更遠可備也

舉正官其大重亦不悟明日取其蹟入改英州而罷處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書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中使
理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秀博事之有無卒能辨

夏坡卒以願籍同平章事高若勳爲樞密使渠遇參知政事王亮臣爲樞密副使 疎卒賜益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益之美者

極子文正疎何人乃得此誣判考公劉敞字叔弼以言諫者有司之事疎姦邪而益之以正不憲法且使臣官詔更益文社
註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正說文 仲淹生平勵志聖賢之學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後天下之樂而

樂其爲政忠厚所至有恩如慶三州之民與魯无管畫便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子仲淹在朝嘗上言曰與天下共理一切奸慝

州也請長吏自無一二使天下就誠不得向縱論不得平水旱不得放盜賊不得厚賦之術與若守家傳人制政舉其如故
路軍節者正能自有之則以應官省工役實易之人官賜印
吏于公私莫改之誠美此爲大則而南北皆州軍其選若流令

儂智高陷邕橫諸州風府屬今 逐圖廣州詔給轄陳璘等發兵討之 智高攻陷邕州欽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 魯人以

事宗旦不屈逐遇害和益既死 智高劾州建大南國自稱仁皇帝其官爲時天下久安廣南州即無備智高所向守臣數番城

走逐陷博書藤今廣西梧州 康州廣德軍 瑞雲府 平南州 封 建寧見前 八州知封州曹觀 建寧人知康州趙師旦 皆

戰死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璣力戰禦之知英州錄城州曹江人 號萬壯勇合數千人 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安父斬之以獨而

轉運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修存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璘討之又以余靖爲廣西安撫使同提利李振及曠經制賊逆事復

以擢收解樂道令 體量安撫廣南發廣東鈔給兵赴之

以扶耆爲樞密副使 初伊洙與談兵善之爲子鐘琦范仲淹曰此良材也二人侍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

今匹夫勇耳責由是折節聽善善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果進軍馬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勸青

傳兼徐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權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望耳臣願留以勸軍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

召拜副使使說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 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封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廣南

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又當有敗秦既而昭州鈴轄張忠前見以擊賊敗沒事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

求武庫精甲裒通折沔曰毋張沔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是備不至而說爲鎮靜虎亡之道也乃與兵七

百人沔憂賊度循而北乃徵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略治營壘及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本朝州祥符中改鼎州加

廣南安撫使

以扶耆爲朔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智高寇境日甚備外騷動梅收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益桂節度使帝

以扶耆爲朔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智高寇境日甚備外騷動梅收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益桂節度使帝

以扶耆爲朔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智高寇境日甚備外騷動梅收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益桂節度使帝

以扶耆爲朔湖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 智高寇境日甚備外騷動梅收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益桂節度使帝

料受其降梁通曰若爾則儀表非朝廷有矣會依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善落數百騎益以禁兵戡賊首致關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存忠為青副知陳院李允言屠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存忠諫官韓路第三子復言青武人不宜再任帝以問鳳翔府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復南諸軍皆受青節度

以范祥為西師運使制置解州事 自復權法兵民塗運不勝其苦並邊格誘入入中男鬼皆為虛估騰踊至數諸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閩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僅一變法歲可省度支錢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賦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違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使論者獨藉藉多祥至與三司議官是祥所建詔從之因請又任祥以專其事乃推祥為轉運使于是舊集鹽池一切通商轉運入蜀罷九州軍入中男集令入費錢債以鹽稅以專券即池稅券按數而出蓋他兵民塗運之役以商所入錫錢運東輸並進九州軍而悉留權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點商食實無所侵俸閩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議 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才而下喜自修勤衣服各止往往相親人過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特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食 十二月秋青勦兵廣州 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 先是陳智高陷廣州復入于邑 青既出兵討智高未幾以便宜

兵止營令軍休十日 大發燈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方軍夜軍官悉稱疾暫起如內數使勸飲 明諸將環立帳前侍令乃發而青已徹服與先鋒度

闕趨諸將會食聞外賊方營出逆賊右將孫節 博賊死山下賊銳其汚軍號宋有在勃白深度善落騎兵從左右翼擊之

其後行其書之
必其元知之師
其書則新故不
其書則新故不
此則人未得習
不能運如智指
難保其書已中
而人心亦未謂
居使此書安撫
去保此書安撫
事者中安撫故
如常通明始地
會會通明且無
從其測賊人更
何由知其書使
成功之運實至
于此而其胸有
成算若身如磨
則兩人如一機
也

魏橫合關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為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十級賊營黃師必復建子以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主擒賊五

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賊道去由合江口注在江口入大理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招復老壯七千二百人為賊所

俘虜者數遺之黃師安守子城下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取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智高不可認朝廷

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靡餘之力也又曰向非渠道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台

青河還銅鼓二牛鑄通都監廣注入林道生乳智高母及其子智高子注在江口智高子注在江口智高子注在江口智高子注在江口

夏五月高若納龍以狄育為樞密使孫沔為副使實平廣南功也履籍及臺諫朝士皆論青不可長省府帝不聽

以孫沔字夢山人為御史中丞韓琦奏非科經才非即手蹟曰臣觀方今士人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

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陳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梓舉其中復神人為監察

御史朴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朴曰昔人為呈身御史今益為識面臺官邪

秋閏七月罷諸罷以陳汝中梁通同平章事籍喪吏事持法深峭士畏畏服及為相聲名減于治郡時會姻屬與堂吏索賂事覺

罷知鄴州執中通運相詔自今內侍供奉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仍詔內侍省都知押班須年五十以上歷任無顯私罪者乃得為之

冬十月丙申朔日食十一月詔減殿內諸雜稅 端明殿學士張方平言王震敏敏之重認開封府諸縣兩稅子元額減二分永為定式

甲至和元年春正月黃妃張氏卒追冊為溫成皇后二月孫沔貴妃巧慧愛寵數善承迎至贈其父堯封為郡王父世充佐至

太師懼威莫不顧貴然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官禁于誦雖已賜可或輒中卻犯學幸少比然終不得奏政及卒帝

憂悼甚至報朝七日禁京城舉樂一月追冊為皇后治喪皇傷殿知制誥王洙鈞據非禮陰與內侍石令以附會欲令孫沔護冊

宰相護幕帝從之沔曰陛下以臣沔護冊則可以樞密副使破冊則不可遂求罷乃出杭州時陳執中為首相奉行惟謹且引

沔為夏外翰林學士士論由是爭執中

京師疫 內出犀角二合太醫和均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以田況為樞密副使三月王貽水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 貽水尚真宗文獻國公主自以祖宗朱無外攝輔政者性懼龍祿通威

故在樞府十五年能遠權勢帝由是為加再禮至是以疾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隨譯者曰

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嚙聞之遂拜樞使

夏四月甲午朔日食用陛下社

宋仁宗皇帝

救世大權不假
官吏權不才也
其權而己也
且其權一五
何及世世所不
知則在明者不
重則在明者所
者名第一高第
其如三公九列
何而一時君臣
方信德以自新
為事事亦大
可天子

叔大救改元清寧宮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冬十月知長州朱守信學下深蠻不克 下溪州自彭允執疏請置世高刺史史主任兼
師實忽住載取其妻及足奔農州訴住載奪殺奪下十三州注見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說如意天王補蓋宮為起將為亂
知辰州朱守信聞之乃以師實為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伐住載遁入他伺不可得伴其率官軍戰死者十八人守信等皆走脫
自是蠻獠散入寇掠邊境不能制朝廷遣使諭服次年賊貢款納款遂通人之任為其子解探所殺師實

命師長子湖乃

十二月修六塔河名今大名府南清河縣西 切莫宗英德元年可決澶州橫隴堤在今大名縣 爲復修塞時河堤大者作柳李
國吳喜朝諸鎮其有修塞河決澶州之大台山曹山及曹州河利至帝景祐元年可又決橫隴堤為大河經澶州度歷
客議復築之次河修塞 大山山在曹州曹州東河漢名李河長五百里而橫隴斷派已而復決大名館陶之御園四年河決館陶至
八年河復決州之南胡柳計七步 宜祐元年河決永濟津注也

是殿中丞李仲昌

是殿中丞李仲昌 垂之請自商河穿六塔河引河歸橫隴故道是如國雖小而河勢難變者 臨從之發丁夫三十萬修
六塔河河穿東自開州北引商河而決六塔河 以仲昌提舉河渠輸林木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不聽方議從之 六塔河之
直連上郡州安人心誠而有大河以注之州上賦以無開六塔者云可以全面大河使復橫隴故道今六塔河止不可可下
中書奏仲昌提舉河渠上疏力諫不聽明年四月朔臺商胡北流源以商胡之流北合永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又復決漏

兵夫漂溺者不可勝計

兵夫漂溺者不可勝計仲昌上疏流吳州餘獨對有差由是議者又不得論河事惟商胡之決並不先行鑿出但詳宋河渠志
舟載運今依河渠志宜修文渠及胡溝為宜疏揚所云東時得詳云云收輯

卷之七十六

宋

仁宗皇帝

西嘉祐元年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帝疾瘳 正月朔帝御大慶殿受朝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翌日文彥博召
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曰曰爾曹出入禁闈不合宰相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增減必以告
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劉沆富弼謀廢熙于大慶殿因留富弼盛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邪因欲死罪以下令輔臣稽
天地宗廟社稷凡又上儲守寶器制憲章鈔錄殿內侍武官分司天宮二人言國家不需守河于北方豈不矣故數十年
所當守也可得無儲守寶器制憲章鈔錄殿內侍武官分司天宮二人言國家不需守河于北方豈不矣故數十年
人往朝自白結閣之才請回使本不敢妄言有數之者耳繼隆二月帝疾愈御延和殿文彥博等還私第當是時京師業業頗
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河恐沿前罪使言六塔河在東北非正北也

宋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

之利十年是時
明臣皆仕之
流不無獲獲而
人雖現或豈不
無其位又在上
中情其德也
也

是時文雅人
以險怪奇出類
持人心遠厚于
此可見其德也
一舉而兩濟之
由新學可謂
力理學乃其
骨而執其者
猶為其士之
不深是君子
文獻當時有司
竟不知之思治
可以理學而
君子行非

彼時東方長
再增處其政
星多者有何
其再可謂為
其再其是使
其有則其使
其如此不遠
其自謂之其
足信其可謂

二歲者與知州帝從之會御史
之可乎上疏極言流逐出知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毅
語曰關節不到有國無家

丁二年春二月和公社行卒
及私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 帝切于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
書古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窮深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欲才備治具之意雖下招揭示而
士習不改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凡為時所推舉者皆被黜特出淺薄之士俟休展朝聚錄于馬前行司選卒不能
禁止然自是場屋之習遂為之變長科題字張我來史庭蘇師蘇轍字子瞻西蜀人蘇轍字子瞻西蜀人蘇轍字子瞻西蜀人

三月攝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秋杲卒 杲為人慎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飢寒
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數有功官明特秋杲公書樓及身身為者蘇之以為者之遺而

夏四月幽州地震 壞城郭屠廢死者數萬人
秋八月詔諸州置廣惠倉 初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備之至是錄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則為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
貧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然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戶寡而田有餘則闕
如務

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 初契丹興宗遣使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
且諭之曰昔文成公胡宿字弟也弟先而兄子禮為順况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于是復使其臣蕭危以洪基像來宿乃奉
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迎謁及瞻視驚問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一都盧候耳

冬十二月詔開歲一舉士置明經科 進士諸科待試京師者恒六七千人一不中者有故不應詔往往沉淪十數年以此多廢行于
進者王深侍選英閣張國程至三年大比帝曰古者進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孰若裁其數而屢
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開歲之法招從之于是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試三經五經各隨大義

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買昌朝亂 彥博以老求罷龍以使相判河南封潁國公知諫院陳旭字明叔建陽人後因等恐昌朝遂代為

五年合橋使以論諸事李德裕未幾以登第者驟致願擢復下詔定其選次之格以裁抑之

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買昌朝亂 彥博以老求罷龍以使相判河南封潁國公知諫院陳旭字明叔建陽人後因等恐昌朝遂代為

三年夏六月文彥博買昌朝亂 彥博以老求罷龍以使相判河南封潁國公知諫院陳旭字明叔建陽人後因等恐昌朝遂代為

相乃率僚屬上言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列殿客位以待賓者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不治昌朝竟出判許州昌朝在特授中

以韓琦同平章事宋庠田況為樞密使張昇為副使時李唐皆以建儲為言帝依違不決琦既相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繫自昔禍亂之起皆由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以為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掖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帝不答

以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天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矜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識之拯之知開封也以戚屬為下名震都邑及是開封以能國開學士權知府事簡易備禮不求結納之譽所以

包拯之者修回又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辦強其所短勢必不建善亦任其所長耳爾府亦大治

秋八月己亥朔日食

乙酉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食用牲于社

二月更權茶法 自茶為官權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脫茶建州片茶也宋制茶有二類曰散片茶惟建州最為精潔之禁尤嚴國戶困于征取官司並嚴使

擾因陷罪及至確產逃匿者歲比有之著作佐郎何萬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言請罷給茶本錢縱國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任征算歸補貨務以備邊糧之費可以疏利源官民力當裕轉琦曾公亮然其策請于帝行之下三司議三司言茶課給本收利

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國戶輸餉侵苦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歲入息錢之數均賦于民忘其買賣所在收算而不給本錢遂詔罷舊禁俾通商利又歲輸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歸以待邊糧自是惟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又謂茶戶困于輸錢良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商賈利薄販賣者少必至歲額不登經費日歛翰林學士歐陽

修知制誥劉敞皆請除前令帝不聽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帝諡為崇義公 給田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萬請也

五月除積防大臣條約 前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屬主不得充臺官詔並除之

秋七月改宮人 帝以月食幾查修陰險以應天變前後出宮女妓五百人時慈宮得幸者十人謂之十閨而劉氏貴氏在十閨中尤屬慈通請編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也當當驗之遂并出二人

田況罷 况寬厚明敏有文武材好論天下事言甚明切以疾罷

冬十月大禱于太廟 帝將親禱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詳請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

第五子請如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傳相以降四廟在上故

大檢止列昭穆而虛東向襲晉以來已用此禮詔從之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

允讓天資渾厚內寬外莊和大宗正寺二十年宗子有好學者進之以善若不奉教則勸戒之至不變始正其罪故皆畏服及薨以其子宗實育宮中故鄭典有加

召河南盧士邳雍呼延不亞 雍少甲為其才慷慨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聖苦割勵寒不廢夜不眠枕者數年既而論河冷沙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者數年既而論河冷沙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居洛中雅敬禮相從游為市園宅雅德器粹然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甚

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留守王拱辰薦雍遠枝將作主簿後舉進士補瀕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

號結貴倖以致位乃免 戩與宋卒不合數爭戩于帝前臺藉以為言帝不悅殿中侍御史呂誨

置官恆民力司 詔置于三司遠官分路訪寬恆民力事

五月召王安石 詔置于三司遠官分路訪寬恆民力事

官故事秩滿許欵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個知鄭縣不為其治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

奔馳之風歐陽修為諫官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俸養復言于朝召為羣牧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議論高奇能以

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于其上言言其大要以為今天下之制力日以困窮而民力日以困窮

不至于困窮天下之耳目又天下之口而固已合法王之說矣因天下之法以生天下之財先其館閣之命廢下安石辭辭不起士

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

六月契丹新置國子監 契丹主白即位求直言者再後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秋七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 先是帝以劉昫等所撰唐史卑弱浸頹命翰林學士歐陽修編明殿學士宋祁和修之自公亮提舉

其事十有七年而成凡二百一十五卷事增于前文者于舊修以修其志表其修其志也

浚二股河 浚二股河之利也以其利於河也

至是河清流派別于魏之第六埽

二五

宋仁宗皇帝

宋仁宗皇帝

宋仁宗皇帝

宋仁宗皇帝

大禹言四界首古大河之野王莽河水注焉所經今宜浚二股于此分流入赤金河五季開闢也如李益治揚州決河其不復故
 平原今治為利可必商胡決自乾寧入海北流二股河東至德滄入海長流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無決溢之患故如其東
 入赤金役三千人幾月而畢考宋史河渠志是年韓琦請浚二股至安東治平元年始命每水盛浚治并浚五股河與韓琦所
 入赤金役三千人幾月而畢數不同韓琦謂自管仲今世之又河渠志韓琦治平元年始命每水盛浚治并浚五股河與韓琦所
 使開鑿二股以導東流才及六分而北流則故河自無四十里東流決溢大名思德治水滄州軍城三年今河北神
 使開鑿二股上流至五年四月河始成故韓琦謂東流無壅但無東流之決而東流決溢則恨不嚴今并注于此宋昭宣帝神
 子

冬十一月宋庠免以曾公亮為樞密使孫其孫并參知政事歐陽公陳旭趙概為樞密副使庠前後所至以慎靜為治然愛信幼子
 縱其與小人遊殿中侍御史呂誨論庠情乃罷判鄆州

六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弼固辭許之 弼以母喪去位詔為罷香巽政事執政連使皆起復帝虛位五越之弼固請終
 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于平世帝乃許之

夏四月陳旭罷以包拯為樞密使 知樞密院唐介趙抃御史范師道呂誨上疏論旭陰結宦者故得大用帝曰朕選用執政豈容
 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旭知定州介等亦外補

六月壬子朔日食 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食四分而兩奎臣啟後至和倒轉質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元吉言之所照周倫華夷
 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
 食不滿分者乃應官術數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帝從之

以司馬元吉知樞密院 光以三劄于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以為仁者非徒號號姑息之謂也教化務治養百姓利萬物
 恩則是非大君之過也武者非強兵暴虐之謂也刑罰所加不使奸人得志不能過也明者非徒明察之謂也通達安民則
 九元雖古聖人所以過也武者非強兵暴虐之謂也刑罰所加不使奸人得志不能過也明者非徒明察之謂也通達安民則
 德則一亦有補未至則臣伏乞陛下下聖心而察臣言臣有言於君者下不使奸人得志不能過也明者非徒明察之謂也通達安民則
 德則一亦有補未至則臣伏乞陛下下聖心而察臣言臣有言於君者下不使奸人得志不能過也明者非徒明察之謂也通達安民則

國家制者臣之道某日月以進其言臣伏乞陛下下聖心而察臣言臣有言於君者下不使奸人得志不能過也明者非徒明察之謂也通達安民則
 國家制者臣之道某日月以進其言臣伏乞陛下下聖心而察臣言臣有言於君者下不使奸人得志不能過也明者非徒明察之謂也通達安民則
 國家制者臣之道某日月以進其言臣伏乞陛下下聖心而察臣言臣有言於君者下不使奸人得志不能過也明者非徒明察之謂也通達安民則

其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帝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
 其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帝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
 其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帝以其一留中其二下中書其三下

間之言皆可聽聞恐滿泄機事非使帝皆嘉納詔自今止令御與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忠身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解之某日閣門吏賞初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側吏置勅于案
 而去又違違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及徑除知制誥遂不復辭

秋八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致昇為樞密使胡宿為副使 宿為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忘發既發亦不可回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
 家人動保奏計
 不復知有故身
 大其安石所進
 小直乃之特就

付聖紀不己
且進之于前
制其狀雖遠
心事畢乃仁
宗與在廷諸
方且進聖主
惟恐其不究
其德也

體有臣多務更承羊罪猶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更無益于治也

閏月夏資良方正直言快諫之士 王介甫以蘇軾蘇轍皆在臺中轍對功且胡宿力請黜之帝不許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

棄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水不肯撰詞韓琦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善師德亦處復而用

之尚以谷水疑之乎政命沈道子文通為之詞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改除又字安石之曰當如是則舍人不得以違令

官御史則欲逐其甚者臣實體為憐時 使執政執政者不況會以母喪去職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時韓琦為首相法全典政問曹公亮文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宮

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其為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冬十月起復宗實知宗正寺國解不拜 產臣以儲位未建為憂言者雖切而帝未之允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

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遠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得欲倉卒之際復立其所厚者耳定

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勅曰送中書光見錢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具日某中夜半出寸紙以其人為副則

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呂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

恐對曰此非臣輩所能藹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書舍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

乃定宗實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時居履王喪乃起復知宗正寺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

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中書行足矣命下宗實固辭乞終喪帝復以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

敢違雷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帝曰然

七年春三月孫打罷以趙鼎參知政事吳奎為樞密副使 打年老善忘于事無所可右御史韓煥言之遂罷為觀文殿學士

夏四月樞密副使包拯卒 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不一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刑務

敦厚于人未嘗不怒其飲食服用甚儉朴雖貴如布衣時年贈禮部尚書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楶九月進封鉅鹿郡公 宗實既終喪韓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

從之琦至中書召翰林學士王珪字醇之單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封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

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單詔詔下宗實復稱疾固解章十餘上 今已至此遂取國朝不受中人別有所奉遂無異

陽字春卿海陵人 司馬光言于帝曰皇子解不贊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名無詔君命召不候駕願以臣子大

義責之宜必入帝從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成其舍人曰護守吾舍上有過嗣吾歸矣因有與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

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唯書數厨而已中外相賀

冬十月賜諸路錢助糴常平倉 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三司共出賸錢一百萬石諸路助糴之

八年春三月帝崩夏四月朔皇子鉅鹿公璿即位是為順宗尊太后為皇太后后故 先是二月帝不豫中書密奏事于福甯殿之內

關至是卒未及帝崩于福甯殿 帝崩後七日有司當請以王清惠為先帝曰台本先帝元國璿以為國阿以是為與私官與

言曰璿不取為因反走璿璿等共被留之四月朔皇子即位欲諒陰三年令璿攝政璿曰三年令璿攝政璿曰三年令璿攝政璿曰三年令璿攝政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皇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坐臣日奏事太后性慈愷順涉

分不以假借宮者蕭然 經史多擬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未決者則曰公羊史議之未嘗出己意檢視曹氏及左右臣僕毫

立皇后高氏 后侍中璿之曾孫母曹氏太后姊也少育宮中既長出宮婚于濮州封京兆郡君至是冊為皇后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 秋七月帝疾瘳 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官者凡少恩左右多不悅乃共為譖聞兩宮遂成隙內外恟懼知諫院呂梅上書兩宮

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而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故爾疾

已必不煞于疾母可不吝之乎后意不鮮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格如今母子間反

不能容邪后意稍和修復曰先帝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暴棄天下奉養嗣君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

耳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曰臣等在列聖躬若失調搜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史切也同

列聞者莫不流汗後數日琦獨見帝曰太后侍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母為大孝豈其餘蓋不孝哉父母

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

不御殿至是初御紫宸殿見有官琦因請乘輿捧兩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帝命侍臣講經于通文閣琦於時獲學士劉敞道清

以上兩下事之百姓之誦之也道清孝友之德見乎 契丹主尊贊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如太子山

契丹耶律重元及兵敗自殺 契丹主尊贊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如太子山 契丹主如太子山

大元重元子楚王尼嚕圖 契丹主尊贊其叔重元甚至賜以金券免拜不名而重元陰懷異圖是月契丹主如太子山 契丹主如太子山

人謀作亂殺睦宮使耶律良上奏契丹主召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語之且急召尼嚕圖仁先曰此曹凶逆臣國統之陛下宜豫

為備臣請帥衛士討之尼嚕圖聞召知事泄遂誘脅重元軍犯離殿仁先使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 契丹主如太子山 契丹主如太子山

衛士卒數十人與尼嚕圖戰賊眾多降尼嚕圖躍馬突出近侍勒海阿蘇離斃等射殺之重元被傷退其黨遂奉重元潛位以

當時奸道端正
人者不亦正焉
古稱父道女禍
子而此所立皇
白是氏之爭國
貴太后之物也
為是道為不交
遠是乃等漢王
子入繼人何以
對是朝政

呼都克為樞密使率兵二千薄行宮會五院都頭度着塔喇等改國名預兵至仁先侯威震風骨學而後東使善學塔喇自
外樓之賊大奔進殺二十餘里重元走大漠自故實與皆伏契契丹主執仁先手曰平亂官卿之力也加尚父進封宋王伊遜等
加賞有差

冬十月奉水賜陵地在河南府東關西由定陵西北文臣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期史尚若嗚憤而任事幾瑣碎之人則法則
其世之心也心之政所以治國善者厚夫子孫一統

英宗皇帝

治平元年夏五月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帝疾大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志當琦即指
太后覆奏后每事極善琦因曰后采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序添言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樂儀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
后衣也帝親政加琦右僕射

六月增置宗室學官 舊制諸王宮教授無定員至是封皇子項為穎王以王陶子德都元子孫孫等為輔喜記室因增置教授
官以教皇族十四以下者凡二十七員凡是司馬光言于帝曰王儲事雖為皇子侍讀若不同日得見或見而遠處則言不
聞皇子實性聰敏極易教誨又易通曉有頃端端士為之師博於經史也臣願陛下博選學行之士使日與皇子居處
游談論說其情相親從物從理巧之人誘導為非者各許請官罰俸時作廷若皇子自有過失規勸不從亦難以聞知此
則進德修業日就月隆善人益眾小人益少天下之幸也帝嘉納之遂有是命

秋八月內侍住守忠有罪賈斯州 初莊獻太后臨朝守忠與都知江德明等交通請賜仁宗親政攝監其州酒稅復乘連至宮政
使入內都知仁宗以未有儲嗣慮于帝守忠建議欲後立昏弱以遠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交橫兩官知諫院司馬光論守
忠竊聞之罪國之大賊乞斬于都市呂梅亦上疏論之帝納其言翌日韓琦出宮環欵一道歐陽修已奏趙鼎難之修曰弟書之
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生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斬斯州安置取空頭欵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
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寬南方中外快之

九月詔日開經筵 重陽節當罷講官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閑經筵是近以聖體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後盛暑處寒種
罷數月今陛下初政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復武舉

冬十一月制陝西民為義勇軍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純實若稍加簡練亦
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陝西諸州制軍帥以為義勇甚便乃命韓琦等往西主
戶三丁之一制之凡十五萬六十餘人賜錢二十千民情喜躍而紀律嚴整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陳不聽光至中書與

知光等入直學士 宋英宗皇帝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陝西諸州制軍帥以為義勇甚便乃命韓琦等往西主戶三丁之一制之凡十五萬六十餘人賜錢二十千民情喜躍而紀律嚴整不可用知諫院司馬光上疏力陳不聽光至中書與

贊于未盡而
其先男後正
遠固之道且
行雖多亦不
以為的士兵
先聲而動將
之實德也
十五屆人
之不能立而
後知此其
為夫當可為
所論雖中事
時多不從
實不允其

吳漢李承祖
善由師等中
其五所孫五
知事者更無
後故生情之
必此為人後
不得領私親
以相解亦與
大統所云不
使道主為在

韓琦辨琦曰兵貴先聲後詐方禁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乎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于一日之間耳今吾雖
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便將知其詳尚可懼琦曰君但見憂危聞卿兵利為保提解憂今復然已降救與民約水不充軍違
改違夫元曰朝廷嘗失信木民木教以為黑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元曰公長在此地可也其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成違反掌間
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志

十二月兵食龍以王崎驍心人為樞密副使 登居父喪毀瘠廢墓因辭起復時屬風操喜言事未幾卒
吐蕃木征漢文英宋此作木征今蓋乙內附木征以河州內附宋太祖時同考宋史吐蕃傳及王崎驍木征版額不常此類
者其 初置勒斯費娶李立邊女生駱駝今改及穆爾章者又娶喬氏生董駝今改李氏董駝為尼于州州而繼

其二子二子乃結母董李全稱母余宗鳴爾駝置勒斯費不能制穆爾章嘉因撫有其家實元中穆爾章嘉死部人立其子
爾薩軍再改丁今改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復虜置勒斯費駱駝仍居兪谷宋初吐蕃地後子此置安為而死有二子長曰木
征居河州少曰轄馬爾駝之節居銀川州州西北而董駝與母別居哩正今改城州而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有眾六萬日
以威強獨有河北之地置勒斯費所部由是遂分至是木征率其眾來內附

以內侍為陝西諸路鈐轄 帝遣王昭明等四人體量軍情治其詞訟有賞罰與其帥議大事以聞各許嚴奉驛奉事護官呂攝言
唐舉兵不利木不自監置者我朝因循未革奈何又增置此負其權與安撫使均失乞罷之精進帥臣專制關外傳免俞等
人趙曉字大觀皆有論列

二年春二月罷三司使唐景 帝自復邸立為皇子聞近臣中有其議是皇太后聽政為輔臣言先帝立皇子為妻史和人
疑為異及是帝問景為何如人韓琦等為故解帝意不問異請罷遂命出和杭州其時琦治琦治其地不為其地立石為梁六百
六十丈又植松七百里以通通關人權之良宗史其去書今改琦治其地不為其地立石為梁六百
解不書後年乾道中趙忠憲真安機一名治諸傳在今景明府有碑記琦治其地不為其地立石為梁六百

三月行明天應 刊司天監周琮等所造也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元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復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
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為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威位隆所宜尊禮禮下有司議王及夫
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情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侍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其數
先發司馬元獨會筆立議去為入後者為之子不得領私親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於此泰漢以來帝王有自旁天入
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禮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况前代人繼者多當尊尊為之後後立之
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給未長深惟宗廟之重于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統元有

所以及之乎
且以在生之說
故稱曰又因非
所安而知皇子
御名亦不止王
廷司允之說
廷無延傳可據
徒以強爭就
目不若欲得傳
孫引禮禮之為
得也

時封皇子及宗室軍屬勿授師傳官
嘉祐中韓琦與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獨使樞密非得旨合議琦未嘗詢樞密願不
得及太后還政獨太驚曰獨值但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琦曰此舉當知出太后意安可顯
言子眾渴愈不憚及帝親政加獨戶部尚書獨解曰制詞取若祐中書議建儲推思此特然髮之勞何足加實仁宗太后于陛下
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一十餘上遂以使相副國公判揚州未幾徙
判汝州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臨壽司馬尤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
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嘗公受試道州韓琦為相位置許州以示天下韓琦嘗曰今日大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副使 彦博自河南入觀帝曰朕之立御之功也彥博諫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
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交頡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雙頡兩西行即召還矣乃改
列未與宦遂召為樞密使公弼先為有改使時帝居嘉祐初韓琦為相公弼為副使公弼嘗曰韓琦知卿矣乃以權三司使進制樞密

八月京師大水詔米直言 京師大水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流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
已詔開西華門以渡宮中積水水奔東東殿侍班皆推沒人多溺死官為奠祭其無王者十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米言且命
罷喪減膳禱于山川司馬光上疏論時事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眾日有旱子江河之水或漲或涸或去夏秋兩沙枕不止
東得官有古民度沒始盡死于饑饉者不可勝計陛下安得無憂懼之心乎又曰先帝繼陛下于朝中外為
天子懼以一日數公主治陛下內侍者不可勝計陛下安得無憂懼之心乎又曰先帝繼陛下于朝中外為
不肖與會知人曰金鑑天下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慮察其是非不沉一付之大臣 帝嘉納之
所以重失望也又曰金鑑天下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慮察其是非不沉一付之大臣 帝嘉納之

天下禮安懿王雖于陛下有大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乘瑞兒十孫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漢王宜早先
朝封贈嗣親親校事尊以高官文顯國恩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致之古今為宜稱于是廷即命史具以先帝榮為謀謀上中書
委廷等所議未見詳定擬王當稱何號名與不名廷等議復王于仁宗為凡子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庶政前世皆無與據
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舟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聞典禮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
司博求典故以聞

時封皇子及宗室軍屬勿授師傳官
秋七月高勗依昇罷 嘉祐中韓琦與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與樞密謀之自獨使樞密非得旨合議琦未嘗詢樞密願不
得及太后還政獨太驚曰獨值但輔佐他事固不可預聞此事韓琦曰此舉當知出太后意安可顯
言子眾渴愈不憚及帝親政加獨戶部尚書獨解曰制詞取若祐中書議建儲推思此特然髮之勞何足加實仁宗太后于陛下
有天地之恩尚未聞所以為報可謂倒置再奏不聽乃受至是以足疾力求解政章一十餘上遂以使相副國公判揚州未幾徙
判汝州昇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母臨壽司馬尤亦疏昇忠謹清直請留于朝而昇求去益
力乃判許州先是韓琦嘗公受試道州韓琦為相位置許州以示天下韓琦嘗曰今日大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呂公弼為副使 彦博自河南入觀帝曰朕之立御之功也彥博諫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
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交頡命臣無預焉因避謝不敢當帝曰雙頡兩西行即召還矣乃改
列未與宦遂召為樞密使公弼先為有改使時帝居嘉祐初韓琦為相公弼為副使公弼嘗曰韓琦知卿矣乃以權三司使進制樞密

八月京師大水詔米直言 京師大水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流人民畜產不可勝計是日帝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
已詔開西華門以渡宮中積水水奔東東殿侍班皆推沒人多溺死官為奠祭其無王者十五百八十人下詔責躬米言且命
罷喪減膳禱于山川司馬光上疏論時事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眾日有旱子江河之水或漲或涸或去夏秋兩沙枕不止
東得官有古民度沒始盡死于饑饉者不可勝計陛下安得無憂懼之心乎又曰先帝繼陛下于朝中外為
天子懼以一日數公主治陛下內侍者不可勝計陛下安得無憂懼之心乎又曰先帝繼陛下于朝中外為
不肖與會知人曰金鑑天下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慮察其是非不沉一付之大臣 帝嘉納之
所以重失望也又曰金鑑天下之耳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慮察其是非不沉一付之大臣 帝嘉納之

況所國為通奉

然謂即以孩子

特為若到欲降

性性清慎便堪

有心維時耳

人臣辦事往往

可合惟當其之

子建節者不

見其明亦當到

功規謀以伸已

意者不合則去

止固法一已盡

各已本志更之

其情已至難而

主刀解事則

其門戶之見則

其子不復計

其事之有無

其明生亦身

其相仍此

其相仍此

其相仍此

詔再復改國號曰遼此改號也

引義固事以為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琦專權導說罪入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

帝降陛下于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鼎附會不正乞旨收職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望伯無橫決不可概令所欲定

者正名號耳至于立廟宗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憚中書然未即下詔也既而皇太后手詔中書專事

王為皇夫人為后皇帝親親帝下詔讓讓不交尊號但極親即立廟以王子宗儀為濮國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諱

之違宗及諱也于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告家居待罪帝命開門以告還之諱力辭去職且言無臣臣勢

難兩中帝以之諱也于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劾告家居待罪帝命開門以告還之諱力辭去職且言無臣臣勢

判安州大防知休甯縣不保州府名時趙鼎趙鼎傳免俞使遼還以當與呂誨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殿乃出鼎適判瀋州曉

通判汾州帝眷注免俞獨進除侍御史免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

呂公著言陛下下詔臣以為難難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達誨知勳州純仁通

天下帝不報公著乞補外乃出知徐州誨等既出誨既亦免

三月暴星見西方 如太白長又五尺又字于畢如月

夏四月胡宿罷以郭進解州通同養書樞密院事 進少隸范仲淹麾下

登書樞密院事知諫院邵亢等交章言祖宗廟極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為知節王德用狄青勳勞為天下所稱則可進賢法

小才真堪大用不報

夏人寇邊屢經夏使蔡挺討賊擊走之 先是夏王諒祚遣兵梁宋實即位宗諱不遜詔諫祚懲約宗諱祚不奉詔而出兵秦

鳳涅原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為計遂寇大順城

挺先遣張瑄列城外注矢下射在柞中流矢逸去從寇未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符定人臣以三千人夜出獲營賊營潰退也金湯

聲望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胡廷發威賜銀幣知是州陸說好於曰胡廷積習姑息故度敢狂悖不稍加折損則國威不立因

留止不與移牒宥州問故諫祚遂大沮望恒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

秋九月壬子朔日食

詔率臣舉館職 帝謂中書曰水潦為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路狹任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

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故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任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今上薄候關人

之必願會陸說與時合而詐作果歸故帝獨曰一如胡州也

特事時曰詔作狂言世有元氣留計而吾道通當時使在廷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知制誥韓琦及司馬光等上疏乞開

蘇軾曰朝廷
正臣下所宜
討若此以空
其地則任官
不足以彰命
而國事遂廢
人皇身為臣
侍履也子乃
尚及身者不
為物臣之理
不以官之職
為世世日替
亦甚好為之
唐夫

乃故唯有因差違制除者平是年勞老病之人此所謂選賢路也帝因命韓琦等奉士得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
帝曰勿驚宜惠多也乃先召試十人餘頗優試琦士人皆生國器然琦等不以官之進退
冬十月以郭達為陝西四路宣撫使 目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成都其後見任執政與子琦者至遠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

原判渭州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為皇太子大赦 時帝久疾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

琦請帝親筆指座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必賴王也頊聖躬更親書之帝又叱于後曰頊王頊琦即召學士承旨張
方平至福甯人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復進書其帝力疾書之

紅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頊大赦 帝崩于福甯殿年六十二太子即位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

二月立皇后向氏 后大尉敏中之曾孫定國留後經之女帝為頊王時納焉至是冊為后

始命公王行見舅姑禮 英宗嘗謂帝曰舊制帝女出降嫁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甚無謂朕嘗思此廢嫁不平豈可以富貴之
故庶人倫長幼之序也可謂有司革之會疾不果至是始詔令公王行見舅姑禮者為令

三月歐陽修罷 修既以議濮王典禮為呂頊所欺惟稱之奇修稱頊人以修議為是及海等斥而修屬之奇為御史聚因目為姦
邪之奇思為思所以自解會修弟詳良攜有憾于修修修以帷簿不根之語達于中丞彭思永彭思永以告之奇即上章

勸修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所從來皆辭窮乃無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稅修因力求退乃以觀文殿學士知亳州

以吳奎參知政事 奎奏制以故穢選朝踰月拜參知政事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難惟在外王即使君子當居安道小人
雖在不樂或免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為憂水有

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固辭不許 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光對

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話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光乃就職

聞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 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 安石本舉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韓琦二孫為曰至欲稱以執重乃求與

見韓琦曰此非確之說唯王安石之說也 安石及帝即位召之安石不至帝謂韓臣曰安石恐先帝命召不赴願以為不恭今又不

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曹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取固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軍收見其腹非自用所為過濶萬一用之必

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曹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取固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軍收見其腹非自用所為過濶萬一用之必

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曹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取固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軍收見其腹非自用所為過濶萬一用之必

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曹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取固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軍收見其腹非自用所為過濶萬一用之必

秦綱紀帝不聽命知江甯府張謂安石必解及詔王即起視事

夏四月以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中丞王陶謀欲易置大臣目現重位因劾韓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為政危殆聞門侍羅吳奎以

陶言為過詔問與元兩易其任奎入言唐德宗疑大臣信任羣小斥陸贄而以裴延齡等為腹心至今稱為至闇之主今陶排抑

端良不熟無以責大臣展布陶遂言奎附宰相欺天子帝以陶過毀大臣出知陳州陶始知其反後帝亦知其為人所蔽出而奎

亦讓調外州元言聞論宰相不押班未行而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請俟琦神班然後就職復言吳奎名望素重干問今與並熟恐

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從之奎乃復還中書

秋八月昇永厚陵其陵在陝西而昭陵之西 史臣曰美忠以明哲之去魯繼繼之善熱心國事而卒用帝仙及

京師地震

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 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曾公亮因力為安石親以聞琦琦求去益力帝

不得已以琦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立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然卿去誰可為國者王安石

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相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時有盛名議望琦雖不為翰林學士亦必為宰相

曰云物為誠身一誠誠身不自保則家無所處與與故曰是何言何言人臣

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誠欺人地豈可擔受其不誠遂謂故曰是何言何言人臣

吳奎陳升之抑陳升之 韓琦既罷奎出知青州明年卒以奎善書少長官曾貴顯因為其在

以呂公弼為樞密使張方平超忤參知政事韓琦即為樞密副使 忤自知成都召知諫院故事近臣召自外州府大用者必更

省府及命下大臣以為疑帝曰吾賴其言且苟欲用之無傷也及入謝帝曰聞卿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治簡易亦構是

子遂拜參知政事忤感頗知過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帝嘉其忠恒受餐之下則與王陶比張兵登以張韓琦時

復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冬十月張方平罷 光論張方平不協物望難合政府帝不從命從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

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出閣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

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久養亦罷

青澗守將神輝字好正營復置威名山遂復岷州 威名山部落在岷州州名山弟夷山請降于知貢闈城神輝使人因

夷山以誘名山山路以金五名山小吏李又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詔即以聞且欲因風河南地知延州陸說言以

衆來降情偽未可知戒輝毋妄動輝持之詔說召輝問狀且與輝連使輝向神輝正名張撫納乃共畫三策令養府張穆之入奏

穆之因受向指說言必可成帝意說不協力走之秦鳳穆不待命起所部兵長驅而進圍名山張名山不得已舉眾從穆而南

得首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遂滅其地夏人未爭輝擊敗之流勅輝復與之羅欲補治之未果而從秦之命至四方用兵自此始

安石本正巧時 韓琦方平生時 中韓洵元瑞其 材此小若實則 大才博益為廷 罕然不遺精其 甚精其官作從 耳惟曾公亮因 政問韓琦及引 不遺餘力且至 編為事補才足 方石大有公亮 仗助之力尤多 厥後是後應事 公亮又一切除 皆之改安石于 富強歐陽修張 何琦通子公 是子亦宜引重 則其類比為奸 情事在然可 見韓成而道 有小公亮為 道言矣

八月復行崇天恩 以月食不效詔歷官雜候星各重造折歷至是上之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恩削會司天少監周瑒等一官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郡王 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

世世勿絕同知太常禮院劉斌等言禮儀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為天子直後

若崇德昭德芳之復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舊祖者矣帝從之遂有是命

冬十一月詔 執政以河朔旱備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改吳即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晏石曰常

靜堂候時以為來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遺頭會其欲盡法以

非故備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要有此理人地所生財貨自物不在民則在官被稅法奪民其害乃

甚于加賦此蓋秦弘羊敗武帝之言大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讓不已帝曰朕意與元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革制引

常案事責兩府不效復辭

二年春一月以富弼同平章事王晏石參知政事 初弼自汝州入觀詔許有與主殿門令其子振以進且命毋拜生語從容訪

以治道弼知帝果十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

則功罪皆得其實夫又問邊事弼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顧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留之乃解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

侍中弼甲第志解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弼曰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上心使捕鯨鯨之巨無所逃其力是台是之不可不也人君所與者天也天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人也人不可欺也人君所與者

之某所記

此八人皆

有賢者

三石古

賢無方

用之其

北而遠

開治尤

信果如

方曾

也其

洛陽

人其

農固

木金

而某

關各

遠邑

至

是

其

而

而

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論經義意多不合遂定其因言于帝曰忠諫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忠諫而已遂以忠諫及殿殿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忠諫謀之凡所建議章奏皆忠諫筆也又以章惇子惇為三使條例司曹希聖之子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使者希聖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成勸農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希聖于忠諫而農田水利皆皆均輸保甲免役市易為方田諸役相繼並興競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到怒希聖人及善欲引置三司條例起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俟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判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夏四月旱蝗相繼安石遂定其因言于帝曰忠諫之賢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忠諫而已遂以忠諫及殿殿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忠諫謀之凡所建議章奏皆忠諫筆也又以章惇子惇為三使條例司曹希聖之子檢正中書五房凡有奏請朝臣以為不使者希聖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成勸農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希聖于忠諫而農田水利皆皆均輸保甲免役市易為方田諸役相繼並興競為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到怒希聖人及善欲引置三司條例起以不習金穀為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俟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判為先安石遂與之絕

介簡仇欲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辨而安石獲解帝主其說介不勝其憤遂疽發背而卒以詳向為江浙折推發遣使 初仁宗時祥符制置解鹽縣 公私便之祥符以向準傾向請畫以鹽易為王安石時備奉攸主其說請久任向至治平末向坐與神謬聞遂始罷去會淮南轉運使張瑄言向味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瑄對錢公輔子昂等純仁實言向罪安石推掌謀抵靖于法以向代之

罷知開封府滕元發 元發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時而帝知其誠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疏陳聞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謙遜王安石嘗與元發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元發會擬新法恐元發言而帝信之因極力非元發出知鄭州初元發因事赴任帝命開治之通封曰治觀之道如羊與白鹿也即及編置安郡中主可以濟不深惡上賢

遺使察農田水利賦役于天下 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遠別與州中辦材候叔歡程類盧東德仲看王汝翼曾仇王廣康從名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已而陳農田水利均與田是進計者約然家年開諸路凡得廢田是五月罷翰林學士鄧綬 綬人宜徽北院使王拱宸知制誥錢公輔權開封府斷謀殺獄不依新法後見拱宸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滕元發不宜去詳向變法當默安石惡之出解和杭州拱宸判應天府公輔知江甯府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為得人呂誨獨不以為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故恐陛下說其才詳久而倚思亂由是生臣究安石本無遠慕惟務改作立異於人文言飾非罔工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一 宋神宗皇帝

修實錄卷八

成那中兵糧儲
三者官運往各
持世治等且其
實濟所備過且
若以權備為已
是又之弊并其
程者何如之官
陰成其或不中
之重嚴純仁如
因神請既故兵
瑞成其此請未
見瑞廷是主
以逐見深道小
事理人若動家
治學廣言博訪
正可收其應益
觀之區應在保
保而權制之以
理實實況若
子小人之分存
子心術是佛地
之逐近位之大
小若如此仁君
則大益之皆察
通言先氏之詞
十善見入何以
稱善是於處難
附委名之權難
其口說而未計
及通言者之或
有一得亦何見
其見之實之見

下朕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遂具章疏指送未去乃出詣和鄧州先是鄧州對學士司馬允亦符詣定相選
已訖其官美能于月則歸置歸等輔天下必受其福及海斥安石在權凡由是版海之先見自以為不及也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

行均輸法 條例司言諸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多致而不能歲餘年歉難于供億而不致不足遠方有倍徒之輸中都有半價

之繁徒使富商大賈來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欲散之權今江浙利運發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其用度凡上供之物

皆得從實就賤因近易送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滿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銜尚領

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庫錢五百萬婚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者多言非使劉琦字公任錢頭字敏道蘇軾先後論列皆生

既向復請設置官屬從之惟附封指官蘇軾言今元祿官置更得高價糶為費已得非良不善非國不行人蘇軾先後論列皆生

石不納其言然何輸法亦逐不能納蘇軾復論
綱目作置輸今依宋史家實志及本傳改

八月魏國于監范純仁 初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曰卿之才法所備信何為言范對曰如如是足矣卿雖不且無物

下國不見之惡帝曰何謂不見之惡對曰杜牧所謂不致言而致怒者是也時帝知于求治多疑見范進小臣嘗謂夫純仁言

以當國望天下之從而能之兵就求遠也其意謂蘇軾為臣為國公論為或必其已否者亦不可不慮也夫求治多疑見范進小臣嘗謂夫純仁言

求去僉力安石使諭之曰已議除知制誥夫純仁仁是以利謀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如加為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

朕帝曰宜與一善地令河中府奪僕成郡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遵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以程頤獲罪察御史某行 初頤舉進士再調晉城山陽州知州為令民以事主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及鄉村遠近為伍保便

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凡孤寡殘廢行旅疾病皆有所養辨必有校服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鄉民為

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用屬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進必曰頤

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客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頤前後退說甚多夫要以正心望欲求言育才

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愆及勿輕天下事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

定謀殺傷首原法駁判判部別送州州人等六人 初和登州許進州州人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婦人問之婦曰本行婦

一傷而去 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允與王安石議安石以遵言為是允謂

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原豆可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意方驚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允

時謀殺大伴危
處大傷厥水危
而歸則已行至
可因事而獲生
以還其故夫之
罪大星可以按
問即服遂明以
平靖水賊已為
用法即科以收
出而祭之亦不
為過窮之志不
州官候之誠是
安石乃道而
數且定議故
有慶之今不特
元婦因而有以
為顯庶所以動
情且能於元
不難以止碎安
石論其去行不
便知有明刑結
法公極而能遠
正人尤道其無
是謂之心小人
母乃至堂憲

議斷年不決至是論從安石議
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
分行天下芻蕘窮數十年因許
以國恩題行到地重執疏上安
十但各依法官亦言王克臣阿
齡而女子是為高節亦言王克
判刑部丁誠審刑院詳議官王
上安石是去無難用為公費安
石言遂逐無難速逐為州撤巧
人明州縣置置今浙江嘉興府
九月行青苗法 初陝西轉運使
苗錢經數年便有餘糧至是條
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
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餘物
以赴時趨事是亦先王救患與
出納仍先自河北東淮南三路
為膏齒矣 先是王安石既與呂
安石曰老若欲有以理言信思
留本道誠與五十萬貫之資民
行焉 王安石
空才秋大名入

以呂惠卿為崇政殿說書 王
其所為安石贊而復不聞世務
辨亦似美才尤對曰惠卿誠文
曰漢多守舊河之法不便可十
年天下元帝改漢律也漢律也
也馬者王也守舊河之法不便
不更也也守舊河之法不便可
宰相曰惠卿誠文也守舊河之
曰惠卿誠文也守舊河之法不
曰惠卿誠文也守舊河之法不

其所以為安石贊而復不聞世務
辨亦似美才尤對曰惠卿誠文
曰漢多守舊河之法不便可十
年天下元帝改漢律也漢律也
也馬者王也守舊河之法不便
不更也也守舊河之法不便可
宰相曰惠卿誠文也守舊河之
曰惠卿誠文也守舊河之法不
曰惠卿誠文也守舊河之法不

宋神宗皇帝

為和應不備通馬河東... 臣恐其日之青面赤睛是也... 臣曰彼西行之久民不為病... 臣曰臣聞西人也是其病不見其利... 臣曰臣聞西人也是其病不見其利...

冬十月當錫龍 王安石用事推不與錫合... 錫亦然然連出判亳州... 錫亦然然連出判亳州...

久曰王安石何如 錫亦然然連出判亳州... 錫亦然然連出判亳州...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允曰...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允曰...

將獲引卿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 將獲引卿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

真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真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

城峻州 先是夏人寇秦州... 城峻州 先是夏人寇秦州...

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文一... 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文一...

夏人所納二若且定地界... 夏人所納二若且定地界...

十六堡且以長城... 十六堡且以長城...

以易二若從之改名... 以易二若從之改名...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之用安石德之收先使正相位... 之用安石德之收先使正相位...

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 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

置諸路提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 置諸路提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

先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 先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

一十民聞唯恐以為不使與... 一十民聞唯恐以為不使與...

百不行 帝以監司御皆有老不任... 百不行 帝以監司御皆有老不任...

增置官觀官 帝以監司御皆有老不... 增置官觀官 帝以監司御皆有老不...

官使不限員 帝以監司御皆有老不... 官使不限員 帝以監司御皆有老不...

以擬裁為崇文院校書專解... 以擬裁為崇文院校書專解...

重于兵因勸之讀中庸... 重于兵因勸之讀中庸...

學之要漢然自信自各通自足何重帝求于其素其素如也舉進士調官最嚴也今以教本吾倫為先帝
初即位思得才哲之士呂公著為最古學名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說以為崇文校書已而移疾屏
居南山下先是明州海風起起今載性安程頤語言台賦呵或漢能大非所以直健
卷之七十七

宋

神宗皇帝

慶曆三年春正月罷判尚書有攸方平 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及是方平服闋還朝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
吉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陞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為之憮然未幾名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
出判應天府

二月河北安撫使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去石稱疾不朝詔論起之 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初在愚小民不使兼并兼惠以選
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列條約乃令鄉戶及坊郭戶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繁
抑勒然不抑勒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難或領請請財甚易納財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賠之患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
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仗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速過之疑哉乞罷提舉官去提舉官去提舉官去提舉官去提舉官去提舉官去
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言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法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
所欲雖坊郭何害國難斯奏曰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陛下修國公道法抑兼并振貧弱非
所以佳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琦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
馬光草詔諭有士大夫涕騰答民懇勸之語安石執章自辯書為異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論青苗法又勸帝留安石安石入謝因
言中外大臣從官盡諫朋比欲賊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持事持新法益堅以琦奏付條例司
命曾布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辯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待文成琦亦以青苗之書為言帝曰吾嘗二仲

不信而信二官者乎先是安石臨城大內副知如桑若水柳繼元相為勸帝速使
潛察府界使使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運糧言民請深疑無神記者故帝疑之不脫使

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辭不拜 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於殿廷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
詰之安石安石曰光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預國論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未幾遭亭
覆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為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任直原有所補於國
家若徒以權位崇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權位自崇而不能教生民之患其益禍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

御此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十七 宋神宗皇帝

三十一

心使使物象未
去所留宿在
與何理及矣

律法明知新法
出於其成之章
乃為河漢之舉
違其心而犯
不可為其成非
相害之成為因
相害之成為因

律法以入竟
竟其所下等第
則者竟其用
上其竟其後
亦孰不可思乃
律法竟其合竟
其何以示正子
之說哉

律法明知新法
出於其成之章
乃為河漢之舉
違其心而犯
不可為其成非
相害之成為因
相害之成為因

誠能制置條例司運運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通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
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富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禁困之以饑饉民之贏者必委
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願凡九上會安石復起視第乃下詔允光辭收運救詔知通運銀臺司范鎮封還
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仗陛下法乞解其職許之

解運琦河北安撫使 琦以檢青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上領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從之
三月始以某試進士 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貴院中奏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古詩治
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舉祖洽等賦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某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
而新之安石亦欲求治之予蘇軾致熙之呂東卿舉為第一 賦言祖洽等賦詞宗以補時君而怨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斷智進士某
在此數語駭之

置刑法科 帝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職罪者該律令刑既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備
刑法官未幾遂入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自第三人以下試刑法或言高科不試人下以為某乃詔悉試
貶知書官院孫覺封解人知廣德軍州鎮江 時青苗法行三月諸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貧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
具焉粵係奏其妄曰成周賸餘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
莽計欲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國公取息重於莽時考則漢末兩氏之貧者以國服為之息新法許以官借本也必謂
者得息五百王莽時則以治米米相但計為所得受息無過什一凡國服事之息與國事之息不同國事之息與國事之息不同
與國時取息無過什一明其明也况國用專取具子泉府則家宰九府將安用取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法大虛說以圖治安
石贊之怒會言公亮古言謹謹散青苗錢有定呼抑配之擾安石遂覺行視虛實言民實不願與官相文少陽府罷罷安石治反
費貶知廣德軍 初安石言青苗法通曉律令用律科州之通曉律令者以是舉之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頤州 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夫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
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而立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會帝使公著舉
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積怒公著証其言韓琦欲囚人心如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
側之惡貶知頤州 命知州韓琦不報命陳升之故其此行之

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持大悔恨上疎言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監勸天下安石瑋緝自用詭公論為流俗遠家國
民頓非大過近者憂深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

趙抃罷 安石持新法益堅持大悔恨上疎言制置條例司遣使者四十餘輩監勸天下安石瑋緝自用詭公論為流俗遠家國
民頓非大過近者憂深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

尚書之始
三公之選
三公之選
三公之選

青苗使者于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去重而取輕夫大而得小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經求去位乃出知
州制判成本韓琦為人中表派已不及也

以韓琦參知政事

侍御史陳奐字叔古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為與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

用是為相而韓琦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韓琦命而求道德聖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於主政而

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原由由進士趙鼎加韓琦留意趙鼎高郵縣之累官同知樞密院事趙鼎與韓琦素不相能韓琦

不許韓琦與士大夫交遊韓琦曰天下下及是以高郵縣之累官同知樞密院事趙鼎與韓琦素不相能韓琦

知韓琦此來之意而乞之也乃韓琦自于八年罷韓琦與士大夫交遊韓琦曰天下下及是以高郵縣之累官同知樞密院事

韓琦罷韓琦與士大夫交遊韓琦曰天下下及是以高郵縣之累官同知樞密院事韓琦與士大夫交遊韓琦曰天下下及是以高郵縣之累官

以李定字中甫深州人考李定有四一韓琦與士大夫交遊韓琦曰天下下及是以高郵縣之累官同知樞密院事

大臨辭職人定少學學于王安石舉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之京師李常見之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

曰民便之無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事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立

為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乎是諸言新法不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韓琦宰相言前無選人除諫官之此遂拜監察御史

臧行知制誥宋敏求錄頌李太臨言定不由益致權授朝列不韓御史厲制臺臺雖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議者法制所益

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諭數四頌著敏求不已並坐累格命落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未幾監察御史陳厲李李升

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呼仇氏死因不為服定自辨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養辭官考仇氏何氏在民州沙州人

為魏子博士子周子出又出韓琦曾公孫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之罷韓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中

生舉工部神見韓琦老學處韓琦曾公孫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之罷韓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中

人薛昌範范育詳之子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勳議之地并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書乃授檢正

中書史房直舍人院

詔百官坐罪免杖黜著為令 如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法官官例杖脊黜配海州審判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

宣官五品今黜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汗屨衣冠耳帝曰善詔免杖黜而流海外因著為令

罷監察御史臧行程顥張戢大守人右正言李常以謝景溫子韓人為侍御史知雜事 顥言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文詞

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排斥忠良復發公議用賤凌貴以邪毒正者乎正使使倖小有成事而與利之臣日進高懷之風浸衰尤

非朝廷之福帝令顥詣中書議安石方怒言者屬色侍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乎氣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數與臺

官王子結論新法不便乞召還孫嘗言公若欲就上疏論王安石亂法當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投正韓琦左右猶從李定以邪

詔痛責孫呂忠卿刻薄使給假聖術以文姦言宜宜勸韓君側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陳升之從者解之曰公亦不得為無

知此五言八頁五頁第廿七 宋神宗皇帝

宋臣積弊下官
約節已屬重難
一空若及後相
實任者亦難辦
實則予而難其
可如何則實辦
而後成何事
宋臣積弊下官
約節已屬重難
一空若及後相
實任者亦難辦
實則予而難其
可如何則實辦
而後成何事
宋臣積弊下官
約節已屬重難
一空若及後相
實任者亦難辦
實則予而難其
可如何則實辦
而後成何事

罪州之常上言均輸官欲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來僕折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還所親書諭常不為止又言州縣
有陝邑常上言均輸官欲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來僕折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還所親書諭常不為止又言州縣
敢常平錢實不出本勅民出息帝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平官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奉詔安石既積怒言者而類等以言不行
亦乞乞罷乃罷常通判滑州賊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善善類及是雖不合體取其忠信但出為京西路提刑類固辭乃
改發書鎮或節度判官數目之聞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為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 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本舉
且臣與韓絳共領是司每請開奉事令韓在院院本可併請廢之至是韓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詔諭安石凡修
條例條屬悉授以官者皆免役農田水利等法付司農寺命惠卿掌之

遣立賢良科 令進是科者先以所著十萬言進

分審官東西院六月罷知樞院胡宗愈行院狀 舊制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為東西院東主

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彦博也彦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或臣相接何由知其才而安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

力言其不可且言年定非才帝怒之帝詔宗愈潛伏發意中傷善民罷通判真州

以朱壽昌判通判河中府 壽昌生三歲其父與守京兆出其母劉氏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 考宋史壽昌本判通判真州

往數州分道入家王與壽昌事其母云壽昌生而無父其母出而無夫其母與壽昌事其母云壽昌生而無父其母出而無夫

知廣德軍韓琦知此正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馬劉氏時年七十餘吳京兆守臣錢明遠以聞詔壽昌

赴闕時言者共攻年定不服母表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 且陳世之不養者定見之

臥居數歲其母卒壽昌居喪喪喪長明天下稱其孝

秋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 京世人為樞密副使 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

嘉問 嘉問其養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京為御史中丞言請向驥利權無積效

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于侍從為最親非向人材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為樞密副使

八月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 先是夏人築諸和 諸和知慶州李復圭 諸和合善漢兵三千遣韓將字信劉

甫襲之信等大敗而還復主新信等以自解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分兵軍多者數二

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攻大順城及柔遠等若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鈴轄郭慶等數人死高韓請行邊乃以韓為陝西

宣撫使授以空名告符得自除史在命而河東宣撫使

九月以曾布為參政殿說書兼判司農 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二人于樞密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遣父喪去曠安石遂為布代

之布資序漢人尤不殿辱死山性民安石曰何乃國特無人之人非自入也公曰曰公德不若此則非
失石矣曰吾道極矣但將期與石而亦之過矣石曰民無不使知說是不行一姓曰字曰字之字年世州人
雖半都已清李德之校命命實矣此而亦之過矣石曰民無不使知說是不行一姓曰字曰字之字年世州人
劉庫如開封府 庫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庫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令人請住將何語非不往上疏極
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清治乎庫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安石也

曾公亮罷 公亮初城韓琦故為王安石以開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石凡更張處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當遣其子
曾寬歸 參其謀主帝前罷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兼樞密使公亮不能久在
先朝上附命可知一人此乃天也

河東三州兵械 一日呂益輩均 乃現願散營安 固為京以前幼 自始顯亦從容 且不惜身之及 後必謂理政府 官制不若則置
以馮京參知政事與充為樞密副使 河東緝府置三州 此廣州東嘉始中以續涪州事地置被城在
京以前帥本道主章自動使不聽進參知政事死性謹密在西府數言王安石之非
策賢良方正之士熙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 始舉賢良帝親策之太原判官呂陶 既銷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

財之說不聞光成之謀不與騷擾之事陛下稍意立法自謂庶幾克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返而思之乎及
奏第帝頗王安石版奏讀讀未半神色頓阻帝覺之使馮京責詰稱其言有理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策凡九十餘言力論安石
所建之法非是宋徽宗弟為異等安石怒啟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茂舒與葉孫固封還御批范鎮上疏臣所屬孔文仲策第
疏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不聽呂陶亦止投通判蜀州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 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善意中必見法臣不
敢避黜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執如呂公著者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益
力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冬十月陳升之罷 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月乃出會母喪去位
貶秦鳳經筵侍學師中 字叔之知舒州 先是建昌軍軍節度使江西司理王詔州於地江指關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

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武成之南至於洮河諸部見前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
投而使李令諸羌瓜分英相統此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嵬氏嵬前羅台三字方成一而今改置為子孫轄戰疆同古之
子孫本也戰疆嵬前嵬今改差或為羅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室制其部放于漢有村旅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轄策之

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為奇請以給管幹秦鳳經筵司使宜文字詔請秦清運上下兩城屯兵以撫訥洮河諸部下
師中議師中以為不便詔師中罷師事詔又言渭原西諸縣家室皆完仍 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願罷商賈之利

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為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文字易物貨給之命詔領市易事師中言詔所指田乃極邊之膏腴地耳又

將核市易司于古渭今寧州中置緞為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安石主詔議為制師中職徒知舒州而以書紳

韓元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開田所在僅得地一項地王有松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參其欺安石又為諸將帥而命韓煥

遂附會實其事乃進詔太子中允今中州帥中州州牧包拯包拯參知政事或曰包拯自下者必死人包拯也

翰林學士范鎮致仕 鎮上疏曰臣言青苗不見韓一直去蕩蕩執孔文仲不見用二直去李定進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

而欲以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遂責韓王詔上書韓意敢問以興進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不用蘇軾則持

韓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遠之歸任以此二人况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逃慶懼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責大臣

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德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乃自單制紙紙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

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書曰願陛下集群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

十二月改諸路更改法 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吏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

者曰廂軍選于戶籍中慮募使之困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吏

成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恐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總統統使兵知其將將破其兵平居知有訓屬而無番戍

之憂有事而後遣焉既而分置將制七年京畿河北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北平將京西將陝西將陝西四十二將陝西將

五將陝西將將軍然禁旅蓋屬將官飲食婚遊悉成媿情又將官選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名有部將隊將隊使臣及列將官

等數十人而諸州為將等皆結都監押設官重擅虛破虛保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立保甲法 王安石言先王以農為兵今欲功利財用不圖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

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

內家資最厚村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矢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

夫齊之政必用
神武之英皇在
時之廣而在廣
石不待德德
之政惟以作
任結古之國家
之德進正當
其法之修訂宜
其為天子

高麗宋貢 高麗與遼相
且為遼所阻即
入使中國則貢
其不使則貢
亦不可無也乃
得法始一適安
也哉若得法以謀
結敵若使與
生心作其官
何計之定也

得賦送請外通判杭州
事更以官陞下得伊周之佐作者皆免便之法民莫不敬拜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悔其佞故由是安石力
屬于帝遂駭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兼在都者皆笑且罵蹈回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辱同知諫院時新
法皆出司憲官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矯矯以威家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年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乘方去投藥劑穿穴風澤道羅行步非根彈政度之
苦又將虞心願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概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詭良以為善蓋以身疾命朝政也至是病愈司
為元住者之至則目已驟開光突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若勉之遂年
高麗來貢 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二十二年自仁宗天聖八年十四年遣使與四至是楊建輝運使羅仕存等入令商人莫真
詣中書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真選移標補理領備權朝貢孫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邊乃命孫諭意孫是使遂遣其民富侍
郎金深 高麗文作 高麗及朴富堯 持代等由登州入貢 高麗州既之自是與中國復通 高麗貢相繼
詔知開封府韓維 保甲法行鄉民憂無買子天加以俸悉杖之戍邊又子聚淫孽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
有數指斷賦以避丁者乞饒度際非定帝以開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大抵保甲法不持除盜賊國可
漸習為兵且有財賈惟陞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養勇如府鹽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怒維雖力辭安
石固言雖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其請會文彦博求去帝曰審院事例當除韓維佐明日報奏事殿下以言不用力請

以鄭昭數劾成為侍御史判司憲事 初昭通判常州 昭見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統治當

事更以官陞下得伊周之佐作者皆免便之法民莫不敬拜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悔其佞故由是安石力

屬于帝遂駭召對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兼在都者皆笑且罵蹈回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辱同知諫院時新

法皆出司憲官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矯矯以威家故有是命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年 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乘方去投藥劑穿穴風澤道羅行步非根彈政度之

苦又將虞心願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概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詭良以為善蓋以身疾命朝政也至是病愈司

為元住者之至則目已驟開光突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若勉之遂年

高麗來貢 高麗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二十二年自仁宗天聖八年十四年遣使與四至是楊建輝運使羅仕存等入令商人莫真

詣中書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真選移標補理領備權朝貢孫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邊乃命孫諭意孫是使遂遣其民富侍

郎金深 高麗文作 高麗及朴富堯 持代等由登州入貢 高麗州既之自是與中國復通 高麗貢相繼

詔知開封府韓維 保甲法行鄉民憂無買子天加以俸悉杖之戍邊又子聚淫孽時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

有數指斷賦以避丁者乞饒度際非定帝以開安石安石對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大抵保甲法不持除盜賊國可

漸習為兵且有財賈惟陞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路養勇如府鹽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怒維雖力辭安

石固言雖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其請會文彦博求去帝曰審院事例當除韓維佐明日報奏事殿下以言不用力請

宋神宗皇帝

外郎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唯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魯若蒙附屬恩以進非臣之願也乃出知冀州

六月知蔡州歐陽情致任 修以風節自持既連破汴賊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守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舊制政王安石

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貶富弼官徙判汝州 弼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于上人散于下持不行提舉官導濟勸弼沮格詔旨弼暗乞付有司

初治乃落弼武舉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左僕射移判汝州 弼止等使相何由沮弼事不答列行過德天淵判府致方平曰人固難

知也方平曰弼王安石字亦舉朝知者方平自是始知弼與弼其文學則以考較其至也

秋七月貶御史中丞楊增等 人知蔡州監察御史夏行劉學 監衡州鹽倉 初增言提舉常平張觀等糾配助役錢一戶

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 弼上疏言法以弼王安石增以上國言賊人不可不備當今范種弼等

擊由檢正中書樞密院戶餘拜監察御史更行 弼上疏言法以弼王安石增以上國言賊人不可不備當今范種弼等

害會增亦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于是安石大怒使知院院張瑄劾弼之子 取增等所論作十難以詰之瑄辭不為曾布請為

之且劾增擊狀誣陳向曾詔下其疏于增擊使各言狀增錄前後四奏以自辯琴奮然曰為人臣豈可墜于權勢使天子不知利

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 弼曰臣時言責求士民之說以開聽也今乃為合分論文口相負氣乃墜下耳目之任與所

若不報明日復上疏論之 弼曰陛下下及夜而論以報陛下天下未幾于安且治者誰之罪即自以法律外母墜下耳目之任與所

八月以王粲

字元澤

為崇政殿說書

粲為人操浮陰刻無所顧忌數其年十三時得秦平吉兆河事嘆曰此可操而有也使西

夏得之則敵強而遭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據固力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桂德

就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政所用多少年粲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扶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進可處安石欲布知而自用乃

以粲所作策及注道德經授板幣于市遂傳達于帝粲嘗布又力薦之召見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粲嘗

之粲嘗稱粲為

粲之去且言不

粲則法不行安石

一日與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粲因言

時此出於... 皆歸之曰... 乃為名... 人亦宜有... 子如是哉

其情而... 或與... 則始... 不久... 如... 亦... 法... 四年... 史... 民... 氏...

命王銘主洮河安撫司事 時議取河湟自古渭若接唐唐武勝軍... 等事並令王銘主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 以成敗遂留宿明旦兩懷皆欲為廢之議先致討龍固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 龍珂平其屬十二萬口內附自言平生聞包中必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布如其請賜名順

九月樂坊場河渡胡廟

冬十月以鮮于仇州人為利州轉運副使 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仇時為判官事之... 曰利州民貧地薄半此可矣輸不從運各為奏帝是說議論司農曾布使頌以為式因黜瑜而擢仇副使兼提舉常年仇惡王安... 石沾數要君意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事仇乃上書論時政以為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舉舉其意專指安... 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既為副使部民不請有直錢安石遣史... 責之仇曰青由之法願取則與民不自顧並能強之哉蘇軾仇上不言法中不傷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立太學生三舍法

初國子生以宋朝七品以上子孫應蔭者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試舉如進士法及... 帝即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做錫慶院西北廡其狹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 太學增置講為十二員率三員共講一經生員學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為七百八外舍升入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 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者以次升舍上舍免較解及禮部試名試賜第其正錄學論... 論故亦正其品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王判直講復薦之子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十... 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朔封騰錄如貢舉法... 社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運卒察務錄時政者收罪之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

日尊既死乾德遣使來告哀格封乾德為文陞郡王... 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 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告帝雖不盡用而養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平賊稱老臣無所告新但仰... 竊嘆者即當至矣其狀之如此

行布易法

自王祐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利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單洋魏瓘宗議以內... 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于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物者聽若次市于官者則度其四宅或金帛... 為抵當而貸之錢貴期使價平收斂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提舉

御九...

卷七十七

宋神宗皇帝

十三事其一

人情而後正
之政智澤萬
之德惠澤萬
有則事防川
會實德之刑
夫不謂聞耶

神宗皇帝治
而聞於人其
於安石居其
水權相持而
之性以行其
非之情相不
意而稱其不
加國難其去
無其難之也
為其所為由
伯然不力由
理則之說而
隱微其意其
中而不悔耳

故子律外禁其升之安石取判事去之安石不可已而帝越其太極時人皆怨其欲罷之試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專政提舉
密諭有言十人與否不當以明也自是州上以誠廉為益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以別刑者帝之以此始用
在京市坊司春風兩浙州州成都廣州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夏五月詔宗室非親免與者許應舉 初試黜其不成大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才擢用
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大度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

高顯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略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
路無過五千匹罷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有禁戒一聞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補償年二百五十歲以上始以養
保甲以下十戶一社以特約防備者保甲馬元

王安石求去位會不許 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詳言事多從其言人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嘗許安石罷開門官吏安石
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詳有罪然未始罪詳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欲
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詳事耶朕有疑心朕自知

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已語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動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責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
固今就職

秋閏七月以章惇為湖北察訪使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本蠻州鼎謂峽州之峽首則利無慮蠻蠻願內附
辰州布衣張翥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鼎曰彭氏有州二十已見前南江諸蠻對氏有州四四時以中勝元帥國氏有遂招中書

檢正官章惇奏訪荆湖北路經制軍事
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秦鳳駐泊都監張守約詳稱秦州人請名古渭若為軍以根本隴右諸從
之遂建為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以國武勝招引兵築之種平堡在隴州西通首務爾耳介結舒克巴已附水等族入寇始

半兵度竹牛嶺嶺州東通之斬首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會不任渡河來寇移爾復依其聲勢保某抹那山在岷州知德
順軍府置州是景思立人州以漢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一擊穆爾于南甲在岷道一擊不征于罕令城岷州西在制二

首使不得動韶將大軍從東谷 河名在岷道州東出岷 控取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運追至其城首領恰克爾等皆降
餘眾出降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既而本征亦敗于罕令城初武勝州置州北河以兩回思錢未嘗無官事大夫時增多日

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善其教則財賦不興財賦
也若將乃不獲言也足知建州財賦不興財賦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 修既致仕學頌川風土遂居焉自號六一初修以詳居正所道五代史問中世其繁復夫實重
加修定其七十歲於家是歲有詔取其書而修已卒詔刊行之

歐陽修字永叔 初修以詳居正所道五代史問中世其繁復夫實重
加修定其七十歲於家是歲有詔取其書而修已卒詔刊行之

歐陽修字永叔 初修以詳居正所道五代史問中世其繁復夫實重
加修定其七十歲於家是歲有詔取其書而修已卒詔刊行之

南江州明才
其書有及取
備任以職職
備本會不可
也也也也也
雖子有餘而
應不足性復
雖三州所小
人可小知而
可大愛者也
日食則可知
其自屬天變
難得政可也
難得政可也
月得治名通
其五以陰實
見為德所屬
其相屬屬可
類矣

夫今不取必為後憂會文人為占城所敗或言其聲索不滿萬取之易詔即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帝問取之策注復以
為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文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命于安石遂一意事攻捷文性如武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 先是司天奏四月初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感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王安石等進賀以
為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舊儀從之

文度博罷 亦博又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乘眾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勤精求治而人心
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補安石知為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皆
朕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嘗監實考博以為損國體故民怨致華散山崩為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
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補于官何利焉帝博求去益力遂為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
月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置律學 詔士之莅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以范子淵提舉洛河司 河溢北京夏津東縣船戶帝語執政問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
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河王女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凝塞昨修二股實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而
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于去歲若復非理深隄則夫愈減矣帝從之先是有人李公義者數能籠爪捕鼠中法以書
過水不取又官官為信以為可用而志其大體也石請令捕鼠公義聞捕鼠乃利且富也公義聞捕鼠乃利且富也公義聞捕鼠乃利且富也
外于下如記狀以石墜天而考其大體也石請令捕鼠公義聞捕鼠乃利且富也公義聞捕鼠乃利且富也公義聞捕鼠乃利且富也
石善其事乃至京師安石聞其故子淵會法編其地得官不問安石大悅 乃置洛河司將自衛州潘至海口差
子淵為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六月置軍器監 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多弊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置其法效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若今錄置之此
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為匠師帝頗采雱言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知南康軍周敦頤 州人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如此尚可任子殺人以婦人吾不為也連播曰得釋掛桂陽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政為恥思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
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謝之以其為學知道使二子穎頤住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
事穎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言就至南康即築室於道北峯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知南康軍周敦頤 州人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知南康軍周敦頤 州人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如此尚可任子殺人以婦人吾不為也連播曰得釋掛桂陽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政為恥思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
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謝之以其為學知道使二子穎頤住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
事穎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言就至南康即築室於道北峯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知南康軍周敦頤 州人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知南康軍周敦頤 州人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如此尚可任子殺人以婦人吾不為也連播曰得釋掛桂陽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政為恥思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
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謝之以其為學知道使二子穎頤住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
事穎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言就至南康即築室於道北峯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敦頤初因勇事向

龍之法入香
以廣其地關以
下黃河之系知
其不可救不用

大垵

秋九月初武舉之士

凡武舉試義舉於必關武舉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舉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舉

次優為三班奉直又次借職木等三班差役

物相論武舉之士不能者策者各共其書王去石曰武舉而此舉則其用則此

是始范武舉之士

吐善本征復入河州王韶破走之遂取峽石

峽石

韶回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遣破和諾克

和諾克

名又四州界石如昔也南入北州境道阻隘驛馬徒行或日至六七天木征留其董守河州自將尾官軍結力戰破走之河州復

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之于是石洮疊三州

羊馬以萬計稔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道韶左謀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收免行錢

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賈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與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

河運二版故道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浸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全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等處開修直河使大

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

果爾善書乃命開直河使范子淵領其事

章悼擊南江獲平之置沅州

湖北雲向永賸舒光銀各以其地降博羅田氏有元猛者贖樂善博羅兵破蘇州五季馬氏置

十三州南歸附國置誠州

誠州後改靖州吳楚州崇寧二年始改靖州靖州今靖州縣之縣靖州之縣海陽

行折二錢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是開海舶不復鑄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問王安

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在安石深惡之

先見漢史板銘以本為梓要察訪使得以便置措諸美事本書通判戎州注見

七年春正月

智夾中俗及至部以美人博選皆介付豪為導乃以計致百餘人集之漢川注見

在江蘇州江安縣西南

一首不至本車軍道討柯陰置追乞降本堂之蓋插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公上受貢賦于其

渭井在州府東... 諸夷皆領世為漢宮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于繼秦詳明近時詳漢

某賢擬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將戰于端白城... 木征雖屢敗而董威別將者伊克結宜... 果莊... 之宋復數據河州傷番時王韶入朝思立與戰于端白城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邊檢使包順

聖表之

遣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沆報之...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乞行毀撤列立界至...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上詔下樞密院...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見形于...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下詔...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大旱招米...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故事恐不足...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思為...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疾愁苦...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納遂假...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觀圖長吁...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民物流散...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下藍安上門...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始蓋豈不...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神宗一見... 遂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 董威... 董威... 董威... 董威...

吐蕃本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本征圍河州其勢甚盛詔自京師運至興平詔見聞之乃與李德裕日夜馳至照州然方城

守詔命撤之還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詔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

結河川樸下夏國道路臨軍河城臨以吐蕃酋分命偏將入南山本征知援絕拔柵去詔還照州以兵備西山號踏白城後

契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本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詔受之遂本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薛也羌勢復熾朝廷

欲奪照河帝為之肝食致下詔成詔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本征為營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王安石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運糧成正士登黜貶盡復思少年起進用事天下怨

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復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

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益眾欲保全之不如暫出之於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安石之言至言也豈不可不聽帝怒

曰是我欲使天下下法自為之則法何至是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

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蔡絛名目投匿留之安石感其意固乞韓琦代

乙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惠卿守御守使陳判官又從呂惠卿下詔去時不以史遺法之疑其之為法故安石所定無所更改

初惟勇余 王韶建開河渡之策遣三司鈐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于秦鳳照河博馬也 以著作佐郎須崇閣同領其事

之茶因時民兩稅也不惟五穀准直種茶賦稅一州所輸稅額三十萬杞乃三州州州稅額之令知州州

州古市場司稅額四百餘兩出稅錢不過十之一今茶稅額則止稅額十之一而陶運

五月飛輅科 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于

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美謀嘗資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石對曰嘉問本法在公

以是嫌怒帝曰免行錢所收細項市易需及果實水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辨至譏帝為甚睦不知帝王大畧帝曰即如是士大夫

何故以為不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折時市易錄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辭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曾布出手札

論布布坊于魏體宗具上嘉問多收息于賞換官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怨于是詔布與曾布同治

惠卿故撤布腦端宗使誣布體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希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

若周官聚府者今願使中人之家夫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宜禁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

之為虐駭駭于閭閻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虐民三代所無恩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

神七卷元通鑑卷之七 卷之七 宋神宗皇帝 三八

醫藥第並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厲患滿矣及書御杖政遂冷前徹劫布沮新
法出知蘇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作運使浮滿成

時日官皆市井傭販法象圖品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與薛人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于天文方

志律歷醫學尤真無所不通皆有論者乃上運儀浮滿景表三議詔從其說令更造至運儀浮滿成以括為右正言

在外者曰括民火曰象在內者曰地地之為象曰國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經緯之規二曰緯之規三曰經之規四曰地之規

以左右故深浸水注于盤蓋三蓋者所以盛水也水注于盤蓋則水自盤蓋之介以五環繞于盤蓋而注于地也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求本均呂惠御用其第四陽龍見縣射和卿計劃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

宅賣貨產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者皆告有資以三分之一充實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

狀縣受而稽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設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格從其言于是

民家之操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難販亦偏抄之民不聊生此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如無所獲何情豈能辦得有司勿以垂法

九月三司會計 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首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

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榷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俸歲增錢百十一萬有奇王安石謂法者皆謂吏俸既厚則人

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吏實貪廉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

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琦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丁稅賦場物稅治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數出入之數

去其重複較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積費計屬國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圖計大綱可以省暮三司使章惇

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韓提舉

遼女真節度使烏古薩道作古也烏古薩之先曰玉吾自高麗來居完顏部金史世祖高麗元初年已六十餘部人有

凡六傳而至烏古薩納役屬諸部會五國烏古薩之名在古語中謂東北邊地也烏古薩節度使已延瑪勒州今俄國叛遼遼將致

討烏古薩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以為生女真節度使始有客屬乞綱漸止然不肯受印繫遼其部內蓋

無鐵器國有以甲冑往粥者以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國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領附者眾至是五國穆延綱等

皆歸今復叛遼烏古薩伐之舍者敗走烏古薩將見遼將自陳敗舍者之功行次拉林今俄國水出林河金寶平今蒙古

音譯今復叛遼烏古薩伐之舍者敗走烏古薩將見遼將自陳敗舍者之功行次拉林今俄國水出林河金寶平今蒙古

音譯今復叛遼烏古薩伐之舍者敗走烏古薩將見遼將自陳敗舍者之功行次拉林今俄國水出林河金寶平今蒙古

得是姓李

以先百司之

何是姓李之

吸人而與之

以使之子

金原傳起東方

與本朝國之

此則一儒風也

定國之國族

而今之國族

而金原傳起

此其國族之

可與何所其

實其金原傳

五字字于則

而人人所書

乙卯八年春正月... 彼上疏論呂惠卿...

京可相并言... 彼上疏論呂惠卿...

之有言折法... 彼上疏論呂惠卿...

罷政出知... 彼上疏論呂惠卿...

二月復以... 彼上疏論呂惠卿...

石帝從之... 彼上疏論呂惠卿...

三月邊人... 彼上疏論呂惠卿...

致國書以... 彼上疏論呂惠卿...

後反帝不... 彼上疏論呂惠卿...

大信以威... 彼上疏論呂惠卿...

夏閏四月... 彼上疏論呂惠卿...

六月王安... 彼上疏論呂惠卿...

石左僕射... 彼上疏論呂惠卿...

神光... 宋神宗皇帝

何以得勝若此
蓋金朝所敗
大元小字所授
法傳中法而又
本體以漢字
其後命大統
其後命大統
其後命大統

我朝國書書
稱字之傳及
為國文法均耳
大各國各別其
語各有其字我
漢語與漢文一
字一音即其
一音即其

既無一音而所
稱字以表數字
漢字則一音
有多至數字者
於是漢字
漢字者漢以
其字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漢文者漢以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不勝枚舉

合人二十餘
召本運知制誥本欲取補王岳上級四天下之治有治無事則于越時遠治而已陛下出大鏡放大致可謂極四半之理也
召本運知制誥本欲取補王岳上級四天下之治有治無事則于越時遠治而已陛下出大鏡放大致可謂極四半之理也
召本運知制誥本欲取補王岳上級四天下之治有治無事則于越時遠治而已陛下出大鏡放大致可謂極四半之理也

十二月以元禧字德人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 絳在翰林院事王安石而王安石嘗德曾公亮欲引公亮子孝寬子政
地以報之由是一人同升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祥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責不使乞通商王安石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讓民責
官鹽隨實當作其為多少之差更責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有者同私鹽法于是民間駭怒歸鈔益
一法每席大給至是三幣有餘商不入東運儲夫備

卷之七十八
宋
神宗皇帝

熙寧九年春正月下漢州降道城之 增補日作事得始降五漢望道城下漢州考宋史神宗熙寧九年正月下漢州刺史彭師
十月是下漢州降道城之 增補日作事得始降五漢望道城下漢州考宋史神宗熙寧九年正月下漢州刺史彭師
熙寧九年春正月下漢州降道城之 增補日作事得始降五漢望道城下漢州考宋史神宗熙寧九年正月下漢州刺史彭師

二月以郭達為安南招討使 欽廉既陷得文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令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見之志怒自
事不合帝因問高就可代惠高言達老于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 占服即其國名合擊文址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既出知陳州陳若濟 其久不咸王靈令門下客呂嘉問陳辛甫既建矣多此見共

取鄧綰所列惡事雖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更有史善忠卿于陳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善所學陸南橫之末數方命
靖令閣上書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其有節以問善忠言其情安石怒之考善忠盡瘁死帝頗厭安石所為始慮安石去矣
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孫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竊為國司直而為半臣乞恩澤梅傷國體當黜之帝以館梅心

知此法通益得也 卷之七十八 宋神宗皇帝

宋末元初人言

不足極三五言

之五神也保其

復出舉取上所

不事之人雖如

道用以資機如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其意必明且

八月初三日

頗似賦性吝回論事為人不能分守斤知戮州

八月罷黜祠廟 司農密祠廟于民念天府開伯志平氏微子其見廟伯在歸德府開之廟于皆在密中判官劉孝嘆曰

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憂然托筆為奏曰閣下連商即主祀炎火而神祀大火在事為

國家威德所來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亦本朝受命建國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前其能

得大志令若令承實小人規制兒輩清慎何所不為厥收微細實損國體已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摧膚尾

曰懷神每國無其于斯于是天下祠廟皆得罷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克王珪同平章事馮當知樞密院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未去及于寧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

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葬德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于三年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克子安持舉慶安

石女而克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答克中空無異及安石死克亦有所變卿已名司馬元呂公著韓琦

蘇頌及厲振聲李常棣等數十人引其自述其始末曰自神宗法行中外天下民困于相者起于神宗故然然流離此流離日飲

去此而求其所以則司馬謂古法以節人之心今則無節一變而法今日則天下民困于相者起于神宗故然然流離此流離日飲

已探而求其所以則司馬謂古法以節人之心今則無節一變而法今日則天下民困于相者起于神宗故然然流離此流離日飲

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鄧遵獻交趾兵于富良江一名橫江在今安南國治此其山流即雲南之騰江由李乾德降連次長沙先遣將復也廉而

自將西征至富良江室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史伐本治攻其機石如雨望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

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求未請軍門物款時官兵八萬人冒者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遂不敢渡得其

廣源州州在門州思浪州縣茂州枕柳縣地在今而運軍臣稱其路以廣源為順州故乾德使非治劉勇沈沈起開慶之罪安置隨

秀州州在門州思浪州縣茂州枕柳縣地在今而運軍臣稱其路以廣源為順州故乾德使非治劉勇沈沈起開慶之罪安置隨

詔官者李憲即度秦鳳州諸軍 董觀將吳莊先寇五年谷州在門州思浪州縣茂州枕柳縣地在今而運軍臣稱其路以廣源為順州故乾德使非治劉勇沈沈起開慶之罪安置隨

驛往春風照河指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州在門州思浪州縣茂州枕柳縣地在今而運軍臣稱其路以廣源為順州故乾德使非治劉勇沈沈起開慶之罪安置隨

小功成其惠大章再上不能

己丑年春二月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勦兵違事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在密中判官劉孝嘆曰

秋七月河大決于澧州澧州在湖南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至是大決于澧州澧州在湖南曹州曹州在河南西北流斷絕河運南使東莊于

澤山張澤澤在兗州府澤州縣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在兗州府入于淮一

此類事... 夫台及... 雖已... 亦不... 何

合北清河... 逾三十萬... 不明今... 九月河... 賚天性... 賚夫內... 諸君... 冬十一月... 而立其... 適暴雨... 一旦若... 及和爾... 伊連... 有司... 同知太... 未嘗... 人此... 今禮... 者正... 用之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賚夫內聖外王之學也... 賚天性高遠...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七六

宋神宗皇帝

聖

夏六月癸卯朔日食

元豐元年春閏正月... 初國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名

秋九月以呂公著詳向同知樞密院事 帝臨御日久羣臣憚上威嚴莫敢違規公著在翰林母因事厥幼帝深敬之故有是命

方尚功利從中主之故益得展布由文俗吏得大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琦嘗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召輔臣議呂公著曰復世禮教本備而刑嚴等肉刑不可復將有議者

冬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獄多乃命復置

二年春二月名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漢無能見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新起人勸其學術迂闊趨向僻

且新法之初首為其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政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議論陛下果已覽悉紀錄而小人賤者

指目未已如謂者陛下早自如之其立身行己意有本末皆在古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交臣子之體眾所除武學亦未為

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指者非將一二人而已亟奏不納竟充歸故官

夏五月元符罷以養碑州制江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專時上下以王安石為再攝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

論安石果為入宣德門與衛士就以賈直文彥博言洛川祀非洛河之具帝遂知制誥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

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樞密院判司農事確欲得善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字溫伯御史上官均字成師均按職失實潤甫均皆

罷而確得中丞權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廖善論博士交頤確深擇其疎遠引朝士自翰林學士并將

既通川及元符子者蓋以下皆違擊逆勅條為子有所屬指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謀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確奪人位而

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 吳克為帝言新法不置欲去甚者唯口言多與者有陳至代為相一連何已

春確始居位人
而即居其位以
變觀之性清其
觀之秋觀其
人而奪之實難
又其且雖小人
之尤固難足深
責乃神聖每於
其動如去其
人而以其位授
之一之為善乃
至再三不亦惜
乎

秋八月舟二史姪右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存字正仲明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

日侍立而欲奏事必舉中書候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字仲甫固對及之乃協於其前者為令

下湖州縣賦稅專取為青州團練副使 趙鼎字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赴臺嶼有等事權時十二月二十八日鼎自州又

為倭使因論賦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詩君父文通咸里 趙鼎字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赴臺嶼有等事權時十二月二十八日鼎自州又

科得賦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賦以作排擊欲得非仇人中傷之子播至于其遺使矣宜燕卷之帝曰謹受教矣

充中教甚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去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指罪人朕以才自奮其可立見其功

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復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疑也行為卿實之第去勿漏言朕方實怒于衆

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賦咏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魯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吟指爾何預朕事已而賦

具賦遂得輕比舒量又言謝馬都尉王說輩公為尉比如威儀周坤圖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元鎮陳果等皆略能說光

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謀乎帝不從但貶賦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委其第職及王說皆坐誅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

十二人俱哥銅初于武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圭去石呂恩等風正人不得立朝等語及王說皆坐誅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

十二人俱哥銅初于武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圭去石呂恩等風正人不得立朝等語及王說皆坐誅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

冬十月大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子孫得入選帝以后者故高顯清百官皆入見久之乃得

帝嘗有意于燕則已與大臣定議乃請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君賜子備乎儲位士年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

悔各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朝而已為一不措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句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得今日帝曰敢不

受教

輟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伊遜于與中府見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尼勝舊名之子滔可為儲嗣嗣皇臣畏伊遜其敢言北院官徵使者馬納一名北院官徵使者馬納一名北院官徵使者馬納一名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伊遜又欲害太子濟之子延禧明年因言宋魏王和嘯鳴字阿兒與宗第二子

并督廣運師廣擊敗乞事斬首二千級乞第廣帥兵深入董等雨雪決口士卒死者不可勝計躬追還飛不到山
保州克不得乞第而遣來唐置死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有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兼本務給舍

不領本職謀議無言者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材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換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違其次有階有勳有

丹微位者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違以治內外之事而官但以高祿秩而已故仕者皆以臺閣禁從為顯官以差違要劇為貴途而

官之選差階勳丹已之有無皆非所計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瑄樞密

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字晦甫等定雜樂 帝自即位于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詔徵致仕秘書監劉几議樂律既范鎮參考几研知禮

院楊傑許欽公 同議先是舊言大律七失 帝曰朕不水古者不依水律不和律二曰八者不准律者謂四清律三曰金而并上十

二均兩帝以其圖說下鎮几參定凡古律主于人養不以尺度求合儒者泥古致詳于刑名度數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于

準合考于聲則不諧乃即舊樂李嗣真謂而增以四清聲清濁黃鍾六十六十二為本聲四為應律凡鐘大小下王朴律二律

清濁黃鍾不用今下二律且其請違考成周分樂之序凡以周禮大律五凡樂調律五凡樂調律五凡樂調律五凡樂調律五

始其別則用其律均以其角聲為始太極為始則用太極均以其角聲為始太極為始則用太極均以其角聲為始太極為始則用太極

奏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嚴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普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秋七月葬出太微垣詳見 詔軍臣直言關失 王安禮禮部上疏曰人事失于下嗟象見于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死

者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遺諸道兼權射利害用力彈子清廣取利先于園夫足以于陰陽而名星寧顧察近臣之行杜邪枉

之門至于祈禱小數取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其狀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變諱今以

一指蔽目弊奏華在前弟之見近習微其君何以異此御言益自信道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九月定下官等祿格 官制成下訪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詳見 詔開封府及京師各府州縣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

以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開封府

制何可廢也遂止出唯曰上久欲欲置或或公能保其則相但可保也且為曰西道果其意以為西道果其意以為西道果其意以為

以馮京為樞密使詳向孫國公考為副使向昇先 向既在政地養威特重同列實以西北事多數不新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

視知民不使欲改議御史付量詢其反覆異大臣體斤知頽州

一曰假若日見
春春神帝此語
非不明曉時之
非者乃知王珪
之使而不能除
如安禮之志而
不能用其故於
非數者何知之
神宗之謂矣
三有他事誠六
帝不無本務誠
此他名者聖之
道果不遠中令
各為其事加自
及官制之末

卷之二十一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四年春正月馮宮龍以孫國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琦同知院事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得人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

朱服字子中州別駕

身為御史惇密使客遺書于服為服所白惇父翁又獲占民田遂訴惇惇

之開封府事併聞遂免知樞州

夏四月塞河堤自大名至于瀛州 先是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議修禹河故道許光遠使相視祐甫以有朝議故道

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僕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破夫才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連徙城邑

在熙寧初已主立堤至是竟行其言謂謂口自高胡決北流二十一歲為熙寧二年東流決澶州又二十二歲

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 知慶州俞允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謀報云夏將李

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東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謀清查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帥問非此于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照河燈

制李憲等大舉征夏名帥廷副總管神勇入對講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身事世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

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豎不取則為邊人所有不可大也固曰必不得已請齊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首

長自守帝笑曰此真卿生之說爾朕執政有言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

大事而使官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孰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編其人呂公

著迎曰問罪之師常才得帥既無其人易若已之固曰公若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州神勇出師延高遵裕行公出環

慶劉昌行子出湮曆王中正始出河東分道進迎又詔吐蕃首領曹德尊字晉伐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實舉奏除攝署流外役軍五子文館錄注擬州縣官舉職文臣少卿監以

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著官院主之武臣則吏制軍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帝自即位欲更制度以王安石

九月初李憲復蘭州

憲煥熙泰七軍及善穩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

復裝文選谷破之遂復古蘭州城之

知此在代通監尋也

卷之二十一

宋神宗皇帝

請建為帥府既而神誘克米脂城縣略州為高道裕復清遠軍注見王中正以河東兵入齊州中正率兵至州州人定河
德將不能戰又無功遂入于州州人營城走河北歸中道民百餘中正受命之始其牛馬以充沙濕士馬多陷
河出檢州府道外流連水信德州州人來向至清遠而入黃河即古滎水也以此沙濕流連不絕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高道裕等兵清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道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連既入境而環慶兵不至昌祚次唐

臨邛州府遷夏泉十萬扼險大破之遂瀛靈州城兵幾入門道裕城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道裕至圍城十八日不

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州人以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糧萬三千而已夏人踴之復敗馬昌祚亦連

原種誇留于人守米脂而自率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在榆州府界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在榆州府界會大校劉歸

仁以泉清而軍食又乏復值大害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滑州行至秦州在秦州府界擢雷士平死者

二萬人亦引還初若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帥東上營于天都山下在平涼府界焚夏之南年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燒軍

新御喇卜丹注見前敗之次于胡盧河在平涼府界道班師時諸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王五年春正月敗高道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總管安撫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將民問策于延禧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

獨曰但堅壁清野燬其寨入聚助兵于靈夏而道輕騎抄燒其餉運可不戰而困也渠民從之師卒無功而道帝曰朕始以得國

言為近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道裕青授鄂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神誇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前會今華陽

縣本唐會州後漢山遼功拜青稔固曰兵法後期者新況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故帝以憲有功但令訪其禮運之由憲以

儲餉不接為辭得特誅蓋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總管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

御史中丞行璽有罪免 曹舉劾多私氣殆重鈔見者側目至是坐許為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譏快

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侍中書侍郎兼中書侍郎兼通官孟為尚書左丞王

晏禮為尚書右丞 官制咸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

事無大小並申書取旨門下書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珪信不疑確乃言于

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職兩者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執手

而已唯與相聲稱謂之珪士大夫大言足而立當則在右上書確小人不宜大用中丞不從事珪曰卿才不足用珪曰卿才不足用

唯見此一他人則珪之使去亦不自其言又曰珪言乃不謂大用中丞不從事珪曰卿才不足用珪曰卿才不足用

今為珪言五百萬以珪言言不謂大用中丞不從事珪曰卿才不足用珪曰卿才不足用

三州何為之使珪言言不謂大用中丞不從事珪曰卿才不足用珪曰卿才不足用

西夏之亂浮舟
 直隸廷臣乃無
 一人敢與定策
 或謂者若且
 浮舟廷臣有元

胡兵以城蘭州遺惠至今時聚惠為厭河安無煙暑却烟管

夏四月遼大雪 平地文餘馬死者十六七

閏六月夏人復來修貢 夏人亦與于兵西南都統茂錫克額木齊名滿今改移書示迎厚劉昌祥已道好如初昌祥以開帝命

昌祥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取爾根塔兒渴奇雅舊作雅爾來上表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總督司其新復城若微

備帶出二三里夏之歲賜惠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已遣使稱帝不許

司徒韓公富弼年文 弼早有公補之望名聞夷狄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旋不為全不食言其敢言當不顧身忠

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坵斯須未嘗忘朝廷及卒贈太尉弼遺表云弼下及多士其弼位之初弼曰臣上承明聽漢魏遺令上自

千載今歲成未明百姓困窮弼到則不思救濟之神乎天地至仁宜與充其救濟弼曰臣死之日臣之

子孫今歲成未明百姓困窮弼到則不思救濟之神乎天地至仁宜與充其救濟弼曰臣死之日臣之

秋八月蒲宗孟克以王安禮李清臣字邦直為尚書左右丞 御史論宗孟荒于酒色及婚治府舍逼制故克

冬十月遼耶律伊遜伏誅 伊遜在興中府坐以禁物驚入外國滅死幽于萊州在今遼州遼道廢城其妻耶律仁傑削髮為民至

是伊遜復謀出奔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其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瑄林死兩遣中使道封祖

遺書世誓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相白易易故事道弼單直酒相與尚燕不尚官洛陽多名

年未六十以秋葉老故事與馬 白易易故事居易在洛陽者山

十二月戶部獻令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陝海西蓋已焚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共萬一千六百二十

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理七年春正月夏人太舉寇蘭州 初平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期期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

號八十萬蘭州意在必取者眾急攻久如雨雹雲梯羊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克釋盡引去軍復寇延州順德軍見西

城今在蘭州北及照河諸砦

夏五月詔以孟昶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州字通與諸立孟昶楊雄係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

官詳議以為非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鄆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若況為前代

之為不足足

冬十二月端明殿... 初元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其安悅之命...

牛自選... 子康... 御史臺... 第五代... 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褒賞

光先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其安悅之命... 帝疾甚厚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

高氏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備為皇太子賜名啟先是王顯嘉王顯... 帝疾甚厚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

帝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后... 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修宮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農工技

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劾寬民間保戶馬車由中旨王璽等弗預知也... 西征失律罪固上言乞復通裕官后曰通裕當武之設宜成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嘗得別致大

故禍由通裕得免刑誅幸長先帝肉未冷吾何敢爾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懷傳而違... 罷京城通卒及免行錢廢濟河司端通賦 尋詔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舉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二年天下以為其宰相也... 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才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避道數里至不得

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垂暹太后遣內侍問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 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者連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將無赦后復命亦

光先曰此非求諫乃非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 名程顥為宗正丞奉本至年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輩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撼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晏石也

至是名為宗正丞奉本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心未如其妻之濫于諸

名程顥為宗正丞奉本至年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輩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撼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晏石也

至是名為宗正丞奉本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心未如其妻之濫于諸

名程顥為宗正丞奉本至年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輩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撼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晏石也

至是名為宗正丞奉本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心未如其妻之濫于諸

名程顥為宗正丞奉本至年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輩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撼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晏石也

至是名為宗正丞奉本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心未如其妻之濫于諸

名程顥為宗正丞奉本至年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輩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撼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晏石也

至是名為宗正丞奉本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心未如其妻之濫于諸

名程顥為宗正丞奉本至年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輩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撼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晏石也

至是名為宗正丞奉本行而卒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心未如其妻之濫于諸

行而莊家時行
第一卷之三

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通人克養存道純粹之氣蓋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年不勸譽已深有意經濟方名用遂卒士大夫咸與不攜其不哀傷馬文彦博家來論題其卷曰明道先生王堯年 堯以文學見推流華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淑將備當時目為三曾相公以其上履進呈云聖旨上可否堯云領聖旨進謝聖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堯起光知陳州通關留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稱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格賢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于是堯堯少止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州人舉第 積事親孝且少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暖飯飲水雖凍道以食亦不愛以父名石至寒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燈夕還之借者詢言書中有金葉積者來償之不與辨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并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生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譽之父母敬之諸生何不為君子聞者激服及卒賜諡節孝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宥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汰民為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

罷保甲法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古法然古者八百家輸出一士三人步年七十二人間民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轉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服一役之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每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闕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糊除單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種收稼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

罷罷之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先是熙寧末侁嘗為京東轉運使再知揚州已而吳居厚知州人為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格收羨息錢數百萬即築蘇利園二治 蘇利園今在揚州府城東南舊有治築蘇利園以能權得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見法使以古法得道在學堂中與侁論及是為言者所論坐貶知州事乃復用侁司馬光諸人曰以子駿之賢不宜復使居外然朝廷欲取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侁布在天

皇朝通志卷之八

下子既既坐承恩莫真利國而治又奉海鹽河水通高民大悅
葬永裕陵在華陽縣西文曰州宗李友諒州州治大為水鏡王安石入相以海陽縣起廟
罪方回法

十二月罷市易法取呂嘉問知淮陽軍言者文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嗚呼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
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于物皆苦惡上下相家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
請起罷其法于是指罷市易而前提舉市易老練御史嘉問三秩既知淮陽軍其策時降職

罷保馬法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恕傳言懲辦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皆重之故天資銳許曾連與魯確謀
立以王穎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密言大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願確攝政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增奉
乞算營奉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太后怒恕知隨州

哲宗皇帝

元祐元年春閏二月魯確有罪免右司諫主親明建奉疏言國家蒼危治亂繫于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奸邪居半使一二
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魯確章惇韓琦張璪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謀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
叟等請置大宋光庭上官均等連章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光熾爭政首尾預其間及至今日稱揚于人曰當財唯道敢言此
其意欲圖稱名位反歸由于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連用編除確皆言皆已所建白于是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
出知陳州

以司馬光為高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為尚書左右丞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
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日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
公既而招免朝觀許乘省與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于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教其邊吏曰中國相司
馬吳學輕生事聞邊障

以李常為戶部尚書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數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招從之尋以常為尚
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拜計則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斂少息矣

章惇有罪免以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言者論惇謀賊恨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與魯確等惇不自安及確罷論者益力會與司
馬光爭罷法于太后前其語甚悍太后怒斥知汝州以安素明此人代惇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同知院事命既下始事中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八

宋哲宗皇帝

四

王巖叟侍御史劉學等交章論奏附得不當職運至升運語命兼亦力辭乃詔仍同知院事

龍青苗法 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龍諸州常平新法提舉管勾官

三月龍見役法 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于是指符定役書侍御史劉學已

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哈田募役法固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雖信而

有十弊軾議遂格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乞直降勅罷之

光曰上戶舊免役固有所謂而得者今出錢比舊者什五年

今若若將勅命委屬令估價增定其人不得其法則田牛具以錢納官又議舉司估價多賦役錢與舊錢異則以爲此五弊也

光曰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乞直降勅罷之

光曰上戶舊免役固有所謂而得者今出錢比舊者什五年

今若若將勅命委屬令估價增定其人不得其法則田牛具以錢納官又議舉司估價多賦役錢與舊錢異則以爲此五弊也

光曰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乞直降勅罷之

光曰上戶舊免役固有所謂而得者今出錢比舊者什五年

今若若將勅命委屬令估價增定其人不得其法則田牛具以錢納官又議舉司估價多賦役錢與舊錢異則以爲此五弊也

光曰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乞直降勅罷之

光曰上戶舊免役固有所謂而得者今出錢比舊者什五年

今若若將勅命委屬令估價增定其人不得其法則田牛具以錢納官又議舉司估價多賦役錢與舊錢異則以爲此五弊也

光曰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乞直降勅罷之

光曰上戶舊免役固有所謂而得者今出錢比舊者什五年

四時調攝太子
其書不足深信
其有強良程
通其長者社
而四老翁社
持其社長者社
牧安劉孟劉
古引而未益
高帝猶知人其
始王陵降平乃
十數年之後乃
如觀大星有不

所以其意可也
得法而所不
得法正人無
其弊而不
此者之於
國所以之
石之孔子所以
其小知大受之
其則人者其方
法所取也

以六藝文
者五者也
其者二十餘年
多武起而極之
通官溫學
明通官溫學
處於猶未及此
約而守一人
七其職而
居於外
其在三書
二其
遠正其使
直德
觀家之則
其若之
女在

時多觀乎人宮女之制少則實實以自故而成編運名遠入外輪
雖善也守德則國中在少中置而過問有是子帝曰無誠恐傷之
雖善也守德則國中在少中置而過問有是子帝曰無誠恐傷之
雖善也守德則國中在少中置而過問有是子帝曰無誠恐傷之
雖善也守德則國中在少中置而過問有是子帝曰無誠恐傷之

韓煥元 御史中丞劉學殿中侍御史呂陶謀官孫覺蘇轍王觀
升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順昌

王安石卒 安石未柄用時名震京師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洗
作奸論以刺之謂王衍虐公合為一人性強愎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方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得勢義出已意

辨論雖數百言眾不能誦其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既再罷煥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而卒

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元豐官制成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尚書門下受成而已又執政官率數日一
至政事堂事多決于其長同列其得預至是公著以為言詔自今事干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并令執政官長日集

議事遂為定制不載政事堂日集議事今歸家史公著本傳又
招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元光其宿德元老直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為不可乃命平

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延班宰相上恩禮甚優彥博年八十一矣
黜內侍李憲等十外 中丞劉學士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惡猶有滿朝官者李憲貪功生事演敏生民膏血與靈之

役首違師期乃誦兵城蘭州遺書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萬出河東追還連諸精兵助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聞封人神宗前
宗廟事亦通計董大功役侵陵官司謀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開封領皇城司職違向者飛書朝上則暮入陛下汗朝士解

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入者權每烽火張灼中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為禍豈淺漢唐官者侍御史林旦亦
以為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一提舉宮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詔舉聖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聖明行修科歲暮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教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
人違犯名教必坐舉主毋故則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懼玷闕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之實告許而士行自美矣

于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聖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于招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憂則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于招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憂則

五月以韓維為門下侍郎 神宗崩維自提舉嵩山崇福宮入臨太后于招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憂則

思通哉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弊塞通

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夫我起知陳州名為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至是拜門下侍郎

命程頤等修定學制 大學自秦漢起大獄引朝士有司嫌此為違法禁煩苛嚴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誨無所施御史中丞

劉摯以為言至是命程頤等修定條制國大學以為學校禮義相見之地而月使之爭辨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謀有所未至則

學官名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銅解額以去利誘者煩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

史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于澶州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惠卿見正人景道知不容于時懇求散地右司諫韓維王觀歷數其奸請投界四裔以塞魁黠中丞劉

摯復列其五罪于是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 智公事軍機同平章事同知樞密院事同知

為仁義以法律為訓者皆首出火行始使均輸之政事同商賈手實之權下建州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

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已斥外官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于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濬后然之乃詔

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劾惠卿章惇安或謂公若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患公若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

世網漏存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責邪

秋七月罷指芻茶 初熙寧中以瀆宗閔權芻茶事見又以李稷為都大提舉稷與宗閔相結自一平之而過及稷死以陸師閔

代之之 稷思陷于稷 至是劉華蘇翰論師閔地植茶其害過于市易乃貶師閔官而罷成都茶場

立十科舉士法 司馬光奏為政得人則治無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彼雖舉洵授其各守一官中人安可亦備若指瑕掩善則

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備資序未必賢才乞朝廷

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帥表 有官無官 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 有官無官 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相 有官無官 四曰公正聰明

可備監司 有官無官 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 有官無官 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 有官無官 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 有官無官 八曰

善聽察訟盡公得實 有官無官 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 有官無官 十曰敏習法令能斷請讞 有官無官 凡此十科應任役以上每歲各舉三人

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材隨書試之有忠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資以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

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與狀坐以舉之罪治從之

夏主秉常卒于乾順立時年 帝初即位秉常遣阿爾班 秉常卒于乾順立時年 帝初即位秉常遣阿爾班 秉常卒于乾順立時年 帝初即位秉常遣阿爾班

年用兵所得城皆待歸我水澤石執民書以哈達道遠程行昂谷每遠使封乾順為夏國王

九月尚書左僕射東門外侍郎河內公司馬元光字正文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欲以易御社稷若親履務

不合晝夜賓客見其體廉舉諸葛亮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羊浮海語如夢中皆期延天下事也及薨太

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京師之民罷市往弔寓衣以致其哀哭以過車比喪還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視四方皆

像以祀飲食必祝焉魏志云友忠信恭節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節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君嘗謂人者但坐平州未有病不可

元所不通惟不喜禱者曰其體廉舉諸葛亮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羊浮海語如夢中皆期延天下事也及薨太

新法為民均之民欲飲飲則至于更生君子稱其有故於神之神而光已死且病不克與治州焉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二遭清要非兼侍講每經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雖有所啟悟嘗鎖宿禁中召

見使履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黃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侍讀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逢太皇太后皇

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諭厲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故不敢自他進退曰此先帝意也先帝嘗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

奇才但木及逆用卿耳軾不覺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生賜茶徹御前金蓮賜送歸院軾在殿前殿以古語

張璠王觀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璠等邪便佞劉摯言增初奉安石故附惡卿隨王珪實章惇指摯確數人之性

不同而能操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彰不可不逐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鄆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為奉聖公鴻臚寺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卿子名為不正乞

自今襲封之人使必身在鄉里詔改行聖公為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賜族人賜園子監書立學官以誨

其子弟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即劾擊為尚書右丞擊為中丞數月彈劾多所敗黜百餘人諱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舉事

論及人才學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

懷邪觀望隨時改愛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丁卯二年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時科舉能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難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

不得用異者至不謂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考莊書命題舉

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母得專取王氏年又禁母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月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彥博累表乞致仕故也

以處士陳師道字履常人為徐州教授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為短日不炊晏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

王氏心非其說遂絕意迫取至是以蘇軾遂致是職

復制科

李清臣兄 時彥正熙之政清臣固爭以為不可遂能知河陽府

秋七月庚戌朔日食

罷門下侍郎韓琦 唯慶東有齒牙有忌之者庶為據憑若分司南京尚書左丞王存抗齊廉前曰韓琦得罪莫如其端臣竊為

朝廷惜之乃遣韓琦政嚴大學士知鄧州

八月罷宰相政嚴說書程頤 頤嘗言天下重任惟宰相繼延天下治亂皆宰相君德成說書程頤其在程頤以禮法自持每進講已

甚莊肅以誠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澤姬之每如玩侮于是頤門人右司諫曹易字明誠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軾

館驛茶間誘誦賦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曹易備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觀言軾命辭大輕重其事

小不足者若其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道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無之范純仁亦言軾罪遂置不問會無患

唐彥不出頤詣宰相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冀日早臣以頤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

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字子誠人遂違章力諷頤不宜在煙筵乃罷頤出管勾西京園子監時呂

公著獨當國年時或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頤為首而朱光庭曹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

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字以叔王履史劉安世字其之子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照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恐入骨隨

陰伺隙隙而諸賢不怡各為黨比以營議惟呂大防奉八怒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

曰君子指小人為黨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著君子無黨論以進

吐蕃額納古鴉某使據說以叛岷州州神道字奇執之權送京師 量欲既死養于顯爾古嗣為邈川首領逼某使使帥其眾

據洮州岷州行營將神道等帥執某使權送京師 及部屬以自贖額爾古權乃

上表謝罪

罷右司諫曹易 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愛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

言頗直惟誠大臣太甚不可不為諫列且乃止罷知懷州公著建說則列諫官所言未得與支兩上乃留于春故其時有言欲

咸三年春正月復置履歷史官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故北扉以便制政會

後漢書 卷六十八 四

三朝... 大臣... 乃... 始... 子... 則... 云... 此... 所... 正... 何...
三朝不置使士
大臣則... 乃... 始... 子... 則... 云... 此... 所... 正... 何...

議凡三者極... 著與其父... 知其漸... 始元... 事... 諭方... 于... 慶... 冬... 拜... 己... 乙... 夏... 令... 又... 也... 五...
三朝不置使士
大臣則... 乃... 始... 子... 則... 云... 此... 所... 正... 何...
議凡三者極... 著與其父... 知其漸... 始元... 事... 諭方... 于... 慶... 冬... 拜... 己... 乙... 夏... 令... 又... 也... 五...
三朝不置使士
大臣則... 乃... 始... 子... 則... 云... 此... 所... 正... 何...
議凡三者極... 著與其父... 知其漸... 始元... 事... 諭方... 于... 慶... 冬... 拜... 己... 乙... 夏... 令... 又... 也... 五...
三朝不置使士
大臣則... 乃... 始... 子... 則... 云... 此... 所... 正... 何...
議凡三者極... 著與其父... 知其漸... 始元... 事... 諭方... 于... 慶... 冬... 拜... 己... 乙... 夏... 令... 又... 也... 五...

宋哲宗皇帝

帝即位權右正言以楊菊呂公著當圖引嫌辭職再改著作兼侍講曾及著稱頌聖德楊馬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得此
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勸其心術焉朝臣以龜富者且凡人公者其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開禁中
進賢其不于少時令聖明日長觀年之懷恐不得如今日之學焉帝曰下世也公著其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開禁中
寬乳媪以帝年十四附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修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
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馬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為先帝之戒凡事上言于未箴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
受未箴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安貴卷碑于新州府廳今碑是 確矢毋日久遠愆愆望在安州嘗遊軍蓋亭在合德安州支歸許十章知洋陽軍府未時吳
感厚 碑式與確有隙因解釋其語以謂確始上元元開碑高宗上之以為譏訕于是書諫言確然持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辨甚
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非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南京尋諫之不置而諫議大
夫范祖禹亦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朕命執政譴責確于法范祖禹王存瑞以為不可力爭之文彥博
欲貶確宿憾確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執其以來判棘近七十年再華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吳州

別駕新州安置確仁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又言于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冀謀
大臣令舉劾宜為將來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治惡知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確至新州未幾死如
蘇州上也深自貶州各為確謝太后大恩河陽昭憲梅壽輝等立書謝太后慈惠太后遂命三省曰梅是死命于子權又書其分
傷確確有河陽昭憲梅壽輝等立書謝太后大恩河陽昭憲梅壽輝等立書謝太后大恩河陽昭憲梅壽輝等立書謝太后大恩

六月范祖禹王存瑞 呂大防言確言威不可不治確仁而諫確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封正言劉安世因論確仁實確
確仁亦力求罷政乃出知順州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荅州

慶五年春二月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等四岩界之 夏人來歸永樂所獲吏士百四十九人遂詔以米脂慶厓浮圖安厓
四岩運之夏得地益踴

文彥博致仕 彥博復居政府無成不夫去會殿中侍御史曹易玄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竹中館彥博益求罷乃以
太師充搜國軍山南西道節度等使致仕令有司備禮冊命宴餞于玉之園先是使御史曹易玄彥博至和建儲之議不可信太后命竹中館彥博益求罷乃以

三月趙睦等以韓忠彥時之子同知樞密院事睦頌為尚書左丞 忠彥嘗與傅光俞許將論事不合俱求罷政殿中侍御史
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協備攝律中外之人混蕪不知有同異之違若恃怙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

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公無煩蕪大過望令託職太后從之

夏四月知樞密院事文彥博言先是以喪去職國代知樞密事至是年國代知樞密院事不喜明況朝人易以死

大臣議理不盡 皇太后許如 繼之深恐臣不為 柱絛仁服力為 善於後世

用人為政治大綱
朝廷官制之
官在上者才
力為優故以
下則官事雖
多而復成何
難大府所見
并不若機之
正當也

秋八月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中丞梁某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初潤甫以母喪故制除吏部尚書某議

中取之改知亳州至是復以承旨召為中丞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右諫議大夫朱光庭交章論潤甫出入王呂雲中始

履今之進用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又言潤甫嘗為春碇制耕確有定策之功以欺惑天下乞行罷黜罪疏不報

乃出養知鄆州光庭知亳州安世提舉崇福宮時劉學上疏請出潤甫留養等語誠亦三疏論之皆不報

以蘇轍為御史中丞考宋史有轍傳元祐五年遷御史中丞上疏論潤甫之說蓋梁某既罷潤甫之前言非是今轍傳

又說有未盡復上疏言之不說和引之于內以自貶也先帝聰明聖智無庸之俗將以明紀四方以神三代而臣下

又說有未盡復上疏言之不說和引之于內以自貶也先帝聰明聖智無庸之俗將以明紀四方以神三代而臣下

六年春二月以劉學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尚書右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 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

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優者也其文章務覽勝好作為縱橫律閭無安靜理陛下若說蘇轍

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不報巖叟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

謝固連曰太后黜政以來物殊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靜願位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連言于帝曰陛下今日聖學

雷澤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連便有不安之象非請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眾上下蒙蔽不覺者為禍爾又曰或

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淫謀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食
六月浙西水 杭州死者五十萬蘇州死者三十萬皆賜米百萬石錢二十萬燹賑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能 初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 州正人王觀攻之遂出知杭州未幾召還侍御史夏竦劾元豐末
在揚州聞光帝厭代作詩及草呂惠卿制皆恐光帝無人臣禮御史中丞趙鼎錫安仁 齊繼言之太后怒鼎錫知宣州居錫
知鄆州呂大防請併軾兩能乃出軾知鄆州尋改知揚州
秋七月復制置解鹽使 詔解鹽復許通商

冬十一月罷劉學知鄆州 學性峭直有氣節不為利誘感休與呂 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于大防惟進士大夫實執其柄

然持心不怒勇于去惡竟為朋黨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先是養碑之敗邢恕亦滿監永州酒稅以書抵學學怒善其書有

永州佳處第往以俛休復之語排岸官如東濟得其書陰錄以中丞鄭維字公質殿中侍御史楊長字子純二人方附呂

大防因得稱其語謂休復者出司馬以俛休復者上之又章惇請子故與學子游學亦間與之接雍某謂延見擇納為牢籠之

計以觀復福且論王巖叟善劉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皆其死友太后于是面諭學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為異日地卿當一

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禦也學惶然退上章自辨而巖叟王巖叟上疏論救之太后曰巖叟之初學斥母蚤邪

實為忠直但此二中非所當為也遂罷知鄆州始事中文光庭取之曰學忠義自當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

過言者以光庭為實亦罷知亳州

中書侍郎傅亮俞罕字公亮俞罕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全王君子也方倚以為相遂至是子亮俞罕與王

初自加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單朝卿物集久矣將以持制卿門處君身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

論之安石怒遂不見用則此書謂卿曰清直勇王德人所論集各于彼之異與卿曰欲之清而不相直而不相勇而能溫是為

耳



宋

哲宗皇帝

中元祐七年春三月以程頤直學開列西京國子監既而罷之 頤服闋三月假除館職判檢討

蘇轍還曰頭入朝恐不肯靜太后納之遂差管勾崇福宮頤亦罷職記不就職范祖禹言頤經術行義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

夏四月始備六禮立皇后孟氏字德微常年在莊太后太后思選世家女百餘人宮后年十六大皇太后及太后皆愛之教

以女儀至是大皇太后諭執政曰孟氏女能教婦禮宜正位中宗命學士早制之又以近世禮儀略略翰林臺諫論舍與禮官

議冊后六禮以進遂命呂大防兼六禮使韓忠彥房奎迎使蘇頌字子瞻孟氏充發冊使蘇轍趙宗景字元振王充告朝使高密郡王

崇憲字汝範百祿字子初充納成使王存劉奉世字仲堪充納吉使孫奭字元振充納采問名使常御文德殿冊后皇太后皇

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情福薄其月國有事望必此人當之

五月壬辰皇太后 旨者論廣望探劉奉為副實出知縣州

選女真節度使合理博平字世昭合合理博疾為呼弟益格字希聖此謂曰高雅子也式詳詳 亦善若

辦集與得事阿古達字世昭合合理博疾為呼弟益格字希聖此謂曰高雅子也式詳詳 亦善若

未嘗被甲襲位之初內外清政合理博乃因敬為勸學焉為強遠破和語元字希聖此謂曰高雅子也式詳詳 亦善若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為門下侍郎范百祿為中書侍郎兼學部尚書左丞兼總管知樞密院事劉

奉世孫書院事

秋九月陝西地震 永興軍蘭州鎮戎軍環州地震

呂頤高為兵部尚書兼侍讀 賦旨揚州召為兵部尚書侍讀尋又遷禮部尚書兼侍讀

臣將順太過故事大皇帝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採改蓋理之當然此來言官用此以中傷士人惠欲往朝廷意

極不善轍亦為其兄解所撰意謂謂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誇誹謂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誇誹謂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誇誹謂其言及先帝者初非誇誹

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太后曰此言官家宜深知於是罷轍還處基為湖北福建路轉運判官未幾賦亦罷知定州

宋哲宗皇帝

謝長壽字...

謝長壽字...

謝長壽字...

謝長壽字...

謝長壽字...

八年春三月蘇頌范百諫罷 先是侍御史賈易等言事出既復監司吏放除知蘇州頌謂易在御史石鼓言不置下達於歷前

事之時殿中侍御史楊長來之鄧綽也 呂大防蘇轍即劾頌稍留詔命頌遂上章辭位乃罷為觀文殿學士集禧觀使百

諫臣太師論劾頌時范百諫罷 范百諫罷 范百諫罷 范百諫罷 范百諫罷 范百諫罷 范百諫罷 范百諫罷 范百諫罷 范百諫罷 范百諫罷

夏六月梁書罷 夏人自府四皆禁遣使以地界為言 二府政事與同列語不合遂乞去帝不許至是以病罷 梁書罷 梁書罷 梁書罷 梁書罷 梁書罷 梁書罷 梁書罷 梁書罷 梁書罷 梁書罷

八月京東西河南北淮南水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薨 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太皇太后曰試言九年間曾施惠高氏否只為至公一男一女病

人以何野之類
是足蓋出子史
家符會之說不
可信也

此則者小兒二十歲天下不可不識去其無識者則天下無不識者矣此則者小兒二十歲天下不可不識去其無識者則天下無不識者矣此則者小兒二十歲天下不可不識去其無識者則天下無不識者矣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太皇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畫母道明肅上嘗惟勸仁宗

蓋予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相位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聯留之且趣人覲帝問

先朝行青苗法如何純仁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膏剝故官吏急切以致民害退而上疏其要以為

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掩民也時羣小力排宣仁后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幽民共贊議者不恤國

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曰從陛下播撤而行以戒薄俗錄忠彥亦言於帝曰昔仁宗始政羣臣亦

多言章獻之非仁宗息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則善矣帝不納

復章攝台惠卿官既樞密都承旨劉安世知成德軍 呂大防為山陵使甫出國門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仁宗更立法制以垂萬

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詞以先朝故臣數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幅安世呂惠卿鄧潤甫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

題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攝為相常深納之遂復楊惠卿官安世建以為不可出知成德軍

甲紹聖元年 是年四月始改元紹聖宋史神宗紀仍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潤甫為尚書左丞 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

王之聲成王能嗣武王之道以開紹述故有是命范純仁以時用大臣皆從中出言於帝曰陛下親政之初四方拭目以觀天下

治亂皆本於此齊舉舉閭閻舉伊尹不仁者遂縲未能如古人亦洵極天下之逆帝不納

英宣仁聖烈皇后

三月壬申朔日食 不盡如鈞

呂大防罷 初宣仁后時大防懇乞避位后曰上當于春秋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及后崩殿中侍御史宋之邵遂

探時皆首勸大防而大防亦自求去帝亟從之 大防立朝與進退是百官不可不以私

策進士罷門下侍郎蘇轍 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者題元祐之政事曰今欲復元祐之法必用元祐之人而不可不加審可

也而元祐之意本非純利以悅民也而商賈之路不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悉欲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

通大不可制用吾制革當當之為聖人亦何有必為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悉欲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設施

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至於事或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述於後前後相繼此則聖人之孝也

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船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

武嗣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妄章帝深鑒其夫代之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權大

臣之議藏之科宮以派其近仁宗聽政純口不言英宗撰議朝廷洵者數年先帝寢之速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置其海於孝徽而輕事變易也哉陛下若輕變九早已行之事擅任累成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帝嘗大怒曰安得以此漢武比先帝撤下殿待罪眾散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詞撤以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始退大臣不當如河斥奴僕鄂淵角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為司馬光蘇轍壞蓋純仁曰不然法本無與與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古無繼以漢武為言帝以漢武從純仁曰撤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咸少霽平且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竟落職轍撤出知汝州及進士對策考官第五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履考乃悉下之而以主照堂者置前列遂拔漸為第一自是詔遠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河南尹得應舉見發策有世元祐諸臣之語乃嘆曰苟可以于禱乎哉

甲乙左理右經
綱紀清濁可
得哉
改法而當究
者若於京也解
改法而甘出外
者若也一則
是而解明一則
執如不問小人
之情若當望不
可以一紙書若
見理不明雖有
書防禁學無其
術中云

以曾布為翰林學士承旨 初司馬光諭布增捐役法有辭曰免役一事法合誠志皆出己手遂自改易義不可為遂以戶部尚書出知太原府至是從江司過京回拜承旨

夏四月以張商英為右正言 帝初即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為開封推官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讓變更得為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退且為說詞貽蘇軾求入臺呂公著聞之不悅出為河東提刑至是召為右正言商英在外十年賦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言神宗威德大業跨絕古今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朋儕敢行譏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勅會戶部之行違言官之論列詞臣之結命無非指摘咄天罰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連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度及殆矣今天日清明謀害未正乞下集省檢索前後章贈付臣等看詳登稿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焉

蘇軾知英州 御史趙鼎之等劾蘇軾撰呂惠卿結詞詆謗先帝繼知英州范純仁諫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是屢之廢始用言者持行廢置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令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帝不納未幾侍御史虞策言軾罪刑未當又送一官惠州安置

詔改元 曾布上疏請復先帝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帝從之改元祐九年為始聖元年於是天下號然知帝意所向矣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乞歸乃出知陝州

以章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范純仁罷 帝既相惇純仁請去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穎昌府日帝親政純仁扶佑之力居多然惇邪聞之不能盡行其言凡為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或曰為宰相豈可不宰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近用不失正人何必其知出於我耶

點行後能出
自上官之意
本不須保錄
詞不虛發
制九美以市
故及能取以
通謂之謂筆
王言而國
其此為其相
成以性不為
如林希之碑
加叙數十行
宜仁則又小
無言備之尤
之所以致此
當時為人所
豈記其書表

以林希字子中為由書舍人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用蘇軾字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者赴成都通閣俾欲使與書造運毒于元祐諸臣且許以為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為凡元祐名臣既黜之制皆希為之極其醜詎至以老益損國之謬陰行宮仁請者無不憤歎一日革制罷擲羊於地曰壞名節矣

復免復法 章惇請復行免復法置司講議久而不決時蔡京方召為戶部尚書謂惇曰臣庶有戒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感之在役遂定差履兩法司馬光章惇所見不同京再詳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蔽

以禁下為國史修撰 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書王安石之過蔡卞安石塔也至是上疏言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下無同修國史卞遂從安石從子防所求安石舊作日錄文飾最備安石事嘗蓋改正史

閏月後以陞師問等為諸路提舉常平官
罷十科舉士法
賊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江州言者謂其附會劉摯也汝礪將行帝問所欲言對曰陛下今所復者其政不能無是非其人無能無賢不肖政惟其是則無不善人惟其賢則無不得矣至熙寧數月而卒

五月詔進士專習經義
罷制舉寬宏詞科 三省上言今進士純用經義如詔諸章表等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者若悉不為試之何以兼收文學博具之士于是改置宏詞科成詔進士登科者請試試者雖多無過五人詞格超異者持奏命官

劉奉世罷 奉世為人簡厚有法度常云奉世唯知事者內者不愧作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以章惇用事力乞外乃出知成德軍

以黃履字安中為御史中丞 元豐末履為中丞與蔡確章惇相交結每確得有所嫌惡則使蹈通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持謂之曰為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復仇恐元祐正人無一得免者矣

六月除字說之禁
秋七月余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諡朕呂大防劉摯蘇轍吳遵等召詔諭天下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劾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時道逆違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家斷棺暴尸帝問詳將對曰此非威德事也帝乃止於是退奪光公著贈諡作所立碑奪王履復贈官朕呂大防為秘書監摯為光祿卿轍為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為相首創結送之說以計去蘇轍

范純仁無復肯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為異惇既駁司馬光等又藉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罷積表清臣道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體者乃下詔曰大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無不聞議者亦勿復言曰惇言始起帝曰惇言始起中正之論其所以辨其是非也公謂從臣之言

八月罷廣惠倉

復免行錢

冬十月以呂惠卿知大名府

監察御史常安民言北都重鎮而除惠卿憲紳賦性深險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將過闕必言

光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帝望留京吳常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計卒不施而去特論快之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蘇下選神宗實錄於是祖禹及趙彥若蘇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等並生徽宗降

夏四月置律學博士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益忠懷時確嘗言確有定策功會馮京平帝臨奠確子清京坊也于喪次聞訃遂有是命

監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涪州酒稅時蔡京深結中官蔡攸臣安民因論之謂京毒足以成眾難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

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陷逐之說

皆借此名以報復仇胡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設使無恥迫乃乞幾員馬光及呂公著神道一

周執鈞博士親定光益為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童疏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乃外

帝愆勉而已至是復論章惇禍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及覆曲折言之不置福道所規信語之曰君本以文學聞於時奈何

以言語自任與人為怨少安靜當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為時相游說邪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安民實於蘇軾

兄弟會安民言事忤惇遂出安民監涪州酒稅安撫致之不克

十一月安善花

善與章惇為布衣交惇觀其助而善不下之遂有陳惇用白帖宋制中書省大事奉旨自為黃麻小事御選

也也應滿元祐諸臣意言於帝帝疑之耶雍欲為自安計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甚善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帝書

言不行惇怨益深及秋官安民惇遂言善與之表章出知鄭州時呂大防等宜居遠州會明堂故章惇豫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從純仁聞之憂憤欲申理所親勸其勿觸怒

既范純仁知廣州

實錄一則或
治自應事書
書以昭傳信即
片歸實字不忌
任有特者實錄
已不可不究其
況朝廷各持私
見詳書俾史書
神物實實復成
何難利子

此項長會乃不
由本朝則
不可不
以王
本種之松
者
備之
今中之
人在

萬一過序雖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同所繫夫大矣如其不然亦何國固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
心失恕好為情違老氏好遠之戒怨孟軻及爾之言然牛李之初數十平海倉不罷豈可尚違正軌顧斷旬淵衷原故大防等
疏奏章悖大怒遂落觀文殿大學士俟知隨州

三月春正月以楊長和執州右正官孫符字元名言長在元豐間為御史議論與朝廷合元祐末呂大防蘇轍用事則蓋變
而從之結聖初陛下親政則又會論隨從致敗天下之人謂之楊三筆空顧然之故有是命

二月女真攻赫舍哩作也赫舍哩百官之小部說有其罪阿蘇人召也作阿蘇人召也
卒者弟盈格嗣以兄和球原名古長子被和子薩拉噶今改為國相以營馬求得之以命軍家罪遂以罪去今改
時赫舍哩部阿蘇與部人穆都哩作也阻兵為難盈格自任伐之至阿蘇城阿蘇杜吉於連連使止盈格勿攻盈格留和
球此又與一和球金史一字阿蘇城和球其一也此守阿蘇城而遲久之阿蘇不數歸盈格遂取其城
秋八月寬兒祖為於賀州劉安世於英州時劉效對李龍內庭章俾登禁誣祖為安世元祐中諫乳媪事具以為斥效好也於

是坐二人搆造誣語之罪擯授祖為昭州別駕賀州安世世新州別駕吳州安置

九月廢皇后孟氏劉效對情事居多不循禮制時者用后無禮實實此事始生後雖有立書下后中俾也兒
知其在孟氏與后手書名能于國時曰皇太后出后起立婦人亦起夫孟氏與后相見孟氏亦起也婦人亦起也
有妙頗知警嘗已居危疾以故出入宮掖公主無勿效持道家治疾符水入治后後曰神有知宮中嚴禁外聞具亦令左右
之儀帝生其言其故帝曰此人之常情耳后即熱符於帝前宮中相傳咸疑之端作矣未幾后養母慈宣夫人燕氏死法瑞為后
構祠事聞於人內押班梁從政對等即望城司親之稱述宦者宮妻三十六人榜掠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欲威命傅御史
董敦逸覆讞罪人逼庭下氣急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敦逸重筆疑奉下都道等以言賜之敦逸畏禍乃以衣賸上詔廢皇后為
華陽教主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真出居瑤華宮時章俾欲誣宣仁后有廢立計以後述事宣仁又陰附劉婕妤欲請建為后遂
與都隨構或使獄天下冤之

冬十月雷大雨雹

夏八寇臨延陷金明岩詳見夏人自得四岩詳見其遠歲以畫界未定侵擾邊民且遠欲以蘭州一境為塞門二岩朝廷不許夏主
乾順乃奉其母率眾五十萬大入都延是月自長城注見一日馳至金明岩營環城鐵騎四掠連將悉兵掩擊不遠金明岩陷初
帝聞有夏寇泰然笑曰五十萬眾深入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岩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

以龍原州字屬人為國子司業原少師王安石安石之政學校法常引原自助原亦為黨力及為司業遂請以安石所撰字說洪

宋哲宗皇帝

四

宋哲宗皇帝

本家八頁末
開傳之詳則
聖書皆言乃
以現載連其
史家亦若有
解夫全明論
守平國風已
本何足取乎
聖書載大防
直似為知人
姑即其詳而
必論其所統
陛下若私私
者亦不可大
笑乎

範傳及王審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學校學子之文履然從之其與自原始

四年春正月李清臣免 帝幸雙王似州宗第十三子帝同母弟弟封王宗第 二月遣殿司馬光公著等官 三省言司馬光等偽為敵謀詆毀元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山實雖已死及告老亦宜傳示

恩沮遂遣殿司馬光為清遠軍節度副使呂公著建武軍節度副使王巖叟為雷州別駕食題傳免會贈諡遂離離到任及孫 園苑百稼胡宗愈等道表恩未幾復追殿光卷匡軍司戶公著為昌化軍司戶

流呂大防劉鄂蘇轍陳希範仁等子嶺南駭韓維等三十八人官大防道卒 大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解自涇原入朝帝訪 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選諸備南朕獨令處安陞為朕等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憎二三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

絕之益力會侍御米之詔言司馬光呼道逆理典刑未止鬼得而誅獨劉學尚存實天以道墜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等為臣不 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願朝廷難容懲者而劉不稱愆生元其罪無以垂示後世遂罷大防舒州學州團練副使徽化州

知州府 兼雷州別駕純仁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於循新雷化永五州劉奉世光棟少卿郴州居住舟安置柳州雖離職 致任再貶均州安置王觀輝川字元伯孫升字若手呂閻字純禮趙君錫字德舉人顯臨范純料字若孔武

仲字常文王欽臣字希哲呂希範字子述呂希靖字次子姚福胡安詩秦觀字少游楊十七人通隨陝衛蔡京等 院均地信和金光衛連捷諸州通州江寧州潤州揚州常州蘇州杭州居任王汾落職致仕孔

平仲字叔文教落職知衡州張永字以道人冕稱之字允曹易並監當官朱光庭孫覺字處高李之純字純李周字純文並 退舍官秩復追殿孔文仲李周為別駕中書舍人葉濤字叔州 當制文極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隸商英上言願陛下

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嘉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此諸賢皆不免時者已卒大防行至處 州信豐西魏今屬江而卒天下惜之既而張章卒于化州對賢卒於明州蘇州自意州以嘉化名純仁曰七十元平兩日

里之行至其欲就臣區區之定君有德不蓋始通好名之路矣子以與司馬光說法不辭其子乃止 仁衣先逝顯仁明曰此豈幸也乎 州唐置今屬廣西柳州府

降太師致仕文秀傳為太子少保 言者論其附司馬光欲毀光烈也

閏月以留布知樞密院事翰林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侍郎蔡卞曾履為尚書左丞 布初附章惇惇引為同者故革惇制極

其稱又復贊昭廷甚力得忌之處于樞府由是稱不相能時章惇蔡卞同拜職惇顯元祐諸臣欲舉漢唐故事誅廢重人帝聞 聞將討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斬大臣也帝深然之

三月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字誠之等編類司馬光等章疏章誼遠呂升卿

進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不治得志不快於是中書舍人蹇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奏明其罪罰以告中外唯變亂典刑政廢法度訛謔宗廟肆晚兩宮觀事考言實欺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重輯而藏之歲久必致滄桑願

遷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復世之火戒章條陛下請即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鐸字振文人編類凡司馬光等一

時施行文書撰拾附著職志不通由是掄紳之士無得脫禍者兵下實歸帝始何又乞與司馬光實治通鑑大綱字振文

夏四月知渭州章惇字質夫起人城平夏此平夏城在今平涼府固原州北亦曰細腰城惇以夏人搆搬上言城積崖河

州注見據形勝以通夏朝廷許遂合熙河秦鳳環慶鄜延四路之帥陽塔理他若數十所以示怯而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出胡崖

河川築二居于石門峽江口在今平涼府固原州西北也惇之北無已謂之石門峽左好水河柳好水州之陰夏人聞之帥眾來襲

甚望擊敗之二旬又二日城成賜名曰平夏城平夏在平涼府固原州北惇因請絕夏人及賜而命沿邊諸路相繼築城于要害以進拓

土凡五十餘所

夏五月路公文彥博字德遠考博選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召闕回夷平居按物謀下尊德樂善如蹈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鄙

程程顯兄弟皆以道自奮程顯之如布衣交卒年九十二程顯中初實編後世

六月癸未朔日食

太白晝見七月

秋八月單單見西方

鄜延總管使呂惠卿復鄜州惠卿乞諸路出兵乘使討擊詔河東環慶並懿德鄜州約惠卿逐遣將官王臨攻破宥州尋又奏築

威戎威戎本名胡千城威戎本名白洛城元二城故城在今加惠卿銀青光祿大夫時掌博得間邊陲故諸道與役進屢築被蔚

冬十月以邢恕為御史中丞違既王珪為為中軍宋置中軍初恕久出外心懷憤恨自河陽聞道謁蘇軾於鄆州將

儲成太后王珪廢立事以明確與已定策功謀定而無司馬光左驗會光子康赴聞過河陽怒乃始康手書稱確功既而渠

以諫議召過河陽怒復頌確功於臺且出屢書為證既而恕帥中山置酒誘高遵裕之子士京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

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士充傳道言

語於禁中公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唱以官爵曰不可言不知為公作此事第勿以語人士京厲聲從之至是章惇蔡下將甘心

元祐諸賢引恕助遂召還三遷為中丞恕遂以北齊妻太后宮名皇訓嘗廢禮少帝立子演設為司馬光語范祖禹曰方今主

少園致宣訓事捕明處又令王振為高士京作奏言父違命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仲宗誦留之際王珪遣士充承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充去之事遂已會給事中曹祖洽亦以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於是詔追駁王珪為萬安軍司戶贈進裕奉

團軍節度使

十一月編管程頤於涪州 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委自寡大在經歷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司馬光同忌相濟州籍家涪州河南少李清臣即日起還欲入內別叔母不許明日贖以銀一百兩頤亦不究

復立帝易格

十二月火入與尾 太史奏主版在君側上召太史詰之對曰謹慮之臣皆賊也惟親近正人修德敬慎可以備之

魏元符九年春正月得奉璽於咸陽 咸陽縣民反義於劉銀村修舍得古玉印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蔡京等驗辨京以為奉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符御大慶殿受寶符朝會禮昭賜美稱二百疋授石班殿直

三月下文彙牌于及甫於同文館徽送劉擊梁燾子孫於嶺南以蔡京為翰林學承自安博學人為御史中丞 彥博之子及甫居喪於洛服除忌不得京官撤書邪惡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這精忠於履揚者益深其徒實贊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財利為甘心快意之地可謂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粉昆都尉為粉

侯韓嘉秀尚主其兄忠孝則粉昆也恕以書示殊確之弟碩至是怒令碩子渭上書訟擊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是宗社引及甫書為證章惇蔡下因是欲殺擊及梁燾主嚴重等以為擊有廢立意遂置獄於同文館令蔡京安博雜治延閣及甫及甫因說言

其父彥博稱擊為司馬昭粉則以王嚴望面自是則以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京惇因祖職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奏擊等天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擊等已卒於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擊妻于孫於嶺南勒得展望諸子官棧京親來執政故治獄極意殘酷元祐諸賢既成而曹希忠京等言於

帝曰蔡下備位丞相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逆承宣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下請遷廢宣仁聖烈皇后不果行 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且於內侍郭隨為助媒孽宣仁嘗欲危

帝之事既敗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來屋又以

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閣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博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錐於前謂曰言有即還屠戮無則舊

烈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証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即戮京等縱錄無所得乃奏行誅賜兩宮作隨龍內侍劉璣等於外

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為大逆不道處死帝廟歲之至是惇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高庶人皇太后方履閣之遂起請帝曰吾日

待索慶天日在上此語為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惇下奏就燭焚之郭隨聞知之空語惇下再具狀堅請施行

奉書于不書
前已詳錄之至
集國之說尤為
其書無幾何起
聖者亦不書
魏國之說實錄
元祐亦不書

帝怒曰不效朕入英宗廟乎故其奉於地事俱廢

夏四月林希先 初章惇幾曾布在樞密府間已使希為貳以相伺察希日為布所誘且恨惇不引為執政漸有忌憚那穆承惇意

論元之

秋七月再寬范祖禹劉安世於化梅州祖禹為再卒 初章惇忌范祖禹劉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

從祖禹於化州安世於梅州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陰令殺陳衍使者過梅脇安世使有執使者不忍而止得又擢土豪

為運轉判官使殺之列官承憲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死安世獲免祖禹為再卒非不少惜隨長子勳購論諫不啻數十萬言

關隴路遠斷絕非夏中易明白河

京師地震

冬十月夏人寇平夏城章榘大敗之獲其將威明阿密威明阿密 威明阿密 威明阿密及西壽監軍穆爾

圖圖 圖 圖 初章惇新授甚眾捷至帝御殿受賀宴在淳原日久嘗言是者利是威不有傷文邊不俾休息宜稍取其土種如古

刑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播要害不再舉都府有慮矣章榘與梁同案言多見宋由是創州一州 州 州

州西北城若九州 州 州 州西北城若九州 州 州 州西北城若九州 州 州

二年春三月遣人為夏請和 夏人來獲於邊遂主遣簽書樞密院事蕭德崇來為夏人謀和仍獻上帝詔郭知章報之復言謂

若果出至誠深悔罪當保度所宜開以自新之路

夏六月河決內黃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初元祐中議回河東流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回河東流

御批通鑑

卷七十九 宋哲宗皇帝

六

唐立本征之子隆嘯爾爾作為主其勢復張轄畿大懼自危為僧以祈免宗回督勝進師歸急攻隆嘯爾及星摩訶占等皆出降

王德心占等亦王德心占等亦王德心占等亦

九月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夏石正言郭浩字子充人妃多材藝有盛寵既構廢后章悼與內侍郭隨劉友端相結請妃正位中

宮時帝未有儲嗣會妃生子茂帝大喜遂立為茂亦奪浩浩以數論事帝親權為右正言露章勅章悼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

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皇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美聖德乞追俸禮帝曰此祖宗故事宜獨朕郭孟指其宗立劉德妃

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郭帝愛色持其章躊躇若有所思因付于外明日章悼詆其狂妄除

名勒停職營新州尚書石丞黃復乞與甘地不聽尋出復知亳州

御史中丞利越兒怒內懷猜而外持正論帝多嘉納其言章悼恐其六用切忌之怒亦搆帝稍厭悼因履白悼短悼遂搆陷以

罪出知汝州以安俾代之

置者詳評理局安俾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評理所凡得罪惡堂之間者咸為除害歸怨先朝政息私室乞取公案者詳從初

加罪之意復依斷施行陛下勸章俾置局命中書令人塞斥及安俾有詳由是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遠天

下怨疾有一秦二悼之誼

冬十一月許夏人通好夏人復敗遠其臣凌雲作吟威明節作名等來謝罪且遣誓表詔感賜如舊自是西陲民少安

諸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其上舍附大學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選還其

州內舍免試補太學外舍生此後

三年春正月帝崩福王信字即位是為徽宗太后權同聽政故帝崩無子皇太后向氏更謂早臣曰國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嗣

事須早定章悼執聲曰在禮律當立母弟簡王以避見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宗庶子莫難如此分別惺復曰以長則申王

似字常止太后曰申王有目疾不可予次則端王信當立俾曰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畢曾布叱之曰章悼未嘗與

臣商議知皇太后聖諭極當陛下許將相繼曰合依聖旨太后又曰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且仁孝于是惺然乃名端王入即

位於權前章臣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以后長君解帝泣拜移時乃許之

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周州人周州人德州

以韓忠孝為門下侍郎貴履為尚書石丞忠孝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聞言路去疑以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

元祐初夏理
所凡神字則得
謂者名官經者
未處而夏者詳
為復朝信若林
建興及丁亥後
忠之周及周後
復國者小諸臨
所朕亦勸諸正
人法不其待當
宜仁聽取時忠
及朕嘗以汝
好使得以藉口
若猶知者一
細白之當若何
後行在使使說
復之軍中則對
小人何所畏其
善教皇嘗言即
位彼此說尤道
甚多遂成一小
神清氣爽或一
人固不足為高

稍見收用

其後不亦宜

三月吐蕃復叛詔景都涼州界之官王賜等十餘南略未至自殺 初曉留鄯州裝所部劉棟是泉儒或星厚等結諸族謀反曉擊 破之志補斬賊中兄積級如山崩又風諸羌酋稱勝兵者皆沒 其得無應者心魯克節請帥本路為傷賊之去遂嘯聚數十 人圍選川是眾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而賊人帥所部兵來使圍始 解因棄青唐而還布卜溫與其布卜薩雅 桑魯等謀賊破之是夕復合兵攻選川王厚亦不能支胡論詣 並棄選川且謂薩雅爾乃不征之子遂命知鄯州賜姓名曰趙懷 德其弟彭布鄂特丹韓丁鄂特丹曰懷義同知涼州加散懷遠軍節 度使而敗賊于昌化軍厚于賀州納宗回食職知新州 縣至復縣 自極死

詔求直言 以四月朔日當食路末直言均州惟官崔鶴 字鶴亭 上書曰 臣聞古之為君者 必求直言 以補其過 故曰 兼聽則明 偏聽則暗 陛下 聖德 高天 覆地 功蓋 三皇 威震 萬國 然猶 恐有 遺失 故特 設此 直言 之科 凡我 臣民 有欲 言者 請各 盡心 竭誠 勿使 此科 虛設 則天下 幸甚 矣

召發太子 為殿中侍御史陳確部浩為左右正言 韓忠彥等為之也 御史中丞安得言 鄧清復用 慮章光帝之失 帝曰 立后 大事也 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 何為不可 復用 情懷而進 陳確言 陛下欲開正路 取浩既往之 善 悼乃能 或王 魏規 勝其私 若明 示好 惡當 自傳 始遂 出俸 知潭州

夏四月丁酉朔日食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 魚中書侍郎 李沆 臣為門下侍郎 侍之奇 同知樞密院事 復范純仁 等官 使麻 軾等 于內 郡 純仁 時在 永州 遣中使 賜以 茶藥 諭之 曰 皇帝 在 洛陽 太皇太后 在 宮中 知公 先朝 言事 忠直 今虛 相位 以待 不知 目疾 如何 用何 人替 之 純仁 頓首 謝 從 居 鄆州 在 道 拜觀 文殿 大學士 中 太乙 宮使 純仁 曰 臣聞 命之 歸 臣 固 安 不 且 曰 范 純 仁 得 一 徹 面 是 夫 賦 自 昌 化 移 廉 從 水 更 三 救 復 提 舉 玉 局 觀 未 竣 卒 于 嚙 州 可 書 而 誦 之 為 孝 子 生 出 入 情 從 必 以 食 君 為 本 忠 視 諸 臣 視 大 難 但 為 小 人 忌 嫌 不 得 又 居 朝 列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林宮宗嘗悔廢后事 嘆曰 章惇壞我名節 至是太后將復后位 會布衣何文正上書言之

知北蔡氏通盜得覽

卷七十九 宋哲宗皇帝 七

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居禁中

蔡上有罪免 下專托昭述之說上欺天子下希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公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倖難巨姦猶在其術中倖幸不思而下深阻寡言論議之際倖較然主持下或憚不敢出一時論者以為倖逆易明下心難見至是龔夫論倖下之燕入略以為昔日謂富國疏為恐雖然不過陷一寇準而已及倖則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謂賢者一日之間布滿傾淨自有宋以來未之聞也當是時倖之威勢震于海內此陛下所親見且其立造不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俾巧骨斷寬于地下子孫某錮于夷荒海內之人情悶而不敢言皆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故下事上不思懷姦深阻凡倖所為皆下贊之為力居多望宋之至公昭示讎黜未報而臺諫陳師錫子錫陳次升字當傳陳曠字伯南州人州人版履堅字叔才等極論下罪浮于倖已正典刑以謝天下乃出知江甯臺諫論之不已遂以秘書少監分司池州

六月刑恕有罪安置均州 陳曠論其矯誣定策之罪也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

八月春采黍陵在襄陽西 史臣曰春秋以仲秋作宜仁國政名用時宜法故不始之秋成幾仁宗采何則宜黍也 去木宜已而採黍復用卒假歸逐之言務及前政復舊善長制故深獨君子宜斥而國政益壞矣

九月章惇有罪死 倖為相專國復怨龔夫大獄以陷忠良天下嫉之及東山陵使龔夫浮中趨宿而行李諫星樓州人陳

次升龔夫陳曠等劾其不恭免知趙州

冬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頤先量移徐州尋復宣德郎遷洛及是受命即謁告欲違廷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澤深疑

之頤曰上初即位有被大恩不知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復吾所欲爾未幾致仕

安惇案序辰有罪除名放章惇于潭州 倖既罷知趙州陳曠等以為責難復論倖在紹聖中置有許元祐訴理局凡于先朝言語

不順者加以頂足刺皮斬頭拔舌之刑其慘烈如此者許之官如安惇案序辰等受大臣諷諭迎合歸逐之意傳致趙州指為誇

訛遂使朝廷紛紛不已考之公論宜正典刑于是二人並除名放歸田里而此倖武昌節度使則使居潭州

蔡京有罪免制林希官徙知揚州 侍御史陳師錫上疏言京下同惡迷圖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結交內侍戚里以觀大用若

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蕩矣龔夫亦言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必

將族滅無辜以逞其欲臣料當時必有甚於龔夫疏可以見其熾燦附會願考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皆未報會中丞龔夫召自河

南初入對與京通京謂之曰天子目外服名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樓正已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帝猶未納臺諫陳曠

江公望字子瞻州人等相繼言之帝亦不聽樓曰京在朝各屬何面目居此復力論之始出知永興軍言者不已乃會德居杭州石司

疎使祐子人復論林希路聖初黨附權要劫命賊藪之羸乃削編明敏學士徒知揚州

以韓忠彥曾布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布初附章惇凡俸所為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與始與章惇元符中惇以士

心不附欲厲引名士且乞正所奪司馬元呂公著等贈益布以為無益阻之且奏人主操柄不可倒待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

宰相不知畏陛下其意蓋欲傾傳會哲宗廟而止及帝即位銳意圖治延道忠鯁布固力排紹聖之人而去之以此得相其詳

林學士學引權出知開封言于帝曰凡方隅者皆引用善人明正道以杜陛下復起之禍而數月以來所用人言士職去朝所

進以為輔佐時政豈能性性皆前日事陛下者一旦舉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國計計思之可為寒又此來主處已移小人遺失

未至必為元祐人于帝前則至其補元祐者不能從以是二人不可不從元祐者不能從以是二人不可不從元祐者不能從以是二人不可不從

十一月詔改元 時議以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太公至正消釋黨朋遂詔改明元元為建中國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嘗

從帝不能決以開封事中外動動則曰聖恩得非欲幽存乎天下之事有是與非朝是

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貼得兩存臣未建其可也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

徽宗皇帝 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亘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西南中山白氣將散復有黑氣在旁右正言任伯南言正

嚴之始而赤氣起于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戎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

陰此宮禁陰謀下十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遠忠良杜邪佞正名分擊姦寇使小人無得生犯上

之心則災異可變為祥祥矣 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范純仁卒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純明堂之論蔡邦正之歸毋墮謙違事易

遂言官辨明皇仁誣謗且云垂書允天下而愛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徵臣責以事君者也年譜開府偃同三司

純仁性易寬簡不以禁已加人雖之所到無不少生言曰身生平所學得之范起二子一生不盡以生且事君者持侍

陳又陳施宗敬未嘗與與相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生為貴人則明難有德難能已則命命家以貴之心情已也之心起人

賢地位也 聖太后向氏崩 聖太后為欲慮皇太后陪葬永裕陵 聖太后崩 聖太后為欲慮皇太后陪葬永裕陵 聖太后崩

追尊太妃陳氏 聖太后為欲慮皇太后陪葬永裕陵 聖太后崩 聖太后為欲慮皇太后陪葬永裕陵 聖太后崩

遼主洪基卒 遼主平于混同江 遼主洪基卒 遼主平于混同江 遼主洪基卒 遼主平于混同江 遼主洪基卒 遼主平于混同江

氏為貞順皇后 遼主平于混同江 氏為貞順皇后 遼主平于混同江 氏為貞順皇后 遼主平于混同江 氏為貞順皇后 遼主平于混同江

二月政章傳為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南論傳久高朝柄達國罔上毒流指紳乘先帝變故倉猝欲逐其志向使日計得行將蓋陸

下與皇太后于何地若曾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王方官問中國無傳故為而起播善者再

大公至正乃帝
王國治之本
慎存之乎心也
之子取置在堂
尚字子若從其
意元子曾改
去無元子曾改
邪止雖違國事
日若所謂公正
者入委在子

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是行違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

上未報會者陳陳連陳次并等復極論之乃貶傳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以亂民為傳又以為強盜于民居下

州究治以儆暴甚明乃止至是傳聞會于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世以此州此相也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伯雨初為右正言平殿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言伴權給事中奏論以少致印為真伯雨不聽

抗論愈力時曹布欲和調元祐魁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也

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于君子盡去小人獨留俾德宗坐此致播遠之禍建中乃其紀說不可以不戒而欲勸布有勞之說

為度支員外郎夏四月辛卯朔日食

拜飲聖堂滿皇后六月罷尚書右丞范純禮時韓忠彥雖有相而曹布專政漸遠絡述之說輒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

者朝廷命令其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為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偏色

大臣蔽見其同必非盡懷邪為和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

元祐之士其心豈惟圖是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況敬剛正曹布憚之謂駭為部劾主說曰上欲除右承旨

范石丞不可說越會說館遠使純禮主要說其嫌斥御名遂罷右類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竭于已為同志于君為其情或願以快私情使天下騷

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于熙豐培養之餘遠紹聖風運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無元祐之臣其尤非有射鈞新

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然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與爭則實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

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太后土實聞斯言今若商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元祐純禮純禮替之乞褒遷公

望以勸采者會蔡王即廢王以帝御初初對蔡即廢王以帝御府史以語言欺以成獄王上表待罪法不明今限宋史公望乞勿

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生罪

冬十月李清臣免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言是聽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此

罷權給事中陳瓌瓌張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掩昧之過及權給事中其言使各言以將即真瓌持于正

曰吾與丞相議論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命為選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情何有也各有一言瓌真之

後世史記卷之二十一

後世史記卷之二十一

在子之政學子
祭宗祭宗之
由子祭宗之
實官納州本
不主國事政者
祭宗祭宗又結
別為祭宗大宗
取月祭宗及五
此而祭宗之機
祭宗祭

以決去就其書之口持入省而便數人選相見甫就席遂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冥路評語確色不變徐起言曰通所論者
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侍士禮而變然改容信宿出還知秦州

十一月復召祭宗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曹實呼呼巧巧巧巧喜則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指三吳訪畫畫奇巧留執
果月祭宗與之游不食畫凡所畫身像帝之屬貴日進祭宗中且附語言論奏于帝帝由是帝屬意用祭宗左階道錄徐如常以
符木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字致虛致虛與之厚因屬祭宗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中言祭宗取口一詞祭宗遂起
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公與曹布交焉而謀引京自助乃詔為翰林學士承旨

再詔改元 曹布于路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字子博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孝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
非忠也考更神宗之法是忠孝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祭宗不可又曰陛下方始述先志董臣無助者
乃作愛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記年表例考行七重刻為左右左曰元重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盡諫詔官館學校各
為一重左序助始述者執政中惟孟益字為新祭宗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挺之范致虛王龍甫錢道暉字德暉江人之屬而已石序
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曹布而揚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祭宗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
敬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孟益孟益欣然奉行請相祭宗而籍具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
相祭宗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禮禮部尚書曹復復祭下刑起呂希問安惇養序夜等官 復初自河南入對論罷祭宗又欲垂臺屬論曹布而覺之遂殺尚書復
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實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切究及是出知蘇州

午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猶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眾

二月太妃朱氏年生母諱曰欽成皇后祔葬水裕陵

三月命宦者曹實製御器于蘇杭州 實實為子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漆雕刻雕鏤諸色近日
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力重困

夏五月罷韓忠孝知大名府 忠孝為相召遠流人進用忠謹之士張昞監陳瓌邵浩龔天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
張安民字安民州人等皆令士諫翁然稱為得人然與曹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字德人石正言王龍甫附布論忠孝愛神考之
法度違神考之人才違罷知大名府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龍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字汝霖言諸人罪狀已極詔聖照

知此經史通鑑卷之九 宋徽宗皇帝

刑案猶俱在但可據以行不必俟指名彈劾于是司馬元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駁章有差

詔賜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及元符未令家眷降人除韓忠孝曾任宰相黃曾任執政王觀曾任侍郎從官外餘並

會三有籍記蘇軾元祐時與李元祐同官世世免官李元祐與蘇軾同官世世免官蘇軾與李元祐同官世世免官蘇軾與李元祐同官

陸佃任伯固陸佃元祐時與蘇軾同官蘇軾與陸佃同官世世免官蘇軾與陸佃同官世世免官蘇軾與陸佃同官

母得官京師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迥起每欲多用元祐人材元祐時與曾布同官元祐時與曾布同官元祐時與曾布同官

夫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樂餌輔養之元祐時與曾布同官元祐時與曾布同官元祐時與曾布同官

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揚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

正恐自及耳遂罷知是州卒

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丞蔡京與趙挺之同官蔡京與趙挺之同官蔡京與趙挺之同官

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子天子願助我蔡京與趙挺之同官蔡京與趙挺之同官蔡京與趙挺之同官

兵天下幸甚京默然從之初通判德州布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名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取宜堪此選從之深

街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絕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曾布被奪父陳祐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希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厲

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受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史錢道言布授元祐之姦當榜昭聖之心賢子是布請罷出知湖州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立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道更變圖是未定朕欲

上送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禁元祐法置議議司于都者 蔡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托紹述之柄稱制天子用熙甯條例司故事即都

省置議議司自為提舉議議照堂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會居厚王漢之州府也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

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墜濫賦調戶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于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千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

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各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于諸郡充補南門外營

建賜名辟雍外國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總補上舍內

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人外舍三千人

以趨役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 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應詔元祐諸賢及人翰林學士卓蔡京拜相制極其後英故京引之

復令進士魚試律

復紹聖復法

九月丘實人碑十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熟陟之。時元祐元符末李賢致寬死徒者略盡蔡京滿本愆意乃與其客

強凌明顯魏葉得字少龍籍字執司馬元文秀博品公著品大防初擊元純仁韓忠孝王岐舉童王巖夏王存勳曾任持

制以上官魏鳳范祖為孔文仲孔文仲等徐官之黃庭堅張平中等及內臣張士武臣王凡二百二十人列其罪狀陳之姦黨

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會求言章疏及論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下三等邪上

邪中邪下三等十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忠知控權節者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者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

居住

冬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孝等言實豐稷陳瓊等十遠州。時元符皇后聞宦者郭隨溫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聞

既而昌州判官馮灝上書論復后為非于是御史中丞錢遵敏中侍御史石豫左府直學論韓忠孝等來一布衣班言復瑤華之

廢后據流俗之虛妄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迷小臣指關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

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超視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

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孝等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復邠州團練副使安員翰林學士曹榮御史中

丞豐稷陳瓊等十七人于遠州權馮灝馮履寺主簿

遂將蕭哈利即海板女真部節度使益格擊斬之蕭哈里叛遠亡入女真阿克占一作阿改今改女真婦人烏達利即海板女真部節度使至生

女真的同舉兵益格執之會遠王命益格討哈里益格暴兵得十餘人凡子阿古達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元此女真甲兵

遂次混同水與哈里里通時遣兵追哈里者數十不能克益格謂遠府曰遠爾軍我當獨取哈里里遠將許之益格使阿古達與哈里

里戰哈里中流矢墜馬阿古達執而殺之大破其黨幽哈里首獻于遠遠王大喜賜予加等益格知遠兵馬與益自肆夫未幾益格

卒金史道凡子烏雅行朝女真部

十二月遠遣曾宗于茂為獻隨太子寬耶浩于昭州。初耶浩名自新州入對帝首及疎立后事與款再三調諫草安在對曰已焚

之矣退告陳瑗瑗曰禍在此乎真時姦人妄出一鍼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剗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

為已出欺人可也拒可以欺天子之揚帝詔暴其事為追冊茂為太子而鼠浩于昭州

經一年春正月安置任伯南等十二人于遠州。蔡京蔡卞怒元符末遠議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寬州伯南昌北軍陳瑗遠

州陳瑗伯南昌北軍陳瑗遠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安南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

言即清遠瑗
史明言其子
外就瑗存存
事則應存存
得遠元符末
首尾不及四年

編管十象州

治郡守任其
置郡守任其
置郡守任其
置郡守任其
置郡守任其
置郡守任其
置郡守任其
置郡守任其
置郡守任其
置郡守任其

知荆南舒重委長溪蠻納土元祐初傳名允言言沅誠州既建布列營無設官募使調兵戍守所費鉅萬公私騷然顧科酌

詹星乃置誠州為渠陽軍州而沅州如故會諸蠻復叛朝庭方務休息因置詹星若而其地復為蠻酋所據及是蔡京當國開

邊拓土之議復熾京以舒重知荆南重奏誠誠二州蠻酋楊廣孫等一千餘人並納土招加置待制羣臣表賀州為州

二月專元符皇后劉氏為太后名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其因緣起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違及得罪停管臣僚亦知之專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元三

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假使傳授者監司督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相等人亦毋得至京師士于集英殿車馬禮節

夏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棟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誹謗專以詭異驚惑俗乃遣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史嚴加

方學者曰專所聞行所知可夫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蔡京欲盡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為富強而國忌罷俾商人先輸錢于權實務鈔赴產鹽州都受鹽而舊鈔志不用

而死者商賈不遠過儲欠備提點准東刺獄章錄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錄官

詔重書監洗西軍六月賈及安撫王厚復澶州賊韓忠彦等官有差蔡京議復澶州還王厚前校會元人都爾本已中改奉希

卜薩羅桑謀復國趙懷德畏遠奔河南棣落更校之以令諸郡朝廷患其有扇命王厚安撫洗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

省使重書善因言賈嘗使陝石悉五路事宜與諸將能否請用全意故曹監其軍帝從之賈至澶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賈

兵毋西賈發視述納解中厚問賈賈曰上趣成功耳遂行都爾本知王師且且集眾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先備並絕乃與

州搜聞進蔡京官三等禁下以下二等降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澶州罪既忠彥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邠州團練副使曾希

為賀州別駕元純理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將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秋八月張商英罷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諫京身為輔相志在道君御史余深等希蔡京指敗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蔡

司馬光斥其反復能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惜古建官既正臺者寺監之職而以奇祿階易名夫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
至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河中府司錄參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充濮州教授者
擬亂紛錯莫甚于此宜違為新名因而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直郎書記文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
推官軍監判官為文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錄為通仕郎令錄為登仕郎判官為將仕郎判官為承直郎判官為承直郎判官
今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頓于郡縣令監史長吏廳昏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嘗寫字歸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知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是民注曰彼後不敢辭乞免錫安民二字于
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高麗與女真通好 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警者至女真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泅於吳龍江上白日謂

洞江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其王乃通使于女真自是來往不阻 既而女真與地剽劫為害甚烈不列于諸國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初置渭州刑起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萬兵馬及兵車萬乘于

京師置官以領之

十一月遷封耶律滿為越王 滿為好文章略懷太子得罪也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羣臣不可而止連王即位寵待加厚號其父

和囉嗎為太叔封淳越王留子東京

卷之八十

徽宗皇帝

甲崇寧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蔡京當政將以利益人主乃用其黨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啟言請鑄當十錢其法以銅為之

銅質人極天下亡命如山鑄錢之意其議者多言非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 時京又以河東運使洪中孚言連夏以

銅質人極天下亡命如山鑄錢之意其議者多言非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 時京又以河東運使洪中孚言連夏以

銅質人極天下亡命如山鑄錢之意其議者多言非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 時京又以河東運使洪中孚言連夏以

銅質人極天下亡命如山鑄錢之意其議者多言非使帝亦知其不可而卒從之 時京又以河東運使洪中孚言連夏以

命方士魏漢津奏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十萬和足以廣樂當足以備禮

惑其說制作營造之事漸興至是京家劉萬村人為大司樂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為以身為

度之文 漢津謂為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為宮聲之管又周第四節三寸謂之臣指為商聲之管又周第五

節三寸謂之君指為宮聲之管又周第四節三寸謂之臣指為商聲之管又周第五節三寸謂之民指為角聲之管又周第六

節三寸謂之民指為角聲之管又周第六節三寸謂之民指為角聲之管又周第七節三寸謂之民指為角聲之管又周第八

節三寸謂之民指為角聲之管又周第八節三寸謂之民指為角聲之管又周第九節三寸謂之民指為角聲之管又周第十

吹竹管本自外倫莫律以來未之有改其舊者

長為律管夫不亦得易一帝即易一律十一

特若若無能辨其故律方謂

古人多見其不知也

王安石以學衍

其學其學其學

大內災

律定兵符符定... 樂制帝從之... 三月令天下坑治金銀志輸內藏

夏四月龍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例推恩自發原國

王厚復鄆州...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軍自將中軍期會宗...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大帥乘高指呼中軍...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大敗斬首四十三百...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羅桑必且走青唐...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子紙者罪以徒配已...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六月國熙寧元豐功...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學殿使御人殿觀...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置書省置學...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說文則今書篆字者...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高為上算學以九章...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算問仍併歷算三式...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部尚書劉拯... 厚帥大軍次于涅命高水年

計正不得以一
言傷中於是下
而靡其遺後而
定其後考也野
其骨肉之間傾
乳已如階厚又
委其村人家
國罪

江漢博為一合依本紀事州注曰自蔡京以開邊置上由是邊臣皆欲乘時邀取富貴如桂州王祖道游州人王江豐楊晟
免等使納土誇言以奉者百二十峒五十九百九十餘萬口又稱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官開建城邑置諸峒司主之詔從
其請以王口若為懷遠軍尋改平州又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允州以安口置格州以中谷州置增設提舉溪峒官選二年
人歸化謂于容州山心置州為下知督商估從之賜軍額曰許海州山在今廣東瓊州府定安縣西南山有五峯名五峯
山巖人歸化其州其縣屬州者為數營其居山峒無城者為生黎鎮州在今廣東瓊州府定安縣西南山有五峯名五峯
路故州通委治建置

復銀州 字注 初孝序察訪湖北邊關與蔡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

實知慶州曾孝序 字注 非太平法京街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羅謂之結羅其後蔡京復行之依羅亦始於前中必羅羅羅鈔在京使

京益怒遣御史聖寵勸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銀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師幾譖軍期除名官領表

夏人寇邊原遂誘吐蕃圍靈武城在今西涼府西甯州北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鄯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卑

追保忠赴身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

路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途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毋問首從賞同新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

使冀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美酋希卜薩羅桑合兵逼靈武城知鄯州高永年樂之行三十里

為美人所執都爾本謂其下曰此人年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美粟復焚大通河橋城今為通

仲武等囚服聽命蒙喻之曰君等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繼而

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美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治唯王厚坐逗

遛降授鄯州防禦使未幾夏人復入鎮戎將討之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蔡崇義董某三禮國劉溫等撰開寶通禮案祐中貴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

記嘉祐中歐陽修撰太常因重禮元祐中宋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禱善國喪禮總百六十三卷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

書省命詳議官具禮本不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高領其事

夏四月遣人來聘道翰林學士林德祥等報之 遂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五月除實人父兄子弟之禁

六月趙挺之罷 為之於四月廿三日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乃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 州人 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紹昌府為南輔升冀州為拱州為東輔鄂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祭京欲兵權歸已故也

遷上書流人

八月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質于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祭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的獻禮鼎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堦堦現知方色外祭壇球之中中央曰中鼎西北曰南鼎西南曰西鼎東北曰東鼎又稱帝居東殿西殿又稱帝居北殿南殿

大慶府建宮屬九月帝受質于大慶殿加號德漢澤虛和沖顯寶應先生 時帝新樂亦成賜名

詔從元祐黨人千近地 惟不得至畿甸

冬十一月林德還自遼 携之使遼也祭京使其激怒以啟學德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宮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祭銀祖攝

皆廢蹄復命議者以為怨鄰生事稍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頤州

以朱勳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勳俱給事蔡京所京黨其父子名姓于童貫宦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詔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增加船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勳領應奉局及綱

事 綱內物如石木等物以千計是極難得之物不置凡土產之家一石一木稱堪就者即領使至其家取之 民乃止 至是歲綱物益多民困甚矣

方士魏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

召公奭置堂以祀唐李良及漢津

五年春正月甲出西方長竟天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道純 州人 為中書侍郎詔求直言殿中人碑後議者仕籍 帝以星覆

避殿損賜劉達方拜中書侍郎即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翼日祭京見之厲聲

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書具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改

稱復其官書還諸從者

二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在植黨貶斥奪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虛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者必

以為陋至于土木營造事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京觀幣度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

之引年千餘歲

處其所以為國
人主統其為臣

即書重賞以
勸軍人安儲

時存均其成
之遺若其心

請則來以意
鮮有不深為

安配事者以
中大極感之

大之說以感
乃得為晉書

君其委其德
況服宗時節

國于沙丘始
于夏後既登

對表之餘等
之所無有慶

壤地日與民
日滋又例書

之足云子
人處其天命

數運德在平
臨事者已為

典以成其事
不以大書

事言是以
休和而所又

子乃無言
則其有或心

須則使書
是以成其

人主統其
處其所以

儲掃地矣用之上書于禮無他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其言此器已就矣兵備人言復與父當與開京曰事海
當于理多言不足為也陛下當書天下之奉區區王孫則帝使其巧匠思奉司及葛星見帝悟其為凡所建宜一切罷
之而京免為中太乙宮使留京師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劉道同心輔政凡京所行
一悖理虐民之事皆消澄正之挺之知悉也帝命挺之與劉道同心輔政凡京所行一悖理虐民之事皆消澄正之挺之知悉也

三月罷求直言 以星學已消也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許夏人平 廢銀州為銀州城罷五路經制司徒陶節夫知洪州

夏五月行紀元歷 劉禹所造也

秋七月庚寅朔日當食不虧 劉禹所造也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當食不虧 羣臣稱賀

劉道寵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
臣未有覺者鄭居中辭繼以往來鄭紀國封父神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
逆天而致威道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等曰人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令帝遂疑道禮政于是京黨御史

余深 石公弼 論道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鄧蒙出知亳州

丁大觀元年春正月復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吳居厚 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吳子美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 市此珠以進北

三月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初居中直學 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嘗重

之地非三者執政用無嫌經臣沮之于是居中疑京後已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字居安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初元符中攸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母返朝攸適趨局過諸宮必下馬拱立王問知

為敬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號履泰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為敬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號履泰賜進士出身拜秘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此為漢書卷之... 此為漢書卷之... 此為漢書卷之... 此為漢書卷之...

九月壬午... 九月壬午... 九月壬午... 九月壬午...

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主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啟之善則稱已遇則稱若必欲陛下欲天下之怒而後已自元符符宋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職配編置不蓄任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度臣稱賀
十二月置燕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屬廣西慶遠府與宜州同見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

自置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証其首與公佞阻文蘭州今慶遠府東州縣不令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西南丹州公佞

弟公晟結溪崗報復控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原平允從宜柳融及觀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為

兵部尚書 尺土一民益子然官州南西路轉運使張益祖道去京還以代其任益及觀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為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踰八百里凡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洺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水州州屬縣子寧武後地在今青州道 如洺州龐恭孫誘之也 而恭孫妻前州將子純阿

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先是壬以王印六寸羅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水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

良王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重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蔡京持上表賀 京又奏為時雲室元元聖誕通連理本

二月以策夢得為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寵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嘗得入對因言事

不過不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于陛下則前日不歷廢以為不可而出于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令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

無乃陛下未有了然于胸中乎帝悅以為起居即遂進學士
夏五月庚戌朔日食

重賞復洺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先是以八寶恩加貫印度使 詔建及是貫捷至復有是命百官表賀帝以玉帶賜蔡京貫復

積石室有二一為唐室本朝建一為宋室 易鎮奉寧 以神寧州功勝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
秋九月以林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搃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 懷素反多連蔡京二人曲為
掩覆凡似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採取禁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皇后王氏崩

冬十二月晏靖如皇后

安化州縣水州諸州軍內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略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上中下三府及北一鎮二州

三諸蠻納土共五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諸州四州七原寺州州名

多蠻夷不交即縣今據家史地理志云

表賀詔莊燕黔南經略安撫使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且三年春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友在樞府寔為羗異時帝意京專悞陰令康國阻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

遂引吳執中為中丞執中將論康國康國先知之且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願遜位既而執中對果陳其

事帝怒執中知滁州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廡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謂右正言陳禾字子實監信州酒稅 時責責積益張與黃經臣皆用事中丞盧飛奏為姦指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

也連上書勸黃經臣恬寵弄權之罪願亟置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

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重賞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

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真日曹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稅

夏四月林億有罪免 集英殿唱貢士擢富傳姓名不識甄蓋字帝笑曰卿誤邪億不謝而語詎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

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過關為帝言頃使遠見其國中消息右兼而有之勢無不可益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

有北伐之意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嘗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韓昂州人 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薛昂與余深林億附蔡京最余昂至

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笞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凌孟錫于遠方 聖官孟錫獻所畫卦象謂宋將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免庶事以厭之帝不樂貽罵之遠方

六月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字介仲劾京罪惡甚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字德之者以

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

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翕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姦國言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主此如

人一身職膺受珍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黃髮拳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傳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蒼負山多見其不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能

勝任也疏奏不省而春注益異

冬十一月詔祭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傅英宗實錄改封是國公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重臣願持必斷

之決以消後悔殿中侍御史洪亮昇州中進言京假結述之名一切更張散壞先朝法度朋姦謀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僅

塞都城上鴻濟願之恩中懷疑危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州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

堂學得為腹心交植索與帝為逐逐得而違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任注復極論京受孟珙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

林德置政府用所親宋壽年州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昇遠以禦魑魅皆不報

書成 昇又置禮制局命劉禹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各悉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禮祀之器為五禮新儀頒行天下

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祭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關賜對因奏

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城一一舉行則盡結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常嘗

從容問答曰祭京何如人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

不過五人

慈出奎妻詔直言剛失駭察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慈出奎妻聞避賊成勝令侍從官直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

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懷憂海內不歡不忠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夫人文譴雖寵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僂居賜

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于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殫數陛下去堂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頒

明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謀已而重致于法以嚴刑峻罰賜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遺事數興而

國力大遭登壇所震中外積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譴奏上乃出之杭州深與祭京等為死黨京死去國

賊王祖道為賂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祭京久遠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史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慈

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慈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秋七月罷方田

九月丙寅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瑞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侍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 帝意好觀書善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是立為后

夏四月復行方田

五月詔察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言者諫已乃作御筆密進而馬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書無巨細

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廢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秋九月更定官名 察京軍書自用欲更置官名以耀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以士燠為樞密六曹

如太常內侍省職悉倣擬廷之制以內侍省為樞密使廷中官皆名修六尚局尚書省尚書省中書省凡屬六局則尚書

本官年節二年乃皆中書省建三衛衛尉卿部大夫詔太師太保古三公之官令為三師古無此稱今依三代為三

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師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宜置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

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兼尚書令及文武職官而以太尉冠武階於是時賈既濫冗名

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安升樞使華誼冠道流亦崇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 時氏問不得王圭朱獻者帝御殿受寶京封國公執政皆進爵

十二月加章貴太尉

陸三年春正月進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祀孔子廟 時新廟成于正月元日舍朱仲春秋上丁舍奠以寬園

那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頒辟雍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

二月太后劉氏自薨 帝以舊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于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薨

鈞自縊死 劉氏自薨後

三月壬子朔日食

夏四月作玉清和陽宮 在福寧殿東本安道皇帝所生之地也

五月頒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之宴饗比令有司播之教坊試于殿庭無為感然也

秋九月賜方士王老志 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道妙先生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

人言休咎多驗大僕卿王宣以名聞時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紫雲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啟視乃書歲秋中與喬劉二

妃然好之語也固是子無信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末書初若不可解者予庶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史大舍頗以為戒老志

亦謹畏乃春宮之蹈年而死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為師今存古時許遜收其符人得大洞隱書符落

七元之法能通人未事京寓之帝召見賜號冲虛處士爰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符書流加

太子天書之旨

尚道作一物以

聖世在民是載

宗真子天白日

時若有忠忠作

唯信不復願登

聖非天說聖基

及是而輝大祀

而今道士殆如

前事其理甚知

說明功德足載

若非天書其載

何天書至是邪

聖天書通中在王安中上詳錄... 聖天書通中在王安中上詳錄... 聖天書通中在王安中上詳錄...

冬十一月祀天子園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款威儀前導...

東若有樓臺奇觀是何處也倣即奏見 雲間樓臺殿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

道流童子持幡幢即蓋相繼而出雲間 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

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于天下

女真阿古達自稱達貝勒... 初遼主如春州... 遼主命諸酋次第誓至阿古達...

以故事皆采朝通頭魚宴... 遼主命諸酋次第誓至阿古達... 遼主命諸酋次第誓至阿古達...

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古達雄豪不常可托...

不知禮義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 心設有異志蕭爾亦何能為遼主乃止...

國政遂稱兵先併附近族多是即度使 烏雅舒罕... 遼主命諸酋次第誓至阿古達...

曰何不告我阿古達曰有畏不能弔乃 以為罪子

十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如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

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校經以 擬侍制修撰直閣之名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

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狹宸門外初登京欲以宮室煬帝名內侍童貫楊戩實詳...

之狀五人乃請國延福舊名而新作之 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

東以數十畝花名木類聚區別任石 巖壑幽絕... 遼主淫亂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

文以記之其類又為村居野店通 肆香亭十其大者民行相過... 遼主淫亂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

林... 遼主淫亂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

冬十月女真阿古達舉兵攻遼取寧 江州... 遼主淫亂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

生女真使者貪縱徽索無藝女真 厭苦之烏雅舒齊以遼主不遣阿蘇為解...

嘉勞也名置身古羅謀仿此 舒園特令改復仿此... 遼主淫亂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

遼主淫亂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 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

遼主淫亂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 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

遼主淫亂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 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

其所屬備衛軍連城修戎路連主使侍御史愛錫拉布往詰之阿古達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通誠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蘇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愛錫拉布還連主遂發渾河在

軍益東北路統軍阿古達聞之謂其下曰連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薩拉嗎子尼瑪哈

八薩拉嗎在別都聞之使尼瑪哈及固斯兒等謀徵集所屬諸部兵九月會于拉林水得二千五百人以連之罪中告于天地傳檄而擊至

示人淺也連軍寧江州填整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古達遣擊盡之連統軍司以聞時連主射鹿于慶州前

引兵還初女真都統完顏阿骨打者為其兵居於混同江之北十一月連都統蕭嗣先弟伐女真阿古達迎戰于混同江連軍大敗連主聞寧江州陷以司

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關志連敵報濟人言女真兵滿洲

連圖哩今此部族與女真和勃博作同音保羅字細論王特穆爾穆魯古叛降女真已而逃歸連東北諸州多叛

以責責為陝西經略使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額葉舊作以書遺其國統軍渠多發舊作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春塵既

闕地藏之火兵之來斗糧無甯可坐而飽也多邊遠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先知其謀募兵盡發官報多凌園定遠失所藏越

七日額葉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立築城底河城漢名成底河在今中夏人于此築城以地要嘗有詔責貴為經略以討之

阿古達不許鄂爾哈瑪爾古語稱八子惟金不望不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受新水

保軍勇乃其
動勇士之尤
不亦其子細
人官解體後
皆用妙手至
元關志以真
其死可憐生
地感不憐乎
可見其自取
亡耳

吳州在今江蘇州府地夷反以趙通為淮南招討使平之初梅嶺皆在今江蘇州府高公老之妻宗女也嘗出金玉器飲晏州

吳首卜滿等瀆心聽之會廣帥曹宗諒以鐵竹木棧更部且誣致其首卜國藩等宗夷人感怒滿遂相結因上元張蟹擊破梅嶺

端益大于是詔發陝西軍三萬以通為招討使通與別將馬贊孫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滿探輪綽大圖在今江蘇州府在其山

起數百仍林著深密諸村因與為通敗清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通軍不能進巡檢仲友直所部多思默土丁習山險而山

多孫適乃用奇計以火孫攻因遂克之通上丁員曹密等皆而上下得孫數十乘來通作地通以通孫十餘乘

遂遣使如金議和金不從 遂遣僧嘉勞在今江蘇州府持善往金謀和使馬金主遣使刺在今江蘇州府復書云若歸叛人阿蘇遣黃龍府

子別地然獲議之通又遣通等皆如金主遣使召通不通分通張通州人走保黃龍金

金擊遠兵于通囉免在今江蘇州府城在今江蘇州府大敗之 金主自將攻遠黃龍府進薄益州在今江蘇州府州人走保黃龍金

取其餘民而去遠遣都統額爾德左副統著伊錫在今江蘇州府又遣之通右副統耶律卓在今江蘇州府州人走保黃龍金

謝佛哩在今江蘇州府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成遠且屯田以為長文計金主聞之率眾趨通囉克城登高望遠兵若連雲覆木狀頗謂

左右曰遠兵心氣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為障檣哩在今江蘇州府長子在今江蘇州府以右翼先馳遠左軍左軍却落索在今江蘇州府

以會貫領六路邊事 時水興鄒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于是西兵之柄皆屬于貫

夏六月作三山山漢子一名羅鳳山俱在今新大任及房山漢子二小山也北二小山分為二股合于下流因三山為址作天成聖功二橋唐魏州者名聖功調役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軍工已而水漲橋

壞

秋七月戊辰朔日食

八月作明堂 初元豐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以畫殿奉而未暇講求至是下詔內出圖式宣示于崇政殿且以明堂宜

成

正臨兩方近東以據福德之地乃徙秘書省于宮後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至七年六月始

遣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北通遼東命蕭道清字道清率兵分屯各處今在

州登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有夏流出于柳 其光熙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庶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貪圖注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

好之具賜焉志耶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九月金取遼黃龍府 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水深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楫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

才及馬腹遂克黃龍府遣蕭齊刺遼還曰若歸我叛人阿蘇即當班師

遼軍渡混同江副都統耶律卓諾作亂伏誅 遼師渡混同江副都統卓諾與耶律淳妃弟蕭迪里注見及其甥蕭延留等謀迎

立淳誘將士亡歸上京遼迪里以其謀告淳淳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齊令左右

拘之有頃遼主使行宮小底伊遜通人名也伊遜小底高古伊等持書至備言卓諾之謀淳即斬迪里等攜其首單騎詣廣

平定遼史官名也等持書至備言卓諾之謀淳即斬迪里等攜其首單騎詣廣

結渤海屠盜至數萬趨廣平犯行宮不克北趨陞慶山順國女真阿崇注見等率眾告太祖廟數遼主過惡移檄州縣遂

餘人並斬以狗餘得脫者皆奔女真卓諾詐為使者欲奔女真為運者所獲遂行在腰斬于市

冬十一月金襲遼軍于和斯布達今在遼北大敗之金主聞遼出軍勞而仰天恸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

麻衣者僅道
科人即其真狀
而中之靈靈奉
如不越路經帶
深恐其華佳其
深恐到到仙班
以為靈靈之計
是靈靈之故矣
京中有以假之
不而靈靈者則
受其也

終乃欲自立國今天祥觀王奈何非死戰其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迎降轉輸為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王遣車師
迎敵遼王自將至國敵戰今敵射馬蕭特默守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沃撈樂防與紅雲在遼東記在遼東
鴨綠地名在博龍府東按察司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侍之會獲
遼督餉者知遼王以卓諾反西還已二日諸將請乘金軍之運遼遼王及于和斯布達岡金王曰彼眾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
最堅遼王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軍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沈籍相屬百餘里殺獲甚多帝慨兵械軍資他寶物
馬牛不可勝紀蕭特默焚營而適金王亦引退

丙六年春正月遼將高水昌據遼陽以叛遼東京留守肅保先嚴渤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皂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
入府刺殺保先戶部使太公鼎獻定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兵漢兵千人盡捕斬之撫定其民裨將高水昌時以
兵三千屯八嶺口補德殿使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誘渤海并戊卒入據遼陽旬日間遼近諸處有兵八十人因僭號稱隆基
元年遼王遣蕭韓嘉勞奴今改張琳潘州討之

賜方士林靈素字誠人號通真達靈先生靈素少從浮屠苦其師管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馬食僧寺苦之及王老志
死王仔昔寵哀帝訪方士于左階通錢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王
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青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
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賊此兩符人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諸慈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
寵靈素以為九華王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食無算為改温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積
習五雷法台呼風震雷開晴雨有小驗而已

以童貫為陝西兩河宣撫使

渭州將神師道字真仙號克夏賊底河城先是王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之師攻夏賊底河城賊績元者十四日奉鳳軍
與童貫通和之謀至是師道以兵攻城八日而克之

閔月立道學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以內經道德經為大經莊列為小又用蔡京言
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玄

二月作上清寶錄宮成帝于景龍門對對長暉門觀宮作上清寶錄宮宮處連禁者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
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闡景龍門城上作樓道通寶
錄宮以便齋醮之事

夏四月金人攻高水昌殺之遂取遼東京州縣 水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華沙布

謂水昌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叛之以借大號則不可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水昌不從金主乃遣

攻水昌時遣張琳等討水昌久不克韓魯與戰敗之遂取瀋州遼寧今奉 水昌大懼率眾拒金過于活水

河金師既濟水昌之軍不戰而卻遂北至遼陽城下明日水昌盡帥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十騎奔長松

人托卜嘉又曰大契丹托卜嘉等不附金改號於此執水昌以獻金主殺之于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警遠女真皆降于金金主以幹魯為南路

都統都統郭撈後仿此如東京事

何執中罷 執中輔政一紀年高疾甚賜之寶告尋以太傅就第朔望儀物原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嘗為端王侍講故終

始思遇不替然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主意實歸太平而已

詔祭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京總三省正公相位

五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時祭京大典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更無所師鄭居中每為

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使律振淹滯士論翕然

望治望治正夫謂也明上下情通善類入編中望治望治正夫謂也明上下情通善類入編中望治望治正夫謂也明上下情通善類入編中

六月遂以耶律淳為都元帥

秋九月帝詣王清和陽宮上殿號于上帝敕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王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皇天

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尋又上地祇徽號曰水天效法厚德元炁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一如上帝

尊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箓宮之神霄殿

冬十月夏人寇漫原屠靖夏城 夏大舉攻漫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夏先使數萬騎繞城蹙塵漲天乃灌穿堦為地道入城中城遂

陷屠之而去

丁七年春二月大理入貢 廣州觀察使黃璠廣州人請大理入貢詔以其主段和舉為雲南節度使封大理國王

帝幸上清寶箓宮命以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

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飯餐而柳苑錢三百謂之十道會且令士庶人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帳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于下再拜請

問然所言無狀紀者時時雜以滑稽嬉語上下為大開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史氏詣宮授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夏六月進錄院上尊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錄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清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朕故曰金

人主道君夫臣
奉公剛斷無
藉他人詞察
恭志行事通
皆知百職雖
能可比又何
陰謂而行之
無宗無宗意
而本必君子
者持因守中
所論結以此
謂得之君子
居中華奉命
後亦不問別
何律則亦不
同時之小人
足任所行去
之者耶

嘗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何爾早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喜其始信道教于是將信為異國謂有珠星月魄感龍天宮雲

華之行以達迎之遂竭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探于上清宮鑿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州方山也

山宮鑿造在嶺大號曰萬成州人 賈侍御史黃孫元字元明 于昭州 初孫元為左司諫始被職即言三考吏獲多乞非元由是制者一切革去齊末其已嘗白

帝帝內批云書事偉大之時為其亂滅省之計徒為符寶即明年復拜侍御史主是大皇帝以為念孫元上疏言齊末得侍自

專修大通制無君臣之分即居中深深依違憂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怒下懼勢豪赫赫乘朝籍古孫元獨出力攻

之京懼中以他事實之昭州 遼耶律淳及金并為揚古字金王 猶以歸降則及阿蘇為言淳至燕恭山馬揚古及知東京事耶律淳

進政顯州魏直今州 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乘夜進襲馬揚古擊走之遂與淳戰淳敗走馬揚古遼太祖勅金字金 陵方其

北運拔顯州于是乾統運成川魚七州字大前 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乘夜進襲馬揚古擊走之遂與淳戰淳敗走馬揚古遼太祖勅金字金 陵方其

金遣使如遼 楊朴言于金王曰自古英雄開國每先傳大國封冊金王從之使至遼時遼東諸州盜賊蜂起擾民以充食糧密使

蕭奉先等勸遼王許之 命乃我所自制也實合兩八寶為九寶以定命寶為首且曰八寶者國之神器至于定命乃我所自制也實成帝御殿寶寶

以玉鑲為尚書左丞 顯莫風姿有口辯喜學術而多智善任初以何執中應累官左司諫張商英為相深夫帝之帝遣使以玉環

賜蔡京于杭顯知之因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及京復相德其助已歲中三遷為御史中丞顯欲京與遼通議中二

十罪已而致翰林學士會京與鄭居中不合顯復內文居中京由是怨之徙為戶部尚書持陷以罪顯以計獲免遼為學士亦嘗

遂入政府 二月遣武義大夫馬政字元 浮海使金約夾攻遼 建隆中女真嘗有其國之蘇州魏注見前 泛海至登州曹馬故道歸得至

是有漢人高舉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曹貴共議命師中其人同樂約于曹貴馬路

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曹貴遣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字元 曹貴遣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字元 曹貴遣人使之遂使武義大夫字元

上聞曹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復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夏五月壬午朔日食

九月披歷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萬五千餘間元復廣聖宮及宮人所居與宮焚死者甚眾

閏月立周恭帝使 詔周恭帝使已封崇義公復立恭帝使以為宮長孫周顯祖世為國三恪

冬十二月置給民局奉罷之 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言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宜會一歲財用之數量入為出帝頗善治民

為討論振兵給民之道以處仁詳定恭京不悅局奉罷

遠大鐵人相食

卷之八十一

宋

徽宗皇帝

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為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遂前議請於帝改佛號大梵金仙徐為仙人道士僧為德士易服

為政來修好詔答言論以兵攻逆之害善慶等唯居十餘日道政問題有開道入關 王瓊子中 嘗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

報稱行至登州有開死會孫者言違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道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

見皇帝當欲結好早示圖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 初馬蘭求或謂帝無二言詔至是與高麗詔關密勅日少引之觀觀女真

不問父也宜乎爾 帝與高麗之方曰聞天子與女真國交外可存於外謂又元中觀觀女真

以余深為太宰王顯為少宰 顯為城而後居之日專以教坊樂供儀件忘取于官窺伺一時是時創始始創始始始始始始

古城入貢 為城自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至是封為王後每遇恩輒加封邑與父趾均矣

三月以馮異州 顯德人為中書侍郎范致虛 見欲拜高 顯德人為尚書左右丞 致虛自右丞遷左丞半歲以母喪去位

事 顯後年餘起知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方用師圍燕致虛謂邊塞一關必有意外之患宰相惡其懷異復聽終喪 致虛在起

知大名府時顯德目和子夜去位 顯德及夏人戰於統安城 顯德及夏人追殺之 童書使對法取朔方法不致行獲遺之乃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王弟察

先事 顯德年步騎為三陣以當法首軍而副將精安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此明走七十里至

顯德及夏人戰於統安城 顯德及夏人追殺之 童書使對法取朔方法不致行獲遺之乃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王弟察

先事 顯德年步騎為三陣以當法首軍而副將精安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此明走七十里至

顯德及夏人戰於統安城 顯德及夏人追殺之 童書使對法取朔方法不致行獲遺之乃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王弟察

先事 顯德年步騎為三陣以當法首軍而副將精安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眾法乘夜遁此明走七十里至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宋徽宗皇帝

三

禮樂不於此
以之高無信
言者其主有
亡國之相持
以神術來矣
若云禮樂可
則五德道衰
無非此是
時家老國事
非微宗是不
而自寧子
職在神物變
在神往來宜
自由若為火
灑於市肆人
行取食而不
於曉擊而六
謂福之重矣
在既已非然
安能為水火
之文或會其
通其此與生
其者及女中
製宮不足宜
夫以徽宗
即無宜其亦
亡國代之亦
宋道自皆遠
一時宮宮以
五行其之
亦好者而不
失之區矣

五月京師大水 京師茶肆備足與見犬犬時相傍近視之則龍也雲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適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
外水高十餘丈者覆甚命戶部侍郎唐琦督水決水流入五丈河起居即牛網時此官屬家都汴官五十餘年來嘗有此
異夫變不盛坐必有所以感召之災非易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甚當以蒸餾人患為憂望求直言來而用之以答天戒
詔監南劍州沙縣稅務

六月見人來詔重賞氣秋七月以曾為太傅 關右既困重賞復人困重選督表納款遂請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寶節
殺以曾為太傅不取曾不能屈但迎節使禮之使持節還及現書之道中而去足安帥費及得而上之曾始大沮辱加費太傅封
涇國公時人稱登京為公相曾為媼相

遺遣使冊金主為東懷國皇帝金主不悅 遺遣耶律納格格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先事狀數責方物歸我中京上京
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遣我行人及元賂信符并家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納格復至金
金使呼噶哈等作胡突與俱知遼克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歲減歲增之數且曰必以先事狀數責方物歸我乃可如約
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遣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張榜糧金乃使烏浪喝等謀如速迎封冊至金金主以無見事之語又不稱大
金而云東俄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質孫如速責其冊車體式如使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秋八月金製女貞字 女貞初無文字及獲與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因所依仿漢人將字國契丹字制度令本國指製
女貞字復製契丹字小字謂所製為大字云

九月幸華京第 帝幸德院觀金芝遂幸京第時京子飲僮僮及父子行皆為大學士侍尚帝女及德帝極時曰德院家人所
養亦居大宮第妻封夫人京第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笠頻幸其第命坐得賜賜用家人禮京第表有云主婦
上壽請願而帝從稚子華衣挽留而不卻蓋實事也

加嚴依關府儀同三司 故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稱得預宮中秘戲或竹兩宴則飲輔看短衫窄袖綠青紅雜倡優保德中
多通市井淫褻流語以獻笑取悅故妻家氏出入禁掖後子行領殿中監宿信領其父故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
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宜使自勞苦若帝深納之

不此

封號... 在... 卷...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 小筆七賜臨

幸自是... 合... 小官何敢論大事... 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報曾此不知用彼相... 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 召楊時為秘書郎... 先生至是福州進士... 然惟此... 下忠義之士布列內外以分理庶務... 先生安在乃召為... 二年春正月...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 以靈素為太虛大夫... 侍役禮葬焉

二月... 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 不... 二月... 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 統軍司治軍...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宋徽宗皇帝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河和議述

夏五月金使遼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以城降 金主自新攻遼以遼使蕭錫里宋使趙良嗣從遼降者為己持詔諭城中使遼降
遼王方徽於瑚圖哩巴山金地地界也州有城圍壁巴山關金舉兵命耶律博碩布不令及斯等選精兵二千以濟師五月
金主進攻且謂錫里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已多勇厚以麾下先登充其外城
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良嗣等奉勅為壽賀萬歲金主乃遣

六月詔舉京致仕 京事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為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 商戶遂為仇敵攸
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援父手為珍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通乎京曰無之攸曰

華中方有公事即時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辭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爾隨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秋九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致和報之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

宋取燕京折津府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志上取燕京折津府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

虎計克復遼瀋府地也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

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加內侍梁師成拜太尉 師成點點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新得華國名進士籍中差連至河

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喜連迎希恩寵帝命入殿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撰書史習儀帝

書詔皆以出外履其能辨師成嘗不能文而高自標榜以翰墨為己任自謂成出子時天下無詞翰文其尺牘在內謂者皆

四方舊秀名士師成必招致門下合意者密加汲引之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輔以父重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

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者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駿州人方臘作亂 駿州清溪於徽州南臨安縣境向清民方臘世居縣場村託左道以惑眾初臘水賊中驍州女子胡氏與自

因得為籍縣境梓桐驛源諸河亦曰清溪河後改名咸平在淳安縣南也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櫟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

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屬臘取之臘怒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大學生鄧肅州汝縣人劉進詩諷諫帝不

聽故肅歸田里勳益播威遂因民不忍陰聚會之游手之徒以朱勳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更將帥以巾飾為別

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更將帥以巾飾為別

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更將帥以巾飾為別

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更將帥以巾飾為別

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更將帥以巾飾為別

在星之六十二
百萬之夫錢之
一千七百萬與
五千又連等
餘金等諸如
所請五十萬者
仍在復益以代
統一百萬兩
多費而費多
是矣其北中吏
為生算而亡
之意即因之以
與爾時若若
動自謂為得計
誠可笑亦可憐

宜如廣東而
敵已極其甚
如他諸法
之宜即當
實行乃以名
且令其軍
軍於事太
日暮其於
之皆仿書
傳諸官皆
效尤耳

自紅巾而上凡六等
警即斂手聽命不旬日
十一月金澤龍以王
拜太宰
十二月方臘陷歙
三國兵機
計凡得官吏
聞于是不
程以朱使不至
之權分與
直隸
時三年春正月
之擾眾言賊不
父子弟姪之在職者

自紅巾而上凡六等
警即斂手聽命不旬日
十一月金澤龍以王
拜太宰
十二月方臘陷歙
三國兵機
計凡得官吏
聞于是不
程以朱使不至
之權分與
直隸
時三年春正月
之擾眾言賊不
父子弟姪之在職者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
方臘以自稱
使聞者視所向
舉火焚其舟
遼都統耶律伊都
趙王
人望女真與兵
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
達哈拉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
方臘以自稱
使聞者視所向
舉火焚其舟
遼都統耶律伊都
趙王
人望女真與兵
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
達哈拉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
方臘以自稱
使聞者視所向
舉火焚其舟
遼都統耶律伊都
趙王
人望女真與兵
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
達哈拉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
方臘以自稱
使聞者視所向
舉火焚其舟
遼都統耶律伊都
趙王
人望女真與兵
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
達哈拉

誅蕭道達哈拉等而賜大妃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遼王遣蕭錫默等將兵追之及諸山縣

皆伊都也遂縱之而以追不及還報伊都至金遼王見之曰胡賊也遂縱之而伊都乃宗室豪俊當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

夏四月董貴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先是臘將方七佛引眾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固守會貴引大軍至合擊賊之賊遁

據杭既而貴前鋒至青河州州府今濟州北仇臘焚官舍府庫民居道遺清溪諸將劉延慶王重主漢楊惟忠李興宗王潮

州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曹等合兵擊臘于舒源洞臘眾尚二十萬深據崖屋為三層將尉吳知所入王潮裨將韓世忠

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餘黨悉平遂服京師斬之之起凡破六州五十二縣咸平民二百萬所

詔改睦州為嚴州歙州為徽州加董貴太師封楚國公尋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五月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本名堪字子于黃州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蔡卞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勳

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新州未半遣捕黃州安置

閏月復置應奉司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悅抑損應奉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仗之

仍令梁師成總領于內遂復諸應奉局發遣漕稅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走四方珍異之物充報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繞

什一

秋七月黑骨見考集平黑骨漢文五行志無日可紀惟洛陽黑骨宗本紀謂者是年七月之本補細日直者秋洛陽民間說

言有黑骨如人或如火夜出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謂之黑漢一年乃息又禁牛類有黑如鬼見變未成見變

則度地所出增租錢至十餘萬時水旱不得歸免推才為諷察使至是戲死以內侍李若繼之秀娘遺密與王黼表置局

泗州監事貪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煤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肯管山莊見閩縣查指為公田訴者輒加厥刑致死

者子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虐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勳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

耕糞財靡努力竭餓死或自縊輒輒創置責稅刑禍福轉于因之得美官者甚眾前執政蔡京嘗勸迎高彥馬青處之自如

所在俗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者謂或通在貴族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為道古者博學多識集
冬十一月馮翊蘇龍以強邦昌為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好壯人為尚書左丞 邦彥本銀工子俊吳美風姿為大數而工然
生長閩閩習使部事應對使善誦能蹴踘每縱街市俚語為詞曲人爭傳之自號字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譽與之東橫翰林
承旨進右丞

十二月進封廣平郡王稱其子好為康王

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遼王延禧殺其子魯王阿喇單走雲中 耶律伊都之奔金也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

心今乘其釁實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用其策以合音都統內外諸軍普嘉尼瑪哈幹布金主曰長子謀臣名謂

今彼後幹布有合謀防此傳動郭德勝等討之耶律伊都為導導至是得中京遼兵不戰而潰進下澤州城隍地賊城

在合謀幹布有合謀防此傳動郭德勝等討之耶律伊都為導導至是得中京遼兵不戰而潰進下澤州城隍地賊城

唯遼主乃遣人縋之或勸阿喇單亡阿喇單曰安思為蕭蕭之船而失臣子之節遂就死遼王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皆被謀所

害早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王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駕走雲中遺傳

國皇子秦乾河前見 或問游醉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昨日四海人才不能週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書因瑣

二月官勾太平觀陳瑄卒 病使人馳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保養以待時用至是卒于契州

三月金襲遼軍遼主延禧走夾山州遼主延禧在古州州北 金尼瑪哈敗遼兵于北安州遼主延禧在古州州北 在拔其城

遺固新近地獲遼獲街錫里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舍兵昌遼主窮迫若失機會則事難圖矣舍音意未決幹布勸殺之舍音

乃出青嶺方與遼在開平國 尼瑪哈出孤嶺在開平國 期會于羊城遼防此處 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為憂蕭奉先猶言女真

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遣趙白水遼防此處 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宮遼主計不

知所出遂乘輜騎入夾山始悟蕭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謀我至此謀汝何益益恐軍心忿怒爾曾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

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

並賜死蕭奉先死 遼主遣使請降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恂溫與淳

守燕京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德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遼防此處 謀立淳處溫張琳

表有持及食納
備置填初心
前後吃不相類
甚甚當念親親
已非一日始免
遣王兵成尚幼
故秦敢輕伐
謀進淨遠播遠
喜重真復無期
進乃安心備
其後開比居傳
徵費積積身家
無臣之名為天
下保維維情何
及乎

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什字重德遼太子重德等謀
宮論林亦速國攝政溫為太子左金吾字溫林盧仲文字賓遠人曹善長名善長康公弼字伯起集善漢官諸軍指浮府引
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行出學典持槍袍被之令百官拜歸山呼浩氣再三群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
福以妻蕭氏為德妃加處溫守太尉餘與謀者皆官有差及溫軍為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達什退降達什為湘陰
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而達王所有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告誅而已溫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
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金人不報

金克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敗守忠救之尼瑪哈穆哩康幹布等燬全尼瑪哈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
之守忠大敗其軍噶為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詔書普察依等勤兵巡邊以恩金 普察開金數敗遼兵乃乞舉兵以應金都居中言不宜棄父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嚴寇初平
帝亦悔用兵王翮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來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
取燕雲女真必從中原故地將不顧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翮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
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翮又遣書普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蘭耶律濤自立乃以察依副實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
金且招諭幽燕故童孺不令事功課可嗟乎致入靜日二美婿侍帝側依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書帝笑而勿責謂

夏四月置補完校正文籍局 招輯求士民藏書其有未見秘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遺逸命建局以補完校正
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定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私閣

金取遼東將諸州 遼東即海東 獲阿蘇以歸 金洛索等奏定東勝諸州獲阿蘇軍士問之曰汝為誰曰我破遼鬼也執送
金主金主杖而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寇續遣保羅州詔班師統制神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 會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說州人計降黃榜
及檄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家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連命都統制神師道獲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
如盜入鄰家不能故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實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平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見

耶律宗元之遣耶律達什蕭幹架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諷而前師道遣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板
自防賴以不大敗返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平興宗亦敗于范村常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還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
朔之所善也今射一時之利害百年之奸結射親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故天師師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實不能

童貫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說州人計降黃榜
及檄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家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連命都統制神師道獲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
如盜入鄰家不能故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實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平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見

耶律宗元之遣耶律達什蕭幹架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諷而前師道遣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板
自防賴以不大敗返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平興宗亦敗于范村常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還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
朔之所善也今射一時之利害百年之奸結射親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故天師師師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實不能

童貫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說州人計降黃榜
及檄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家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連命都統制神師道獲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
如盜入鄰家不能故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實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平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見

耶律宗元之遣耶律達什蕭幹架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諷而前師道遣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板
自防賴以不大敗返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平興宗亦敗于范村常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還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
朔之所善也今射一時之利害百年之奸結射親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故天師師師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實不能

童貫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說州人計降黃榜
及檄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家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連命都統制神師道獲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
如盜入鄰家不能故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實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平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見

耶律宗元之遣耶律達什蕭幹架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諷而前師道遣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板
自防賴以不大敗返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平興宗亦敗于范村常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還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
朔之所善也今射一時之利害百年之奸結射親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故天師師師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實不能

童貫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說州人計降黃榜
及檄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家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連命都統制神師道獲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
如盜入鄰家不能故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實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平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見

耶律宗元之遣耶律達什蕭幹架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諷而前師道遣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板
自防賴以不大敗返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平興宗亦敗于范村常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還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
朔之所善也今射一時之利害百年之奸結射親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故天師師師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實不能

童貫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說州人計降黃榜
及檄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家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連命都統制神師道獲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
如盜入鄰家不能故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實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平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見

耶律宗元之遣耶律達什蕭幹架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諷而前師道遣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板
自防賴以不大敗返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平興宗亦敗于范村常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還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
朔之所善也今射一時之利害百年之奸結射親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故天師師師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實不能

童貫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說州人計降黃榜
及檄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家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連命都統制神師道獲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
如盜入鄰家不能故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實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平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見

當如此示... 自洽精不大... 思一極之制... 與五兵設當... 而欲作太... 紀載之不足... 大索如此

對神節道復請與之和實不納動節道助賊王爾然言後節道右衛將軍... 遼耶律活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謀 渴慕乘間遼主傳徵令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間勞索衣裘

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奉天太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宿肩亂軍心欲殺之活曰彼忠臣也焉

可殺天作果乘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滿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溫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廢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執

政入議處溫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為備始云奉密旨防他變活死蕭幹等乃立活妻蕭氏為皇太后主國事處溫命遣立泰王

定為常皇后遂稱制改元德興... 以後命召處溫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遣毀元帥劉子處溫父子

懼禍南通書欲挾蕭后歸土北通于金欲為內應事覺后執處溫問之處溫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奉命國王者皆汝父子何

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溫無以對乃賜死嘗其子夷而磔之葬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守為宰相數月間所取

也 夏人殺遼金龍敗之于宜水在北... 夏主使平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幹魯洛索擊敗之于宜水遼至野谷間... 秋七月詔置青幕仗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為都統制 王勳開耶律活死復命置青幕仗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延慶為都統

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道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餉餉道以劑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

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寄 八月金龍遼廷移于錦州...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遼奔于鄂索勒... 名機... 金舍書使幹州布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

之既而聞遼王在大澳濼... 遼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 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劉統軍奮特烈... 殊死戰遼王頭幹刺布兵少必敗遂與妃婿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度蓋以示諸將幹刺布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王大驚即

過去遼兵遂潰幹州布等連金主曰遼主去不遠蓋追之幹刺布追至珂勒維圖... 被數

即此... 卷八十一 文徽宗皇帝 三五

九月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金人聞書皆樂兵恐南朝復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復

初約

邊則郭樂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帝嘗嘗軍帥郭樂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氣謂所部曰天作失國女政不綱
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掘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帝嘗受之以聞詔授惠州觀察使以兵謀討延慶

冬十月劉延慶及郭樂師進兵攻遼樂師擊燕賊趙延慶兵潰 童童遣劉延慶郭樂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樂師為副導渡白

溝延慶軍無紀律樂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眾

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樂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志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擊之請令公之子三太尉

勅劉延慶以五千入冀應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樂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橋道而進賢明常勝軍帥數五

臣領五千騎奪迎券門而進 東以入樂師等燭至遣人諭蕭后密報蕭幹幹率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潰約不至樂師失援而

敗與可世棄馬絕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分兵斷鈎道擒獲糧將王滿得漢軍二人據其目留帳中夜

半偽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為鷹舉火為期賊之無還既言乃陰遣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日見火

起以為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踐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然堂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

能為作賊及款詩以誦之樂師還循遼安遼軍水軍復每加武奏節度使

以蔡攸為少傅判燕山府

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廢草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及平澤等州時

不悉平澤三州乃燕仁義郭州以求復者其說蓋本長城王應麟曰劉仁義無到地遺契丹事四長州縣三德丹書長宗

宗時改路營軍二州之說亦無郭州王氏之說也此再考遼史地理志郭州永安軍本古而為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太田以得

三州事惟東郭州之說云云之說則至長城王應麟曰劉仁義無到地遺契丹事四長州縣三德丹書長宗

既而王勳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曹嘉言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劉景攸取涿

易六州劉景攸曰趙良嗣見許此 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後李靖偕

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草澤三州

金克遼京耶律濬妻盡氏命天德節度使 童童再舉伐燕不克成功博得罪乃遣王環如金求如約失攻金主遂分三道

進兵遼蕭后五上表于金求立泰王定金主不許遣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磨戍卒多厭以遣人不戰而潰金兵

度關而南遼結京都監高隆之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自南門入使尼楚赫浴索陳于城上金主火城南遼軍相左金弓

來攻度仲之入康公朝仁密使自營表表請金主立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金弓等撫定燕

京諸州縣戶自古北口趨天德千是遼五京皆為全有金主遷兵送趙良嗣趙良嗣

萬歲山成更名曰良歇 山作于政和七年至是始成帝自為北以山在國之良位改名良歇

山之東南有... 仙館... 山之東南有... 仙館... 山之東南有... 仙館...

戶賦是歲民數 時天下分為二十六路... 戶賦是歲民數 時天下分為二十六路...

五年春正月... 北院樞密事... 五年春正月... 北院樞密事...

瑪格... 瑪格... 瑪格... 瑪格...

金遣使來... 良嗣至燕... 金遣使來... 良嗣至燕...

良嗣請至燕... 用本朝兵力... 良嗣請至燕... 用本朝兵力...

追派易之師... 無留我... 追派易之師... 無留我...

之請復請去... 年密帝亦... 之請復請去... 年密帝亦...

以王安中... 知燕山府... 以王安中... 知燕山府...

使河北河... 東燕山府... 使河北河... 東燕山府...

互投宴入... 各對于後... 互投宴入... 各對于後...

宋徽宗自皇帝

願效以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燕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奉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

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國涕泣如雨帝以為七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樂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前盆

分給之加檢校少傅遷鎮燕山府通使呂頤浩言臣通使其勢難守雖密力竭則以善從又奏為

金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叔安平州人守 欽使遼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道

致撫安亂者州民推殺州州事和律浩以救知遼必亡乃將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石道時立受州人知平州致

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致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當示以不疑金人乃招時立受赴軍前加設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尼瑪

哈入彼先下平州擒殺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視之殺辱賂公弼使還言于尼瑪哈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

為南京加設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列留守事

二月遼廷得遼廢瀋為庶人殺滿妻蕭氏 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遼主遼內四部族曰契丹九帳曰回鶻曰

三月遼使如金 趙良嗣至無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濼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濼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

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漢易舊種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漢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

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時在公行署以制金主曰臣王且謀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遺奏其書言御筆許十萬至

上不服自謂其平濼等州亦許限性務求難然信然仍遣邊界之兵 王翽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任使許

遣人攜銀幣四十萬之外每歲受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并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尼瑪蘇等持書書

單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皆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遼盛益趨良嗣等持書書任至瀋

州金國新等統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榮于大國也金人不聽至汴京易者數四 有人又言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瀋易禮順景前之地詔書毋辱祭班師 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揆以好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平濼三

州終以非石晉所賜契丹之地不預焉詔書書卷收入燕交到時燕文職官富民金富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

尼瑪哈猶欲止割瀋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欲汝則為之帝等奉燕無城老幼迎謁雙香積書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

即日班師 王中作從燕 金主遣廷得于平濼 遼主在陰山青城之間乃以給書為制統輪判布為副使從之至居唐閣履林牙和律遂行給書使輪判布尼瑪蘇洛書

此後身之工
保其子之足
亦何所利乎
宋人其舉國
特得金人已
之請所至望
風而往而歸
者性其空虛
中以當日
未幾更刻乃
劫劫石法則
息居然而其
收復其縣且
故之條亦不
當且及不如
者所來者越
境而宣方之
雖家自散人
使皆天子之
國不特助亦
置之焉其具

以兵三千分道捕獲將至齊喉通泥滑不能進幹布有以繼進使使為繼進王等幹布大軍繼進王等幹布
子秦王定許王甫及諸妃公主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子保特取格等命殺王次子保王推里
及長女特里乘軍亂走免幹布軍至索勒勒地名在吐州地為舊招遠王自金城入應州來開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
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澤前見幹布以兵千餘敗之遣王通去金人獲遠王子趙王錫里追奔二十餘里奪其從馬別獲遠
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遣使使人持免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去雲內幹布復以書招遠王諭以石晉北邊事遠王答書乞
為弟若子費賜土地幹布不許

五月以楊時為通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甯之初大臣大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變殆盡元祐繼之蓋復祖宗
之舊熙甯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者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為二黨持紳之禍至今未
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其祖宗之法著為編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甯姑置勿問一燧于中而已又云
燕雲之師宜速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救常糧軍之匱乏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
不可倚仗君臣擊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通英殿說書

以王嗣為太傅總治三省事即居中為太保奏仗為少師進封重賞為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王鞏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
城至是率百官表賀錫以收復燕雲軍執皆進位而命王嗣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慶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遂居日中入朝

遼廷稱奉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推里稱帝 夏王字乾順遣使請遼王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劫掠不聽遂渡
河次金蕭軍北遣使冊乾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為特烈陰謂和律額哲曰今日事勢如此僕兆離心正我輩效節
之秋不早為計奈社稷何乃共劫梁王推里走西北部三日遠立為帝改元神麻以特烈為樞密使特取格副之

六月金張致以平州來歸 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同無京大家軍民俱來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遼平
州遂入城言于張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據兵蓋思于遠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致遂召
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漢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
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潘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軍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致又訪于
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致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
驅殺之致乃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湯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教榜諭燕人復業恆處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

歸大悅李石更名安獨借故三司使高靈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勳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李招致之母
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納之以聞亮以平札付同知燕山府事廖廣第令為慶之而度使較內附敵乃遣張鈞張敦固持
書來請降王勳勳帝納之趙良嗣謀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生刑五階而招安中及廖廣第加安
撫與充三年當賊殺之自得計

秋七月曹貴致仕以內侍譚樸為兩河燕山山路宣撫使 曹興蔡攸歸自燕願失上意王觀梁師成共為議代曹文惠等之地樸至
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為朔軍

琴元祐學術 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版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度等清其宗廟
義不載天片大隻語以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食

和勒博引兵破景州州連燕燕與郭樂師戰敗走和招加樂師太尉 時其人饑和勒博帥眾出盧龍鎮見攻破景州又敗常勝
軍于石門鎮今石門在石門關北陷州冠掠無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害燕者已而樂師大破其

眾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和勒博遁去尋為其黨郭律阿固齊等所殺傳首京師詔加樂師太尉
金王卒第烏奇邁立太宗金 金王去燕京六月有疾命尼瑪哈為都統督兵警幹等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有國備

今地 樂方與此要在而辛 樂夫元皇 因倫貝勒舍音等請阿木班貝勒烏奇邁即位受名最改元天會以舍音為阿木班貝勒
幹布為國倫貝勒相與精政官古塔界房山在 天府房山縣西北有金太 海呼金上京地 今地
冬十月遼雅里以舊特烈等復立邪律珠爾 邪律今改為帝尊為亂兵所殺

十一月辛王勳弟魏芝 帝遇禍日隆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為書樂榜凡九有五至產堂柱帝臨觀之由使門過梁師康家
與師成進 復來勳弟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後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擁護是夜諸班禁以皆集教
場備不虞幾至生事登立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宋初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人襲平州張致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 先是金人聞殺叛道多劫摩將三千騎來討殺拒之于營州多昂摩以兵少不
鋒而退致遂妄以大提聞詔建平州為奉軍軍以敵為節度使揭賞銀絹數萬至是金主復使幹布等為摩攻之會殺聞朝廷

犒賜將至喜而遂迎幹布來其無備使之與戰戰于城東校敗奔燕山王安中納而臣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
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敦固首以界金 金人以納叛來貴朝廷初不欲營還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說類殺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故也遂破

詔殺張敦固首以界金 金人以納叛來貴朝廷初不欲營還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說類殺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故也遂破

詔殺張敦固首以界金 金人以納叛來貴朝廷初不欲營還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說類殺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故也遂破

宋人慮金力以... 傳意地使印納... 金取底處逃也... 金入食枝實... 宋人度力能相... 蘇州非而亦與... 不能對象以真... 金斷無中立之... 勢乃勉從而... 與之却處而以... 金人其人害... 能令又不受命... 僅有法法耳

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 將及嘗屢軍士曾泣下... 府中自是降時皆解... 金人來歸武州州州... 至言于金主曰外帝... 既而邊民今矣數路招... 所拜有魏路武魏持... 六年春正月是稱藩于... 亮春城表請以事遠之... 今澤西之地... 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人由是大怒

閏月卒歸河東陝西地... 按魏潛善不以常關上... 夏六月金人克平州... 科免夫錢... 楊建荆湖廣南樞星... 楊宗榮咸里家之...

秋七月遣廷禧復東勝... 罪疏部... 立十溫皆太祖子孫... 至其和事之甚... 遷什謀曰向以金師... 八月楊德振以重寶...

八月楊德振以重寶... 夏人舉兵復武州州... 金人來歸武州州州... 至言于金主曰外帝... 既而邊民今矣數路招... 所拜有魏路武魏持... 六年春正月是稱藩于... 亮春城表請以事遠之... 今澤西之地... 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人由是大怒

閏月卒歸河東陝西地... 按魏潛善不以常關上... 夏六月金人克平州... 科免夫錢... 楊建荆湖廣南樞星... 楊宗榮咸里家之...

秋七月遣廷禧復東勝... 罪疏部... 立十溫皆太祖子孫... 至其和事之甚... 遷什謀曰向以金師... 八月楊德振以重寶...

八月楊德振以重寶... 夏人舉兵復武州州... 金人來歸武州州州... 至言于金主曰外帝... 既而邊民今矣數路招... 所拜有魏路武魏持... 六年春正月是稱藩于... 亮春城表請以事遠之... 今澤西之地... 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人由是大怒

八月楊德振以重寶... 夏人舉兵復武州州... 金人來歸武州州州... 至言于金主曰外帝... 既而邊民今矣數路招... 所拜有魏路武魏持... 六年春正月是稱藩于... 亮春城表請以事遠之... 今澤西之地... 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人由是大怒

宋徽宗皇帝

人以朝廷納款致不納程遠政應斬逆守臣朝廷是種措置非方招致事以世代之時遠至遠居在天山帝欲誘致之始這一番
傳書聖訓書通書及延禧抄送局書為招抄得以皇帝之禮位無越二王上極狂悖謝王氣之一閣女學三百人延禧大喜
實之是行名為代穆父到山後土地其言已約延禧來降自任迎之也

九月以白時中字榮明為太宰李邦才為少宰趙野人字文粹中為尚書左右丞吳德同知樞密院事 時燕山危急時中為太
宰情不為慮惟表賀翔鶴實光上言休氣充應而已羽居居久矣不兩月起復遣拜少宰但以阿順趨詔為事都人目為浪子奉
相

冬十一月王福有疏免 福位元宰每陪曲要難為保優詔職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簡而為之謂以郭王督字德有殺除為
書卷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之見有使門通師成第始悟其與師成交結收送官奉垣表李邦才與福不協因結察伏
共毀之會中正何兵字文顯字文顯論福五邪毒根十五事遂召福致仕其嘗謂松年字謝漢海等言元

置攝財判司自京官備察司 自京官備察司大之說勸帝窮極修廢久而釐變受賜之臣始析松年重和以奉王福等言應
本括判攝財以美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蹙皇是字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數數人為出海然有餘近年諸局
務應奉司委耗百出若非痛行減減者無以養後子足治於後就尚書置攝財判司於茶法已有定制修攝財條上

攸請內侍職掌事于宮禁庶職者考書書于詩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為裁省帝亦自覺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書物
十二月攝事官使三省事 王福致致仕失動力勸用帝從之京室是四當國自存耗不能觀事悉去于季子條凡官所列皆
條為之且代京入奏奏進朝侍從以下皆逐擇嗜嗜其積吏數十人犯案後從由是悉為裁削籍其成柄據引其姊兄羅福為
戶部侍郎攝事密行斥逐朝士士道和准式司四方全與府庫所儲盡拘括以費之高又于私射白時中李邦才等惟奉行

又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 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敷加以連歲凶荒于是饑民竝起為盜山東有張萬仙張通河北有高

托山家皆十餘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今內侍謀方平討之記兩軍人味味離離時時人

都城有女子生髮詔度為進士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髮長六七十寸疏秀甚異然一男子詔度為進士又有曹某等子卒
而後子

七年春正月遠延禧如究項二月至應州金將洛雲覆之以歸遠亡遠元太祖國性元解亡 遠王喜中國不可伏謀分西會

光澤沙呼擒小遠人擒其地遠之遠遠王德通沙漢金兵烏里遠王履步出京從者皆從遠次絕糧從者盡水以

濟饑至夜將宿民家給曰使轉呈家知之叩馬為請而大物物皆其家居數日其忠遠授以前使使遠趨受項以沙呼擒而

保宗於蘇京... 康情其奸... 柄用而不可... 是父子兄弟... 自相攻討... 彰明世人無... 知且... 有... 所... 詞... 宋... 以... 而... 唐... 萬... 如... 人... 中... 不... 檢...

南面... 遼... 院... 萬... 送... 兵... 降... 洛... 夏... 事... 詣... 乃... 復... 六... 前... 秋... 九... 帝... 冬... 諸... 可... 中... 趙...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宋... 三

走行軍帳已近
即至已仲連休
之法特金堂不
能清復復至
宋援會去國皇
室何實攻兵力
而政事事金人
所特之兵金堂
實于邊國既亡
盡棄之橋其事
誓更不特卜之
異日且金人即
生心亦生心於
宋之江山柱礎
錦繡金堂固在
其中心史家乃
以便宜之速張
畫之作為安病
林由所見法而
且廷議可矣也

十一月太常少卿張察言以賊先奉使遺金與不屈飲之 家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次境上而使人不來居數日忽數十騎馳入館 擁之去過轉判布兵腦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捍之伏地意孤立反覆據論不屈遂還客李居內物然若無所可否及金師歸 之賊雖不絕 召神師道為兩河制置使 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 平仲古之石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行

十二月帝嘗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克胡代州遂爾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府應州及飛狐靈邱縣 見金王之禮既畢首謀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郭山前山後皆我家地高復何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橫 還其言于貴嘗曰金初立國邊頭甯有幾許軍為邊敵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始納張致及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 復今宜速作備御貴不從既而尼瑪哈遣王个儒色勸致 事何不素告我色勸致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貴聞之氣誠不知所為即欲赴刺集 謀為名遣還京師至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滄盤大王嘗會諸路將士竭力校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

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貴怒叱之曰貴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曰留費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盡大 師作難評威望及臨事乃奮縮是懦者頭鼠何面目是天子子尼瑪哈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死之尼瑪哈遂進 兵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幹判布入檀薊州郭樂師以燕山叛降金金蓋取燕山州縣 初郭樂師與卷度尚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以御其所畫有序喚

師不從加以常務軍機卷樂師右之度不能制朝是慮其交惡命卷度代度請坦懷行之樂師亦重請稍為抑損及王安中被召 請代知府事樂師每念部曲持民械精甲習易子他道為奇巧之物本權貴宣侍舉言日聞于帝帝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 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謁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樂師辭不至帝令卷度問之卷度對曰臣嘗聞樂師之志與臣無異臣嘗

至三河琴塘遺樂師及張令處劉舜仁以 師遂帥所部兵劫塔及都轉運司呂頌浩以降幹判布故族及頌浩置軍中以行于燕 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判布既得

華師並和宋處置因以為報導軍深入矣

罷罷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禁陽 帝以金人南下志以禁軍付內侍感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禁陽步軍都虞候何繼

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場精兵以北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直督以衛根本不從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京師日迫為憂終夜按常憲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賦賦申入對敏賦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

盟擊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感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稅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使為東京師計何理也

此命果行項死不奉詔軍執以為言稅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 初宇文虛中為言事參議官虛中以廟議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

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稱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會與虛中違朝帝謂虛中曰王稱不用卿言今事勢

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至舉端俾人心天意則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曰朕以

多之罪言路遂閉而地日削國年增難維志願雖存而事無補於紀年賦賜生民之財或設用車馬之功

無四方之憂之人來而無家一日之言道天下方雖雖守令各務求動王能立身功者並受如異罪其罪能為國家大

用中外既許直言極諫 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使施行虛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憲府行幸局等諸局務

召熙河經界使姚古以原以奉鳳經界使神師中郭道將兵入援 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鄆洛外獲河陽內衛京城當令

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微召古師中兵馬今直赴汴京應援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手綱謂敏曰建牧之議宜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敏勢猖獗非傳太子

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衆無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憎之上

聰明仁恕公易不為上言之其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謀綱割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

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當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

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郎單詔傳位

帝傳位於太子李邦彥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萬太上皇后 帝下詔稱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趙太子入禁中

被以御服涕泣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為龍德宮使於吳敏割之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取南仲開通簽書樞密院事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

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援除外患誅鋤內姦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帝召對廷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雖上當以死守不可

神機將復使... 河津利能之... 小人鐵索圍結... 亡何道但知... 而不知主帥之... 委任非人所言... 平時不能持... 危乃敢以虛言... 危乃敢以虛言... 何濟唐時奉天... 之詔阻者或立... 亦未克史家石... 積累既久如麻... 運之萬室已天... 一約收效頃矣... 固必不可得之... 勢也

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南仲帝果喜舊儀亦相用之

立皇后朱氏初封拜武宣

太學生陳東江州人上書指陳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悞國而用事者受其厲引其奇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

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派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勳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邊金瓶閣邊陽

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其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卷之八十二

宋

欽宗皇帝

丙靖康元年金太宗完顏天會四年是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自金師日逼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

當日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閉言路閉之語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 金幹刺布破相濟一州先是手解至 濟州有故運使郭師日有財米以有者不加

中置今直時方平帥集族屯黎陽河北岸金將達呼布金史作達呼布 達呼布本名達呼布世居開州二州 應州府宋大觀

河南守楊者望見金兵旗幟搖搖而進河北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還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

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故渡後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

豈得渡哉遂破滑州何灌奔還

童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指其家放朱勳歸田里黼至雍邱益殺之

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取為崇信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吳敏季綱請誅諸事下閉封尹彞昌州臨山字彞昌 昌武武士孺及于莊邱南茂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

難于謀大臣託言為盜所殺彞賜死並指其家放歸田里州臨山字彞昌 昌武武士孺及于莊邱南茂之民家取其首以獻帝以初即位

千事歸自上旨大憲知內侍進見不問宮中一門盡為所閉夫後門故事時深閉上則其門益閉又詔所屬兵數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本州州宋州為 晉開幹判布滑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為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太上皇

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千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兵大少年號撈提軍總萬人以為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

還京道上皇南幸童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洋橋衛士望望號勤實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而路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

盡室南行為自全之計上皇幸至鎮江

以李綱為尚書右丞東望望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 京師議請帝出幸襄鄆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聖宗

之失

王顯唐去後國
其消之不吝珠
沈常持則沈龍
贈貨事也劉賢
望以過星大臣
休戚與共之疑
自當遠請以肆
諸君相為負恩
不忠者而優予
既請故而不疑
善及高古雍邱
伯托官直殺欲
由金瓶下之體
使宗之不足有
為即此可以說
之矣

中皇宮故去時
而去李綱力
主守之說
義綱正其說
以命特為開
中皇宮一二
聖德之材可以
君父之難亦何
妨哉

法以時中
為對綱實不知
二人之居德
能而遠其
職而心端二
人故不覺
死地以觀其
情事與時
料不宜復
日好為之
固也此則不
能免責備之議

金幣教道千
端天下不足
微獨李綱見
金幣亦不知
持舉以相
固不專在
之故宗光
度力尚能
其議以

社以投
何之今日
號撫將士
右丞承
朕今為
願以死守
皆拜伏呼
金幹判布
有軍抵汴
邦秀計命
和門名
上皇朝事
稅銀則
前恐悔
議和當輸
以宰相親
律忠王
士鏈城而
得金二十
遣質即軍
時與之盟
求去帝
沈麟賦

社以投陛下而去之可乎
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行動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承留守綱為常力陳不可去之美會內侍奏中言已行者色變舍平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固蔽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率相攜請山等不已帝從之明日綱趨朝則禁衛甲乘輿已駕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數騎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逼知來與未遠以便為祭進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宣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金幹判布國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督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還康王構及張邦昌胡瑄等往為質 贊爾幹判布軍抵汴城據車輪固守綱曰此汴常召李臣讓之李邦彥等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使帝竟從邦秀計命駕都外即卸望之綱人防禦使高世則等使軍未至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德門和門名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入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數事令執送書書讀度且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稅銀則曰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年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稅左幹判布威兵南面坐稅北面再拜騰行而前恐悔喪膽失其所言幹判布謂之曰汝家京城城在頃刻所以敵兵不攻者使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思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為頭象數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遣爾因出書日一紙付稅遣還稅等唯唯不辭一言乙亥稅與金使蕭三寶勢等三寶律忠王洵等偕來綱曰不合今使從宋史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華師教之也足日金人攻天津景陽寺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鏈城而不自外至酉斬首數千級何灌力戰而死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丙子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遣質即軍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不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後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遲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歎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辭諭之曰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華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姓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麟賦用以華書先往並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為計張使奉康王構往金軍高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

御此
宋徽宗皇帝

御此

御此

兵四集為皆城之戰成敗亦未可知若竟不能則城不議愈於

地請罪者此豈少而由無難於皆城之通五國之邊路其於天下復世何其性也

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皇帝考御技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夜渡濠自午至夜始遂金營統制官馬忠數金人于順天門城制官神御地對死忠身死忠宋使張宗傑今成書金遊騎大掠于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通至金人敗之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為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以路允迪書樞密院事如金尼瑪哈軍神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師道至洛陽幹利布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遂回不遂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

虛聲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遠抵京西趨汴水南徑赴敵營金人懼徙營稍北敵游騎但守牟乾岡增要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神帝聞其至甚喜關安止門命車綢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天京號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頗視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師道請護給金幣于金侯彼情歸扼而感諸河計之上也平仲彥

不從以楊時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萬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為三路大帥兼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使相耀而過當正典刑以為不忠之戒自負擁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關人覆軍之職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命

貶滎陽成爲彰化軍節度副使再賜死初王黼嘗為鄴王楷陰畫奏宗之計師師成力保護太子付不搖動及上皇東幸廢臣多欲以避罪師成自以舊恩留言論太學生陳東疏言甚忠布衣張炳亦以為言遂疑令關封吏獲送至監所行一日追赦之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平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憚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

投陷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託河津絕餉道分兵復襲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必變勾戰俟其倉卒力疲策後以一機取之善復三鎮敵其其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和氏姚氏皆棄為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和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平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曉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

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利布及叔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平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護之平仲方終金侯史覺之奔

靖康歲少頗見字綱計取之說亦不遠惟其萬一轉姚維世或名將而當大變已失却非方知卷而恐不能存乃平仲不以

學字為堂

自杜唐功名

精神江海宮

使師朝廷

下後共清結

有許端之執

錢雖半仲實

得韓其甚其

李綱書特登

老師之見何

一國士利達

遠富改固且

蘇宋進固非

力所能挽回

宋人綱救苦

初不知議學

判布違兵迎擊李仲兵敗懼謀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燕天城

創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但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月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

李綱以謝金人 韓判布召諸使者請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洵來致書且請更以

他王為質洵至李邦彥誘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

因罷李綱以謝金人 廉親征行營使時宇文虛中聞汗園忠

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宣起李龜謂曰 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清虛中魁而入

意帝欲遣人奉使辨別學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為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東等十餘人上書于宮德門

陳東等曰邦彥等才不才也誠實能動身謀不惟國計且社稷之憂也陛下親御中外相慶而邦彥等亦不知邦彥等能保國

而中丞孫汝舟亦庸庸不才也誠實能動身謀不惟國計且社稷之憂也陛下親御中外相慶而邦彥等亦不知邦彥等能保國

而南仲號于眾曰已得旨官綱英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衆驚而擊之並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聞人麾之不違常謂戶

部尚書董昌曰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神師道詔趣師入城彈壓師道東車

而王東來廉視之曰果我公也乃相慶登塔而散 明日師士民段內侍為首者皆欲上書王時雍欲殺太學生于東門

東力辭欲歸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廢節園宮觀可以與民者 更以肅王柩殯于金康王構還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堂露坐風埃自己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而得見康

王次日侍王至金墓府見幹判布辭語不避禮節倣做恭謹王洵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並駭馬曹等與

金銀驛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招割三鎮地以昇金金幹判布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初金人圍城於德禁不得輒施矢石料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

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判布得詔遂不俟命擊敵足違韓先商來告辭

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神師道請東其平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冀日必為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許之 進言于帝

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金人與是李邦彥免以張邦昌為太宰吳敏為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取南仲李杞為尚書左右丞邦彥能不自曰吳敏為請復起為太宰

人皆駭愕言者又論之乃出知鄆州
城古神師中及府州折彥質字中古可以兵入援 城古神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動王八十餘萬人至汴城下而幹

判布已退李綱請諸古等追之且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啟警時大臣政令矛盾故造無成功
神師道罷 中丞許翰字誠言師道名將況設有謀不可使歸兵禍嘗謂其老雖用翰曰奉始皇老王翦而用卒信兵再于楚漢

宣帝用趙充國之老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
人此去有亡所繫當令一大劍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追擊之帝亦不聽

以楊時兼國子監祭酒 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學李綱神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志心于朝廷非
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教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違師道用之

金尼瑪哈入威勝軍見破隆德府 尼瑪哈攻太原急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于城外矢石不及之
地界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閻幹判布議和亦遣人來求慈寧臣以勸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趨汴京折

可求劉光世軍曾為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南關在汴州武備關北關在太原府尼瑪哈嘆曰關險如此而使
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既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守固死之進屯澤州見兒賊圍太原

賊聚京為秘書監等帝為左衛上將軍祭飲為大中大夫 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言賊之梁方平亦伏誅
以曩昔為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 初上皇南幸重賞高保

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動王之師道路轉難言實等為廢朝議以曩昔為發運使往國之李綱曰使昌所圍果成
當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快太上于東南來劍南一遣陛下將何以處之善若龍為昌之行請于太上去此數

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三月張邦昌字悅免以徐處仁為太宰唐恪為中書侍郎何晏為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帝召處仁問劉三鏡文字處仁

言不當專與吳敏議合敏屬處仁可相韓會議者以張邦昌私于敵故尼瑪哈復至社稷之賊也遂與李悅並罷而拜
處仁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唐恪言于帝曰早非當以漸宣揮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告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

一時之情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師實賴之徒既從亂斥始可已矣他日違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
不可帝曰卿論甚善朕作詔書以此意著告在位職職職

宋人要金兵營
自汴汴以至於
出境從來數以
一失如道即李
綱命請得連擊
之說三省已深
戒其故嘗何尼
瑪哈遣人進見
則又神助王兵
大集而挑怒之
且縱兵進擊使
為營高而執使
人則非營子家
法軍皆可驚若
此豈自促其亡
耳

諸師遣清州姚古師中提三鎮十萬德府所屬軍師中提韓世忠至北平而還
南臨德先敗元約厥風夜追奪已黜龍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華營固守于是命諸師道及河
北河東宣撫使駐清州姚古為河北制置使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中
河兩卒屯滄衛王濟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尼瑪哈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援
出上黨搆其不意當可以送朝廷故不用幹對布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圍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對布遂出境姚古以
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皇后先選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
頗勤者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
廷事備綱往具道皇帝聖孝忠義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邊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
皇帝母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懼之家長出而禮冠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
計而慰勞之苟謀及細故則為子孫者何所逃其責耶陛下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
金魚囊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速垂名青史綱遵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 先是尼瑪哈遣薩滿薩滿改後仿此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見前清河清與金肅州
北州東四軍及武州等八館方輿紀要在魏武州界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
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方輿紀要在魏州西安馬監押朱路州州名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持戰死之
城連陷既而金將圍新州宋史夏國傳新州舊作兀室今改以數萬騎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
請和金人執其使

太上皇至京師 太上將臨軍執送迎奉儀注取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彼明與闇而已自誠明
推之可至于免毋自疑闇推之其患不可勝言者取南仲不以免身之道藉陛下乃闡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遠見右司諫陳
公輔字國佐台州人乃為李綱結士伏伺者已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為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
固求去帝不允

立子璘為皇太子 凡由楊戩李孝之公田王翺來勸之應奉章書諱植等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憂蜀湖南之間謹關陝河

東之改幣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特赴殿試之流所得最善者之

以神師道為兩河軍撫使
復以詩賦取士蔡用王安石字說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種師道為煇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

戶部侍郎邵溥賜之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仍從祀廟原國子祭酒楊時致仕

者莫如其所本也蓋京以禮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近今日之禍實安石有

以啟之安石懷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嘉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復今日之事若合符

其著為程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勝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和說溫辭不為學者之

頭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罪忽聞楊氏目為和說溫辭不為學者之

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淵

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岳州

也

以故

和京

詔神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獲

姚古持角師中進次平定軍東勢復奪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尼馬哈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現者以為將通告于朝許

輸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不以逗撓師中嘆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為罪乎即日辭嚴約姚古及張

瀨之子俱進而輜重膏粱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執壽陽之石坑

回趣榆次至殺嚴獲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

悉眾攻右軍右軍潰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報至已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

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關死

新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師

召神師道還以李綱為兩河軍撫使

有謀議復為敵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神師中敗潰神師道以病正歸南仲等請臺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為軍撫使劉給

王安石以邦統
臨人心備
之宋蓋其所
但宋至靖康
李元氣盡衰
病已深而諸
一紀祀之人
一紀祀之人
可以挽回時
固理所必無
當時之機真
者有不理石
只理安石不
康王以論奸
之機是期延
物變論議者
變其不知事
與之然重以
日實論議為
與至極皆日
而後其望新
新于古論之

同輩古時爭死於宋室之賊者乎

三鎮之不可奪李綱所見極當

時會士持議不協而其說殊不可廢及說命為

宜無則復懇請

正人臣致力

之秋禍既不知

夫而當此危位

自當戮力中原

以持禦都志苟

或不泯死生以

此正理也乃

當保家先濟之

時威命既降而

特疾故士之幸

五十餘上願行

復有自度不說

即當求去之請

與前此諸職任

事若出兩人

人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使代執古綱言生嘗不知兵在圍城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愚

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意十餘上亦不允蓋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常以其為大臣游說片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

遣行之故乎此非為過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綱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

帶平書裝度傳以賜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有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期御批以為遲延拒命

趣召數四綱入對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為宜不容于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混難刺進而死敵臣

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性辭又為上道唐恪盡言

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請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其字綱之黨公輔固自列且辭位復言字綱乃書生不知軍旅選拔太

原乃為大臣所陷必敗事時宰相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

天狗星陷出紫微垣 天狗墜地有聲如雷出黃民間長數丈北拂帝座播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襲非中國憂也三管

龍德宮譚世勛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說說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特賜史字號有疾者宜速醫藥有不能

奏議總州

上虞人

高麗王稱遣使奉表稱藩于金一依軍邊之禮金遣高伯淑報之且

以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絕

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夏祭京于儋州道死黃貴趙良嗣伏誅 京再敗崇信軍即度則使曹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京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

人分竄遠地遺骸不許量移官字官陽軍改今陽州府州始初始為州趙良嗣于柳州謫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激

字建明誅曹轉運劉使曹昇之謀良嗣子既所西首赴閩易子甫 某生家起京京聞其謀伏誅良嗣子甫知

事見利忘義生于元祐父子自為義越年即家處府望道之說其子甫聞其謀伏誅良嗣子甫知

可破守賊曹崇之謀以謀天下禍以不正則死為彼曹崇二十餘年其子甫聞其謀伏誅良嗣子甫知

能破守賊曹崇之謀以下皆曹崇之謀也

其子甫

其子甫

其子甫

其子甫

其子甫

其子甫

其子甫

其子甫

其子甫

力捍城破獲戰不死乃南向拜自決一家死者八人
莽仗來動伏誅 先是義勳徇州籍其家由至三十萬頃他物稱是言者又論仗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勝者皆仗義將所無子是
遣使即二人所至斬之

罷李綱知揚州中書舍人劉瑄字仲平知安國官 時方議和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字仲平罷李綱知揚州

賈安 舍人劉瑄嘗制謂綱專主戰國史部侍郎馮祥言廷為綱遊說瑄坐殿後舉州明選安國封還詞頭且論綱起職論事
貶南仲大起何景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字仲平安國和為太學博士學有聲於時安國和為太學博士學有聲於時

劉瑄字仲平知揚州中書舍人劉瑄嘗制謂綱專主戰國史部侍郎馮祥言廷為綱遊說瑄坐殿後舉州明選安國封還詞頭且論綱起職論事
言則君以揚舉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通書切切曰是時也安國和為太學博士學有聲於時安國和為太學博士

置四道都總管府以李回為大河守禦使折茂質為河北宣撫副使 從何景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為四道建三京及鄆州為都
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明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字仲平總西道知鄆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禧字仲平

罷西南勤王兵 金詔日副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益各統兵赴關唐恪馭南仲專王和議函撤止請軍勿前進給事中
黃鶴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冬十月金斡利布破真定都鈐轄劉身字仲平從劉死之 種師愷及金斡利布戰于井陘敗績斡利布遂入天威軍攻真定
趙彥廉畫夜搏戰久之城破時趙戰麾下稍散亡身領其眾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提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
邀被執北去

金遣使來 金尼瑪哈斡利布遣楊天吉王洵等以書詰責索親王詣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幣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冊號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請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並集澆
滑邢相之成以通奔衝而列劾王之師于壁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入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孤城相顧備以和議為

解好問率兵屬動大臣畏懦換國坐貶知袁州帝聞其忠下遣吏部侍郎
下哀痛詔徵兵四方字仲平十一月今 昔以太原真定已破大以為憂下哀痛詔徵兵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
便宜行事

君神師道運卒卒字仲平 師道次河陽遇王洵搗敵必大舉並上疏請耆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為怯召遣以范詢代之師道既至
病不能身卒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二 宋欽宗皇帝

何果是此特力
主三鎮之不可
割棄及遠其格
言則及以太原
真定已失不若
任之頃刻之間
自相矛盾何止
甚於地之非也
不啻食其肉而
用兵之事豈又
不難任其責哉
進則事執於主
前退則事執於
軍官委員而議
其居心之不可
開誠故南仲算
更有甚也

十一月詔百官議三鎮棄守 王宮至真定幹判布軍使從吏先選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格及上道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
會幹判布尼瑪哈亦使王納等來帝乃命尚書左丞王竊許州人副康王程使寓托故不行帝怒要置高子新州改命馮淵知樞
密院事吏副使王未行而車路至長垣為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嘗選言金人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選其取汴都中外
實顧謀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劉三鎮 稱執禮得奉海州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何某曰三鎮固
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地亦求不割亦求唐格取南仲等力主割地真辨論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
則並其民棄之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棄退謂格曰劉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不若任之格唯
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得言相勸者
金尼瑪哈破河東諸州即尋回折虎質師潰金人遂渡河破西京詔馮淵使金軍請和 尼瑪哈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威勝
隆德澤州皆破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尼瑪哈至河外宣撫劉使折虎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失河而軍時尋回以請防河亦
至河上尼瑪哈曰南軍亦眾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遠旦虎質之眾皆潰尋回亦奔還京師金兵至
河無船不得渡和尼帥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尼瑪哈悅之于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
皆棄城走永安軍鄭州悉降于金尼瑪哈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為界于是京師戒嚴馮淵滿
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為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瀾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
言逆者新象乃定既行若水復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語乞申飭守備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劉三鎮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 雲謂康王使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劉王使幹判布軍許
劉三鎮奉表覲玉輅尊金王為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清海至磁州守臣宗澤州人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人說
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還粟入保為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
會康王出揚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去屬聲指雲曰真吾敵也王出廟行民擁執雲殺之時幹判布軍清河遊兵日
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州人亞以書書請王如相服雲健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
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為是投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 州人兵民少勇義解軍實力擊乃解在氏
撫定秦州士民與雲相識至是因
劉浩以見王以為承詔即 岳飛守職軍

何某能以陳邁履為中書侍郎傳為尚書右丞 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為開封尹傳以兵部尚書拜右丞尋改同知
樞密院

以郭京為風忠郎選六甲以禦金 飛傳因請邱濬感事詩有郭京揚道對無忌之語于市人中訪得無忌子龍衛中得京好事者

如城邑邑道行
遠亦尚志不

是年北伐所
最要如非一二
無賴之徒後道
官名以爲世而
誣家者乃竟竟
信其誘使誘麻
卷之中付以平
越之任不博六
甲之充唐視守
陣如兒戲十古
庸法其此甚甚
何果因不足責
律律備然以忠
義自好者何亦
從而專信之至
其欺妄之迹已
露無遺夜高與
同生城頭觀其
作法又何爲者
耶

神師道于金夫
未見請妻 妻妾
之見其唐地當
國以富道而後
精其而活不知
海陽社泮城處
尺金其統能坐
亦又何有於焉
陽其謀固不特
智者而知也何
衆能以信言爲
非自中能到行

官京能施六甲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神湯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百數萬使自募兵無
問後能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布井遊情旬日而足誠攻端意京說定自如云揮日出兵三百可破太平軍擊至臨
時太率欲京所及議者危之

遣取南仲並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爲絳人所殺南仲奔相州 鈐判布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取南仲往報南仲
以老辭改命壽昌昌以親辭陳邊度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爲揮淚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鈐判布軍昌如河
東尼瑪哈軍昌言兩河之人忠義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壁而登鈐判子
清虎泉救昌執其目而鬻之初南仲爲東官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趙汝愚位在己上心不能平每事異議力沮戰
守與吳并領州人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洵偕行至衛州衛州兵欲飲洵洵脫
去南仲遂奔相州以告旨會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帥因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金人入懷州知州事安國等死之 安國被圍擇聖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獻闕待制及是城破尼瑪哈引安國
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判張彭年都監趙士坤張謹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陳將王
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尼瑪哈令引于東北却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數十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
類

金鈐判布尼瑪哈圍京城要帝出盟 鈐判布自真定趨濟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尼瑪哈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有二
城城北一在城南使劉要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取南仲遣還于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手千七
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預命姚友仲羊永安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河東軍有兵皆精銳行兇勇前
大權制數十人乃定都代以保甲 便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運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
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嘉禧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遠據秦雍
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關封尹何桑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遠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
今當以死守社稷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叔夜聞名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雖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遊兵轉戰而前至都
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敵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妙語襄陽以圖幸帝帝不答時東道都總管胡直搗亦將
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復元豐三省官名

宋政宗皇帝

戰守之策而其所引者亦不遠者生者法則未盡而為失計而不遠之計者又在乎遠者中地有遠者而已

閏月唐恪免以何鼎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毋陟守汝明人勤恪知慮不能經畫違事但長于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

馮淵至白金軍以為尚書右丞 淵與李若水至慎州金使黃慶拔與俱還自復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會盟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將兵入城 淵子曰叔夜與合駱守道以為軍制且神 金人約親王出盟遣馮淵輔密院院院以宗室受盟金人不許 金人屯青城日縱兵攻掠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濂與金人

戰于城下兵敗而遁淵子宗濂史高宗建炎元年以王宗濂引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瑄分兵禦之遂見金兵 奔還自相蹈藉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

往將行而尼瑪哈以兵來達王乃止于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淵輔密院宗室仲溫士誦如

金軍以請和疏至尼瑪哈即遣還不與交一語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為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為大元帥俾奉天

下兵入援何鼎以為然密草詔蓋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為兵馬大元帥知中府陳道

為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副元帥使蓋起河北兵遂入街仔至相州于頂髮中出詔王積之嗚咽軍民感動

彗星出長竟天

郭京出御金軍敗走京城破帝如金營請降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瑄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浸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

雨雪連日夜不止何鼎數趣郭京出師京從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啟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

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掠而前京所遣兵敗走瑄死于獲河填鹿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眾南

進京遂至正陽門城破為金兵遂登城眾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門統制姚友仲死于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登

門出奔為追騎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元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破帝聞城破慟哭曰不用神師道言以

至于此衛士入都多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奔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壽軍率其眾數百欲邀乘輿犯

圍而出左右奔獨孫傳梅執禮曰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俾得討之宜以語使傳好問

學晚之曰若屬忘家族欲言重圍衛士出誠忠義然乘時擊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耶宣誦曰尚書真知軍情擇其

何某請乘東走 殿如如隨之 長者及後居出 性純金將驛 故多至宋王仍 去者不能物 哭律情以死力 爭乃歸其和儀 之長歸其和儀

會報空苦有
有人士者其如
此歸納之人而
不亡於此故
康五國公父
羅聖堂被劫入
獲而乃復信
有漢海太遠
相家論治亡此
幾其相東五不
據書或何其室
事仇物遺復
也也復是長王
物貨金軍時當
持別有書會品
不為物似平而
足有為何一旦
惟性至此其有
事云五國當日
之當海美之詞
不足重信也而
且一人逃夫
事傳不能去
一言史道宜之
不為知耶

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謀願在割地而已矣違言金人欲選上皇出郊帝曰上皇身重而疾必不可親已朕嘗親往
如青城尼瑪哈軍何果陳過度孫傳等後奉表請降以金遣尼瑪哈幹判布二人言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族中擇一人以為宋國
主仍去帝統帝默然何果喜和議或疑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許勝曰方梓州有北運來宜為德君乃想事與神相道之
相方顯之期皆出于皇孫王謀也無可以服天下之望唯以割地為言未嘗有出
一計與之共事是以金人之謀始明於天下也十二月庚子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
人方戰破其三十餘營覆水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約之既而知信德府鄆州府趙益揚祖以三千人
至張復解州人尚傳上皇之子楊沂中中興正副張麟人存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帝遣曹輔贊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
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論是欲飲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嘗緩濁宜急引軍直趨
澶淵次第進至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
府事矣馭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帝至自金遣使如兩河割地以昇金 帝遣宮士庶及太學生迎揚帝掩面大哭曰軍相謀我久子觀者無不流涕先是金遣蕭
慶入居尚書省凡朝廷事皆先關白及是復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銀二千萬鎊帛一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
以賑民蠟民伐繁均館花木以為新以陳遠度折彥會等為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昇金又分遣歐陽珣州人趙良弼等二十人
持詔而往詢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豈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
軍怒欲殺乃以均為將作監丞奉使到深州均至深州城下恸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人所誤至此吾已斃死來矣汝等宜勉
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 先是汴城圍急詔以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督勤王兵入援致虛會陝西節制使錢蓋師十萬
至潁昌開汴京破西道總管王 襄南道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字顯叔人環慶帥王似照河帥王倚帥步騎二十萬命
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汝州人為參謀官致虛將大軍進陝西印特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為一軍號尊勝隊會于
行為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已以聽于宗印宗印使大言寶未嘗知兵及是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在州西錢蓋全
將洛索以精騎衛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唐州人錢蓋全
不至成于敵 宗印等 出關過一觀于對面皆流矢餘不
伏二年前天會五年 是年五月以從高宗建炎元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疎過度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

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營 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遣帝至營帝有難色何泉李若水以為無慮勸帝行帝乃命孫傳權太子監國而與泉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為甚其可再乎閣門官贊舍人吳革州判人亦白果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強為計泉不聽帝至郊張叔夜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泉皆哭帝字之曰精神努力

河東劉地使劉幹自經于金軍 幹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幹曰國相知君今用若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者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正代與其徒元不若其去取當實於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善始之道也此子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偁等即沐浴更衣衣卮酒而獻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碑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機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宋澤曾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深為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趙野曾楙先驅至則有敵兵澤揮衆直前與戰收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必復來乃募伏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敵之

建都城改元康國以蕭郭囉洛為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鼓象與復郭囉洛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勦兵而歸連什曰皇天勿順數也

大風飄雪露四
二月京城巡檢范瑄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如金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高而尼瑪哈留不還太學生徐揆州人上書金帥請當還宮金人取至軍中詰難接厲聲抗論被殺金主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為庶人知樞密院事劉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斬南門路人心大恐丁酉金人令翰林承旨吳昇拜吏部尚書孫傳權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為人主者且逼上皇出城孫傳權曰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瑄逼上皇戴太后御轎車出崇節王楛及諸妃公主駟馬營六宮有位號者皆行滴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劉述所具諸王皇孫妃王名擬開封尹徐東伯盡取之東伯坊巷五家為保母得藏匿後凡得三千餘人棄皆悉令衣秋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試金人為約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而氣絕仆地尼瑪哈令鎮騎十餘守視曰必飲字侍那無意竟絕不食氣斃之曰事無可高者公今日順從明日當棄若水嗚呼天監二日若水實有二

考綱曰於此作金初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在敵金不知金初未臣服於宋因宋人欲置生於死故破金宗

為子... 奉... 得... 承... 遠... 持... 同... 之... 實... 於... 法... 朝... 谷... 世...

順... 勢... 不... 遠... 高... 為... 太...

壬其僕亦懇辭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居得一歸親若水叱之曰吾不復歸矣與金人又違上皇及皇后太子... 子不違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衝太子清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臣之民間別承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並斬十數... 死囚持符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鑄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為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 日無言承其事者吳行並傳督勇甚多竟踐踏學生以克吉輩衛士遂擢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為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 留學事竹王時羅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瑈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 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家之大臣且太子博也當死從遂閉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尼瑪哈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固... 萬之為刺賊尼瑪哈令撫之去若水反顧易聲謂其僕曰我為國死膽爾奈并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縛破其唇其血罵... 愈切至以刀製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金人大括金帛殺戶部尚書梅執禮等 時金人邀索金帛每白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違關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 質刑部侍郎程振州等起獄給事申安扶掖之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極極難銅鐵亦不能給惟以... 軍法結罪或可窒其求會宣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帥怒... 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唐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于金銀何有哉願比屋朽空無以塞命爾金帥問官長何在振... 執禮指罪違前曰皆官長也金帥怒先擊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撻四人從之而烏其首士原莫不墮涕憤歎... 康王構次于濟州 王有眾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舟總管楊惟忠亦以步兵數千至東平王遵義定總管王... 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徽嘗蟻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于左右獲軍統... 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天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遣兵王遂如濟州疏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 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遂擊之不然而宜速避

金人議立異姓執禮傳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 吳升英傳復召百官議立異姓秦檜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羅問于... 行儀二人微言敢意在張邦昌時羅未以為然適高書自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言眾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 示之時羅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尼瑪哈召叔夜約之曰得傳不立異姓已... 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豈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州州人... 聞對士曹趙鼎州州人司門員外郎胡寅字仲子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仲樂而死已而時羅復集百官詣秘書省... 即閉省門以兵環之傳范瑈掬泉以立邦昌意眾唯時羅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仲才等十人獨奮白吾輩職為守臣置容坐... 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為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盡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

已不免史之無
其地居位居
官雖異姓之立
宜可保其位
不惜一元何難
惟此乃事者
而死無不死何
其亦有快於
依者矣

升其德持狀詣軍前拜昌入居尚書省

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為楚帝開門官贊舍人吳革率眾討邦昌不克而死 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

塗炭一城邦通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受冊即位號大楚遷升文德殿設位御座西受會遠閣門傳令勿拜王時雍奉百

官進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官贊舍人吳革和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啟其妻妾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瑋詐

與合謀今志重兵仗乃從復襲之殺百餘人捕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蔽日晝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樂色懼時

雍吳升算傳范瑋等欣然以為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傳稱

簽書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東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子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

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禮禮事邦昌惟時雍每言事稱臣啟陛下時雍本為布衣國判人謂之三州牙印至是又謂為

龍時雍又勸邦昌坐紫宸殿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教邦乃止赦城中

而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遣邦昌詣營祖之殿柘袍張紅蓋所遇設香案起居時雍更升傳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

泣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諸臣等北去 上皇聞後邦昌借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尸君之位則吾事

決矣因泣下宮祿等是幹判布達帝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曹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尼瑪

哈以帝后太子妃嫡宗室及何真孫傳張叔夜陳適度司馬朴光從孫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淵曹輔孫觀汪藻州州州州州州

仲荀等子張邦昌與百官進辭二帝于南華門眾勸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馬尊皇后以下車輅自渾冠履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

器祭器八寶九鼎三寶澤天儀銅人刻漏古器靈寶供器太清樓秘閣三寶書天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僞優

府庫蓄積為之一空初金人將遣諸留兵以衛邦昌呂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日勤航之可

也好問曰貝勒責人有如禍致致疾則有罪無益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衛閭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

渡河據金人歸路遣還二帝而勸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上皇御舟金人以牛車載數百乘載王德官等皆不遇

而此等物亦又請王德官曰帝祖此也吹子作極好之迎無山無子而自王德官曰天時此非公之過也

見者皆泣或謂王德官曰王德官曰王德官曰王德官曰王德官曰王德官曰王德官曰王德官曰王德官曰王德官曰王德官曰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真欲立耶抑姑奉敬意而徐為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

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異女真兵威爾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血運政可轉禍為

五情殊等城家
邦昌已其心為
信之臣奸問
少歸乃會登康
王正位之其

止乎人必當其
通海州之聲
其功固為可錄
但當立其為
特不聞好尚
為事也而謹門
下者之拜又受
其德者而不辭
非如非事所為
非特其德於家
悲況如人心未
取宗政為息
之機以避禍
為所請小人之
九年

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應獲係全罷察御史馬仲真等請邦昌還奉迎慶王極陳逆順利害邦昌畏其害氣退乃奉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上太后册語有曰尚令宋氏之初嘗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議者有以視邦昌之意非真為越氏也

卷之八十三

宋

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元祐皇帝高宗皇帝初封康王二帝北行遂即位于南京後遷都臨安

高宗皇帝高宗皇帝元祐皇帝高宗皇帝初封康王二帝北行遂即位于南京後遷都臨安

打建炎元年夏五月康王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 呂好問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

無在相公右者若構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韓可遣邦宗室于崇山崇山 知漕官府閣二帝北遷與江淮總制使官序圖

等擊取登壇歃血同獎王室康王遣使擢為大元帥府參議官于松又移書訶斥邦昌使其反正並曉王時雍等辭播激切邦昌

乃復遣謝克家往奉迎王時雍等辭者勢不得下所宜就處他日克家至濟州勸進王不許張俊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

當早正大位既而邦昌又遣蔣思愈等持書詣濟州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爾非敢有他也王復書

與之而諭宗澤等以為邦昌受偽命之人意當謀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深復書謂邦昌暴亂蹤跡

已無可疑今二聖請王德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急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勤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

有不當立而立者邦昌又遣謝克家及王舅忠州防禦使掌湖掌湖 奉大宋受命費詣濟州復以手書致太后曰元祐皇后入

居禁中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以馮淵為奉迎使邦昌自稱權尚書左僕射率百官勸進而退居于資善堂克家等至濟州王勸受之命克家還京辦儀物皇后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

既發濟州即延副總管劉光世自陝州來會王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西道都總管王衷宣撫使統制官韓世忠皆以師來會王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物哭請死王撫慰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羣臣勸進者益眾王命幕壇于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羣物哭遂謝二帝送即位于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于供奉金匱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賈賣朱勳李度孟昌齡梁師成韓禧子孫更不收叙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掖庭

宋高宗皇帝

元祐皇帝

卷之八十三

宋高宗皇帝

元祐皇帝

卷之八十三

宋高宗皇帝

以黃滂善為中書侍郎注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張時真曰高宗即位伊始而用其人初政誠可見矣

尊帝宗廢后孟氏為元祐太后遷尊母章氏為宣和皇后追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 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帝問宰執何以處邦昌黃滂善等曰邦昌罪在不貸然為金人所脅今已自歸惟陛下所處帝曰朕欲取以王爵其將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而歸賢避位之意告之遂有是命尋詔

邦昌宜如文彦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參決大事又加太傅

取南仲免召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綱再貶甯江

今四川夔州有金兵復至澗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關封戶行次長

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及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中丞領岐守

張邦昌為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都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故語塞而退岐又遣人封其章亦綱親退其來右議大夫范宗尹論綱名浮平實有震主之威命亦不聽汪伯彥黃滂善

自謂有攀附之勢擬必為相及召綱于外二人不悅遂與綱忤綱行至太平上疏曰典喪撥亂之主非美皆不足以當之英則用心綱足以蒞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揜皆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願陛下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

祖太宗為法

遣馬忠遣察金軍 尼瑪哈等既去留萬戶尼楚赫也太原副統碩格

此合令屯真定察索圍河中蒙克

相托上嘉河間帝命忠及忻州觀察使張接將所部合萬人自息冀趨河間以襲之

馮澥免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 元祐太后遣好問奉子書請德天帝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

綱以善臣在國

馮澥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

余始以地法權者眾兵綱乃止

置御營司 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蜀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主行軍總

發軍政命黃滂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而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為左軍統制張俊為右軍統制楊

惟忠主管殿前公事

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概宇文處中郭望之李邦彥于連州 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謀國置置邦彥于涪州敏敏柳州懋英州祝虛

中望之郭皆以請刺地安置廣南諸州又以宣仁聖烈皇后保祐普願有大功而善臣造言誣謗著于史牒令國史院據實修正

播告天下于是蔡確蔡卞邢恕皆追貶之已而御史中丞張璪論南神張璪命曰南仲張璪天下共知張璪子制璪

內閣在仲名八月不可命為一日之權

張璪密院事張叔夜在金軍不食死 叔夜既北遣道中惟時飲水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叔夜乃擊劍起仰天

誓曰臣死且不避

誓曰臣死且不避

誓曰臣死且不避

此為本朝... 且係為... 權之試... 終文通其... 不容... 皇室見於...

大呼遂不復... 金人破河中府... 時為... 作書貽二帥... 厚皆死之... 以宗澤知襄陽府... 澤見帝...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 者十七萬人... 河其民怒... 有五利... 危在乎兵... 會所言黃... 六月李綱... 視缺然不足... 曰朕知卿... 聽陛下度... 曰謀逆幸... 如故... 官職... 定... 當... 借逆偽命... 安置張邦昌... 者十年... 禍而存趙氏...

澤見帝...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 者十七萬人... 河其民怒... 有五利... 危在乎兵... 會所言黃... 六月李綱... 視缺然不足... 曰朕知卿... 聽陛下度... 曰謀逆幸... 如故... 官職... 定... 當... 借逆偽命... 安置張邦昌... 者十年... 禍而存趙氏...

澤見帝...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 者十七萬人... 河其民怒... 有五利... 危在乎兵... 會所言黃... 六月李綱... 視缺然不足... 曰朕知卿... 聽陛下度... 曰謀逆幸... 如故... 官職... 定... 當... 借逆偽命... 安置張邦昌... 者十年... 禍而存趙氏...

澤見帝...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 者十七萬人... 河其民怒... 有五利... 危在乎兵... 會所言黃... 六月李綱... 視缺然不足... 曰朕知卿... 聽陛下度... 曰謀逆幸... 如故... 官職... 定... 當... 借逆偽命... 安置張邦昌... 者十年... 禍而存趙氏...

邦高板宋之罪
高宗實獲不知
乃謂李綱計賊
之說猶必慮諸
言執其真以其
罪狀尚有可疑
蓋其始高祖未
嘗不慮邦高板
可據之誓將不
利於己其當其
遣使奉迎時高
倫定澤林甲觀
望及邦高身自
勸進其位遂不
營而定高宗非
惟不較其情送
之殘且陰德其
捕斃之功則其
外從其故特因
李綱執持大義
如公論所在不
得已而拜之耳
他日邦高反謀
殺即當其親謀
難將以悅金而
其後西其從下
見其可恥也

河北河東救令
父已不及一旦
傳音語人皆

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傳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夫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趙盾不討賊則

書以執君今邦昌以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劉盆子以漢宗室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眾降光武

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子盆子不得已而自歸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

傳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檢校切置而不問何以屬天下士大夫之節時執政中有議不同者帝召黃潛善等

語之潛善主邦昌甚力帝頗喜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待兩端綱言邦昌傳逆豈可留之朝廷使

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帝乃出綱奏責

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并安置王時雍徐東哲吳玠葉傳李權孫觀于高梅水全柳歸州而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

有差左正言劾綱請分三等定罪 李綱言近世士大夫寡廉恥不知君臣之義考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

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顧加贈節帝從其請遂贈若水觀文殿學士忠安國廷康殿學士給資政殿學士仍詔有死節者諸

路詢訪以聞

以李綱兼御營使 綱既受命有言兼充御營使入對言曰今國勢不及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于上羣臣繼踵于下

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財實民力改弊法

省冗官嚴職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釋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

開罪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于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料理苟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

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魯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滑其餘諸郡皆為朝廷守南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為首領

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覆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

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怒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

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于敵國之意有能復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之方鎮使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

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為張所傳亮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

語謂可為大將因奏用之綱又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帥官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帥官伍長五人姓名百人

制官以帥官伍長正副十人姓名制軍及帥官引兵以此法編隊又

如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處置有所呼召使令皆以法編隊又

子粵生大敬 皇子生故事當拜教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教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在道路半年探甲荷戈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士恩即不及

自應當然但訂
因此而開有
捷及金兵去
則不克勝歸
過且此已言
宋從李綱言
示德言未盡
軍後以刑部
指不待勝歸
故於於河決
言已自始不
可見紀載之
不足信矣

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故廣德皇帝之子是人情當然間有以說書至者金人願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

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遣宣長郎傳券使金軍通問二帝 初黃潛善白遣李若水等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車辭厚禮恐亦無益

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致恩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粵以往且致書于尼瑪哈尼瑪哈是時尼瑪哈專權金主不能令守

立沿河江淮帥府 從李綱請也凡十有九府要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帥府東都總管守臣原鈐轄都監總置軍九十六萬七

千五百人別置水軍七十七將帥府置水兵二軍安帥一軍帥府置水兵二軍安帥一軍帥府置水兵二軍安帥一軍遣舟江淮諸州

以張懋明帥河間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初懋為計度都轉遣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怒飛輓踵道建議印給

鹽鈔以便商旅不聞自得錢五十萬以佐軍師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懋建言三河之

民怨敵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因唐人澤潞步兵英雄邊子弟遺棄其聯以什伍而萬兵子農使合力抗敵

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一社五社為一保五保為一都社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長社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長

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善行之隸安撫司善理則民安不善則民怨善理則民安不善則民怨

呂好問罷知宣州 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汚偽命不可立新朝帝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會弟書道京師內外之事金人甫

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非他人比好問自勉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為難使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

者之責固宜書于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

以宗澤為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僭議和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

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遣王室今即位

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勝權教文于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視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

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嘗其言而壯之又開封尹關李綱言按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

開封府時敵將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咸望素著既至首捕謀舍賊

者數人下令曰為道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因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依有詔荆

襄江淮悉備幸澤又疏言開封物價布肆漸平時將士農工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急歸京師以慰人心其

傷為軍謀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陸與金人為地而既而金人遣使使使偽為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廷置別館澤奏

乞斬之有詔廷置別館澤奏

乞斬之有詔廷置別館澤奏

乞斬之有詔廷置別館澤奏

乞斬之有詔廷置別館澤奏

乞斬之有詔廷置別館澤奏

乞斬之有詔廷置別館澤奏

乞斬之有詔廷置別館澤奏

乞斬之有詔廷置別館澤奏

言者志義... 臣等... 伏乞... 聖鑒... 謹奏

日金人假使偽楚來覲虛實臣愚自新之以破其奸而陛下感于人言後如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深意... 領招集之兵遣戰車千二百乘又募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驛次為連珠若連結河東河北山水岩忠義民兵于是... 陝西京東四諸路人馬威頓澤即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蓋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海善計決意幸... 東兩不報東義和團匪犯法時河一見奇之曰將射也會金人攻汴水以五百騎隨風飛立功... 官由北知名

詔諸路募兵買馬勒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于東南募師于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為急務于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 西北西路括... 買官民馬勒民出財助國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戰車之制頒于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 以張所為河北招撫使 李綱欲用所以其前論黃海善因從容與海善言之使所冒死立功抵罪海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 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海善意奏招撫司之提且言... 自置司河北盜賊益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提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豈由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 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稱用其奏語召撫司綱與伯彥力爭伯彥語塞所招保家傑擢王彥子雙人為... 都統時岳飛上疏言勤王之師日集宜乘敵怠而擊之黃海善汪伯彥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軍駕日益兩恐不足禁中原之... 望願陛下乘敵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聽職言事奪官歸蒿所以飛為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 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察以敗刺莫救米撫以致敵皆謀定也所憂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 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馮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擾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 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備補飛武經郎

秋七月以王瓌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又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以罪棄市 齊愈附黃海善汪伯彥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不報章繼再上其鄉人嘆齊愈者... 然但違前南商齊愈引伏送命戮于東市

然但違前南商齊愈引伏送命戮于東市

法不及老用爲
惜直知即用於
中原亦道以示
節而不絕制勝
書生性憤詞強
徒以博議爲足
神而昧於軍事
制勝之才其不
堪一哂耳
此爲僅備之議
與金會書名而
定其真偽無可
言然說王行雖
兵行其傳記環
之心從速者
情惟有隨前此
既已滿朝印破
遠論其事亦當
與時推第一休
底分乃李綱急
其言高時政遠
爾克爾者實其
之徐州實不克
爲杜重光所累且
已懸而上投矣
附從及行時若
輕重失倫他日
張浚動身遂遠
爲口實不得謂
非綱之自取也
金初開國之說
事動則開國之
遂致乎書其宗
宗其全統開國
書綱以爲實第
之左右以備詳

以能致盡知鄆州 李綱嘗言車駕遷幸之所門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鄆示不忘故都以
繫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關無期矣帝乃諭兩京以遷都之意諸若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
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于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于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若
幸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蠢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關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
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荒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都關中可以召將士東連江淮可以運糧東南連荆湖
巴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糧驛乃運汴都策無出于此者今乘舟噴流而適東南固其安便第恐一失中原
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況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遠夫大信帝乃許幸南陽以范
致虛知鄆州休城池館宮室輸錢穀以資之而汪伯彦嘗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
亡于是爲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罷四道都總管

罷四道都總管 閻門實贊舍人曹勛字以顯以上皇手書至自金 上皇在燕山謂閻門實贊舍人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臺出此中原爭
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幅半臂親書其頌中曰便可即真宋教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
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爲念又言藥植有舊物獻之太廟不假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服所
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聞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勳因建策募死士
入海至金東境奉土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

命都統制王淵等分討江淮羣盜 自宣和末羣盜蜂起至是祝靖廣慶忠閣僅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李綱言今日正當因
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節則易叛而從之則殺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分擇凡潰
兵輒歸營與員履願歸業者皆聽所務至數萬其他以新法團結練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甯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
丁順皆擁兵數萬而世單州皆有清卒數千爲亂綱以招安則彼無異俾勢難遠率乃白還湖與魏世忠劉光世張俊分討之既
而光世遣部將擊李昱斬之淵殺杜用丁順赴河北招討司自效盜自是少衰
綱又言中興之初史綱與諸將守臣丁宗道
魏江知舟起于岳州保州州自漢源江嚴禁池州鎮丁綱以益其軍未幾王淵與魏世忠劉光世張俊
魏人魯師忠史術師張中不克引兵欲與吳興中魏世忠等相擊綱曰守臣丁宗道
魏人魯師忠史術師張中不克引兵欲與吳興中魏世忠等相擊綱曰守臣丁宗道

金初稅牛具綱曰繫于地元外十 每牛三頭爲一具每具賦粟五斗

八月杭州軍亂 軍校陳道作亂執帥臣葉夢得殺轉運判官吳昉等命御營統制辛道宗討之兵潰于秀州尋以王淵爲制置

盜賊使潮入杭州 執通等誅之 通之叛也知秀州州兩浙制置使以數騎入城中諭以綱等欲殺之通等
通之叛也知秀州州兩浙制置使以數騎入城中諭以綱等欲殺之通等

代之帝是軍民皆明乎小故微明因情舉和近循事和近無定之端守臣于朝本道綱以命能說討臣于朝也
希謂當以收此從微遠殺之謂等見收近奉被賊火殺斬嗣入通明道行在機臺臣有欲收近從者加賜官
世孫五
趙叔治恭節王

元祐太后如揚州 帝從黃潛善汪伯彦言將幸揚州以避敵詔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奉太后先行六宮及衛士家屬皆從遣使詰
汴京迎奉太廟神主赴行在

以李綱黃潛善為尚書左右僕射東門下中書侍郎 綱嘗侍帝詢及靖康時事帝曰淵聖勤于政事省費嘗奏至終夜不寐然卒
至猶還何也綱對曰人生之職在知人進君子退小人則大功可成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勉帝以明恕盡人言恭儉足國用
英果斷大事帝嘉納之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惑于黃潛善汪伯彦之言常留中不報

更發元祐太后曰廢祐太后 尚書省言元祐后祖諱請易以所居宮名從之
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遠行在罷李綱提舉洞霄宮 傅亮軍行十餘日黃潛善等以為追逼令東京留守宗澤節制亮軍即日渡
河亮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誤國事李綱為之請潛善等不以為然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
黃潛善汪伯彦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擊擊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彦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心
觀之既而召亮赴行在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
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遼事與潛善伯彦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
願一去中原後復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
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于進退于善辭矣如護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未為非所恤也會侍御
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宗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彦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
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魚寫述東幸兩河郡縣相繼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
一切廢罷金在益滋強關輔殘廢而中原盜賊遂起矣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字德明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彦不報又上疏請帝親
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安之罪以作士氣軍實宜速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
事體宜以後說為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遠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謀解復裝束伏
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和平時已乃捨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
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闕即乃與澈同
斬于市曰明季被賊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讞與不識者為淚涕

傳亮奉命經制 不知而張狂狂 徒以道遠口 已不得謂之憂 心正事不違憂 懼金兵不款經 遠說言持重耳 如此怯懦之人 莫堪持重事 于綱特以已所 慮而為之理 雲色力爭則不 免而杜泰公長 且復此水與浚 必是者先登門 去得綱特於如 心乎

仙即其建議由 海道運軍糧 難行而官軍其 難何故政步欲 置之於地高宮 亦且善之如道 子孫承運之說 本非其所樂聞 如有陳正論而 橫斥置之其理 厥於是不可掩 矣

綱言聖意必欲罷亮乞付黃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而亮竟罷綱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言方今人材將帥為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遼事與潛善伯彦異宜為所嫉然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復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臣雖去左右不敢一日忘陛下泣辭而退或曰公決于進退于善辭矣如護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未為非所恤也會侍御史張浚劾綱以私意殺宗齊愈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潛善伯彦等復力排綱請帝去之遂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浚論綱不已乃落職止提舉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魚寫述東幸兩河郡縣相繼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在益滋強關輔殘廢而中原盜賊遂起矣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彦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安之罪以作士氣軍實宜速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遠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謀解復裝束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和平時已乃捨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闕即乃與澈同斬于市曰明季被賊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讞與不識者為淚涕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彦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安之罪以作士氣軍實宜速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遠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謀解復裝束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和平時已乃捨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闕即乃與澈同斬于市曰明季被賊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讞與不識者為淚涕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彦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安之罪以作士氣軍實宜速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遠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謀解復裝束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和平時已乃捨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闕即乃與澈同斬于市曰明季被賊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讞與不識者為淚涕

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彦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安之罪以作士氣軍實宜速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揭示綱請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途中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為正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遠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謀解復裝束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和平時已乃捨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于吾親食已如廁更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我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闕即乃與澈同斬于市曰明季被賊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為之死讞與不識者為淚涕

許翰龍 李綱既罷翰言綱忠義其救會之無以佐中興今軍興臣留無益力願去帝不許及賊見其狀所親曰吾與東宮
李綱者東宮子市春在廟堂可乎乃為東掖者其辭而上上意求罷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九月封子真為魏國公

安置河北招撫使張所子嶺南

都統制王彥等渡河敗金人于新鄉注見進次太行太行第三曰白金人圍之彥兵潰走保其城注見彥帥岳飛等十一將

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咸毋不敢進飛獨引所部屢戰奪其寨而舞諸軍奮遂復新鄉明日戰于侯兆川亦曰侯兆川在

梁山四勝飛身被十餘鎗士皆死戰又敗之會食盡諸將憂乞糧彥不許飛引兵北與金人戰于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維翰烏

為統制彥以彥勝因傳檄州郡金人以為大軍至率騎數萬彥以眾寡不敵潰圍出走諸將散去彥獨保其城

西山即山遭腹心結兩河豪傑圍其寨金人購求彥彥慮變夜殺彥遣其部曲覺之相率剽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

文宗考王彥與太行山皆漢時西曰營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勵激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善民兵首領俎孟

德劉澤傑文通等皆附之眾十餘萬綿亘數百里皆受彥約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俎以大兵破彥彥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若

暨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聞遣騎兵挽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新舊甚眾

張邦昌伏誅 初邦昌得居禁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教以果者本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雜之曰大家事已至

此尚何言因以絳色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宮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斤乘輿至是事聞下李氏

于獄詞伏詔馬伸如澤數邦昌之罪賜死併誅王時雍等

金盡破河北州郡 金多昂摩破河關府雄州遼寧編改名呂破保州水竇順安軍二軍皆宋置水竇今保定府屬是也順惟

慶源府邢洛冀磁相州久之乃破

冬十月帝如揚州 先是黃海善汪伯舟力主幸東南會金人攻河陽汜水軍許景衡字少卿溫

浙沿海諸州增修城池至是謀者言金人欲犯江浙詔駐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嗣有敢妄議取阻退者皆罪之

告者斬宗澤上疏極言京師不可棄黃海善汪伯舟等諫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為黃汪所抑二人每見澤奏至皆笑以為狂

于是帝決意幸揚州十月朔帝登舟時兩河雖多破于金而其民懷朝廷恩所在結為紅巾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人稍稍

引去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漢上疏言欲還朝王身各統大軍盡平賊望陛下早還京師臣之此舉可得萬金耳或高請

帝還京以塞高臣之口以

救天下之心帝復出宮之

十一月竄故相李綱于鄂州 羣青投軍州團練使李亨于葛安軍

遣朝奉郎王倫使金 詔選能與對者使金問二帝起居倫出應詔乃假倫利部侍郎充大金通國使問阿舍人朱弁于少時處

之至雲中見尼瑪哈謀事時金方大舉南下倫遂說百端尼瑪哈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

知州趙野棄城走為其下所殺 野見山東盜賊充斥帝如淮南乃攜其家妻城走軍校杜彥等乘間作亂自為知州遣人追野殺

十二月金人分道南下遂破西京留守孫昭遠走死河東經制使王煥引兵適蜀 金人聞帝如揚州起燕京等八路民兵分三道

南侵尼瑪哈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分遣尼瑪哈等攻漢上鄂爾多

洛索與薩里干 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富塔 洛索與薩里干 自燕山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分阿里富塔

兵所害宗澤聞金人將謀侵汴遂引行趨滑州劉達趨鄭州以分其勢戒諸將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烏珠乃不敢向汴夜斷

河梁而去洛索至河中官軍扼河西岸不得渡乃自韓城履水過破同華州沿河安撫使鄭驥州上山人赴井死遂破潼關王瓌

襄漢州引兵適入蜀中原大震

二年金天會春正月帝在揚州

金人破鄭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汝州人死之京西州郡皆破 尼瑪哈謀知鄭州將為行在所命尼瑪哈急攻之致虛逃

沒分兵守專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敵至皆死闕失如雨下軍中萬沒去沒不聽遂死之初謀而陽備逃去儲備甚多悉為金人

所有又分兵破襄陽均房唐汝陳蔡鄭州諸昌府悉遷其民于河北通判鄭州趙伯振

金將烏珠使東京宗澤敗之 金烏珠自鄆城白沙

張望劉行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遣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行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尼瑪哈據西

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關中立郭俊民李景良等帥兵趨鄭還敵大戰兵敗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進去澤捕景良斬之既而俊

民與金將史姓者持書來招澤澤皆斬之劉行還金人復入滑澤部將張瑪往救之瑪至滑寒寡不敵或請少避之瑪曰避而偷

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死澤聞瑪急遣王宣往援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以宣知滑州金自是不復犯東京澤得金

將達臣王策于河上解其縛聞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

言訖近下諸將皆聽命金人舉前不利遂引去深慮上流諸將不從故下流諸將亦不從金人破水興軍經魯使唐重州唐州彭山人死之 洛索既破同華諸州遂圍水興時京兆兵皆為經制使發差調赴行在重慶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成克成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當天入地矣及金兵圍城重與守臣會盟死守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營門出降重運與副總管楊宗閔中提舉軍馬程迪守人提點別徽郭中守人遣之子 韓運副使秦景詢判官曹謂經

魯三管機宜文字王尚等七人俱死
東平軍校孔彥舟字且滿相州林慮人作亂渡淮寇黃州 彥舟聞金兵將至山東遂帥所部却殺居民燒廬舍掠財物而南渡淮犯黃州之

身北兵殺經制副總管之以為謝 金人破濰州知州事韓浩字之 死之 郭爾多使多昂摩攻濰州知州韓浩率眾死守城破與進列朱廷傑皆力戰死金又入青州

京東內侍郭成章于南雄州 時所在盜起汪伯彥昔善醫不以聞成章上疏言二人必誤國帝怒擊名編管南雄州 以劉豫字知濟南府 豫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地真州日張毅為之起知濟南時蓋起山東豫不願行謁易

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
金人侵熙河都監劉惟純州送毅于新店地名破之書宋史高宗紀新店之戰在是年正月張毅之戰在四月靖州日得書于

似在四月以前未純惟純不足與毅並名各之戰則 洛索既破水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靖降兵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 在正月無從今依之書而以張毅之起分注日下 秦深遠惟純以精騎二千人禦之夜起斬金人千餘人下 洛索既破水興鼓行而西秦州帥臣李靖降兵勢益張引兵犯熙河經畧使

二月河北盜楊進等降于宗澤 楊進聚眾三十萬丁進王再興李貴王大印等擁眾各數萬往東京西淮南河南河北侵擾澤遣人 諭以禍福悉招降之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眾七十萬乘萬眾欲據京域澤馳至善真河謂之曰朝廷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

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 金人破淮真知府向子韶州人死之 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至軍兵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破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

遂為所殺閻門皆遇害事則昭昭也金人晝夜攻城子韶至軍兵固守遣人詣宗澤乞援未至城破金人欲降之子韶罵不屈 和州防禦使馬福聚兵于真定五馬山在正定府有石塔名 秦信王椿歲宗弟十八子以總制諸若 擒奔于五馬山若聚兵得信王椿子民

關奉之以總制諸若兩河遺民聞風響應

三月金尼瑪哈焚西京而去統制官程進舒字復之詔以進為京西北路安撫使 尼瑪哈聞張巖東出自河南西入關以援

元史高宗皇帝

元史高宗皇帝

洛索盡焚西京盛舍務且民而北時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投殺盜賊尼瑪哈復留烏魯屯河陽以待之程遠得以其眾復西京宗澤奏進為西京北路安撫使詔從之世忠馳驅而救世忠救餘兵南歸也程遠集如兵與賊屠殺之殺其將程遠

知中山府陳邁為其下所殺金人遂破中山 中山受圍三年城中糧絕人皆餓困不能執兵知府陳邁欲盡括城中兵力戰部將沙振潛裹刃入府害邁及其子錫等十七人振出為限下卒所殺掉裝之身首無餘城破金人見邊尸曰忠臣也殮而葬之

夏四月金洛索侵遼原經畧使曲端使吳玠擊之洛索敗走同華 洛索既破張巖勢無張引兵侵遼原曲端使吳玠連擊於青溪嶺在平涼州西北殊死關大敗之金人遂東走同華

石壕 嶺在陝西石壕縣西北此尉李彥仙復陝州 金人得險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時彥仙保三皆屢敗金師破其五十餘壁以計復陝州及綏解諸縣事關詔彥仙知陝州東安兼使

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 帝初即位徐時工部侍郎對言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者除兼侍講以老連章馬外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 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

以信王椿為河外兵馬都元帥五月下詔還京師不果 時宗澤招撫其眾聚城下又募兵儲糧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方上疏大約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木未嘗有祭享之地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于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吝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善邪親屬皆已澤置在南故也今京城已增固兵械已足備人氣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至或言信王椿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既而不果

許景衡罷學年 時朝廷有大政事景衡必請剛極諫黃潛善汪彥伯以為異已因共以渡江南幸之議為景衡罷之京師行至瓜州得賜疾卒 景衡得賜疾卒 景衡得賜疾卒 景衡得賜疾卒

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舟為患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孫彥孫軍不可獨進召諸將投方畧以俟會合乃以
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逼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以衛根本彥遂屯潁州之沙店澤自潁州渡河取信州等處
州王再興等自鄭州趨西京後龐馬等斬大名取臨城真定兩州王善丁通等召以所備兵分路進趨潁州山等處
民相恐者不食百萬糧糧下早是京師在當射買失石為其相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致入黃龍等處澤成功從中流之沙
內河解州等處

金洛索大掠而東遂破絳州

初宗澤承制以王庶慶源人為陝西制置使曲端為河東經制使未幾錢蓋聞金破長安檄庶節

制理慶源原兵既而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襲取勝移文兩路協力更戰而環慶帥王似源原帥席賁不欲受庶節度遂具

又以報而賁不出兵金人至清溪為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南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支軍入鄜延攻康定志金史地理

軍賊定庶急遣兵斷河橋又令劉延亮屯神水峽石中作石為橋阻金人關于此斷其歸路金人遂去曲端棄寇退復下

秦州端雅不被屠庶會廷亮自鳳翔歸端斬之庶猶以書約似欲通餘寇渡河復限大河自守似竟不應時絳州猶為圍拒

守洛索還軍破之庶而欲以王庶節制賊而端軍曲端為之制制而端軍曲端為之制制而端軍曲端為之制

不知起端占據河東等處亦可以起逐波河金索其此條關極應亮不戰

六月京畿漕河堤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臨也以杜充字公美代之 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為

變以郭仲荀為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豐蕪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職敵則吾死無

恨眾皆流涕曰不盡力請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

訃聞贈觀文殿學士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于是

臺榭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劉掾吳未幾馬進王善等編管賊陽進德汝洛間眾至數萬擊之連年數十里馬

駑步踏陣之勇為王淵所誅王善等斬劉用睦西兵馬進豆九

八月作御寶 金之入汴也九寶惟大宋受命寶及定命寶在于是帝作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

書詔之寶續編九年續

殿殿中侍御史馬伸監濮州酒稅卒于道 伸明湖南還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十七事乞速罷二人政柄剔惡賢者共圖大

事疏入留中明日改授衛尉少卿伸辭不拜錄其疏申御史臺且言臣論可采即乞施行非是合坐誣罔之罪因移在待命詔伸

言事不實送吏部責監濮州酒稅趣使上道伸怡然獲被而行竟卒道中聞者寬之伸等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于是

不可行也

以趙子砥字砥知台州。子砥至燕山遁歸命輔臣關北事甚悉子砥大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敵兵以待和吾國與金

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真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華人畏虎以肉饒之食盡虎于噉人若政陷冢以待之

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知台州

河北京東提督使李成時字成時報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之。光世至光州大破成敗招降二萬餘人成遣去已而

金主廢宋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使之韓州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二帝赴上京金主命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

乾元殿金主封太上皇為昏德公靖康帝為重昏侯使之韓州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二帝赴上京金主命以素服見金太祖廟遂見金主于

同處給田十五頃令種藉以自給惟秦檜不與從依違資以居達資亦厚待之

九月金將鄂爾多魯破信王椿子五馬山岩遂會尼瑪哈南侵。初馬擴自五馬山詣行在黃澤善汪伯彥疑其非真及行殺密旨使

稽察信王椿且令據險諸路而制擴知事不成遂留大名不進金鄂爾多魯恐擴以援兵至急發兵攻五馬山諸岩斷其汲路諸岩皆

陷椿逃走不知所終鄂爾多魯既破諸岩探知擴兵南來使人馳會尼瑪哈未至鄂爾多魯敗擴軍于清平尼瑪哈聞之遂由黎陽渡

河與鄂爾多魯會兵以攻遼瀋

冬十月隆祐太后如杭州。侍御史張浚請先定六宮所居地詔孟忠厚字仲雅奉太后及六宮居于杭州以苗傅劉正彥

為扈從都副統制

知濮州楊粹中字正集兵破金尼瑪哈軍十一月金人破濮州粹中死之。尼瑪哈鄂爾多魯合兵圍濮州以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知州

楊粹中固守命將姚德夜擣且營尼瑪哈跳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破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是月金人破

金洛索破延安王庶字大由地將兵救之端次于襄樂今河南襄城縣。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不聽

行庶無如之何令還端還原時金洛索沒河端知庶端不協乃併兵攻鄆庶調兵自沿河至馮壩據險以守金人先已棄水渡

河犯營今河南開封府開封縣。元侵丹州見前。又渡清水河見前破瀾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會兵禦之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高

化蜀今四川。庶日移文趨端進端不聽而遣其副將吳玠復華州自引兵迂首自郿之三水今四川。延安已破是月。與玠會于襄樂

金攻延安急庶自坊州收散亡往救知興元府王夔亦將所部兵見前。無至甘泉今四川。延安已破是月。與玠會于襄樂

庶所歸以兵付稷自將百騎與官騎赴襄樂分宿衛以節制望城今四川。以自副端彌不平見庶問延安失守狀謀殺之不果乃

拘其官屬登莊節制使印會庶自幼得認罷京兆乃去是月。庶至京兆端不欲屬庶凡有命多不聽

其工於立此其出師和盡心過事而致身之始乃由請還置庶熱中之為累

是前此劫危乎細力為王貴之地已屬巧於運合而運都杭州之謀復自來傷之至自宗憲在秦漸沒已言漸而知故喻言之以行其運正其工於立此其出師和盡心過事而致身之始乃由請還置庶熱中之為累

金始撰國史 女真初未有文字尼瑪哈好訪聞女真老人多得其祖宗遺事及金王嗣位難防軍皆在左右文學之士猶見撰述
至是詔採撰遺言舊事以備國史命烏廷孫後改名烏廷孫字通孫宗室第五與即律迪越掌之撰述

以魏行可字建州人假禮部侍郎使金軍 行可應募使金軍見金人于澶淵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遺書

金人誓以不戢自焚之禍竟卒于金

朝享于祖宗神主于壽寧寺

如大故

金人侵晉軍軍知軍事徐徽言字明勳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叛降金 先是徽言陰結汾晉土豪約以復故地則奉官為守吳

聽其世襲會朝論與金結和抑其所請金忌徽言欲速拔晉甯以除其患既破延安遂自解德渡河圍之三月徽言屢破却之至

是徽言約可求出兵夾攻金人洛索聞之親可求之子彦文使為書招可求可求遂以所屬縣府鹽三州降金可求與徽言連姻

金人使招徽言于城下徽言引弓射之可求走徽言引兵擊金人大敗之斬洛索之子

十二月劉豫叛降金 遼齊圍濟南劉豫遣子麟無邪之遣魯道人唱豫以利豫德前忿逆殺濟南統將關勝並百姓降金百姓不

從豫城納款

金郭萬多破北京提利郭水心字死之 郭萬多攻大名急守臣張益謙欲過水曰北門所以進梁宋敵得志則朝廷危矣因自率

兵晝夜乘城且隄死士告急子行在會大霧四塞城遂破益謙與韓運判官裴德迎降郭萬多問曰城破乃降何也二人以水不

從為辭郭萬多遣騎召水謂曰沮降者誰水曰不降者我郭萬多以當責咄之水罵曰無知大家恨不醜爾以報國何說降乎郭

爾多怒併其家屬皆殺之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顧岐朱勝非為門下中書侍郎 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

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山東羣盜蜂起而潛善伯彥既無謀勇真權自恣東京安之御史南京安之留臺泗州安之

卿守言事者不納其說請兵者不以上聞金兵日南而潛善等以為卒成餘黨無足慮者

金尼瑪哈破慶慶府州州府宋改 軍士有欲發孔子墓者尼瑪哈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人尼瑪哈曰大

聖人墓安可發遂殺軍士 以禮部侍郎張汝參魯御營軍事 汝極言金人必來請豫為備黃潛善汪伯彥以為過計而笑之命汝參魯軍事與呂頤浩教習

河朔兵

卷之八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四

宋高宗皇帝

四十一

命相得八員皆
左右輔弼之臣
皆皆若此其復
可望其有堪復
中原之志哉

維世忠方會其
維漢其兵力必
不善戰陣法必
不善守其守何
五不足自守何
使金人乘勝衣
編手高自是
不復再江北
偏安之局事
於此世忠名行
最著高其則尤
可之望風歎
不足為矣

宋
高宗皇帝

配拜三年七月會春正月河北制置使王彥致仕 彥以所轄兵馬付東京留守司而親率兵趨行在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
河忠義正領以望王師願因人人心大聚北伐言辭激二人大怒遂請降旨對差充御筆冠統領彥遂獲無效任
金兀朮哈魯徐州如州事王復死之 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兵力戰外援不至城破後謂兀朮哈魯曰死守者我也願親我而舍
僚吏百姓尼瑪哈欲降之復得萬米元箇門百口皆殺殺

韓世忠會兵救淮州至沐陽遇韓世忠以眾寡不敵夜引還兀朮哈魯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歸城 會山東兵以援淮州兀朮哈魯之
分兵萬人趨揚州自率大軍迎戰世忠以眾寡不敵夜引還兀朮哈魯之至沐陽世忠棄軍走歸城 會山東兵以援淮州兀朮哈魯之
遇戰兀朮哈魯入淮陽以騎兵三千取彭城關迫趨淮東入泗州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先世兵清走還金兀朮哈魯遂破天長軍 詔江淮制置使劉光世阻
淮以拒金人敵未至而軍自潰尼瑪哈至楚州守臣朱琳降遂乘勝而南破天長軍內侍駱詢報金兵至帝即被甲乘騎馳至瓜
州步得小舟渡江惟獲軍卒數人及王洲張浚內侍康履等從行日暮至鎮江府時法伯彥黃潛善方率同列驍浮屠克勤說
法亂會會堂大呼曰駕已行矣一人相顧倉黃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軍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悲憤可展騎黃鈔至江上
軍士以為黃潛善罵之曰該國該民皆汝之罪鈔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是日金將馬武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

聞帝已南行乃進至揚州橋時事起倉卒朝廷欲物皆委棄太常少卿羊陵呼以取九廟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城
中煙焰燭天役為金人所追亡太祖神主于道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為樞密院事守鎮江 帝至鎮江宿于府治其日召從臣問去留吏部尚書呂頤浩乞留蹕以為江北聲援
羣臣皆以為然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而若金人自通州渡江以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帝意遂決命留朱
勝非守鎮江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先行在五軍制置使控扼江口

高宗皇帝 命朱勝非節制平江黃州軍馬張浚劉光世 命朱勝非節制平江黃州軍馬張浚劉光世 命朱勝非節制平江黃州軍馬張浚劉光世
次崇德 命朱勝非節制平江黃州軍馬張浚劉光世 命朱勝非節制平江黃州軍馬張浚劉光世 命朱勝非節制平江黃州軍馬張浚劉光世
吳江 命朱勝非節制平江黃州軍馬張浚劉光世 命朱勝非節制平江黃州軍馬張浚劉光世 命朱勝非節制平江黃州軍馬張浚劉光世

通關門祇候劉俊武使金軍詔採用張邦昌親屬 仍命俊武持邦昌貽金人的和書書以行

李鎮遠奉命
金人因而奔去
制置綱以謝金
之說謀其已可
概見於前此類
峻其非乃因啓
喜故陳其已述
從其說連綱不
得與於故令何
其類會于唐都
兵不動命折可未諭使降敵言大馬送索殺之統制孫昂坤之及士卒皆不屈統言
破軍州

帝幸杭州 帝駐驛杭州即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已未直言赦元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質斥者惟手綱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

潛善計謀綱以謝金也 和州坊築使馬揚慶上言言綱日之幸其誠有四其六有六今綱下西已綱明其右之兵皆望臣
事綱陳綱遠使河下策善所長江為可惜幸金人之不來歸降遠使臣先秋冬金人再舉兵身綱江道十里數道至生此

金人焚揚州 呂頤浩遣陳丹渡江亂未金修兵復揚州

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潛善伯彥至杭州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未是也 綱日新綱此中 宗張激論二大罪二十致陛下

家廢天下怨怒乞加罪乃罷潛善如法罕府伯彥如洪州潛善撰持國柄恐其違事綱温宗澤臺諫內備言者隨陷以舟

禍中外切齒而帝不悟伯彥則居位日淺論者或求減其罪

贈陳東歐陽澈官 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 又召其子赴行在賜賜

三月日中有黑子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命張浚駐軍江

以王淵同參書樞密事 先是帝渡江劉光世見帝泣曰王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不設今臣所部數萬弩一十餘不能濟淵

忿甚言新江北都巡檢使皇甫佐以自解未將非馳見淵督之淵始絕書已無所及遂失諸精心至是制下諸將稽稽帝乃命淵

免道是書押

危伐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叔帝傳位于魏國公專請隆祐太后臨朝 苗傅自負世將以王淵驟遷顯職心

不平之而劉正彥亦以招降賊盜功大嘗為第一二人因相結時內使康履監珪恃恩專事履尤妄作威福凌凌苗傅將鎮之會內

侍範所觀湖供帳邊道僅善怒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嫉內侍范稱言于正彥正彥曰會當其除

之及王淵入樞府傅等竊其由內侍以進遂與世修謀先斬湖然後殺宦者韓府定時以劉光世為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聽宣

制傅正彥令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遺湖朝即掉下馬誣以結宦者謀反正彥手斬湖即與傅擁兵至行宮門外易湖首于行闕

分捕內侍傅等之履馳入宮白帝帝亦為未勝非急趨樓上結傅等擁護之故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引傅黨入內奏曰傅等不

負國家止為天下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請帝御樓擁護之日將于帝登樓傅等以氣黃蓋猶山呼三拜帝憑欄呼傅等

王淵督松江上
劉光世之言權
教皇有佐以御
不聞高宗治其
苗傅韓道顯
實有已及倒置
且欲以免進呈
書押後結綱傳
尤為謀擊賊
正任能不盡中
此而措地與當
輩謀補之一塊

朱德非日警疏
人陸運乘與不
能言其謀謀
謀往後使代賦
傳言朱德有所
謀謀已奉大臣
去見相傳之義
及陸德未正出
門室衛長正將
嚴飾非在衛使
能引伸地顯示
以福福是見不
可折辱之氣
以杜進謀乃始
陸德口不陸德
關太后請讓高
陸德非請讓高
家牛者謀謀致
不知其是何時
賜即去妻絕家
海以徐德道
或亦備宜慶
之方權事已
自無其計賊之
計又未定約在
外謀其請以
協力即王使
張漢清人德

問政傳屬聲勢日陛下信任中官實虧不公軍士有功者不賞內侍所主得官黃潛善注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遣宣王湖選賦不
戰首先渡江因交康履乃除樞密臣自陛下即位以來功多言進臣已將王福新曾中官在外者皆謀說更已康履曾擇誅之以
謝三軍帝曰潛善伯彥已降屢履擇當重與降者卿等可歸營傳曰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候中官擅權若不斬廢擇臣不
運營者猶未許通時傳兵不退帝不得已命溫執履與之傳即下樓下樓斬廢曾其肉易甘與湖首相望并捕擇斬之編管蓋廷
于建州帝諭傳子歸營傳等道曰陛下不當即大位將來湖等皇帝來歸未知何以處之帝命朱勝非樓下曲諭之傳請隆初
太后同聽政事及遣人使余謀和帝許之即下詔請隆祐太后垂簾傳等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况道君皇帝已有故事
勝非遣白帝帝曰朕當退避但須太后手詔也乃遣龍輿入內請太后御樓太后至帝立極側從官請帝坐帝曰不當坐此兵太
后因乘肩輿下樓出門見傳等諭之曰自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史祖宗法度重責是違事所以招致金人之禍豈關今上皇帝
事况皇帝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王伯彥所誤今已寤過統制豈不知之傳等對曰臣等必欲太后為天下主奉皇帝為帝后曰
令繼敵在前各以一婦人抱三歲兒法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傳等不從后顧勝非曰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
公何無一言勝非遣白帝曰傳等履心有王鈞前者通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國之儲帝乃即坐上手詔碑
位于皇子而請太后同聽政宣詔單傳等麾其軍退于是皇太子尊即位太后垂簾決事真帝為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安寺為睿聖
宮是夕徙帝居之大赦改元明受加傳等為武宣軍節度使正彥為武成軍節度使今日事機須宜果者已許臣除國對而日引將
仙事二人上與以彈其太后后請賜賜二人若酒則在
仙事二人上與以彈其太后后請賜賜二人若酒則在
仙事二人上與以彈其太后后請賜賜二人若酒則在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政元教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說不宣既而得首傳等所傳檄浚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
兵討之時傳令張浚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浚知其孤拒不受單士洵洵俊諭之曰當請張侍郎決之即所引部八
千人至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泣且諭浚以將起兵問單俊泣拜曰此須倚卿濟以機術毋驚動來與也故至江寧呂頤浩曰
是必有其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受處沙漠日望拯救其首逆遜位于切中乎灼灼兵變無疑也即遣人寫書于浚浚
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各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于鎮江令以兵來會頤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
督眾士自感厲張浚又念傳等居中欲得賴士往說之即制司泰謀官湯希道因通頤浩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傳等折以正義
令早反正劉正彥遂輻約浚至杭浚命張浚分兵扼吳江上環請復辟首傳等謀除浚權部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火兵未
集未敢謂言討賊乃託云張浚歸人情震震莫可不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寧城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浚
使聞之曰世忠未事濟矣因白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漸地曰吾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
與張浚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搖浚世忠將士眾皆感憤于其令世忠帥兵赴關戒之曰投以必死事不可不急急則恐有他變宜

此非特送安
坐德祀其所
建而不送日
其誠當此則
善事多僅如
身及稿於國
春秋之法亦
能送同兵之
手

建於州據應遠以保大軍之至世忠命江至秀州轉巷不行而大修戰其...
而恐乃遣首瑞馬柔吉將軍兵扼臨平注見巫陸從世忠節度使而誣沒欲危社稷諷黃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沒等皆不愛顧
浩將至平江沒來輕舟送之皆以大計願浩曰某謀聞遣齊宣官臣之手承之滑乾我陷腥羶之域今事不諧不遇赤族為社
元豈不快乎沒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沒乃率微聲傳正茂之罪以解世忠之前軍張浚見之劉光世為遊於頤浩沒想中
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首齊宣帝處分兵高重以復同知樞密院事李師輝注見鄭效建州人並同登書院事沒頤浩等
餘平江上賊已建大皇帝遣即尊位傳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為宋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此聞自反正耳不其下詔奉
百官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師輝張守節注見師輝作百官軍及太后手詔賜傳正茂鐵券傳等遂即百官朝于唐
聖宮帝慰勞之傳正茂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傳實張造曰趙氏安苗氏危矣

金以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郡 時京東諸郡多入于金金東普濟以南悍豫統之又以豫子麟知濟南府鄂爾之遺屯濱之

秘見尼瑪哈歸至東平命遣奉忠兵衛要以鎮撫之

王復故將趙立徐州人復徐州 初徐州既破都虞侯趙立戰元復蘇求王復尸瘞之陰結鄉民為收復計及金師北去乃帥武兵

夏四月帝復位詔張浚知樞密院事 太后下詔遣政朱勝非帥百官請帝還宮親掖帝東馬運行宮與太后御前殿垂簾後以連

天紀年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茂劉之越四日太后撤簾

呂頤浩張浚賊將苗翊于臨平苗傅劉正茂及趙頤浩沒入杭州 呂頤浩張浚軍次秀州頤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據

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是名加我替義徐敦業可繼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山阻水為陣中流植鹿角以梗行并韓世忠

命翊引神臂弩待滿以待世忠眼目大呼賊又突前翊眾辟易天不及發遂敗走勳王兵入北關今北新關 傳正茂遂

却堂取鐵茶檯積兵二十夜開金門遁走犯富陽注見新城三關注見二縣將趙開中頤浩沒入城世忠手執王世修以屬史

頤浩沒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沒日晝在會聖宮宮隔絕一日喉索忽聞賊脚不覺覆手念御被謫此事誰任解所

履王帝賜之帝握世忠手恸哭曰中軍統制吳湛佐逆為最而留朕肘腋能先誅平世忠即謫湛握丁與治折其中指與王世修

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危仲能時希去其賊

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危仲能時希去其賊

俱斬于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危仲能時希去其賊

朱勝非既不能
不龍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呂頤浩欲沒帝問孰優對曰頤浩練事而秦沒喜事而疎帝曰沒太平少對曰臣向被將軍謀殺殺

忠付沒此舉沒帝之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之不報至是與同位顏岐門下王孝迪中有張汝而書盧五

明如路无迎諸等俱免而拜頤浩石相視以劉光世為御營副使韓世忠依俊為御前左右軍都統制欽此

禁內侍干預朝政 詔內侍不得與主兵官交通又饋遺餽貨借役軍軍干預朝政外官非親戚亦不得往還如違並行軍法

重正三省官名 自元豐新官制三省不置其官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分班奏事獨由書取旨門下雖為首相不更

與聞事與司馬元祐初司馬光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至是故呂頤浩言詔左右僕射兼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改中書門下侍郎為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

帝如江寧 既至改江寧為建康

册魏國公為皇太子

五月以張浚為川陝京湖宣撫使便宜與陟 浚招諭劇盜薛應子高郵慶隆波因留撫其眾或傳浚被執呂頤浩等請罷浚

帝從之越十日浚還帝驚嘆即日趣還原職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慶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懷憤請行詔以浚為

宣撫使便宜聽使宜與陟與沿江累漢守臣談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于秦州別遣大臣與韓

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居驛未武昌為越陟之計復以張浚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如浚宣撫川陝之議本浚監閩帥

能起天下之奇兵秦州為各令以東向為自去

遣嚴州府判洪皓好死人便金金人拘之 尼瑪哈自東平還字中郭爾多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如金遺尼瑪哈書願去真就

用金正朔于藩臣時所在益樓暗艱難自端得遠太元留一年還至平尼瑪哈追皓使任劉豫皓曰萬里街命不得奉兩宮

南歸恨力不能學逆豫及忠事之邪留亦死不事豫亦死不願偷生何冀聞願就鼎鑊無悔尼瑪哈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

也目止鉞士為皓號請得流遼冷山冷山在遼東

韓世忠復舊傳劉正乃送行在誅之 世忠言歐韓精兵距關甚遠偏成累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討之世忠自無信

進至浦城見之魚孫麟與傳劉正乃過世忠步走披戈而前默殺之昨曰此將將軍也皆驚遣送擒正乃及傳弟靖王德亦

執伯瑀新馬某吉備亡入建陽縣人屠劉執之獻于世忠世忠送行在新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

六月大霖雨詔罷官以上言閣路罷王安石配享神宮廟庭 時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罷官以上言閣政司執員

外戚將成上願曰自然空閒王安石用事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微圖國之謀逆王意實理財之政動國力故虛無之學歐

靖康後雖復舊
而仍不免於廢
亡之禍前賢
然其直諸臣方
故復使中原刀
圖中興之業
宗做不能終
自強在何五望
皇皇意遠欲去
辱使奉正朔甘
於北首若此及
信使不達而此
張乙大能書言

人制其地也... 之嗣莫大于此帝... 御左右師表... 人非其... 皇... 二... 日... 之... 之... 之... 之... 之...

人此非其事... 金馬... 尼瑪... 御營... 御營司...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營...

御此... 卷八十四... 宋高宗皇帝... 四九

之於七著之明

後即定其家

可為歸清所增

大快人心耳固

精乃流綱自道

之史謂漢之所

志者漢法其

後得行其志竟

以漢計大德

專為各國社

與而滋清基

朝制而足與論

者耶

特非工古而後

始建其四皆均

性不違世變之

况况南宋時外

邊委其內播產

主計大校由西

於何來計并定

於於於於於

既於於於於

與無所成上

乃常時以爲不

可以之善也

宋德之建而而

已

對也已不著

更更江准宜為

知委即以特才

而論世也知或

者則已著成故

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宜徵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古田五十畝其有桑田之家毋得帶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驅之使為農以耕田之桑者而雜租餼以爲什一之稅每十十六夫為一井每井賦二兵馬一區區之責精三又稱一兩非盡蠲則若六尺麻二兩其計甚備書奏請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

八月遣使于金人答時聞金人南西而洪皓在敵未得常求遣使復師者乃遣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又徐武昭宋汝為使人金請和故書于尼瑪哈又命呂頤浩遣書對說以諭意國以論意意見編內此國與昔二上事何必書始連涉而後乃火也

閏月以呂頤浩杜中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詳前罷起居庸胡寅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調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違則當糾合我師北向迎請而乃坐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官閣展省陽察節度使是歲月是無捍禦及度騎乘虛塞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深怨恐非自全之計也因遣七京一罷和議而休戰皇二置行善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會數去庶丈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邊宗室之賢才對委任使之七存祀湖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妥其切直罷之于外

詔杜光祿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帝召諸將驗驛驛之地依復年金宗請自鄂南幸長沙籍世忠曰國家已天河北山東若又嘗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為必爭之地今當且避奉陛下于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守帝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王瓚線之籍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先節制杜光祿世忠亦受命光祿世忠帝如臨安方功負外飛糧過州上疏言今日之計當急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浙西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失會以養國力于是帝遽聽安不復議防淮矣

九月丙子朔日食令人破南京知府後唐佐呼宋軍人被執劉攽因使為守唐佐與宋汝汝為本疏其虛實以覽者苦于朝事濛濛併其家捕之唐佐死攽者以大義揆怒殺之境上

詔周自平江謀報金人治舟師將由海道進浙詔籍世忠守圓山北鎮江福山在蘇州府望初由兵部尚書選參案院事至是以為兩浙荆湖宣撫使總兵守平江既而都督宗正世忠望

遣直龍圖閣張邵好工人使金人囚之邵至潭州見遣奉命邵即日監軍與邵為南北朝使臣無拜禮且具書言兵不在儀弱在曲且天木厥承而乃裂地以封劉攽復躬共不已曲者在矣遂奏怒殺所有國書去送廓靈州囚于莽山若州

弱在曲且天木厥承而乃裂地以封劉攽復躬共不已曲者在矣遂奏怒殺所有國書去送廓靈州囚于莽山若州

弱在曲且天木厥承而乃裂地以封劉攽復躬共不已曲者在矣遂奏怒殺所有國書去送廓靈州囚于莽山若州

金人欲使知澹州遂定不合及是金字令改易冠履遂憤賦之金人憐其口

猶吮血嘆之遂還書遣將元禎色不變南向拜龍九旗人為之流涕

十月帝至臨安留七日復如越州 時高球分兵一自滁和入江東二自蕪黃入江西帝遂如越州

張浚治兵于興元 浚治興元上疏言漢中實形勝之地前控六路之帥後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現今中原

必處于此此處者指襄陽財以待地事于是辟劉子英謀軍事水利以通湖南安岳人為隨軍總運使東總四川財政

引此舉一百七十餘萬兩馬二萬匹是見浚口前之兵力甚安矣浚不可謂不才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浚之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引此舉一百七十餘萬兩馬二萬匹是見浚口前之兵力甚安矣浚不可謂不才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浚之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引此舉一百七十餘萬兩馬二萬匹是見浚口前之兵力甚安矣浚不可謂不才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浚之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引此舉一百七十餘萬兩馬二萬匹是見浚口前之兵力甚安矣浚不可謂不才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浚之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引此舉一百七十餘萬兩馬二萬匹是見浚口前之兵力甚安矣浚不可謂不才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浚之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引此舉一百七十餘萬兩馬二萬匹是見浚口前之兵力甚安矣浚不可謂不才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浚之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引此舉一百七十餘萬兩馬二萬匹是見浚口前之兵力甚安矣浚不可謂不才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浚之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引此舉一百七十餘萬兩馬二萬匹是見浚口前之兵力甚安矣浚不可謂不才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浚之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引此舉一百七十餘萬兩馬二萬匹是見浚口前之兵力甚安矣浚不可謂不才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其言不如此言則浚必以此處為形勝之地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四

宋高宗皇帝

年

卷通帥州兵兵上字大破之殺數千人金使牙右人至若計事使使小校往金人與諸將入越州降極之或將士度必其至
下令清野多以輕舟伏於湖間自守

四年春正月金人破明州為其民並繫帝于滬常走温州 是月朔西風大作金師乘之次日復攻明州張俊劉洪道主
樓城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奔北死于江者無數夜探焚屯姚而遣人請濟師于烏珠明日帝移次台州童女鎮

宋勝願昌國縣帥帝在常安以舟師進三百餘里弟及提領海舟欲公稱引大船擊卻之金人引道帝發童女如温州泊于港口
金洛索破陝州知州事于彦仙死之 彦仙在陝州軍實增濟陞為縣守備道都與後魏州金將烏常謀帥未攻彦仙賊

之洛索聞之自浦解率兵大至彦仙又大破之洛索僅以身免彦仙度金人必併力米攻即遣人米兵于張沒已而洛索乘舟折
可求晉東十萬米分其軍為中以正月旦為始日輸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為仙氣如常數出兵與賊既而金軍營于渡

沒撤曲端以沒原兵援之端素嫉彦仙不來命沒白金若下陝則金據大河且羅蜀吳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彦仙日與金
戰洛索奇其才誘端百端彦仙悉斬其使力盡城破彦仙投河死其屬官居氏無一人降者洛索怒盡虜之

全以韓企先為尚書左僕射東來侍中 時金方欲控制度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改革成車折衷
二月河北盜鄭瓊等亂降于劉光世 瓊初隸宗澤澤死調成滑州金人南下成軍亂起其統制推瓊為主瓊因誘眾勒誓行

收兵北渡淮有眾萬餘至和州為金軍所敗遂率眾降于光世詔以為楚州安撫使
以盧鳳子回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御依從壽詢除原劉珪不能委國使太后涉險為敵人追迫遂免而以益回代之

金人屠潭州 全既破江西諸郡乃引兵起湖南遂破潭州將吏王暉賂賈趙聿之戰元向子諱中

大掠屠其城而去 烏珠連歸安縱火焚掠以輜重不可運陸取道香州而北

金人入東京 權留守上官浩出奔為盜所殺自是四京皆沒千金

燕州人鍾相作亂母伏休其堂楊太復叛 金人去潭州屠盡大起相當以左道惑眾因結其勇壯以捍敵為名日稱楚王政元天

截攻陷豐州既而孔彥舟擊相調兵并擒送行在誅之其堂楊太復聚眾于龍陽

云程本家日或自稱大元又王上

而其故實未可
謂非自取也

金山純峙江心
阿能馳騎且馬

珠是時志在清
江蓋肯行次中

地致有疑書曰
金山與南齊相

連廣者不知海
五之名即取其

無所附著高街
影中流鐘聲高

屏秦時名曰上
傳蘇軾亦有注

金山之作則
山之不能遠渡

自昔已然方輿
記委曲於金山

下增對岸一字
謂前在鎮山味

無確據况世宗
屯及焦山與金

山鎮山東西
鎮均遠登鎮亦

無所自其為鎮
會鎮亦皆王云

之及焦山皆云
編在北固較及

可徑其北固鎮
江而岸既得鎮

兼以地而山正
東北與鎮山正

且固可坐之以
理處實二人皆

以宋人紀實事

三月遣使迎隆祐太子度州 帝謂輔臣曰朕初不識太后自迎至南京安朕不嘗已出今在數十里外兵馬驚擾當奉迎
以惟朕朝又奉命之意遂遣盛蓋及李全宗宗沐思等奉迎于度州

夏四月金人入海關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曲端使吳玠拒于彭原

金洛索既破改送長驅入關攻環慶曲端遣吳玠拒于彭原而自將屯邠州玠先擊金人敗之虜軍軍懼而止玠以洛索
故軍復戰玠軍敗曲端走之洮原金人勝史邠州玠怨端不為援大罵之由是一人有隙金人雖勝玠以端金軍遺去且時方威

更有還復還河東
帝遣趙州 金人退帝將西還召原良駐驛之所呂頤浩曰將未宜駐浙右徐圖入蜀寇宗尹曰若使入蜀恐兩夫之據汴未而

國關陝則兩得之帝曰善遂發溫州至趙州下詔親征巡幸浙西再升趙州為魏府

韓世忠邀擊金舟向球于江中大敗之走建康復引兵都世忠敗績為球送趙江北 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在松江府青

龍鎮中軍駐江灣沙壩在太倉州江口後軍駐海口欲俟為球帥還尋之及為球由秀趙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以待之金

帥至江上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在鎮江城北江上為球欲濟江乃遣使通問兵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

開州好無如金山寺金山寺在鎮江城北江上為球欲濟江乃遣使通問兵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

日聞江中鼓聲則岸堯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又敵主亦有五將趨廟廟兵先鼓而出復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肥者一人

紅袍玉帶至徑復跳而充詰語復有則為球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善水戰得敵敗將不待舟仔復甚眾虜為球

之婿龍虎大王為球情請為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石為又不許遂自鎮江浙流西上為球懼南岸世忠指北岸且戰且

行世忠艤船大樞出金帥前後數置擊柝之聲連貫將至黃天宮在江上元與東門大江 為球君某或曰老鶴河故道不通

大馬南合舉津塞若塞之可通秦道為球役之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于新砦砦在

北渡世忠與之相持于黃天宮塔營置江北為球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豫以鐵鎖繫大鈎投健者明巨敵舟隊而前

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毋絕一艘則曳一舟沉之為球驚求救會語新語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我後雖上則可以相全為

球語塞又數日來再會而不言不逃世忠引弓欲射之為球走脫去見海舟來風使使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

乃暮人欲破海舟之策于是閩人王姓者執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它船板以權棗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

善射者更輕舟以火前射之烟燻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為球遂濟江狎于六合縣世忠

自當得非若

宋史成命元時

僅據傳聞而不

詳其始末遂後

世之疑之至

謂一人紅袍玉

帶高後絕若

金珠其說尤

誕金源及後至

大定明昌間

的兩中國制度

其功由無後

法善之人只身

點數時若有疑

此至以從事者

其為宋人誘飾

附會無疑如此

可據金山地為

之荒唐矣

呂頌浩在位事

志不為無罪但

其請去浙而下

謂其持議未

大得為何故

反方試之亦高

宋一開局設

樂德從高宗

因此罷相高宗

非果實其意

也無非前此

莫不飲之說及

以八十人拒馬球十萬之眾凡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遣趙鼎為翰林學士辭不拜臣頤浩免 初御營軍以行于樞密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極府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類

志中丞趙鼎實疏論之及聞韓世忠敗金人頤浩請帝去浙西 詔親征帝將從之趙鼎以為不可輕敵頤浩怒鼎已改鼎

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乃 去帝陛下有聽納之議而宰相陳拒諫之說陛下有春待臺臣之意而宰相挾持沮言

臣之威堅臥不出上疏論頤浩過失凡千餘言頤浩因未去詔以頤浩倡義勤王宜從優禮乃罷為鎮南軍節度使罷見龍使

而後命鼎為中丞而復命鼎為中丞論之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殺今于卿見之

留守司制牛車等物 追敗金人于寶堂 金兵下江西者聞馬球北還亦自荆門 引去留守司制制牛車等軍

遂敗敗之于寶堂之宋村

五月岳飛與金人于靜安鎮 岳飛敗之 馬球此濟江金人在建康者大肆焚掠執手稅使拜光等自靜安渡江

而去 岳飛之岳飛敗金人于靜安鎮大敗之初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之行劉錡亦感所部不接屠民士夫避

寇者多賴以死

以程學等為荆湖淮南諸路總撫使分地處之 時京東西荆湖南北淮南諸路盜賊蜂起大有數萬人據有州縣朝廷不能制

范宗尹言于帝曰厚運皆為合之眾急之則併元力以拒官軍若若所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以漸制善善之乃以程學等並

為鎮撫使分地界馬莊與河南府孟汝唐州趙立楚泗州運水軍 給鎮撫使安州 劉位津澤州趙霖和州無為軍李成舒新州

吳湖光黃州李方先海州淮陽軍許慶高鄆天長軍未幾文授陳規德安府復州漢陽軍解州南府歸州州荆門公安軍程

昌富嶽澧州陳求道 鄧州之襄陽府隨州范之才金均房州滿長益順昌府秦州軍興德使從軍保立顯功許以世襲

李成許慶軍起于李漢昇與劉位士李方先李善清將既無統屬有急之不遵援救諸鎮鮮能自守每又以孔彥舟為辰沅

靖州郭仲威為真揚鎮撫使 郭仲威為真州 郭仲威為真州 郭仲威為真州 郭仲威為真州 郭仲威為真州 郭仲威為真州

此行在與為下所 郭仲威為真州 郭仲威為真州 郭仲威為真州 郭仲威為真州 郭仲威為真州 郭仲威為真州

金人圍楚州 金人圍楚州 金人圍楚州 金人圍楚州 金人圍楚州 金人圍楚州 金人圍楚州 金人圍楚州

乃稍引退至是馬球將北歸以輜重饋進于楚立斬其使馬球怒乃復南北兩屯絕楚銅道

六月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汝濱亂其都統制明瑞 汝濱軍用場為以人言汝濱不能無效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瑞曰今兵會對備者皆以

發軍添入吾境我合諸路及之不離瑞曰彼將士稍稅且因種子我我今度為客者奇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掩其耕種

堅臥不受乃宋人擒抗結皆且樂居焉故以使其攻討也論者乃謂魏治欲以官名燕而燕之固辭及不入其無害則其必速也非由胡命而後可朝中丞之孫史謂固其遠避而擇用則學士吏郭之遺又安知非固溫親臣而管懷耶

金兵略地攻城未嘗及魏張彬謂張雲張軍遂入秦其初至而擊之未悉非張彬乃欲挾其遠涉時出兵樓其縛獲直破遂一二年以待其困擊其保雖以侯十年之計所見錄錄金人所至並未以屯壁為害不過因宋地之權印據之使不得安食又將後而韓政他部耳其言條守二端足以觀之即由魏委張

魏必成覆河東則我為主矣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秦旁大彬遣白渡渡石以為然及高麗曹江淮渡漢出師彼之端曰平原野對敵使于衛受而我軍未嘗有戰金人新造之梯難與爭鋒宜訓兵林馬備糧而已侯十年乃可渡積前

引兵趨陝西金主亦以洛索身攻陝西下城邑旋復拒守固其請益兵命郭尙多往監其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張渡道兵復陝西軍州 趙哲復鄜州兵并復水與軍其餘州縣多皆降

人心能作亦不
為通而論者以
後復此死時其
善其善亦歸
平之見也

南漢諸將世以
死護劉岳岳孫
世守其職終未
嘗敢以君視一
兵兵其視世忠
雖行見失利而
戰功尚可推數
五級漢軍之數
善微勞不遇則
與金人退未嘗
不望其死節也

即如楚州之役
孫汝即長紹解
避至五津州北
而先世世不奉
行進後嗣盡
金師南下光世
坐視遠送善世
州不中其舌趙
善以何事為他
人任忠義有無
居之心高宗不
能明其罪元

世得以參寵信
從而史官亦即
以中興使命自
之無遺善其
善其自金策策
善其自金策策
而歸為近焉

張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浚使統制劉錫五路之兵與金浩索大戰于富平敗績浚退軍鳳州

俱不足道論惟
是為宗之禮
是為宗之禮
是為宗之禮
是為宗之禮
是為宗之禮
是為宗之禮
是為宗之禮
是為宗之禮
是為宗之禮
是為宗之禮

德和居个道金朝

張汝運軍與州道吳珍守和高原以拒金 時金人盡破湟原諸州軍叛將吳源領引金兵破壞慶遠入德順軍
詳見 汝運之乃運係興州時樞重臣其子故亡惟視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謂汝運治慶州秦鞏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
也四川全威敵入寇久矣且以川口有鐵山阻賊中舟楫道阻見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暇帝使使深入而吾僻處邊州運與
關中聲援不相聞道運夫計海將何及今幸敵方詳掠未逼近都寧司但當留駐興州外警關中之望內安金蜀之心奉遣官屬
出關呼召諸將水敵亡分布臨險堅壁固守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汝運其言而諸將亦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
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珍率兵扼險
于鳳翔文散關東之和高原以斷金人來路關師古等要照河兵于峽州大澤水等處孫德會世方等聚湟原鳳翔兵
于陽成鳳三州以圖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十二月金人侵照河制樞管則惟輔元之 金人掠照河惟輔舉敗之銀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顧照河尚有積粟悉金人困之以
守志出壁之高金人所執并以去惟輔曰死火新吾頭且汝并也顧坐上嘗曰國事不買汝一旦遠降敵耶即閉口不言而死所
部亦多不屈被殺

定差復法 初帝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其人一充復次即至破家及節使深加講議乃定差復法以二十五家為
一保十大保為一都內選才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都保主一都盜賊烟火之事一年得替其次有保長一保得替又有戶長主
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一稅一替若品官之家並得免差而限田有制一品限五十頃至九品五項子孫減半奉書則衙前編戶
太學主及得解想者試者許養人充役不于女戶及孤弱免免

金人大索客戶拘殺之 金索滿諸路令向日大索兩河之民及拘行旅于道凡三日而亂應客戶並籍入官制其耳為官字鎮之
雲中及散養民間立債總乃取強之子被執諸國以易馬蓋既立偽齊以沿河為界恐陷虜者逃歸豫地故河 六十八人
六十八人以大元姓者已充其數其數官民以足之被其財物者三千餘人
六十八人以大元姓者已充其數其數官民以足之被其財物者三千餘人

三月張俊黃飛大敗喜或于樓子莊在江西湖南嶺南 樓子莊在江西湖南嶺南 樓子莊在江西湖南嶺南
城喜曰我已得洪賊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一 樓子莊在江西湖南嶺南 樓子莊在江西湖南嶺南
二月以春猶春和政事
三月張俊黃飛大敗喜或于樓子莊在江西湖南嶺南 樓子莊在江西湖南嶺南 樓子莊在江西湖南嶺南
城喜曰我已得洪賊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一 樓子莊在江西湖南嶺南 樓子莊在江西湖南嶺南

大抵是飛行兵
修在字樣以備
款其後復或望
者著此以先
登人而肆于
莊之則不置
無差載使伏已
定五欲以兵以
請使使位不見
其此而不復
此故所為制
之妻若使以
唯虛名謂信
春福注之千
與矣

報之進以彼為法彼諜知賊意乃詐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江則在柳屯而向口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為先鋒彼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石安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逆賊二百隨風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生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彼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曰引兵至木牛山賊既而斬其斬趨萬成關進敗有引兵十餘萬來復與飛邀成于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與飛夾河而營沂中夜衝殺渡河與飛夾攻成又大敗彼乘勝進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固呼彼為張銀山遂復江州興國軍宋高宗於湖北武等處皆置監督通已而從引兵湖南江之馬廷有盜無所賊成北走勢迫絕江而去固呼彼為張銀山遂復江州興國軍宋高宗於湖北武等處皆置監督通已而從引兵湖南江之軍都制制之漢州城守使成北走勢迫絕江而去固呼彼為張銀山遂復江州興國軍宋高宗於湖北武等處皆置監督通已而從引兵湖南江之武功大夫張榮舉敗金于興化今武陽州連奪北道 崇本崇山崇漁人舉舟數百以規掠金人杜光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人退榮據通州聯井入興化縮頭湖湖名帥師作水寨以守金連香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洋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騎舟中自北溺水又陷泥洋者不可勝計俘敵五千餘人連香收餘卒還夏州逃屯宿遷尋去北去榮告殺于朝廷遂以榮知秦州

張浚退屯閬州分諸將守川陝 先是金廢羊河樂蘭原積石西靈靖州蓋有淳原熙河二路至是復破福津州名而北之州縣同各城在州城縣以迎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浚為四川制置使其到于村超魯昌見王庶為利受制可使節度陝西諸路知興元府未幾復以吳玠為陝西都統制

夏四月陸祐皇太后孟氏崩 詔權將不詳而馳于會稽將之上 金廢西遼和勒端名城名東北不克 金闕耶律達什在和州起兵之或恐與及人合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扶亦不知達什所往尼瑪哈以耶律伊都達之近致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伊都使攻達什于漠北和勒端城賊行賈其妻子乃起燕雲河東天運餉和勒端城去帝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州

秋七月封太祖後合諸城 詔世為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于孫一人為女郡王今其封又不舉有司其上應封者皆足以令恬為安定郡王自後能封不絕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 以國事有任然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秦憎從而擯之帝亦怒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宋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浚復敗前原武大將四端 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言之還稍復其官惟蘭州將復用之吳玠破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于



十手推信請錢願得各嬰會鈔引右帳于是州縣以願子元祖本木克相而相守務又以此日勸二分之一作之人
嗟忍

十一月以孟度為福建江西荆湖宮撫使韓世則之 辛金宗討范多為不克其故無幾乃命度而宣府使世則之發大軍由涇

州路入關汝為關大軍將至坐入據建州

十二月孟曹成陷道州 成初陷漢陽鄂州也後縣漢今屬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于諲遣兵扼衡陽唐縣今屬岳陽欲圖之

而拔兵不至成忿子諲扼乙即據眾而南官軍走漢濱成大掠執于諲而去此州屬岳陽人

金以陝西地界別據 先置校是招受司于宿州以誘通寇者至夏金復以陝西地界之于是中原專屬于諲

宋

高宗皇帝

子紹興二年金天會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定州范汝為自焚死世忠聞汝為入定州曰建居閣樓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無利矣世忠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

抵鳳凰山一名孤山在定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狗捨其謀主謝鸞說達及裨將陸必燾等五百餘人

建氏李綱自福州見世忠曰建氏多謀勇壯乃命綱等口誦古名詞河以如世忠等遠討江內賊寇

帝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軍分條監度賜車輦部重賞趙廷壽奉報德忠徐文公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軍軍謀步軍司詳經密

奉旨不許調遣徐文公力請人稱功重五十斤所向無前呼為大刀以功為治海軍軍謀步軍司詳經密

帝初御講殿自播遷以來經延久觀至是復之

三月秦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鄆州霍明聲殺仲將李權擊明走之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

願浩信之乃命仲節前軍馬復到豫州知州鄆州仍命復與韓王彦陳趙州安州人孔彥舟王守等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鄆

州調兵知鄆州霍明殺仲有逆謀誘而殺之襄鄆統制李權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崔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琰代之劉復符遠涉以興无伊陽山憚之遣經顯持書勸興以王爵鎮新願而焚其書

復獲陰唱興祥將楊傑以利律逐殺與換其首而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併

不侵犯及死詔以其子琰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字公異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以文學汝文為其才故檜引以輔政汝文與檜相惡檜目檜為金人

奸細汝文與檜相惡檜目檜為金人

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關府鎮江頤浩信秦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誅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

中興會二相宜分任內外于是帝嘗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檜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檜治軍文士

武職軍人檜前知樞密院事檜與頤浩相惡檜目檜為金人

呂頤浩在鎮江府舟檜赴東歸金州

與令屬鎮江府建平安堂檜合屬廣德州

劉棟使居汴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子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折屋瓦以散士民大懼

閏月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郢州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郢州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郢州

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擊大破之成乃自桂嶺帥諸將

餘萬守遂城嶺飛部繞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眾成奔遂州

可憫敵之則復聚為益今還者等謀其首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遣慶自歸道貴自桂招降者二萬

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尼瑪哈為都元帥烏珠剌之

五月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

有大祖後子儻之子伯琮子官中賜名瑗 元德太子卒帝未有後

早之遭時多艱委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

羽為禮畢使知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送安 張汝以劉子羽知興元府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胡安國罷 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

時政論二十一 篇 是言強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法

云國紀動其非
之善而不能事
後之是非非謂
先德得其新
則亦可謂其善
焉然以所聞
助可方前之
言而論亦不宜
能為其許人
身任其責其
後雖以言見許
而反至貶其
從違之非特
便使相方亦何
取乃安國力
舉其善使安
魁之日此不得
謂為善也所
謂為善者所
也近世許人
村多子倫賦
好又不其小
人所惡遂又
足難其務時
於學亦未可
也

采其若潛心聖經善之命兼侍讀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岳飛岳飛乃多引朝士有與檜善者檜
論檜人材可方的若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及願浩自常州還檜檜欲去之問計于廉益益曰目為善可也今當罷胡去
在瑣閣宜先去之會願浩為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應非與黃善注伯齊同在政府誠恐附會別致
波江單用致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家司苗劉群逆食生苟容奪違君父今強敵凌陵臣不忍用人得失
觀國安危深慮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願浩特命檢正黃冠年福州人嘗行安國言有
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侍讀無職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聖躬昔
公羊以言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德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死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師者今雖特釋而不問
又加道復賈倫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違臥家不出願浩勸帝降旨自安國處召僅塞不
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朝論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願浩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實盡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善則善
如國計何遂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躡字九善左司諫其表臣字正仲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
于是與張善字子公程瑀字伯舉胡世將字公允劉一止字行古林待聘樓皓等二十餘人皆坐
檜當罷逐職罷官善者為之一空

以孟度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秦檜免檜其罪于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字中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說
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善衣嚼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入自謂為相數月必舉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
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慙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呂頤浩侍御史黃龜年劾檜等專主和議沮止國家飯
復遠圖且植黨真檜斷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檜所求人歸安國檜始乃家臣是帝召且學士改基
對檜以外人始及居正始言檜而以告意檜于朝人
檜當以外人始及居正始言檜而以告意檜于朝人

彗星見裁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子斯陽今湖州是年斯陽改名成興風俗甚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授棗移師討劉忠軍兵岳州之長樂
渡平江蘇西大敗之忠走淮西尋以衆數萬據自西山營棚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去檣張飲擊壁不動衆其能測一夕與於蘇格
聯騎穿賊營候者河間世忠先得賊軍輿隨聲應之周勝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使精兵二千于山下與諸將接營而進賊方迎
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棗檣植旗美準呼如雷賊回顧望世忠度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宋史世忠傳世忠首與本
世忠與世忠傳世忠與世忠傳世忠與世忠傳世忠與世忠傳世忠與世忠傳世忠與世忠傳世忠與世忠傳世忠與世忠傳世忠與世忠傳

御此居代通傳得覽
卷八十五
宋高宗皇帝

經者乃方是片
亦不復用木數
年萬代後及相
位即有奉檄何
如之則其心固
未嘗至於忘情
故復復用錫
其誠固而不信
應由和議之說
深中志亦復
遂不肯於其
皇朝一時之
皇朝一時之
皇朝一時之
皇朝一時之

宋自王守而
宋相權不利
征東故氏不
主那本固不
因馬平觀見
關在否定為
後法忠定為
休養實與時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留久尼瑪哈使烏陵噶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嘗傾師特以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恩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巨古自分南北主上蕃動英俄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一番太母復我主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者故事魯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者盡遠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此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對思謀俾伴郎薛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伴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奈何思謀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容之尼瑪哈不容及是尼瑪哈思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人對言金人情偽甚為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克為通問使復如金

復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糧其珩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果開善理財而珩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金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晉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珩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連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遣官給事于温州

十一月王彥復秦州 彥中全州數立功以捍蜀秦仲旣死劇盜王開蓋黃郭守忠等悉阻兵竊蜀彥中早之至是歐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在蘇州清水鎮而復秦州張浚水利以彥中制高院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綱至潭州湖湘蘆葦先復就降綱上言湖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湖廷保有東南制取西北當于嘉渡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新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辜欲而謀官徐備劉子羽劉綱遠罷舉案

福官

初取江浙湖南月梅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議令漕臣計月梅錢大軍錢物謂之月梅錢其錢非錢錢與不足是錢又并派酒錢鹽酒錢等平錢等計月梅錢其錢非錢錢與不足是錢又并派酒錢鹽酒錢等平錢等計月梅錢其錢非錢錢與不足是錢又并派酒錢鹽酒錢等平錢等計月梅錢其錢非錢錢與不足是錢

後月之期已過于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為

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軍事

三年十月會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領呂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節度使鄧州鎮撫使

三年十月會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領呂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節度使鄧州鎮撫使

三年十月會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領呂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節度使鄧州鎮撫使

三年十月會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領呂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節度使鄧州鎮撫使

三年十月會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領呂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節度使鄧州鎮撫使

詔春秋望祭諸陵

後有月格之款
百姓多渴飲已
極臣宜先復小
惠元氣宜寬遠
復定印加之殿
則其何以堪况
半望制使其種
能復故地以謀
遺棄紛治星羅
國不咸軍困無
可他法高中明
知而後始之亦
獨何耶

二月劉子羽兵潰于饒風閣在興安州金人入興元子羽還擊破之金人久窺蜀以吳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還將

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瑛駐秦州秦州在漢中而以繼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黑河以繼關師古

千自高於直橋上津關關在秦州分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敵遣保石泉石泉在秦州張萬進乘勝而退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

彥瑛命田晟守饒風閣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金將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漢里千

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遠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

死者山積金乃更募死士自間道自祖溪關關在秦州入入絕出玠後乘高以關饒風諸軍不支遂潰金入洋州玠遣子羽去子羽不

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在秦州玠之遂還保西縣見前子羽亦焚興元遂保三泉三泉在秦州張萬進入興元至金牛鎮金牛鎮在秦州

西而四川大震蜀中日師使不可負劉子羽制不效玠軍亦金府使去矣玠乃歸劉子羽將玠有行焉其吳玠將玠大將門子羽遊玠

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在秦州形斗拔其上竟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

已至距營十餘里子羽極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金人尋亦引去子羽遊玠

玠遣之子羽不見止金鼓由劉子羽玠里千既至風朝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銀其一還曰歸語爾帥

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措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從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食軍士以食而子羽玠

復觀背嬰擊之死傷十五六疫厲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湖死者不可勝計玠嘗編重而走餘兵不能

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難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玠人遂移興元

三月李璣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昌復陷橫軍本在益無紀律贖則奪取子玉昂故至于敗

夏四月劉豫將董雲以魏州來歸至成復寇陷之成欲降統制謝舉舉拊腹示之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心以死

五月以韓肖胄時法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字

仁往金議和至燕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逆長捍不拜禮不能屈

詔李璣等班師還鎮禁邊兵後齊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六月岳飛討江廣虜盜悉平之時度吉益連兵寇掠備海廣惠英韶高雋南安建昌鄧武宋軍石汀諸州奪奪命夷

平之飛至虔固石洞固石山洞在虔州賊彭友光眾至虔都迎戰敗走飛揮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還保固石洞洞高

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而走騎兵圍之賊呼可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固

搜檢虜等方畧捕諸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怒之故留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馬度人感其德

繪像祠之及八見帝手書特忠兵飛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八月翟璜奏軍奉襄陽劉琨遂陷伊陽 劉琨盡有梁衛之地琨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禕有罪金人殺之 禕與駙馬劉文彥告一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禕等被誅

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遺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若然自金人南牧其藪擇其鋒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譽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琨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度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

兵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

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等言人殿中侍御史常同

論願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官 浩其法雖忠然以至公地其志未嘗不為國也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撫使王峻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

月費至二十萬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言復遣足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

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峻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岳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陷京西諸郡 成陷鄆州復陷嘉陽據之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及鄆州李簡俱遁

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從朱熹非之言也

金烏珠陷和尚原 于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圭之

屯通州 玠通州州本通州州改之玠文龍至成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泚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僞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玠之

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重江以益劉玠與秦檜前議合議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報關賊則

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向曰未聞二

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童貫游說金人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非不台尋罷

四年金人會春三月吳玠吳玠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大敗之 先是玠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

遠乃命瑄別營于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遣里千劉玠師步騎十萬由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

擊崖間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瑄自武階路入玠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潤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

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瑄自圍玠玠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玠擊走

玠玠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瑄自圍玠玠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玠擊走

得身為浮屠因 雖會其誓志就 及而後即家頓 履亦當體上道 故國之念乃無 瑄曾與國言又 兄金人按問而 止其罪亦金春 秋亂臣賊子之 罪不特為不忠 除是而己也 某東漢漢洋流 雖至此而尚前 雖至中人之者 則其家數人心 及可知矣非嚴 飲之其其罪之 罪十

之又以雲梯攻臺慶楊政以撞字碑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瑒拔刀直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
分為二為珠障子東韓常陣子西瑒率銳卒介其間左燒右索隨急而後戰戰久瑒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八被重鎗
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瑒以驍騎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踐而登瑒置子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其旨命攻西北樓挑仲
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正撲滅之瑒即遣統領田廣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動
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瑒統制官張彥輝橫山岩
王沒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馬瑒以下皆擄其婿來劉慶乃劉慶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瑒終不可犯乃還據
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輕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 鼎既輔政與食書樞密院事徐傳謙不合備尊鼎美傳非黨胡松年代之

召王庶道罷都督府以其兵屬於汝

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 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策敗秘其事未行及是浚至臨安中丞辛炳與殿中侍御史

常同等劾浚與頭失地致應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台州始見公成而次即日行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

使盧法原具珍割之法原尋卒

夏四月關師古兵收降于劉豫 師古遣兵救金寨數十金人大敗至是慕洵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遂以逃岷二州降豫

師古目作降北考師古為劉豫所 以范冲字元直史館重修神宗實錄 先是崇寧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

在臣肆為誘誣雖曾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測定是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善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

實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其明正去取舊文以呈書刑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東史又為首宗辯認由是一史得其

正而表臣情狀益著其後編法 五月以岳飛兼制兩制置使 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

非言襄陽關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

湘以殄寇逆帝以語趨飛飛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制兩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白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飛至鄂偽齊將京兆號萬人敵棄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起投崖死飛復鄂州遂趨襄陽李成迎

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要輒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兵擊

其騎兵指牛車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兵合戰賊馬應槍而斃餘騎皆擄入江步兵死者無數成夜迫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

宋高宗皇帝

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史擊大賊之又使牛阜復隨州王貴張玄復唐鄧州信陽軍孫漢忠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
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與孫玄復唐鄧州信陽軍孫漢忠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

八月以趙縱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制襄諸軍事 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吳政通知由是弗為朱勝非所忌除非
樞密都督兼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無涉專之可也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無涉專之可也

遣使郵員外郎魏良臣使金 初章誼至去中論李水毒所當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羅一事未定而尼瑪哈答書又約以淮南
母得屯兵蓋欲畫江以蓋劉豫誼等運至淮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又命良臣來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
未之知也

楊太監官軍于鼎江在常流自此地北出山山下流至彼鳴鐘入詔岳飛移兵討之 先是詔都統制王瓌會兵討楊太至是
瓌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太子鼎江師敗皆沒太象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在武院守將許奎戰沒官軍死者甚眾于是搜
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瓌討太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瓌討太

九月朱勝非罷 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而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矰九月朱勝非罷 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而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矰

劉豫使乞歸于金遣其子麟入寇 先是金主與尼瑪哈議和使會烏珠遠力言不可曰江南旱濕今士馬困憊糧餉未豐焉無成
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倫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遠乞師于金金主乃命鄂爾多達奉調渤海漢軍五
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漢軍遣其子麟姪祝各將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河攻渡步兵自楚攻取州劉豫使乞歸于金遣其子麟入寇 先是金主與尼瑪哈議和使會烏珠遠力言不可曰江南旱濕今士馬困憊糧餉未豐焉無成功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忤知政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陸贄帝曰卿豈可遠去
當還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冬十月詔錄世忠屯揚州 詔解懋切世忠感泣曰主是知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船進屯揚州

呂振設于福州 初波至福州鹿全孫必併力窮東南而朝廷已議議解回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
之命振設于福州

此本實本行即

知之路則其中

本無定見及于

江關故為其途

復阻止是雖有

觀征之名而無

親征之實故其

非若漢收其平

非若漢收其平

然一性勇動舉

事也諸者以飛

比之冠軍其志

雖尚而才力不

不運甚若喻符

之應非萬金及

預患歸路仍舊

生其法之見其

視湖治下某相

去其英年

高宗決計親征

不可更居殿督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拷曰然則當思歸路且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則浙福建保以指道

兵赴關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於帝遂召汝以資政殿學士提舉為壽慶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鎮名在揚州甘泉縣界追至淮而還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來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

當金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船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

令軍中曰朕吾職所繫于足移軍向大儀助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轟呼貝勒音呼鼓伏

此後聞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轟呼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撒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虜鳴鼓伏

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遂追世忠令奔鬼軍此人呼為莫大尉之酒飲止令親領人勇之威獨各持長

斧上擡人胸下斫馬足金兵多陷泥淖世忠度動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遺董敦亦棄取金

兵于天長之磯口橋解元至承州設伏以待又決河以遏之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

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眾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金齊之兵日迫軍臣勸帝他處百司以避之張俊曰避將安之惟遣架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連屈已讓和而彼復肆侮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水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逃法敵志益驕

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于是以孟庚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

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曉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遣兵劉光世自建康移軍太平州將此世忠將世忠有

羊姓詳前之先世為後官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謁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鼎亦相

真最為者鼎聞之恐上意帝命棄閣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阻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

臨安劉錫揚沂中以禁兵處從韓世忠提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決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遠與爭鋒非策也且遣豫備

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復知鼎之有先見也

十一月詔基劉豫罪逆于六師自原備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廢其罪以厲六師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意

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遣春島球推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督鎮江以節度之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勗救之金兵敗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勗徐慶援之車至遂

語金將曰牛勗在此爾輩胡為見犯眾愕然不戰而潰飛謂臬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臬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鼓

死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尼瑪哈言嘗劉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兩十萬搦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砥請罷議和

二字以攻中伐之術屬諸將力圖攘敵遂不復還

金兵自淮引還 達賽屯泗州烏珠屯竹藝鎮在泗州東南為魏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侍人以橘茗報

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既橫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沒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歸意會兩宮饒道不通野

無所掠殺焉而食著漢軍皆怨又聞金主病為乃夜引還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稅不能獨留亦素輜重進帝謂趙鼎曰近將士奮

勇爭先諸路守臣亦奮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眾皆洶懼公獨言不

足畏何也鼎曰敵雖眾然以劉豫進而求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汝曰趙鼎與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

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慎采羣言為善後之計于是詔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急之方

而以大兵未報為可惜以東山之可憂為可慮以金人未復為不可不慮以金人未退為不可不慮以金人未去為不可不慮

守備後志為固之計以不測之虞為慮以不測之虞為慮以不測之虞為慮以不測之虞為慮以不測之虞為慮以不測之虞為慮

戰攻守上進下接自為防守則先料理東南兩路嚴守子淮之東而足則海軍三大帥也金兵以強之合邊為守之

所制營便和親視以弱為強取求定策近而北之或皆堅下者子所保亦深其心未定宋制子強則子強子強則子強

邊禦有制則國勢強將觀此之由合天德年以來諸將用之失其法而大計失矣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

年命與運相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再一步則失矣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

然失矣自魏世忠下至今濟則京東而失矣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

不可從之也制我言且早辭學之謀是知守之不固不強為此見提也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

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不得其宜則國事不舉矣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夫一尺一寸之利皆由守而得也

五年金熙宗仍稱 春正月乙巳朔日食

召張汝還 汝既還乃命韓世忠七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金主晟殞兄之孫賣 本名特穆拉達魯合三子特穆拉之子特穆拉合改名特穆拉立契丹 初尼瑪哈烏珠等會朝上京金主以會朝為上京

立特穆拉合改名特穆拉合三子特穆拉之子特穆拉合改名特穆拉立契丹 初尼瑪哈烏珠等會朝上京金主以會朝為上京

立特穆拉合改名特穆拉合三子特穆拉之子特穆拉合改名特穆拉立契丹 初尼瑪哈烏珠等會朝上京金主以會朝為上京

二月帝如臨安

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非汝相得甚數人知其將差相史館校勘哈榜獨曰

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來去相連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為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

後與秦命浚如江上議邊防浚曰建康東南都會河漢流注上流也惟大為憂為者惟秦其起於此已而浚視師漢川置鐵砲

吳玠聞金使淮南遣吳瑛楊政乘機奪制應事出青黃自天味至秦拔其城隍置干闥秦州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

復擊賊之

作太廟于臨安 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為軍司封廟中神侍聽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真請考古師行前主之義

遷之行闕以彰聖孝于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鉉迎神主奉安帝行款獨禮侍御史張致遠字子純人制言劉建太

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鉉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音中廢不報

閔月置總制司 命戶部尚書章誥置軍府用以孟度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獻不以期至日屢滯軍府得奉旨宣和

閏陳軍伯為陝西轉運使劉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歲額官曹與紙與凡公眾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

京東西河北畿內數百萬緡所補不知今違事夫宜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虛數百萬計賢子錢多者數多矣帝從之

置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折為地稅錢經制錢者甚多其數之可考者如酒務不抽上下等外每增五文日增稅錢之外凡各保

夏四月罷諸州鎮撫使 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會罷

封周後帝叔夏為崇義公

上皇幸于金 遣言欲歸其內地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間之服新喪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

在冷山關之北面泣血極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史曰洪皓之妻陳氏也洪年五十四近歲被金人以權謀巧誘之資用

事又與兵于地極遠遂致國破身辱得歸猶載數載其時言洪皓之志河岳猶存宗廟猶存臣節猶存臣節猶存臣節猶存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時秦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及是卒年八十三時時為眉山令歸隱生講學於序

學見時三日即覺汗流背脊不足是夜遂死一生所著書皆天下之理故世多稱其學元正地中事理皆其學之從也

不在多言性理學之宗也自見學者謂其是乎先立眉山為蜀中名郡

宋高宗皇帝

高宗皇帝南渡
歲生以行復國
惟存存庶為事
此實經世之大
若及臨安復國
雖足履上廟祀
奉祭當不得謂
之通軍而當謂
無以不得有者
中唐文者每奉
實為不獨其奉
而書其大德高
宗果能就志與
復則係運道皆
却其謀運奉亦
復何損若使以
建廟為久居
東南則足汴京
一日不復廟主
一日不復書
張之於理又孰
得而觀天子

胡亥謂金吾

欲知之謀而

生堂其孫而

謀其孫與時

之名張漢亦

胡亥之說年

依其理則如

謀則成其子

於此而孫不

殺

高宗孫其孝

為胡亥時多

竹此得人心

豈復不克事

有天下人心

有皆一且免

高麗之商復

大脫不營漢

任情五以中

事實推功不

則曾通矣李

雖未敢營營

學右之不遠

傷矣之宜處

量厚而已中

使地未乾復

尺寸而許之

五月遣忠訓郎何海使金甌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真侵動陸路宗廟劫質二帝帝慮生民乃陛下之大懼也自建炎

丁未至結興甲寅解屏履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吳二帝所在見二帝之而得女真之要領國講和而能息兵

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求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重在周兵則常示

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惟吾所畏而中國坐舉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與何為復由北探計耶苟曰姑

為是宜宥宥稱臣屈尊金帛而成此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莫況歲月益久敵情益關必無

可通之理也通則何解之事恐和說復行國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難入詔衷謝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權機後將圖地

復土終歸于和未可遽施乃遣解行貴國乞外知鄂州

封璠為建國公就學於善堂 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善堂命建國公監讀且庶獄閣待制范冲 蕭巖善起居郎來

行宮院 蕭巖請新論二人相天下之選帝命璠見之皆設拜

行旅元履 嘗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相諭

之其嘗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真戰萬里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過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軍驍撫其部將佐

皆四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宜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與者擒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飛渡至潭

州唐益嚴飛既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存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聽而止黃佐畏胡倫殺殺之飛上其功遣武功大夫曾綱

吉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汴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麻胡王

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難其腹心

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此降敵腹心潰矣表

檄欽武義大夫遣送善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軍劉說來降飛說馬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將賊營

隕其氣數萬太日固不服方舟泊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索賈獲千官身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

亂葦浮上流而下擲水淺處遙甚萬者挾之且行且罵賊聞來遠則草木壘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將所拒官軍

乘筏獲半葦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覆太枝窮赴水死宋史中書侍郎岳飛傳

俱請降飛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營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眾八日而投音至浚浚嘆曰岳侯神算也昔誠新楊太首

牛車轉輪新公西道岳飛傳

辛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浚還遺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漕東已而帝賜詔乃還浚道中與備覽四十一篇帝嘉其

十一月徽和靖處士尹輝于洛州 初金人陷洛陽闕門被塞輝死復懸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璋聘之不從以兵恐之輝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願為傳拜受之因止于洛陽三畏輝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

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文使 張浚為其謀也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古所滅蒙古人動得善戰夜中能視以敵魚皮為甲可得流矢

六年春二月世忠聞淮陽金烏球敗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瑄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去 世忠聞劉瑄聚兵淮陽即引軍渡淮去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野貽韓世忠屯楚州 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是命之世忠至楚被草萊止軍府與士卒同力

夏六月張浚擬師淮上 浚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楊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屯吳淞吳淞以圍中原且謂浚曰此君素志也

秋七月以郭浩為水興路經畧安撫使知金州 金州殘弊浩撫輯流亡開營田他軍以置急仰給朝廷浩獨積藏錢十餘萬以給

戶部朝廷嘉之 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公輔召還為吏部員外郎上言今日之禍實由於公輔大失其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

之室隔 此... 宋高宗皇帝

劉光世獲壽

八月四川都轉運使趙鼎罷 具珪為宣撫副使兼治戰守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趨辦于趙鼎數以饋餉不繼許于鼎開

亦自動老德求去朝廷為之文解乃以鼎為制置大使使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謀大使司邊防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

至四川願使用軍期錢閣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迥東平人代之自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王夔刺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其重于建康實為甲輿根本且使人主居北北望中

原當慎慎情不敢暇退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擊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據

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檢校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

府又以張浚為檢校使兼侍講至是漸用事

岳飛復荊州 飛屢戰皆捷連牛黃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汝水曰汝水張浚曰飛捷宜甚大令己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岩必

有響應者已而定其社稷與等果歸之飛復及偽秦牛成孔彥舟連戰至荊州克其城

九月帝如平江

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飛遣王貴都統董先復魏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

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唐州飛遣曹瑋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遣取中原不許于是召貴等引還鄂州

冬十月劉豫使劉觀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觀于藕塘藕塘在鳳陽縣南觀走歸至南壽春今鳳陽縣南飛遣王貴等引還鄂州

而乞師救援金主召諸將相議之以博勒郭魯博勒郭魯即兀朮諸將于江上楊其罪法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

上兵在河東之北遂不許豫而遣烏珠提兵營陽以觀擊于其衆會師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軍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既率

東路兵由黃荆山在壽州出渦口見以犯定遠在壽州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解世忠岳飛劉

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為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復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字希賢等分

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涇州見以與張浚會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浚劉光世皆張六賊勢以聞

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勤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費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

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浚合光世之軍奮揚淮南之寇然復議去留善之善之善也不使任沂中命浚與張浚以兵東下

其德之名以
正臨而至於
世世淮陽之
劉光世獲壽
及軍六將而
及張浚近在
人即當為將
之獲其國收
乃獲其志是
服德不願以
心至至者備
如及那張浚
其志至至者
能知人而解
許可無任其
權事也

史稱中興皇帝
不如必由呂杜
若果其有元
者皆其臣也
勝與劉司之
為此而外之
亦大可辭矣
遂因杜賴國主
雖因不見其
結怨及其其
河而結怨其
世其官不以
然實亦有心
其人元世世
那者不可云
取而能且得
河南而為全
內使置保令
去轉能保全
不使中二人
且忠愛之忱
而各有其

中皇孫光世已舍廣州將起兵石淮而大軍復開之今日呂杜... 運廣州與浙中俊等相處劉親軍至淮東為華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親從淮而營三洋橋而渡次于淠水之南張俊以兵拒... 之稅率衆犯定遠城... 合肥與麟合而後退至萬壽中復過之稅據山列陣天下如雨浙中... 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驚愕視張... 降麟在順昌聞賊敗亦拔營去浙中及王德用奮勇追麟至而毒... 狀始有廢據之意... 高遠那律達什死 達什死于伊...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越... 社也既而浚因論事... 侯浚還議之及浚還... 河南固易且能保全人... 益力達龍知紹興府... 丁七年壬午春正月以陳與美... 此大害而吾不與國何以居位... 以張浚為知樞密院事 自元... 何雖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 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 今梓宮未還天下... 年之喪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 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金初用大明歷 司天楊敏所造也

二月癸巳朔日食

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為奉迎梓宮使陸辭奉命謂達賽曰河南之地上國既不有與其行刺張易若見歸

三月辛卯建康

遼軍宣和皇后章氏為皇太后 帝嘗謂諸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獨夕思之不遑軍處屈已講和正為此爾至是從蘇林學士

朱雲之請遣章氏為皇太后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光世在滬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尤醇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張浚然乞賜罷職會光世

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高麗使來朝請以其兵權都督府浚因分為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中曰必欲改國須得聞望素

高麗諸將之心者乃可社不可用也浚不從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遣還廬山張浚以張元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大尉除宣撫使以王德瑄領兵諫之帝謂德瑄曰聽飛

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策觀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聲耳臣願陛下假

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清關以號召五路叛將既遣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

分兵海清煙臺兩河如此則逆賊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殿命之曰中興

之事一以委卿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岳之遂不以德瑄兵親飛而請詔飛請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瑄西軍所服浚欲

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瑄與秦檜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多呂高當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與浚

曰張浚楊沂中如何飛曰張浚與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塞汴中視德瑄等耳亦宜能御此軍浚說浚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

曰都督以正副飛飛不致不盡其忠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少師廬山盧母甚側泣

怒遂以張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五月召胡安國提舉某書觀其侍講未至而罷 張浚為安國帝召之將行問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論之程頤孔孟之道

兄弟姊妹之子孫也其學如聖人之學也今使學者皆明其學而不知其學之由也夫明子孫而不知其學之由也則其學之

於世也其學之於世也其學之於世也其學之於世也其學之於世也其學之於世也其學之於世也其學之於世也其學之於世也

六月岳飛來詔入朝遣還遺孥 累詔起飛還感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驚遣之既而張元監其軍

岳飛已變何至今尚未定其罪也其子岳雲等皆死岳飛之妻亦死岳飛之孫岳珂亦死岳飛之孫岳珂亦死岳飛之孫岳珂亦死

此之書後致
人所不達情實
去之嫌道實無
所解若道理既
既作而始情氣
言悔亦晚矣

金珠其尚書左丞相高慶裔秋七月尼瑪哈以憂死初金主召尼瑪哈為相以鄂爾多思中尼瑪哈遺失兵柄至是始歸
欲挫尼瑪哈固其所善高慶裔以賊敗下獄尼瑪哈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尼瑪哈哭與之別慶裔曰公
早聽我言宜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也凡尼瑪哈之嘗違坐者皆尼瑪哈志固絕食餓斃而死

八月召淮西副統制鄧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時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鄧瓊劉之瓊與德善等與不相下及
呂祉還朝德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沂中為淮西制置使劉錡劉之往屯廬州祉復至廬州瓊
又訟德祉論之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偏能立功雖大過亦潤恩免小嫌邪當為諸公辨之保無他虞增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
奏乞罷瓊兵種書吏滿語于瓊瓊令人過祉所遣郵置畫得祉所言大怒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等為大帥而召已赴行在大權

遂謀叛將展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瑄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瑄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及為瓊
所執瓊與兵馬新相命仲瓊遊師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推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
逼祉上馬被罵曰死則死于此又論其衆曰劉豫逆臣則軍中豈無英雄乃隨祁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播
動衆心急策馬奔渡祉還宿將有劉錡之屬歸祉中者祉歸中者于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

為淮浙叛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營貶之大帝未嘗不政容濶洩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賜諸將詔往往命浚量之及鄧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其言方知其闇帝曰然
則用趙鼎與浚曰得之矣檜由是罷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僕行遣張
浚朕當下罪己之詔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竊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解帶怒未
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金倘因一失便實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
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守與國之心守可許者雖少宜以實求浚不報

閏月飛俊兼盱眙還建康
十一月金人襲汴執劉振麻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兵飛請收復中原不報初豫由尼瑪哈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

特厚烏珠及諸將多懷之豫兵取藕塘金人欲廢豫及尼瑪哈死岳飛因遣閻齋蝦書與豫約同誅烏珠烏珠得書大驚馳白
金主于是廢豫之意益決會飛請立鵬為太子金主曰徐言言於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曰遣使乞師南侵至是尚書省奏豫

治國無狀金主遂令達春烏珠俱稱南侵以製之將至汗遣人召劉輝渡河議事歸至烏珠度驛其而擒之遂馳入汗豫方射
 講武殿烏珠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遂得出現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獲乘以羸馬露寒夾之因于金明池其日集百官宣詔
 廢之其間有司建一不速華人物其動兵戎安用國乃以鑄幣數十國官門道皆止少每舉由北人心心置行臺尚書省于汗以保其地
 一十六百餘萬守備劉之請單兵令歸農其官人出錢得金一百二十兩其兩銀豫求哀于二帥達春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
 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令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報語塞十二月與宗室屠臨漢在魏秦秦廢景之際持其不備長驅以
 取中原韓世忠赤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復遣之倫將還達春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令道塗無憂和議可成倫至言金人許還輝宮及太后且許歸河
 南北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迎輝宮于金

金以烏延為尚書左丞同平章事烏延好學問平汗京還惟費書數車既掌修國史會六年採摭遺言往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為

三卷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密謀計悉載無隱詳其得體書成賞養有差是為金主正統元年

卷之八十六

宋

高宗皇帝

魏紹興八年春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實大閣直學士 自主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以為先聖手所

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感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卒

帝定都臨安 先是車駕將幸平江李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追避之名不宜輒動因其奏言之既而議遂臨安張守言建

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險阻以得禦疆廷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

力用有煥費之苦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出知婺州至是遷臨安始定都矣趙鼎見之責曰良歡

石之異皆出漢曹公欲避劉備而事中之說容納之又有戶部言下道議入官者各至相府

三月復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及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指足矣及

鼎再相檜在樞密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

晏敦復有憂色水曾孫曰晏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夏四月詔王庶視師江淮 庶素有勇名臨發勞師於都教場使服坐壇上自大將以下悉戎服步由帳門趨庭受命而出其教仰

視至道... 五月王倫... 倫至會見金主... 倫曰我俘宋人父兄... 倫議以河向... 敵情不可信... 謂輔臣曰... 也朝臣多言... 於愛君不可... 金以輝義... 六月賜行... 秋七月... 王倫復如金... 疾求補外... 八月金始... 女真官號... 院寺監等... 金以會... 西京大同... 及十月... 在大中... 鄭延故... 十七上...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金以輝義詞賦兩科取士

六月賜行聖公孔所衛州田 凡五頃以奉先聖相事時珍儔于衢也

秋七月皇星見 疾求補外治從之

王倫復如金 秦檜復遣倫如金定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濟

八月金始頒行官制 初金太祖用漢官實左金等因置中書省樞密院

女真官號會書論布當國勛用漢官制度為中國之制立有寺府司

院寺監等官宇文虛中為之矣定其制 金以會真為上京臨潢府為北京

西京大同南京大典中京大定府則仍舊云 及十月罷參和政事

曹氏為其子幹
與於不之庄亦
乙大術及所
致金明事不
而金明事不
乃其母而足
後乙其弟許
陝西五路以
於夏意在張
私仇及故軍
之故地為夏
一子不置者
在使當時金
以都非與世
必心憤與人
乃為其能不
地亦不待已
日歸宋制其
所為不地一
通大球之人
無及取宋之
其後何五路
於此事亦不
其子見定論
足在事亦不
許其能自非
時子可印為
時入于理可
傷是吾人所
此是子幹木
奉制命之體
長者皆洋洋
之義高宗欲
其理亦不為
乃論及不已

延安校次奇父子官水奇堅泣曰我宋臣也世蒙國恩為彼用邪會劉景令世輔即馬軍赴東京水奇密戒之曰汝若得東機
即歸本朝無以我故亂其志事或我亦不朽矣世輔至東京劉麟喜之授南路鈴轄乃密遣其客當燬以蠟書赴行在及發廢馬
殊以萬騎馳獵淮上與世輔獨立馬園場間世輔或吳俊往探淮水可渡馬處欲執烏孫歸朝俊遣世輔馳問之為竹刺傷馬而
止烏孫探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鄭有父水奇救世輔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據其首渡洛滑由號歸朝第報
知我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世輔赴同州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報歸朝事金薩里干采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
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真道騎屢戰皆捷世輔思高厚意遂馳益多薩里干持燭求哀世輔乃與打躬為誓不得殺同州人及害
我骨肉薩里干許之遂推之下山崖遂共爭殺得免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鄭城縣縣城在許州界川元自急遣人告水奇
水奇即策家出城至馬起谷許州界川元自急遣人告水奇為金人所及家屬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

趙鼎罷 初中書舍人潘良貴字子顯以戶部侍郎向子諱奏事久叱之退帝欲執良貴罪中丞常同諍呼成為之辨帝欲併
逐同鼎奏于諱雖無罪而問與良貴不宜逐帝不從命下給事中張致遠呼子顯諱不應以一子諱出二佳士不書黃帝怒
顧題鼎曰固知致遠必繳罪非問何也帝曰與諸人善善已有先入之言由是不樂鼎奏增留身奏事及出鼎問帝何言帝曰
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會殿中侍御史張成論給事中司濤詢以向諱諱諱人清言擊臣乃趙鼎意因欲鼎結臺諫及諸將
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且言劉大中持正論為重權蔡京之案所礙臣諫論出處與大中小同大中與去臣何可留乃出知紹興
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羣弟之說煽制陛下者將行檜率故政錄之鼎不為禮一揖而去檜真誠之為成以為言鼎曰

今日之事如人意無善以養之若復成必強元氣矣從王色入對帝曰趙鼎
向以如湖字仲文東軍道江人為御史中丞 先某軍執入見奏檜留身言臣僚長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以論大事
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勿用羣臣議帝曰朕獨委檜檜曰臣恐不便望陛下三思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其堅檜
猶以為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帝意不移乃始出文字已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句龍如淵
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權如淵為中丞勸異議者早成其志
金以張通古字仲文為江南詔諭使宋言歸河南陝西之地 王倫至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奏書登殿書蕭曾為江南
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諱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通
古至臨安安帝待以客禮奏檜木見國書疑為封冊欲帝屈己以受之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人封冊於是朝論
稱檜楊沂中解者世且相率見檜曰軍民尚尚若何退又白之臺諫中丞句龍如淵指都堂與檜議召倫責之曰公為使通
兩國外凡事當入彼中以復論定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口者數回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

乃論及不已

或改訂其表且因之引進地面實則我英之見固屬而不可解不防亦想可見

體操知高宗決意故和先難之說以整主憲及見其不更將好始出文字皆成和議遂不使慮

非高宗存而安行之亦安能從之見其意

共解之曰中丞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身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如瀾謂增曰但取金書納之其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據始亦舉該陰三年事以告增遂以檄楊家宰請院受事而倫亦以計說通古通古從之增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禮

十一日曾開書院曾開書院紙編諸廢臣職和金得失既極宮院編修官胡益野卿人監廣州都鹽倉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書院曾開書院紙編諸廢臣職和金得失既極宮院編修官胡益野卿人監廣州都鹽倉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除名籍管州州仍降詔中外給復奏諫及朝臣多救之增迫於公論翌日改發監廣州都鹽倉宜興道李士紳等古疑城中以

王庶罷 康諭全不可和上疏者七見帝旨者六奈懷才杖金自重以為功過其說庶幾增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邪檜大

卷八十六 宋高宗皇帝

秦穆引用李光
持政猶其虛名
以息爭競尤既
素負人望固不
知和議之非乃
竟道同押持足
何者若遊國淮
南處儀始以言
見許而去借已
嘆矣

恨原因乞免簽書和議文字身景疏求去遂罷為資政大學士知潭州

十二月以李光參知政事 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史部尚書李光有人望檜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用之光既受

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歸河南陝西故地通好于我許遠擇宮及母兄親族餘無常察

紀九年金天眷春正月大赦 以金國通和也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且難不遠敵自宜和以木枝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

可結以恩信者借令大為盡歸河南遂復我德其厚賜護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解士氣漸消彼豈指取還憂肆無厭之欲發

難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况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前使凡五上疏皆不報帝飛在鄂州聞金將歸河南地上言金人不可信

和議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秦檜街之及故至鄂飛又上疏力陳和議之非至有願定議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唯

手然雲終欲復讐誓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務首以稱藩之語疏入檜益怒遂成軍陳和議成則加賞實則加罰府庫竭三司力竭

可謂矣檜士雖憤不虞而不可勝功行賞人三不不受命言謂之乃乃受命而不可安可受而不可實

二月遣列大宗正事士王仲之兵部侍郎張焘詣河南修奉陵殿 初史館校勘范如圭以書責秦檜力建和議檜

每聞之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此必遭其萬世矣及金人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圭入對言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

廟八陵屬皆咫尺今朝陵之使未達何以慰神靈庶民志乎帝泐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遣去檜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

怒如圭遂請去

以在樞機兼攝樞密傳議辭不拜 先是齊王劾劾書吳憲疾雷震煇自代帝憐然曰楊時物故朝安國與憲又亡朕痛惜之趙

鼎曰尹樞機問淵源可以繼塞乃除煇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至是改命煇以和議為非固辭不拜

以王倫為東京留守 命倫交割地界又以周革為陝西宣諭使方履實為三京宣諭使已而倫至汴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

尋以路允迪為南京留守孟庚為東京留守李利用權留守西京

以吳玠為四川宣撫使 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違餉勞民屢沃元節師洋費益治屯田和議之後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

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則玠病甚杖掖輿命

夏四月命樓煇宣諭陝西 煇至鳳翔承制以楊政為西河經界使宣諭為秦鳳經界使屯內地以保蜀鄂浩為鄜延經界使屯延

安以守陝煇尙秦檜勢安自算大且好貨失將士心

罷權吏部尚書兼教復 和議之初數復力屈屈之之非秦檜使人謀之曰公若曲從兩府且夕可至數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

國家况吾輩之性到老志未渝勿復言檜卒不能屈權吏部尚書月星和州

五月辛未補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世輔至夏人聞其故世輔且言父每誓子之亡切齒痛恨不願復仕二十年人

隨里干取陝西五路歸於夏世輔亦得報不共戴天之讎夏主曰西元立功則不斬借兵時有首惡發首而後入者久為患今世

輔圖之世輔以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還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振武臣多阿克羅武臣為陝西招撫使

世輔為延安招撫使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師吳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因與官屬列拜大笑乃以舊

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振多阿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多阿克不從曰初經畧乞兵未取陝西

今既到此乃令我歸邪世輔知勢不可出刀斫多阿克不及擒王振鴻之夏人以鐵騎千車來世輔以所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

披靡夏兵大潰殺死跡跡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世輔揭榜招民每得一人千馬一匹旬日間得銳勇少壯者萬人乃擒其父

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人追世輔世輔拒之兩軍相攻不可生事世輔遂見於河池迨進詣長

安見櫻烙烙承詔以為首圖軍承宣使極密行府前軍都統制送之朝世輔乃率其部下三千向宋帝換勞再三賜名顯忠

六月夏主乾順卒子仁孝立 自是夏受金人冊命不得遣使於宋 乾順卒 仁孝立 自是夏受金人冊命不得遣使於宋

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吳玠卒 玠 自嘗早之敗金人專意圖蜀玠於身常其衝無虧久矣既卒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玠

及玠事可師者玠置左右名久雖玠皆言玠曰兵本為民設非為私也玠死後玠之子玠之子玠之子玠之子玠之子玠之子

士褒張善運自河南出秦知成都府 士褒至鄂岳飛請以經賜從酒掃貴欲觀察以伐謀秦增白止之士褒出秦賴河南百姓歡

迎夾道以喜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為宋民遂入相城解朝靴披恩綵奔禮畢而還詔封士褒為齊安郡王張

秦疏疏曰今日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舉也心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之大事帝聞諫履何如燕不對

惟言萬世不可忘此舉帝默然秦增患之出秦知成都府

秋七月以胡世將 世將精神明悟聞古史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敵

情朝廷所以遠來者其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耳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金宋王爾勒郭寧謀反伏誅 金博勒郭自以太宗長子跋色九甚元王額爾家為左丞相復附之遣查方持兵柄遂相與謀反

事覺博勒郭額爾家皆伏誅以連查方不問己而查方復以謀反伏誅 時金以連查與杜克為行魯左右丞相連查與杜克

與元王相連查與杜克皆伏誅 時金以連查與杜克為行魯左右丞相連查與杜克皆伏誅 時金以連查與杜克為行魯左右丞相

王倫如金金人執之 烏珠吉於金主曰連查博勒郭主對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輸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於

朝會孟度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此金國議事行至中山會連查謀反金人執之遣劍使藍公佐還議感貢正朔誓命等事及

索河東北士民之在南者而徙倫居於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金人秘之

又十二月李光胤 光初謂可因和為自治之計故善榜不辭及秦檜謀淮南守備登請將兵權光始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怒之竟復折將於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遷朕陛下耳目益弄國柄懷善惡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遂求去

十年諡朕着春正月遣工部侍郎黃昇等使金 初將為司農丞與監察御史范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擅用將為起各郎廷臣為侍御史朝論大駭尚書黃昇等上疏切諫於是二人皆不敢受命檜患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先迎觀祥宮奉迎兩宮使

故相李綱卒 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凜動乎遠邇使有至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及是卒於福州贈少師而不知事之有綱鼎以境關宜斥廢九死而

夏五月金烏珠薩里干分道南侵復破河南陝西州郡 烏珠以歸河南陝西地為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成河南諸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布然之及遣齊孫達大開國中兵於祁州命烏珠自黎陽趨河南薩里干出河中超陝西烏珠率孔孝舟等入汴遣高噶子綱也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右監軍下諸郡於是東京留守孟庚南京留守路允迪皆以城降權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拱州守城王德亭州提轄魏經死之薩里干入同州趙永與軍權知軍事都遠關門納之陝西州縣所至迎降遠近震恐則上意君其為成師之禍入見曰金人長驅如破勢必與神和張通古且預以成無付之命正色曰金至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於扶風復其城薩里干走鳳翔 初胡世將在河池倉卒召諸將賊將吳璘疎遠已在楊政田嚴繼至請將請稍退清野以挫其鋒遂至河池不可守璘屬折之曰懷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遂遣諸帥分據渭南尋詔世將移屯蜀口以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將金人攻石壁若岷驛璘遣姚仲等破走之既而薩里干使魏顯耶君以三千騎衝璘璘使統制李師顏以銳騎擊敗之金人先於扶風築城數入城拒守官軍收拔其城復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薩里干怒甚自戰百通坊在鳳翔西師顏仲力戰破之薩里干遣鳳翔由是金人不數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

東京留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烏珠走汴 初錡赴東京率所步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濬口方食忽暴風拔空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聞南下錡與將佐各身陸行先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下謀城東京已降知府陳規錡聞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某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謀斂兵入城為守禦計錡所部步兵八千軍以錡為

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某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謀斂兵入城為守禦計錡所部步兵八千軍以錡為

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某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謀斂兵入城為守禦計錡所部步兵八千軍以錡為

日皆金軍守備守城人皆力戰而死... 時守備一將可特於城上躬自督勵... 此等二人結之云... 烏嚙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 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髮者無藏之金兵退... 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為號... 宜東此勢具舟公軍而歸... 人猶營死守况汝曹耶且敵修其道而為球... 反成國之罪原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 帥臨城自見騎道狀約戰為珠... 敵濟河騎獻浮橋五所潛而大戰... 雖潘死毋飲於河時大暑金人遠... 接兵不動連木申時思道數百人... 肯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各亂下... 珠被白袍東甲馬以牙兵三千督... 之進一馬拒馬亦進退不可卸... 軍專以搥擊戰酣然後用之自用... 飯量坐騎將士如平時金人不... 特以為強者十損七八至陳州... 汴京可復而王師也

岳聖遣兵敗金人於京西 帝賜飛札曰汝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阜楊再興李寶心等善西京及鄭橫昌

卷八十一 宋高宗皇帝

陳曹光茶諸郡又命渠與渡河約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據劉錫西據郭浩自以其軍長驅以圖中原將營於營
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飛將軍費牛息相繼敗金人於京西

閏月金人攻涇州經畝田晟破走之 蘇里千與吳瑄楊政火渭河而陣瑄駐兵大寨破 蘇里千規之
日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趨保州田晟遣將拒之於有漢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揚從儀分道而出屢
戰敗之蘇里千遣古鳳翔既而復出攻涇州田晟據山為陣英金師驛軍未定奮兵擊敗之奪其兵馬甚眾蘇里千遣鳳翔

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飛攻金人于蔡州破之復其城于是遣張憲為殿金韓常于頤昌又復淮寧府都夏復鄭州張憲清復西京
楊過復南城軍宋哲在河南 飛過南城軍宋哲在河南 飛過南城軍宋哲在河南 飛過南城軍宋哲在河南

河南尹李成棄城逃走詔與知河南府會又使張應會馳復永安軍 飛過南城軍宋哲在河南 飛過南城軍宋哲在河南

韓世忠遣兵復海州 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克金幣以犒軍發不受世忠每軍出必戒以恭宅無犯軍之所過胡夫皆居鎮
而觀

張俊使王德復宿州金人棄之而遁俊入毫遠遣壽春 俊遣統制王德提頤昌兵遣就徽德復宿州俊倍道自壽春馳至斷賊
與金游騎遇遂入城催林臥鼓舞游騎引去德因消帥起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連戰德沙馬先濟少騎殺之遂謂金人曰

吾與爾大小百戰雖名王貴胄莫不糜碎爾河為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泰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春遂
降宿州平槐東勝趙州與俊會於城父 見時韓琦與馬王烏唱在邊聞德至曰夜久未易當見即遣去德入毫州請於俊曰

今兵威已振請速濟遂取俊不從而還 俊初此來時德以十餘騎擊取止此夜又擊其軍人呼王德
安置趙州於湖州 秦梅忠為居越通事已獲知泉州又諷司諫謝相信等請罷秦受宗節昌保命遂奪節據襄河嘗言秦自是復

上書言請政權息其復用又諷中丞王大狗糾議人論其乾沒都督尉儀十七名給滿官居與化軍次豹及右議大夫何煥論
之不已乃既清道軍節度副使湖州安置

秋七月以王次初參知政事 次初由秦檜薦為中丞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之及金人盟盟帝下詔果狀馬珠次狗檜檜
得原因與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未有未必賢而排黜吳端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帝深察

之檜德其言遂引詞列由是益安檜其安公論不能撼搖矣
岳飛等及金馬珠子郎城進至朱仙鎮 岳飛等及金馬珠子郎城進至朱仙鎮 岳飛等及金馬珠子郎城進至朱仙鎮

卿年看岳飛請修翰旨班師會飛已復河南州郡相繼奏殺至是飛留大軍於頤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
銳烏珠大懼會諸帥欲力併一戰朝廷聞之詔飛前赴自固罷曰金人使窮兵乃日出批戰且罵之烏珠亦會龍虎大王五天大

北人使馬惟以
控厥使其為王
若三為勝馬為
力能可承差焉
必此有使却而
三人相連或勇
性不奇勇者且
為怪者亦莫不
理之高明者仍
子為之說金史
本紀兵志及烏
珠等傳皆不載
惟其於宋史金
史則對傳本不
足為確據况烏
珠與陳素機必
知到進之道宜
有圖謀已為以
愛之於人此或
所詢勿陳素道
所詢勿陳素道
見其勢不可當
遂從而加加之
名曰耳即所謂
為重劉亦道
乘勝而不能勝
其機之尤尤
謀於必無其事
細分之說強為
傳為不足信者
傳者一也十載
傳其言豈徒
無能言者哉
皆為史所無據
之說所誤不得

王及韓常之兵逼郿城飛遣子雲領騎兵自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數數十合殺傷甚眾烏珠以揚子烏珠五千
朱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揚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
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千騎突戰數之烏珠憤其合師十二萬次於臨潁揚再興以三百騎過之子而小輸
船下州小輸揚擊與之戰殺二千人及萬戶薩巴也今千戶百人再興死之獲屍甚萬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
復戰烏珠在通遠奔十五里中原大震飛請子雲曰敵屢敗公道攻曷易汝宜速捷去責既而烏珠果責將游奕雲將首寇賊
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卒張左右翼驅之殺烏珠時見金吾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志表兩河蒙保數金人於這曲又
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遣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烏珠對壘而陣遣背鬼騎五百
奮擊大破之烏珠遣汴飛撤慶臺令行視諸敗其治之

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州郡復入于金 兩河蒙保率通等率眾歸飛由是金人動息山川險要飛皆得其費中原盡屬相澤
會澤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金會其所揭旗以兵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犂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項發香迎候者尤滿道
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烏珠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切金將烏珠
思謀素駑勇捷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長家來即降金將主慶州鎮守龍虎大王
之將鳴克察金史改等亦亦受飛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原五萬內附飛大喜諭其下曰直抵首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
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官請班師飛奏金人沮喪盡棄輜重秦及渡河而我蒙德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
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乃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復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慨泣下東面
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乃自郿城引兵還民馬痛哭訴曰我等通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春棄我輩噴類矣飛亦悲泣取
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吳玠張玠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從從而南者如市飛與秦以漢上六郡關田為少初烏珠敗於朱仙鎮金
子飛走而少保且連烏珠曰少保以五百騎馳告十萬京師日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飛運烏珠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
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流涕泣成功乎為國難能不去飛運烏珠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
新復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不許已入朝帝問之飛拜謝而已飛可謂前與河南北是國天之所
功庸罪不容可乎曰道而前道則是有頭也不至之心死二金
時一日至至雖功蓋天下飛志願於子其有愛者處之也

八月貶於開修儀張九成字子韶封等官 九成及喻樞陳剛中凌景夏與光遠毛叔度元惠等七人嘗不主和議為秦檜所忌
至是皆降黜之九成從中興學固執初事張俊張俊去檜檜去九成及喻樞陳剛中凌景夏與光遠毛叔度元惠等七人嘗不主和議為秦檜所忌
成胡或只與胡不河和張九成曰胡多詐不可不罷胡九成曰未有其已
而能直人者胡不河和張九成曰胡多詐不可不罷胡九成曰未有其已

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宿州 沂中兵至宿州金遂聞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見沂中自將五百騎殺棄之不見金
宋高宗皇帝

不明辨之
者病其不能
遠以圖復
此甚非也人
將賊兵進北
魏今不能行
河北疆其功
盡成不知賊
軍深入內外
後安能保其
後必勝此即
書王所以逆
也賊雖善戰
止當一而耳
諸路大兵已
中原無復家
會戰以不得
道之弊至金
促其圍已事
可為飛之悲
國軍實亦如
而進若區區
非之說諸本
察其時勢之
備也但足安
備也但足安
所說多而復
方以挫抑其
將自是去賊
之不足其
高安無人心
者耳

兵而遣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潰遂自善春走歸泗金人居百州
九月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 時諸大帥皆還鎮

金殺其左丞相新右丞相蕭燾

冬十月金薩里干破慶陽河東經畧使志植死之 忠植奉河東步佛山

功授河東路經畧使及薩里干使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撤忠植以所部投慶陽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

薩里干使甲士引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為金所故使宋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薩里干怒詰

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萬年以城降

臨安火

十一月金封孔子後瑞為衍聖公 時金主興禮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即瑞遂封之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于中原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真莫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

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置臺於村

落間

醉十一年金皇統春正月金烏珠破壽春入廬州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烏珠自敗後留屯京兆出入許鄭之間

會兩河軍與鄆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開泰檜召諸軍還乃攻破壽春遂渡淮入廬州詔張俊楊沂中與兵赴淮西岳飛進兵

江州舟詔韓世宗引兵往援時烏珠自合肥趨廬陽游騎至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准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

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國請而行即渡宋石俊卿軍繼之

宿江中德曰明且當會合息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烏珠遣保祐閣子

而德又敗韓常於含山縣東魏誦吟又敗烏珠於昭關復含山及昭關

金人破商州師陸復之

楊沂中劉錡助金烏珠子柘阜

與關師古脫離劉錡據東關之險以遏金兵引兵出清溪

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

而生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異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益

以擊之師中欲候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騎上馬先迎敵沂中懼之烏珠以鐵騎十萬餘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曰敵

右陣擊我當先擊之度軍度河首犯其鋒一將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竟之東勝大呼馳擊清軍其從之金人以楊子真
兩翼而進德率度軍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鴉而進金遂大敗德與騎等追之又敗於東山德軍金
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見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既而烏珠復親帥兵逆戰於店步即
州在德縣州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盛州
金命致仕官至三品者給半俸

金追封尊德公為天水郡王重昏侯為天水郡公 又封耶律延禧為豫王

金主親祀孔子

三月張俊揚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破濠州俊使沂中救之敗績 張俊揚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幾數里探報金人攻濠州甚
急俊乃復進沂中錡曰會于黃池俾馳船同往援距濠六十里而濠南城已破俊召諸將謀之沂中欲戰錡曰本末未救濠今濠
已失進無所依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連退必有謀也宜嚴兵
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命錡無往而令沂中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趨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
翼出沂中以策度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清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眾乃皆還鎮州在濠州

岳飛帥兵救濠州不及還次舒州 飛將救濠州奏金人舉國南受巢穴必虛若長驅直入以誘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敵帝不從飛
方言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進敵乃奏臣如搗虛勢必得力若以敵方在邇未敢直圖欲乞親至斷黃以議攻却帝乃詔飛
會師蘄黃飛至濠而城已破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金人渡淮北去
夏四月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 秦檜力主和議世忠請嚴制殺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字獻計於檜請除
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密副使兵柄自解檜喜乃密奏柘阜之捷各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韓世忠俊入朝飛至獨後擒用王
次翁計侯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密治事加揚沂中關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
度使

罷三宣撫司五月詔張俊岳飛如楚州關軍 張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課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
以其兵隸御前遣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所於湖北淮東淮西以統諸軍銳稜時更軍制之初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
東撫綏世忠之軍世忠在清州中韓少以州城抗起軍立勳功張俊不能守飛已下之淮西之役張俊不為止帝
次翁計侯之七日既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密治事加揚沂中關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
度使

宋高宗皇帝
張俊才勇而不
遠慮在是易又
始其者其主
顯功績日積

張俊才勇而不遠慮在是易又始其者其主顯功績日積

重其甘心作怪
復史百計竭誠
職史克復其罪
意在權下高宗
任其肆其為
曹不如蔡博使
之警保功名非
廉潔而何
宋之於信表亦
頗居之於年丹
極理極其有元
元聖祖之稱至
於唐表不遇列
國一階位耳有
河華時之足極
故是時而官本
運度度本使極
法法於行德之
顯以為道遠報
功其所以為榮
即所以取辱耳

秋七月以范同參知政事 秦檜德同先進翰林學士不三月遂引為參知政事

罷湖光宣撫判官劉鈞 鈞自順昌之捷屢賞張俊楊存中候之至是二人言於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鈞知荆南府

八月立祚德廟於臨安 初神宗熙寧中之旨程嬰公孫杵臼廟於許州報其存趙孤也至是立廟臨安并祀韓厥

罷岳飛奉朝請 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論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意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烏珠遣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殺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瀕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等劾奏請誅大夫方俟岳飛等文章論飛奏旨拔淮西暫至釘斬而不進比與張俊接兵淮上

九月吳璘等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還鎮 吳璘遣兵拔秦州聞金統軍早占謀行刺璘與布上蘇進討不戰合兵五萬屯劉家園在秦州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聞早占謀曰自新立秦州法軍戰以長驅而前不得起次吳璘子次吳玠玠以備汝

上則勝璘以為然乃請鐵金人皆笑之夜半璘遣姚仲王彥衡校渡河陝西諸城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各竊殺無人

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金人駭愕曰吾事敗矣布上蘇善謀早占善戰璘先以兵統之早占果出營戰璘以慶澤法更休連戰

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先附而楊政拔蘭州及破峽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自驢家城引兵還河也浩

運延安政還葦世將惟浩歎而已

募材選自金 烏珠欲議和真將久留于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為通問使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為金國界使 烏珠遣劉光遠還要官再送者為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秦檜矯詔下岳飛於大理獄秦檜必欲殺飛乃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慮者使聞飛嘗欲斬制王貴

高宗於去歲始
則時以精忠誠
戰既獲于敵矣
嘉其於處之心
跡非不深知者
乃增敬名及父
子授事不能明
其無洋子所以
勿去道及及傳
論各道論其
斷不白之冤元
於朕成高宗結
不便一言放結
雖其情不應
若此則則情之
獲敬承父子高
宗實不傳其
責也

又書故之乃諱實告飛實不肯曰為大將宜免以賞罰用人的以為忍將不勝其怨彼因劫以執事貴權而從之權又聞飛統制
王俊善告許鈞離兒以嘉貪廉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自相攻擊因以
及飛父子原帝不疑後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俊善言制部統制張憲謀叛飛兵柄今告王貴使貴赴鎮江行樞
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狀以待之屬史王原哀白俊以為樞院無相推助恐後不聽飛行拘飛使憲自証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廢還
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狀成告檜憲至臨安下大理寺獄檜台飛父子諭憲事帝曰刑所以止亂勿妄道激動
樞人心檜矯詔名飛父子使有至飛飛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獄檜命中去檜大理卿周思鞠之鑄引飛至
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問實俱無驗鑄察其竟白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錫宜
能區區為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殺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謂鑄乃致命談議大夫方像高宗與飛有怨遂誅飛
令子鵬孫殺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者令檜遣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望鑄兩月無可證者或故高
宗以蓋所指准西道遺事為高宗喜白檜薄錄飛家取所賜御札與往來道途日月皆可攷乃收其御札送官為賊之滅跡高又使
鵬並等證飛受約違命許事為詭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俾會其獄大理卿倫仁輔寺丞李若漢何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
寺上疏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轉世忠心不平論檜請其實檜曰飛子
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真須有世忠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韓世忠罷 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使大金世忠諫曰中原豪傑與不延頸以俟弔伐之師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
消弱國勢委靡難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逐罷為罷職泉

十一月安置李光於藤州 秦檜忌光誠中丞方像高論光陰懷怨望之與陳近朋以安置藤州守臣以光詩有諷刺者獻於檜檜怒
令皇者論之再貶瓊州

和議成以何錫奏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于金 烏珠以請殺邢其駭為密議使與魏良臣偕來議以淮水為界夾割唐鄆二州及

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耕宮太后帝恭從其請命宰臣告祭天地示廟社授命錄往使表表器曰臣等今奉
皇有唐鄆州到屬上國自鄆州西南而北平為成邑西為臨城東為臨邑南為臨邑北為臨邑西為臨邑南為臨邑北為臨邑

皇遣使賜賀不地唐銀絹二十五萬兩自壬戌年為始每年春三月送人銀五萬兩夏三月送人銀五萬兩秋三月送人銀五萬兩冬三月送人銀五萬兩
早稱賀詔使使臣亦承恩賜親親帝諭曰若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舊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為虛設鑄至汗見烏珠達如

會盛烏珠等遣人來復來商州及和尙方山二原
十二月遣使到唐鄆秦之地以昇金 京西到唐鄆二州陝西到秦秦之平兼和尙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

宋高宗皇帝

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東西十五路而京城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葭州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二百八

十五縣七百三金匱書東漢建五京上京南京西京東京中京大梁汴州鄆州大梁置十四路總督府凡十九路京西京中京南

北南京西京東京西京大梁汴州鄆州大梁置十四路總督府凡十九路京西京中京南

金匱書東漢建五京上京南京西京東京中京大梁汴州鄆州大梁置十四路總督府凡十九路京西京中京南

春檢校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日槍手曹小奴付獄即控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惡黨皆市于

驪等從生者六人籍飛家資獲之嶺南于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志毅皆被黜布衣劉允生上書訟飛冤下大理獄死齊安王去疾

以被飛專放之連州凡傳成其獄者皆進秩洪治在金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金人的酒相賀

魏李成與岳飛時共飲天下謂飛與李成相善名呼曰主上嘗呼曰岳飛岳飛時年不受命岳飛岳飛岳飛岳飛岳飛岳飛岳飛岳飛

以子聞之則岳飛

功之有無忠憤激烈則岳飛

壬十二年二月春二月進封建國公環為普安郡王 已而封祭國公環為恩平郡王 五年

路諸州修學宮

何鑄還自金 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義非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惟用兵及

何鑄勸往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且重以至誠

說之庶幾有威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舊事如此豈可輒改勸再三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

后邢后之喪與帝母章氏

三月四川宣撫使胡世將卒以鄭剛中呼金人代之 剛中節制精粉梅嚴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尋與陸少師諸王關吏

乞講敵釣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能制耳的慶帝禮之慶帝嘗與世將謀命

夏四月金使人以象克來舟帝 金遣左宣徽使劉若清持以克免主冊冊帝為太史皇帝

五月初置種場于野胎 金人約各置種場于野胎于金置野胎種場當與北商貿易西京西陝西種場亦如之金亦置種場

於善州州鳳州府城二十九年置種場 種場之設也及金置種場此下作

六月安置王庶於通州

秋八月何鑄罷職 鑄罷職於六月 秦檜以鑄不惟會岳飛之獄忍之誠方保高論其過欲寬請後帝不許遂出知徽州後復責授

秘書少監徽州居住

與種場軍又

金置種場此下作

歐近日華書
亦已晚矣故
續之罪便方決
焉亦未成則可
遂以為無罪則
不可

金人歸徽宗皇帝願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 皇帝易冠履奉安龍德別宮

皇太后尊氏至自金 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拜宮后思其反復呼復有華集然後起樞密時方着金人憚行后慮有他愛乃
陽稱疾須秋涼遂發已而稱實於金使借黃金三千兩以攜其原由是途中無感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

張德宮

九月大赦如奉檜太師封魏國公 以和好成也得以太后固望望見還封樞密使
遣使如金 沈路遺賀生辰楊德時所人 賀正旦賀正旦以封而與與京河解下拜
冬十月檜兼宗皇帝願肅皇后于固水陵會葬於此以懿節皇后附
十一月張俊免 初俊實奉檜成和議約盡罷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請將罷而俊無去意故檜風臺臣江邀論之遂罷為

徽徽閣待制致仕尹焞卒 焞實直空疑檜力行程願嘗以書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及是卒
詔秘書少監秦煥修日曆 奉檜無子取妻兄王暉子煥秦之南首推為第一檜以為嫁進士陳誠之策真主和議乃以為首煥

次之惠官秘書少監檜自知不高士論所與乃以煥領國史自檜再相凡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史易焚棄是後紀錄皆煥筆無
公是非矣又因太后北還頌檜功德凡二千餘言使者作郎王楊英周欽蒸上之皆遷秩諸物本情仍賜今此通案

孟忠厚罷 先是忠厚為樞密使充樞密總樞使忠厚始雖以外戚貴顯然能履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德皆也夫嘗
親觀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善檜諷牽引故事外戚不預政罷之

十二月陝西大旱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滿澤貧民無以食多餓死者
西連即律連什后蕭氏死子伊崎立破祀

十二月三年 逢聖年 春正月作太學 以岳飛生高之

二月作景靈宮 遣宮至温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至天章閣西廡殿告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安焉
三月奉太社太稷壇及廟丘

夏閏四月安貞妃吳氏諱為皇后 后年十四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左右習書史多翰墨嘗遇日陰累進貴妃帝

王次翁罷 奉檜富國又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終始不貳于檜者惟次翁一人而已

秋七月行人洪浩張邦永并還自金 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而於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宋高宗皇帝

王倫奉使在金
本無足比者及
又稱懷德為
知謀金人始足
對之其無異
決去謂願以授
為金人非不
未升以制使
言此不齊疑
非不歸焉為正
使者取其一端
其貪生畏死之
心已可見是故
復難以不安金
前見疑蓋恐已
始不為其

不聞之文雖見
於國無然數活
二水本自會流
成聚而成衝突
之弊結於相觸
理而可通若田
中之水聚而互
行非水通高火
情和紅則不安
雖基且水刀交
能昇地後橫橫
使寒寒地傷會
得此亦好性兩
失之類矣

七駒運之及准而浩等已在舟中矣山岳四臨蓋金事且力言科羅非詳已與御軍會平其太后遣金人十五年而進入
對御軍來朝奉命回國志費日月志不忘恩德或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不謂用則御軍而置言古太尉治上未之學學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知然州御軍及遣人見御軍使用之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州之德山御軍及遣人見御軍使用之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兵大之金事與和論之一人受者言對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也御軍之金事與和論之一人受者言對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御軍之金事與和論之一人受者言對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御軍之金事與和論之一人受者言對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御軍之金事與和論之一人受者言對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御軍之金事與和論之一人受者言對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御軍之金事與和論之一人受者言對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御軍之金事與和論之一人受者言對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御軍之金事與和論之一人受者言對御軍使武不能過製可拾願去歸地退見奉檄歸學士長等來復以論事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食 是日陰雲不見泰樽羊百官稱賀

金人來聘 賀正且也 禮物金酒六事色純瑞妙如之

復置三館 上謂奉故曰人才須養養太宰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全安得人才用邪

二月方俛高麗 八月以樓船會書樞密院事 初高自金置泰樽假金人夢之數千言屬高以聞高難之他日泰事連檄
生殿廬中批上旨錄除所履者官吏鈴賦尾進高曰不聞聖語詔不視檄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諭言官李文會唐大方論之尚遂
求去

三月帝謁孔子廟遂預學 國學太成殿成司兼不高閣奏請帝親學從之止樂於殿門外步趨升降進教化學命禮部侍郎奉
講說經高閣講易卦卦經堂見朝官進明書者之曰太學與入講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初創于繼生往往死臨也臣子痛心切骨朕
建乃教讀天人之理以正學大節而以必而天下之大理也夫尊天下之尊其說乃在舍人此中華之大局臣子所當盡也而私
臣大教讀天人之理以正學大節而以必而天下之大理也夫尊天下之尊其說乃在舍人此中華之大局臣子所當盡也而私
夏四月初某野史 從泰樽請也 帝為私史以官其罪狀請象院之覆下始中絕之

五月樓船龍以手文會合書樞密院事 文會劫始罷之遂命文會代昭自是執政免而以言者代之

其書始行天下使之

閩浙大水 內侍右武大夫白錫從皇太后北歸者因閩浙大水宮宮決理乘乘洪皓名聞華夷顧不用錫銘者張伯麟當是太學

壁云夫差而志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深坐誅戮則配錫于萬安軍伯麟于吉陽軍龍時復舉江州太平觀

秋九月復趙鼎于吉陽軍 鼎在湖五年杜則與客時事才挂口有問者引荅而已先是鼎請止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

太子是侍陛下終無子也 宜候種子乃立至是中丞秦大夫希楨意劾鼎與其黨沈冲罪謀害計轉相切劘以徹無去之福蓋指

皇子而冲當為趙善故也 遂移鼎吉陽軍鼎妻有曰白有阿檜謀害皇子之語 十月何若請趙程頤之學 右正言何若指程頤欲道善為真門曲學請戒內外師儒之官力加禁絕秦檜從之

十二月王倫為金所殺 金欲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歸也金勸以威遠使來趨倫拒孟力金殺其使俾繼殺之

配十五年 諡號 春正月朔初朔大慶殿受朝

夏四月朔息出東方大赦

六月乙亥朔日食

帝幸秦檜第 上賜檜第又賜銀萬兩賜為區踐為殿跡千匹車駕親幸加檜妻兩國夫人子塢學士承旨婦郡夫人孫璣堪坦並

除直秘閣賜三品服時方九歲存者一德祐天之闕六年賜檜後又命作檜家廟賜以祭器

秋七月放蕪奴于連州 沒因是慶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及檜計氏知之請其父威銘聖初制策曰臣盡言而死

於缺獄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沒意逆決即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太祖于頭目心腹之聞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法疾則禍輕

而易治惟陛下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謀察情偽置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

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被沒死以其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履錫共伺察之

帝曰人知殺之為取而不知子之為取若稍與展免傷家給人足稅斂自源易辦

於是蠲廬光二州上直錢米汀漳二州秋稅處州三縣被水民家油絹罪州舊額額各一年又蠲四川積貨常平錢三十萬屬京

西路諸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稅錢

卷之六十七

宋

高宗皇帝

紹興十六年 春正月行耕田禮 先是知度州謝汝明作度州令謝汝明詳獨得社結人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

平年春榆太喜乞詔付史館于是修編又以飾治具如鄉飲耕藉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稅之計自此不復運幸江上而祥瑞

之奏日聞矣

夏五月金右丞相韓企先字子平卒 企先為金右丞相每欲為官擇人專以培植獎勸後進為己任推拔士類無別人物一時譽

多君子號稱賢相

六月金殺其翰林學士字之盛中 金人重盛中之才號為國師而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真女人輒以礮肉目之貴人違官

積不能平至是唐古完虎今改漢州家奴吉慶中謀反有司約治無狀乃羅織盛中家圖書為反具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

國稱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翰林學士高士諱之雖圖書尤多於我家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拜殺士較于是盛中老幼

百口同日共死

秋九月金劉豫死

冬十二月金遣使如西遼殺之 先是同約遣使入貢于金言耶律達什字德威與其國鄰舍道鈕枯株哈努勒

與其國鄰舍道鈕枯株哈努勒

耶十七年夏四月金主斡殺其戶部尚書宗禮 金主自即位以來委政于尼瑪哈幹布烏珠雖初年國家多故而吏清此

聞百姓樂業既而其戶費厚以斡殺此干政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金主破立羅嗣為后所制心不能平因縱酒自遣配

怒至于手刃侍臣至是嘗便殿金主被酒強諸王飲不能俱進去金主大怒將惟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乃使之跪于殿之

五月安買斡州通判洪皓於英州 先是皓居母長秦檜嘗謂皓曰此鉤鉤衝及終長除斡州通判手勤又附檜州通判

六月金殺其橫海節度使田銀 初韓企先引銀為史部侍郎即孟浩為左司員外郎銀欲得人特烏珠當國其所任刑部員

外郎餘松年字伯雅來與銀相結裝薄其為人拒之松年遂自短殺於烏珠企先即出報為橫海節度使及是尚書省令史許

霖首告銀在史部時為選人龔典鑑御用日月事霖亦烏珠所親許與松年構成其獄殺銀及左司郎中典殺翰林待制亦具

聽并王植高鳳廷王徽趙益與與吳鑾等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冤之

秋八月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 鼎居居處深門人故吏皆不敢過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請賜米會降言趙鼎卒先還故永不檢

舉且今本軍月且存亡由首鼎違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死汝曾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

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河山壯本朝道真具子之歸葬遂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

九月范州宣撫副使鄭剛中 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名還責有陽軍安買元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名還責有陽軍安買元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名還責有陽軍安買元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名還責有陽軍安買元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名還責有陽軍安買元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名還責有陽軍安買元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使人求其陰事名還責有陽軍安買元幾四川宣撫司亦罷

盛中身月法命
目請留金右
文官若無命
既已不思家
及降事北朝
為其公又復
子金則其死
已不可處其死
更由日取而
史則傳而多矣
河且信其倫又
言其字如史
無與者其相
若其不忠者
解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十二月金及蒙古和

初達春既其子勝花郎君

此率其父故部田以叛與蒙古通蒙古

為蒙輔國主不受自號大蒙古國

賊十八年八月

恭宗之孫

夏四月庚子朔日食

五月改浙東制

六月金以完顏亮

望及為中京留守

太祖長子德望如此

心為首憂

冬十月金太師都元帥烏珠罕

國論功以為尼瑪哈

十一月竄胡鈺于海南

銓與各唱酬謗汕

及飲而嘗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殿臨尾有火入殿內

居官舍九木人皆

誘金主殺釣且問

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殿臨尾有火入殿內

居官舍九木人皆

誘金主殺釣且問

全史遺傳錄卷之六十一 金史卷之六十一 完顏亮之亂

十二月金及蒙古和 初達春既其子勝花郎君 此率其父故部田以叛與蒙古通蒙古

為蒙輔國主不受自號大蒙古國 賊十八年八月 恭宗之孫

夏四月庚子朔日食 五月改浙東制 六月金以完顏亮

望及為中京留守 太祖長子德望如此 心為首憂

冬十月金太師都元帥烏珠罕 國論功以為尼瑪哈

十一月竄胡鈺于海南 銓與各唱酬謗汕

及飲而嘗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殿臨尾有火入殿內 居官舍九木人皆

誘金主殺釣且問 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殿臨尾有火入殿內

居官舍九木人皆 誘金主殺釣且問

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殿臨尾有火入殿內 居官舍九木人皆

誘金主殺釣且問 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殿臨尾有火入殿內

居官舍九木人皆 誘金主殺釣且問

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殿臨尾有火入殿內 居官舍九木人皆

誘金主殺釣且問 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殿臨尾有火入殿內

居官舍九木人皆 誘金主殺釣且問

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殿臨尾有火入殿內 居官舍九木人皆

誘金主殺釣且問 留守蕭裕定約而去

夏五月金出完顏亮于行臺 殿臨尾有火入殿內

居官舍九木人皆 誘金主殺釣且問

宋高宗皇帝

七

冬十月金主親其弟胥王常勝等帥布于金廷遂殺其母費摩氏 金牽臣遠遼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等當選

于費摩后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東德帖木兒命歸右丞唐古剌帖木兒命歸右丞唐古剌帖木兒命歸右丞唐古剌帖木兒

今合壽等竟不違東德帖木兒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里忽布之子阿魯等謀廢立烏里忽布以告元顏亮一日與亮

辯語因問曰若果大罪誰可立者辯曰胥王常勝子蘭其次曰鄧王名和孫子數拉改德仿此亮曰數拉屬賊安得立辯曰

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乎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塔斯勒改德仿此疑之以告費摩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

辯謂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何我杖之亮因此忌常勝教拉塔斯勒會河南兵士探進作亂自稱皇帝接奉大王而金主之弟止

有常勝拉塔斯勒改德仿此亮乘此搆常勝拉金主使塔斯勒之無狀亮曰塔斯勒不實以遂俱殺之又殺數拉連妻改德仿此

今改從金主積怒于后遂亦殺之而召胥王妃茂茂改德仿此入宮繼之又殺德妃高順改德仿此及瓜爾佳改德仿此

此仿氏張氏等

十二月金亮頗執其主盟而自立金世宗孫亮護衛十人長布薩胡圖克改德仿此

與亮姻家亮皆使為內應天興國營以牛老僧改德仿此亮得為高壽自令亮度典國被杖改德仿此又使老僧結友與國營事

寢殿夜嘗取符鑰歸十二月丁巳東布薩胡圖克額勒楚克內直作變夜二鼓典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塔斯勒克坦改德仿此

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切之其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宜佩刀手榻是夜典國取刀投擲下金主求刀不得額勒楚克先

進刃胡圖克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既殞東德等未有所屬胡圖克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

東德遂與聲臣奉亮即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費摩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東德為左丞相唐古剌為右丞相烏連

為平章政事德費摩后為悼平皇后廢金主靈為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春正月殿司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允檜殺之 檜趨朝殿前司後軍使臣改德仿此施全扶刀于道遇

檜房斃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鞠之全對曰奉天下皆欲殺敵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詔曝于市自是檜每出列五十兵

持長棍以自衛

金主亮其嫡母圖克坦氏及母大氏皆為太后 圖克坦氏賢御下有恩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亮被廢宗廟克坦氏曰帝雖失

道人臣豈可至此亮銜之至竟迫賈幹布為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為皇太后后圖克坦氏居東宮亮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宣

宮號而亮則居東宮號德宗大氏居西宮號永宣

宮號而亮則居東宮號德宗大氏居西宮號永宣

春增有可此之 罪也金主當殺 贈之人其事或 不必宗尚德是 輪軒相與德對 內切為所殺對 日切為所殺對 一全為高宗始 於此之而不之 去之後且足之

而不取去之且非大命其子

三月以金亮為參知政事出使西蕃使亮賀即位也及遣金主亮以上皇王燕附道子帝其秘書郎張仲柯

下李光于孟堅于大理歐流之峽州責降徽猷閣直學士胡寅等官有差 光在瓊嘗作私史其仲子孟堅為所履陸升之

言之升之許其事秦檜命兩浙轉運副使曾泳家貧孟堅有記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讖讖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赦永不檢

舉孟堅除右鴻管峽州于是胡寅程瑀潘良貴宗頌潘之張燕許折質允中英元許八人皆舉生降者有差從政即楊燾常州

通判沈長卿贈收備萬與年光言和戎非便知雷州王超來內從年光俱主殿又有太常王漢興元美作夏二子傳指奴規也其

鄉人告之以為謬毀大臣又言其家宗毀消光有心于宗李堂名尚隱無意于事秦檜大怒貶之官州

夏四月置力田科 募民耕兩淮田從知廬州吳達請也

金主亮大殺其宗室 初金主亮見太宗諸子威德之及即位遂與蕭怡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東懷百謀廢立而不即勸並街

之將蓋謀馬于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美人上變逐名領三省事阿魯

太宗尼瑪復皆絕而烏達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為卿男婦代朕事親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蕭里十等夷其族 金主亮復忌舍育諸子威強又宗室數萬大臣欲盡除之乃擬都元帥府令史

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射爾達

春檜有疾治政赴檜弟議事 十二月甲子始朝檜命有與入宮門二孫瑄瑒被殺并殿不拜

二月以巫保為金國祈請使 保至金齊請迎時原帝歸國金主亮曰不知歸後何處頗故彼唯唯而退

三月金大營宮室于燕 三月金主亮初嘗經史慕中國衣冠人物皆有遠都意遂

下詔不直言而上書有言謂上京爵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吉與亮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

夏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蘭 阿蘭亮叔曹王阿里市妻也亮殺阿里布而納之封為昭妃又命開元

坦真語宰相曰朕嗣續本廣前所謀案人請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馬宰相乃奏請行之亮遂納阿嗎子素羅

以學之類者
所為固亦可
之其六

如石錫力皆兒
于王莽身于
曹操身以下
轉相殺死皆不
說理而或及連
之禍猶及上禍
連連不復稍存
又其前前則曰
錄上書陳諸
誠不知是何所
賜皆亦其也
連其不日之

魯州國本太子子孫利於今改漢後
世忠性慈寬政忠義事關社廟必流涕極言屢赦和議願奉樽俎兵
政臥家兄十年不哭卒

秋八月太傅鎮南武安亭侯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

世忠性慈寬政忠義事關社廟必流涕極言屢赦和議願奉樽俎兵
政臥家兄十年不哭卒

廿二年四月春三月總管王庶子之奇之前子慎南 初庶子于庶所其子之奇之前換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舉必報親
舊皆掩其口曰禍木也也至及為人所告其諶朝廷編管之奇子梅州今與韓世忠之子各州又以直隸國開茶三百
部作院王選嘗通書王庶及趙鼎乃諶和議安豐三首於筠州遠于高州

夏四月巫復龍以章復青伏發書居德寧事 從與秦檜居尚里一日檜語復曰里中有何新事復曰有一術士自鄉里來頗能論
命檜變色曰是人言何日拜相復惶恐而退中丞章復聞之即劫復險懷異志

五月夏陽大水 平地五尺漢水會城而入
各十二月金主亮名濟南於烏嶺妻烏嶺氏鄒氏也木至自殺 嚙王烏嶺時為濟南於烏嶺妻烏嶺氏鄒氏也木至自殺 嚙
曰我不行上必殺我我當自斃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為我備車馬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行至良鄉得聞自殺

暨二十三年金主亮自京遷都于燕 金主亮自京遷都于燕 金主亮自京遷都于燕 金主亮自京遷都于燕
名之不當為京師發遂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附上京之右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遷陽府

西京大同府如舊
以王循及知建康府 循及知鎮江上書乞知秦檜九錫檮毒而遷之明年檜以循及罪其族黨安置蘇州

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 金主亮遷都於燕親屬有從蜀留爾克坦太后于會寧廟多皇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
在燕常思念爾克坦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為恨將死謂亮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備柩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五月澶州大水 平地丈五尺死者甚眾
朔二十四年金主亮元春正月地震

金石丞相蕭倫謀反生諒 前在相位時功克悉金主亮僥倖之他相仰成而已裕以亮猜忌恐獲惡禍及遂與蕭倫等謀殺
今使復 等謀立故遼主豫王延禧之孫曹贊休孫

述之不... 非其... 之... 也...

夏五月癸丑朔日

金怡賢文鈔庫

從台部尚書... 清也...

秋七月癸卯

以數文閣奏...

定復擬填第一...

賈錄院祖父...

八月癸酉官...

薄僅銷銷金...

謂告避免可...

冬十一月以...

去之不異奴...

加奉賜少保...

金主亮納其...

錫台納其...

夫人崇節...

麗妃石格之...

十二月丙申...

配二十五年...

六月改岳州...

州于我州何...

金主亮陰有...

秋八月下趙...

宋高宗皇帝

三

先為註前師張宗元與張浚言于朝其詞連達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注召錫告宗室知泉州令於牀榻五觀檜
家駒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滴屠汀州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於飲別厚贖必有奸謀謫送分於大理
趙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弼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

冬十月徙洪皓于袁州未卒 皓居英州九年始復朝奉即徙袁州至南雄卒皓久在此地為金人所殺既解金人至

檜之州 檜為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焘為少師並致仕是夕檜死 檜為帝幸其第胡馬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焘奏請代居相位者為誰

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遣宮命此虛中單檜及煇制並令致仕煇遣煇與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鄧棨見其常殿中侍御

史徐為右正言張浚謀請己為相翌日檜煇致仕下墳塋皆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公是夜檜死 檜居相位十九年國和張浚

檜帝之初思浚之機動浚為相煇居上于元從性極深浚心慮不可測國公是夜檜死 檜居相位十九年國和張浚

檜帝之初思浚之機動浚為相煇居上于元從性極深浚心慮不可測國公是夜檜死 檜居相位十九年國和張浚

檜帝之初思浚之機動浚為相煇居上于元從性極深浚心慮不可測國公是夜檜死 檜居相位十九年國和張浚

檜帝之初思浚之機動浚為相煇居上于元從性極深浚心慮不可測國公是夜檜死 檜居相位十九年國和張浚

檜帝之初思浚之機動浚為相煇居上于元從性極深浚心慮不可測國公是夜檜死 檜居相位十九年國和張浚

檜帝之初思浚之機動浚為相煇居上于元從性極深浚心慮不可測國公是夜檜死 檜居相位十九年國和張浚

命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久矣缺溫清願管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先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管我有子如是寧忍吾子

叱杖者退既至亮事之外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常從與筆從行后所御物政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癸亥檜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癸亥檜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癸亥檜薨十一月釋趙汾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

新州罷端明殿學士鄒仲熊呼訥等四人復侍御史徐嘉言張浚為他官知建康府王會等六人俱以論附貪冒罷又罷

呂愿中等子遠州秦頊曹冠等以檜子孫親戚益村革正之其及張常先等八人並以告訐劾官歸送鄜州編管專復獲汾官

十二月復張浚胡寅張浚等二十九人官徒李光弼銓于近州 光弼彬州銓衡州光弼卒

丙二十六年歲壬辰春正月建復趙鼎鄒剛中等官三月罷宰相兼樞密使 以邊事未定也

寬東平進士梁勛于遠州 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宜為之備帝怒編管勛于千里外州軍而下詔曰議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

議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

情思其法... 能受感而已... 之自今有此當重其真典

夏五月以沈該... 臥內屬以... 靖康帝卒于金

命史館重修日... 秋七月... 八月以張綱...

利氏八十事... 又十月復安置... 兒童婦女亦有...

殺之棺死乃... 可信其為之... 歐木有變而...

復安置水州... 訂二十七年... 賦二十八年...

秋七月金以... 千里今五國... 謂因行... 家不過一...

九月以王剛... 必先自治...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宋高宗皇帝

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

冬十月金營汴宮 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參政鞏嗣輝驍騎人如汴京營選宮室一木之質至二十餘畝一畝之方至五而

健馬不數日可及境 亮遣使謂諸路明安部族及契丹與

二十九年 正月 春二月金精請路兵進戰具 金主亮謀南侵乃造戰船于通州

人不暇丁數營之凡二十四萬又中中都南都中唐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羅老丁多求

一子留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題管府甘道兵籍命諸路舊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汴京修葺城民不能堪前有一尺至

十錢村各聞往往種牛以供飭羊至于烏鵲樹城無不被害者

夏五月敗禮部侍郎孫道夫 字太平 知綿州 道夫前使金主亮將欲南渡陽謀為詭賈之語

端道夫曰彼身執其盾而奪之位與兵嘗聞有名湯思退沈該以為不然道夫每對帝欺言政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六月遣王禴 字道信 使人使金 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使王禴往覘

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帥為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秋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 字晦叔 漳州人 熹少有求道之志父松故翰林院直學士

當世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為泉州同安建寧府府主簿熹歸聞年見李侗侗字晦叔學于羅從彥

正逆徒步往從之其書大要窮理致知反躬踐履而以居敬為主築室於武夷山中

或居此或居彼四方游學之士從之者如布土聞其發故名之熹卒不至 熹生而穎悟不羈

自居一處下學不本 熹生而穎悟不羈

九月以湯思退陳康伯 字子康 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湯思退轉左僕射康伯同平章事

語不妄發 帝嘗問曰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權康伯曰大臣當國事自當盡心若飲阿堵

皇太后章氏崩 帝嘗問曰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權康伯曰大臣當國事自當盡心若飲阿堵

帝嘗問曰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權康伯曰大臣當國事自當盡心若飲阿堵

帝嘗問曰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權康伯曰大臣當國事自當盡心若飲阿堵

帝嘗問曰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勿憚商權康伯曰大臣當國事自當盡心若飲阿堵

未保北到則
必載似有科
之明及由是州
推用中丞為
汪江任任
其多所
其
官
後食失而人
情
進
汪則十日所
能論事者甚
在子

意即書者康寧有所屬慎勿令知第本白朕至是崩年八十疾
冬十一月殯顯仁皇后 撰于永祐殿之西稱神主太廟

三十年春二月以普安郡王璵為皇子更名璵封道王 初帝知璵之賢欲立為嗣恐太后意所不欲遂回久之及后

崩帝問史部尚書張燕以方今大計對曰儲嗣者國之本也天下大計無逾于此今兩師名分宜早定帝喜曰朕懷此久矣開春

當議典禮燕頓首謝至是利州提點刑獄范如圭報至和嘉祐開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書封以獻請斷以至公不蔽

帝威德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加恩平郡王璵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寺璵皇姪

秋七月以普安郡王璵為皇子知樞密院事宋俾字參知政事 俾初以張浚屬自宜興博入對時方以劉豫為患俾笑其必敗

帝大喜而秦檜怒之出為越州教授檜以俾知惠州縣解因言前事帝問卿何久淹如此俾言為檜所扼帝愀然慰諭目送之且

曰人不知卿惟朕獨知遂置檜至中丞論事多所裨益帝信任之

八月丙午朔日食

九月以李寶川為浙西副總管 寶嘗與金拔身自海道歸宋至是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乃授官令于平江督海舟控禦

冬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狡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秦檜父

子思也宜買之案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言人被旨遣會子備員緩于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發兌會子輸左藏庫初行于兩浙遂道

行諸州

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會帝不受朝

風雷大雨雪 侍御史汪澈言冬無雪公時大雨震雷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月之期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之

間二異交至此陰風之證殆為金人且言荆襄無統督江海之備禦因陳修攘之策

二月分經義詩賦為兩科取士 禮部侍郎金安節言經學元豐以來經義詩賦發興雖各隨時畧卑近合科以求通經者苦賦體

雕刻習賦者病經言淵微心有弗精業難兼濟此後遂任任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永為感德從之

各一通為有次詞賦各一首次子三賦各一首並夏分經義詩賦

三月以陳康伯休停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以吳拱之知襄陽府 先是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及關金人決

欲敗盟乃以利州西路統制都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月金使既卒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王全慶之度
之命其能人
以馬而得
此在八人
而全則未
七人其故
之者其故
而高宗其
神其之不
庸性者其
以解人上
必不致其
早為海陸
知月無其
終不能出
每身

夏五月金主亮遣使徵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金主亮嘗密遣蓋工于奉使中俾為臨安湖山以歸為併而圖己之復宋馬

于吳山在湖州府城內西南隅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至是遣其使者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王金

朱賀天中節亮謂全曰汝負宋主即面數其罪南京宮室君遣買馬拾致叛亡之罪當命大臣宋此朕將親詣之且索漢淮之地

如不從則虜聲震之彼必不敢苦汝為欲激怒以為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四日以全所言奉聞全臨安一如金主之言

以詆帝謂全曰關北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英帝始開湖聖廟遂起發哀而罷詔特新喪三年上湖聖廟說

曰欽宗時在逃去在吳中如事相此國家大事臣等何能
一有次禮謂天下使世何五便射得康由主中論見得如也

詔諸軍兵 帝命宰相同安郡王楊存中三衛帥嚴密守衛太至都堂議軍兵又詔侍從臺諫等議陳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

不論和與守直關戰當如何時帝意欲視師內侍首相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道避策中外差傳幸關蜀人情洶洶來倬無

一語康伯奏曰金敵盟誓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欲決則將士之意決倍願分三衛兼旅助義漢待其先發應之時

已先命吳拱守壽陽又命主管馬軍司成閔部兵三萬戍鄂州中時與文德使所以為去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 詔以金使語諭諸路嚴制郡守監司隨宜應變以吳璘宣撫四川仍令王剛中同處置軍司

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 時省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軍馬

故遣人伊喇部幹今在鄂州取金圍臨漢 初金主亮徵兵南使使韓印韓印名曾知韓印名素赫赫名合合名如西北路

與蓋盟并壯丁契丹人不願行求之者赫素赫不從于是西北路招討司薛史薛史名與部眾殺招討使完顏烏色烏色名及

去赫等收招討使司於甲三千遣反賊立故遣主廷楊子孫孫名推都監榜善榜善名而改之為招討使山後山前諸路官應之威

平府平府名移是瓜里瓜里名舉兵據咸平咸平名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薛史其善益張金主亮使有薩胡圖

克等討之皆無功而薛史自度大軍必繼至勢不可支謀歸西遼乃率眾沿龍駒河龍駒河名全文地理志龍駒河在遼東與遼河

西出舊居山前者皆不從往偽者大陳節度使伊喇部幹殺薛史薛史名長孫善善善善名自為都元帥擁眾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斬羅

塞塞京衛守曹公國馬嚼使伊喇扎巴伊喇扎巴名招之鄂幹已約降而扎巴見鄂幹兵眾強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

說之曰我之始末以汝輩不能為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摩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大時早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

遣矣于是鄂幹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眾至五萬

秋七月金主亮遣都千沐

金大括馬于諸路 先是調馬于諸路以戶口為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羸馬名官至十匹此謂一匹等而

治河而川為州縣使民父相大率不得他用新法所至常於開象而無司以兵為金主亮曰此法其開象多今

林漢陽編縣河城賦中 予是國內勝處欲起太者遠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報以而懸其首去使邪

軍 上疏請南侵亮報之由是羣臣不敢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 凡百三十餘人

遣樞密都承旨孫如金至盱眙金人却之乃遣 先是遣周麟之游說人賀金遼都融之憚金辭行坐克遂以曩代之命至盱眙

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朱寶也乃遣

八月宿遷人魏勝將兵起兵復澤州詔以勝知州事 勝多智勇應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雖曰此

其時也發教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當看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和澤州事高宗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進至城下又當關

門固守勝令城外張旗舉烟火為候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皆無名與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

獨又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又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荆山入澤州懷仁今澤州縣

沈陽東海州 東海州 諸縣皆定之乃編租稅釋罪囚發倉庫餽戰士分忠義主為五軍紀律肅部分如宿將勝其忠不

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自得兵數千勝勝重成幸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十餘眾悉降得路甲數萬金

遣愛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陣以待眾殊死戰伏殺金兵大敗殺金人千

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歸軍以待王師之至 沂州縣界沂山者數十萬人聞又不下營自是皆

是以前赴若金軍之陽軍帥而敵以大力奮擊金人空司職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趨之數重砲擊突四聲金人聞人攻金

時身被數十槍刃出而死於陣中 金人果解若山自沂州城下移此戰皆金分

則山東之勝其必復攻海州 則山東之勝其必復攻海州 則山東之勝其必復攻海州 則山東之勝其必復攻海州

兵四而攻之勝其必復攻海州 則山東之勝其必復攻海州 則山東之勝其必復攻海州 則山東之勝其必復攻海州

以成閔為荆湖制置使

全完顏亮弑其太后圖克旦氏九月連大舉入寇 圖克旦后聞亮欲南侵數諭止之亮不悅每謁見運

宮必忿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聞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為事無大小福娘未特敢

格 復將與兵涉江淮伐宋殺斃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其耳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鞠王充 王充名子充

殺之而后十擄捕懷忠等至今后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水局使華特取 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繼殺

之并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于宮中棄骨于水并殺鞠王充子塔 阿里有 二人遂召鞠圖兒等

還皆殺之封高福娘為厭國夫人以特默格為澤州刺史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兼玉諫伐宋秋而釋之自是莫有敢陳者遂分

請道兵為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瑣都統制之子程汝名可每瑣都統制為左大都督李通制之

赫谷哩錫今俄國為右大都督嘗將總制之蘇保衛州天成人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嘉勞今俄國

之由海道趨臨安劉芳人與光為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自祭以歐荆襄國克坦略齊略上京每海軍人皆呼為劉

為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取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國克坦貞別將兵二萬入淮陰九月亮召將將授方畧賜

宴于尚書省命皇后國克坦氏與太子光英居守桑浩蕭玉敵嗣輝留台自事亮戎服束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限六十萬號百

萬糧糧相望解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皆震

全人攻黃牛堡今湖北吳瑄等敗之遂復秦隴三州 金國克坦略齊略將五千騎扼大散關游騎攻黃牛堡守將李步堅

告急人情洶洶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瑄營是瑄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兵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瑄大

驚即馳至殺金半解見駐軍青野原今湖北為調內郡兵分道而進以援黃牛剛中又以檄書抵張正彥漢師西師大集李步

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瑄道別將彭亨至齊羅清河夜劫榆頭寨今湖北入自地路其日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復

隴州曹休復洮州今甘肅中道通地運則其屬土義曰劉海之功各州有見人

劉錡遣兵復洮州

高平人王友直字聖昌高平人考家地置志博州有高史 傳說有供起兵復大名遂使入朝 友直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助從父諸兵法

志復中原聞金虎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惟所以濟事權歸于正何害于理即馳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從王任為

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制為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廣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

秦事已而自著春來歸詔以為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人圍濟州今山東勝平費會食大敗之 亮渡淮慮勝脫其後分軍數萬圍濟州會平費帥舟師由海道將扼敵于膠西

此置州州縣各州 勝遣人進之曹適風至東海懼屬屬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今山東勝遣守北關今山東

亮以兵守金兵迫關勝登關張門擊敵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勝乃少進士出懸險臨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

蟹關後松過沙堰今山東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壕真以軍騎逐金騎于東門外大登叱之皆敗散是早來會審四面圍城志奪勝

竭力捍禦金兵不能前乃拔砦走

金人渡淮劉錡遣軍楚州以拒之 劉錡兵至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理義船載糧而安為使

曹汝舟擊其舟金人自漏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金人攻曹汝舟為帝于遼陽更名雅觀金 亮自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和碩

金人攻曹汝舟為帝于遼陽更名雅觀金 亮自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和碩

金人攻曹汝舟為帝于遼陽更名雅觀金 亮自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和碩

劉鈞將王權軍清于昭關鈞引運揚州金完顏亮入廬州 鈞遣都統王權揚置淮西權不從鈞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鈞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起王權軍還屯和州金完顏亮入和州

吳拱成閩運兵復唐鄧諸州 帝親征詔善長問實視江淮軍馬虞允文時期前參謀軍事 帝問王權敗詔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實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敵未退散百官康伯奏曰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善長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專以楊存中為御營宿衛使

高宗自具全 我如舉兒之善 押御以一且能 決氣就這裏前 時幼於南未死 在旦夕能海計 而不行勢必有 進無退而此此 手江之任諸時 而以復聞國後 其德乎子為一 非是運才建王 康伯之言也重 虛傳之也不又 即月全神運詳 而三信時後能 曾清高宗有餘 皆引強之一口 哉

十一月名張浚判建康府 嚴中侍御史陳俊卿極言浚忠蓋帝愾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自鳳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全人破揚州劉錡遣兵拒于皂角林江州錡輸大敗之 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吳玠圖琦王佐等拒之于皂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既入張努俄斃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

宋高宗皇帝

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米石烟炮張天憤毋輕道沒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目前求來輿所在而已遂乘小舟徑行時長江無一人敢行北岸者

編管王權于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金人侵瓜洲等義閣使中軍統制劉汜之樂之敗績義閣走建康時劉病甚其某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

瓜洲牛橫以八千人守臨海鎮鎮江專防江于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長嗣至鎮江見鈞病劇以

牛橫權鈞軍遂督兵渡江眾以為不可善則強之汜請出戰鈞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遣牛橫以孤軍不

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勅俊右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鈞聞汜敗因憤悶疾益甚義閣聞之乃遣陸趨

建康市人皆嫁罵之

虞允文大敗金軍於采石亮築臺江上自設金甲登臺投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于江中名謂船名謂之曰

黃旗于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苦我則命虞允文往無湖迎李顯忠文王權軍且獨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軍

士三五星散解經東甲坐道旁皆權軍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因事遂立名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皆命皆在此以待有功

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為師不受命督戰他人環公受其咎也邪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

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已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

數百艘絕江而來騎息之門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換統制勅俊之背曰汝歸鳴開四方三陣後則兒

女子潮後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允文軍以海船衝敵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

旗鼓從山後轉出敵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勅俊擊退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殺之會報曹國公已

即位于東京改元大定亮撫餉數日朕本欲于江南改元大定之非天子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臣

遂召諸將師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道曰陛下親征深入異地無功而還若眾散于前敵乘于後非萬全計若留兵渡江車駕北

還諸將亦將解體公或北諸軍近邊陽者或有暴急軍先發兵渡江縱舟其之絕其歸路庶幾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定矣亮然

之允文知亮啟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陸上流刺道勝新以舟師截金人于楊林口河曰勝新明且敵果至因夾

擊之覆大敵其舟二百艘遂僑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還師已實矣與新將李顯忠也願

快而決唯紅亮得書大怒遂及其督戰舟斬亮于江上亮被殺後及是舟者二人入軍趨揚州使符寶郎那律毀其屍亮被殺後

吳軍掩覆亮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毀之

劉鈞以手劄主纒忠吳楚... 能分兵相助... 瓜洲口揚在中... 以苗定駐下... 軍懷死矣... 金完獨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子龜山寺... 滿以待相... 則重報之... 者被其後... 死取故士... 此且曰... 元宜等... 急宜當出... 撰取行... 宜自為... 十二月... 帝如建康... 勝軍軍民皆... 金王入燕

金完獨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子龜山寺... 滿以待相... 則重報之... 者被其後... 死取故士... 此且曰... 元宜等... 急宜當出... 撰取行... 宜自為... 十二月... 帝如建康... 勝軍軍民皆... 金王入燕

金完獨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子龜山寺... 滿以待相... 則重報之... 者被其後... 死取故士... 此且曰... 元宜等... 急宜當出... 撰取行... 宜自為... 十二月... 帝如建康... 勝軍軍民皆... 金王入燕

金完獨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子龜山寺... 滿以待相... 則重報之... 者被其後... 死取故士... 此且曰... 元宜等... 急宜當出... 撰取行... 宜自為... 十二月... 帝如建康... 勝軍軍民皆... 金王入燕

金完獨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子龜山寺... 滿以待相... 則重報之... 者被其後... 死取故士... 此且曰... 元宜等... 急宜當出... 撰取行... 宜自為... 十二月... 帝如建康... 勝軍軍民皆... 金王入燕

金完獨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子龜山寺... 滿以待相... 則重報之... 者被其後... 死取故士... 此且曰... 元宜等... 急宜當出... 撰取行... 宜自為... 十二月... 帝如建康... 勝軍軍民皆... 金王入燕

金完獨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子龜山寺... 滿以待相... 則重報之... 者被其後... 死取故士... 此且曰... 元宜等... 急宜當出... 撰取行... 宜自為... 十二月... 帝如建康... 勝軍軍民皆... 金王入燕

金完獨亮為其下所殺... 亮至瓜洲居子龜山寺... 滿以待相... 則重報之... 者被其後... 死取故士... 此且曰... 元宜等... 急宜當出... 撰取行... 宜自為... 十二月... 帝如建康... 勝軍軍民皆... 金王入燕

宋高宗皇帝

三

我亦不問了
之意已法軍難
以胎之有守故
所與言之而無
向之清和之智
所以而為其計
以解其有北指
法之程所謂故
美為形耳

高宗十宗全之
後視後代行心
後定定意滿後
恐外患之季生
得內御之英名
為後知者則進
無事之之人
通位之舉是
注和教習耳

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漢統不可全領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過張浩不可乃遣還

夏四月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敗於海州及魏勝大敗之金人復遣馬珍此後此州今大師發請路兵三十餘萬攻海州

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饋道勝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門堰石門堰在州南也金軍不能進夜始遣留千人備

險隘金兵十萬未嘗勝卒夜慶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運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韓郭鈞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

得休息又聞夜鼓兵劫其營發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年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張子蓋次石堰堰船石門堰金

人陳萬斯于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沔略陣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金人

大敗擁溺石堰河死者半圍遂解

五月金遣使來議亮為海陵賜王蕭玉收綱輝等許霖輔亮為亮皆放歸田里時蹙格及其妻高氏伏謀明年討亮則

立建王璋為皇太子更名昏音噴初完顏亮南侵洧洧失守朝臣多勸帝遣建王璋不勝其憤及帝下詔親征璋請帥師為前

驅直詣史浩字正仲明人之言子璋曰皇太子不宜將兵因為早奏請亮以子職帝亦欲璋備職請將遂命從軍金陵及還

臨安帝欲遣使陳康伯密贊大誠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置立太子詔以道帝從之璋既立更名昏

六月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書侍衛軍馬司成副亮殿前衛司拱拱主書侍衛步軍司亮既立更名昏

追封子俱為勇王詔勇王子俱封爵戶部侍郎往應辰呼哩嶼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額謀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勇

王王嘉安信母張氏為王夫人

帝傳位于太子自稱太上皇帝皇后稱太上皇后太子即位大赦親綱帝降手札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

皇后退居德壽宮帝服初履步出祥曦門冒雨披蓑以行及宮苑弗止上皇座謂再三且今左右扶掖以還顧謂慶臣曰付託得

人吾無憾矣

帝朝太上皇于德壽宮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不許自是月四朝

以龍太湖為樞密副都承旨與樞密人幹辦自城司二人帝潛跡內知客也再以太湖知開門事能同知開門事

治中外臣庶陳時政綱失監南徽廟朱熹封書首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我理所在熾悉必照則自然

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一訂不特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明矣頓斷以

義理之公參以利害實開關絕約任賢使能史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閒富兵強種吾力之強物觀彼豐之深深徐起而

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馬往次言四海利病徭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有監司

御比廷氏通鑑得覽

陳康伯主和
之人乎史本
不同其味治
入對其意與
流涕從欲必
曲可知所消
焉月相為之
正欲激之同
姑必以相情
之言節之年
心正則若此
將節夫不可
事者

張浚遣使
謂其將之
明使宿州
金人未復
覆其意
試子而得
久遠子相
四百五十
身任然必
置身局外
共濟通揚
恨以自勤

御史于朋于

論洛樓去國等八罪遂罷活知紹興府王...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靈壁後紅銀金將士多降
顯忠與之力戰遂使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殺一人于其中原精神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福

金守村富春圖們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許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新之由是二將不備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顯忠兵傳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眾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括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問營休士為攻城許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將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敗後趨之始渡溧水城城中

卷戰又擒斬數千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飲金屋犒平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為淮南京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重臣詣德壽宮上壽 天中節也歲以為常
李顯忠即宏淵之帥清于符離

金赫舍理志蓋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志蓋軍止萬人心易之顯忠曰當今十人賦會之今赫舍理志蓋理志蓋皆收服 會金博索道行李顯忠 復自下率步騎十萬來真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接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 李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接

涼且猶不堪况日破甲苦戰乎人心違遠無復關志諸將各遁 李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接軍入城 李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接

之始逆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倚南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宋僕我不退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挽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

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李而金不南張浚在野貽顯忠往見浚納印符離 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接

四州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助 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接

六月庚申朔日食
敗張浚為江注空使安置李顯忠于阜州

為分列經傳
既既斯也
遠州即定領仍
為統制要員夫
平波復獲其一
播得舉之取跡
者歸于遠州
非若者也

秋七月以湯思退為尚書 思退復相陳諫王大寶 論之不報
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浚以浚降統統治上疏曰若遂不用宜利屬將如欲責其後改降官至對可也今削都督
重權宜揚州死地如有奉請臺諫且之人情解體高何復效之國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俯濟
使浚自劾入帝指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為淮東治撫使
全人復以書徵地及歲幣給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赫舍哩志蓋以書貽三寶密院云故曠歲幣如舊及稱臣遂中原歸
附人即止兵不其當俟農隙征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匱則未的則止在和與不和時右相湯思退奏檮實也急于求和參政
周葵字立異人守自治之說 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欲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
持報書如金帥云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
賢陸料帝款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兵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
曰四州歲幣可與各分歸附人則不可從也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賢妃夏氏

徵文編奇之及長以資納于宮中為 奉太后嗣中侍御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為后 賢妃夏氏

中殿賢妃從御學作大字精工從善明帝賜賢妃名用之秋中殿賢妃下 賢妃夏氏

御此經代通鑑再覽

卷八十八

宋孝宗皇帝

賢妃夏氏

十一月盧仲愷遣有果除名遣黃汝宣胡方如金軍 仲賢至宿州布陳忠義權之以威仲賢惶恐言謀當棄命遂以忠義遣三省

密院書宋上其書定四事仍如志靈前書所言帝大悔張俊遣子拱入奉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

三官奪除名罷郴州而湯思退遂以王之望字昭如里人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到案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和之望為辭不

從願請入朝因奏人主臨與臣下不同惟事體大急而已獨龍大淵副之許到案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和之望為辭不

此願請之不可越江而西也修政者必以自守為守既而後時則彼國之思思此其言故可聽之會右正言陳

良翰州知州人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後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州也若

嚴駕則彼得險竊然後與庶為有名各議未決而王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候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

胡方為金國通問所番語官張俊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以禮物待命境上而令胡方

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遣使使人罷和議矣

詔廷臣集議和金得失張俊遂 陳康伯言金人通和朝廷遠慮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則去舊禮彼亦肯

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 其未決者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為言未之與也乞召張俊謀國持重苦訪

仍命侍從臺錄集議帝從之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俊及胡北京西宮論使處凡文起居即胡銓監察御史關安中上疏力爭

以為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計以利害不切于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宜同戮劊

以朱熹為武學博士 熹應召入對言君父之憂未與其賊天今日所當為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偁和

語不悅除武學博士使與洪迺行詔論不合而歸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俊為尚書左右丞舒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俊仍都督江淮軍馬

甲二年陰秋文春正月金人執胡昉等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劫謂俊曰和議不成天也自凡事當歸一兵詔

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帝從忠義以書進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遣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置

三月張俊視師江淮金軍退 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棄上皇而後從事帝以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

議和今日敵勢非本份時心卿議論奏請不若回還大敵強國用此下卿望及我機謀語言有宋史無傳之望去時

日語合為一以張俊以視師為名而實則欲回還大敵強國用此下卿望及我機謀語言有宋史無傳之望去時

萬二十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西江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四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

為障增置江淮戰艦精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為盛整協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俊復視師並徵兵隸于是淮北之

來賊者日不絕山東受保老領受節度使以蕭琦契丹望缺沈勇有謀欲令盡領精眾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

夏四月罷張俊判福州 先是湯思退湯陽春奉命送金王之望等歸奏其夕假之檄檄花城人言委四萬眾以守泗州

自符離歸濟寧 宋廷復吳快決 許欽和及胡昉 見欽和及胡昉 不足以止金鋒 運糧而為我守 之說而其事仍 具實見於宋

正有諸議似
甚切而不當
豈有為子定
言其粗且未
而進備和使
不若索索之
情索索之
高宗
金人亦有其
之投且其
其軍大定
其國此其
有與之
惟北山東
之不振
西與
欲即
為其
在禮
佛之
實者

非計也... 四川不受趙... 兩淮右口... 度使判福州... 六月甲寅... 秋七月... 鄧之成... 八月少師... 事為言... 省相國... 可謂... 于... 不... 禮... 今遣使... 願... 金以... 未嘗及也... 凡月... 聖... 冬十月... 得... 金兵... 等...

非計也... 四川不受趙... 兩淮右口... 度使判福州... 六月甲寅... 秋七月... 鄧之成... 八月少師... 事為言... 省相國... 可謂... 于... 不... 禮... 今遣使... 願... 金以... 未嘗及也... 凡月... 聖... 冬十月... 得... 金兵... 等...

非計也... 四川不受趙... 兩淮右口... 度使判福州... 六月甲寅... 秋七月... 鄧之成... 八月少師... 事為言... 省相國... 可謂... 于... 不... 禮... 今遣使... 願... 金以... 未嘗及也... 凡月... 聖... 冬十月... 得... 金兵... 等...

非計也... 四川不受趙... 兩淮右口... 度使判福州... 六月甲寅... 秋七月... 鄧之成... 八月少師... 事為言... 省相國... 可謂... 于... 不... 禮... 今遣使... 願... 金以... 未嘗及也... 凡月... 聖... 冬十月... 得... 金兵... 等...

宋孝宗皇帝

所為非非漢德
幸而金世宗克
在是其進時可
免相使其不
備德其長疑
東之禍入府再
見于日前矣
考宗是降漢
批任事謂可
以成功進師濟
符羅使已登武
星渡死而快于
釋其疑疑乎平
備其兵法其
所備其子為軍
而中太能甘高
宗則使費下以
老夏如一英
思退以和謀行
老謀為其始有
功多方退解其
抵國與其終
權之相高宗
陰遣人知宗
以重為守和謀
私費國費不知
是時宗與其思
是時子孫其罪
尚可釋其子

金史世宗紀
金史世宗紀
金史世宗紀

如式又求到商秦之地及歸附人且欲歲幣二十萬紀以開帝命盡依初式許到四州歲幣亦如其數易國書思無猶以未如
所敘遂與赫舍哩去宣分兵自清河口以攻楚州都統制劉寶香城通時勝泰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
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規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香以方議和不可金
兵執境勝帥諸兵拒于淮湯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圍克坦克宣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
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盡馬死楚州遂破金兵入楚州許勝命王存孫歸楚州
統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盡馬死楚州遂破金兵入楚州許勝命王存孫歸楚州
金時報書以歸金人亦欲時而增兵自是以王行如金帥劉寶香城通時勝泰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
以榜存中都督江淮軍馬 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行中集諸將調度之于是始更得為後朝議欲令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
已

昔思退以罪戾永州道死 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奪職永州居住太學生侯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毋
請嘉祥誤國鈞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黨其黨洪道寬公武 與行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在寬
文王大寶陳師黃中張俊張俊 張俊劉夙意論時政人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
後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會書樞密院事康允文同簽書院事 金兵渡淮人情驚駭張俊已卒
皆望康伯復相乃自聘典召并康伯力疾至闕下詣于安即增文好謙掖以見減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
殿非大事不著帝又思允文之言故并召而用之
王之望嘗師江上聞月金人逼揚州之望以罪免 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園費以自守之望與焉思
退表理專以割地乞金為計帝詔都督擇利害舉金軍之切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起行之望言王行既還不可實小利害
大計一言者論之足免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紀乾道元年 春正月名楊存中選 罷都督所以存中為宣遠監度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路討使
二月左僕射同平章事陳康伯卒 康伯奉事出殿門疾行與至第卒嘗伴日臨奠子安即回辭乃止 康伯以理自任臨事明
三月以康允文為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 剛中嘗言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妄不可恃虛名言事居政府未幾卒
九月亦罷 剛中嘗言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妄不可恃虛名言事居政府未幾卒
魏杞自金始正敵國之禮 杞在燕山金館伴張恭念以國書稱大宋編祀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獻

皇者聖業史更
則此所云歸紀
去去字已無又
深信且尚因名
稱相與當為散
體程子也宋
與石書之其
升相去書其
以不夫字為
正家因程子
不謂其下而
其不夫之臣正
則合各其行
其質子

用八國書
其性賢者
生賢者不
進賢者不
法必為
得則其

徽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理應共謀保全主許損益幣不替歸附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紀卒正敵國禮而還帝尊其
厚禮之風成於此而後之則地如神也
開今日之所報復四方益
夏五月金以布薩忠義為尚書左丞相兼合哩志室為平章政事 先是和議既定命元帥府諸新進軍以六萬人留戍餘並發還
又以宋國徽密書諸軍于京都元帥府薩忠義先遣拜尚書左丞相身名左副元帥兼合哩志室入見拜平章政事諭曰南服雖
定尚須卿往相盟志室還駐南京

六月以洪遵簽書樞密院事 遵拜簽書字謂錢端禮慶元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遵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秋八月立鄧王瑋為皇太子大赦 瑋帝長子也
錢端禮罷 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之甚急太子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允新端禮帝不可任執政坐遠太常少
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為相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感之出使卿知建
宣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冬十二月以洪遵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為樞密使葉翺判樞密院參知政事 遂以文學閣直學士洪遵
中書舍人半成四選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既而以霖雨引咎乞罷帝從之
十八人嘗奏言臣等實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爾未幾罷
身仍仍乞知樞密百官得為監軍者罷下其事于臨安府置司安宅失實罷居州在明年八月
如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相以功名終

夏五月修建康行宮
冬十一月宣達昭慶節度使傅存中卒 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過上呈最眷念之
十二月以葉翺規化為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傅存中好賦名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 翺名知樞密未拜
進傑射育為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林光朝等以等才備執政侍從臺諫帝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
使森使盜誰去泰甚益備能大湖也知帝未能屏翰戲又將游獵白石莊見俊卿上疏力陳至引漢魏唐故事以為戒帝喜曰
所奏備見意深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樞密之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 議者言遠以宰相兼樞密使益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賦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干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八

宋孝宗皇帝

其情皆律條

者此其然律條

不常有焉蓋律

非盡有焉才也

顯于執大過能

約其辭為不

報之說可從

此則律不律增

之其法宜自也

通事所呈原款

周知民間是者

權案據實其詞

若者方則俗之

本意全案案

出必展露罪已

是擇官應終高

官更許石九留

查指察皆指得

為政之本矣

吳培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平

紅三年秋定春二月出龍大湖為浙東總管中觀為福建總管 大湖觀德寵禮周必大將進慶使人金安節等言極論之

坐斥至是申書舍人洪邁言于陳俊卿曰大湖觀言鄧閻當除右史某當除西掖信于俊卿以邁言實于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

帝從太上皇李王津園在湖州府城城隍廟山北址與中後從李聚景園在錢門外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 帝服服于後死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

璘病革呼妻客單遣表曰願陛下毋棄四州毋輕出兵不及家事及卒贈太師追封信王璘利勇善大術略所據代介守蜀二十年璘為方面之重威聲遠播于外上皇嘗稱璘之明于璘璘曰約有出焉

六月皇后夏氏崩 葬于修吉寺

秋七月太子瑒卒

九月金主安謀州詔察訪所通州縣官 金主秋徵次保州詔修起居注王天祺察訪所通州縣官又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

凡堂宇曾毀寔殿者後皆避之此甚無可宜諭令仍舊居住又命論軍臣曰朕每次合林馬之具皆備于民間多亡失不遺其主

此彈壓官不職可擇人代之所選即令詢問有似此者並償其值

冬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國邸當其顯祀免 帝以郊祀而當出非所用漢制罷顯祀相顯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干至處大事

則毅然不可奪罷後居卒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運使翰林學士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說學經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

不說者特為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收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王心為萬事之綱

帝稱善遂拜拒制珙因廣張斌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十二月金主高宗迎為學州防禦使 通為越前右衛將軍金主急其人出之於外賜發賜金帝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

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甥卿全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衛徵使張嗣曜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

軍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疏為避忌也

抵四年辛亥春二月以稱帝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詔帝常朝贊拜不名若辭許之

夏五月行乾道恩 帝以近世儒學失博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恩比舊特優善于此乃不別製名祇以乾道命名

秋八月劉琪罷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奏詔按視兩淮城壁運存和州推授劉凱夫帝命各之使俊卿言教官有才何與琪事劉

習武練兵固國
家要務也時
兩淮邊備未
修僅備備
整軍以甲甲
日程提統夫為
持謝之詞何法
子實乃有分或
大軍之言自欺
欺人真不值一
半耳

珠遂呼琪射後不敢會揚州表琪控令增築新城後卿妻琪傳上言非小故琪遂削秩琪時同在帝前爭之尤力言行帝意遂罷琪奉朝儀御復會太實臣當先罷臣且琪正具有才若以小事復罪自此大臣皆河順持祿非國家福乃改琪帥江南冬十月起復琪為中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事辭許之 昔于六月以母喪去位至是起復之有密旨欲令罷大舉著奏天時人事本皇帝不悅

大閱于平糶

大閱于平糶西師江蘇 帝親御甲曹指授方畧為方圖銳直四陣戈甲雜日旌旗蔽天六師履踴騰奮有加

十二月召建州布衣魏汝

十二月召建州布衣魏汝之學子州知府人以為太學錄 汝之師胡愈與朱熹游諸司處其學行各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為要汝之奉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為要詔除太學錄時其策孔子汝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薛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

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

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為先今 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言不見省遂

罷為台州教授尋以病卒

罷為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西邊普蘇完

西邊普蘇完其夫蕭都爾伯不魯其妻為拉琳作討誅之而立耶律卓勒古直普蘇完與都爾伯弟布固

濟蘇沙利

濟蘇沙利通作不遠出都爾伯為東平王而殺之都爾伯父烏拉琳以兵問罪殺普蘇完及布固濟蘇沙利迎伊呼次子卓勒古立之改元天禧

五年陰秋

五年陰秋定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土為一寇至倉猝調兵恐不及事請于揚州和州各屯

三萬人仍稽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

三萬人仍稽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

渡江則使之城守

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變宜以陰制州兵頭領之惠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應捐以財賦許辟官吏

畧其小過責其成功

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掎用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為然詔即行

之然竟為眾論所持

之然竟為眾論所持俊卿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二月以王夫

二月以王夫字晦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夫代之 陳俊卿屬虞允文才堪將相故有是命允文至以為樞

密使

密使

夏五月帝不視朝

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 以射擊強斷揚揚目故也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射擊者蓋志圖恢復耳孰能任智謀之士

秋七月以曾觀為浙東總管

秋七月以曾觀為浙東總管 先是龍大淵死觀在福建嘗博飲名之劉琪奏曰此曹奴謹屢賜之可也引以自近使得預聞政事

非所以增德

非所以增德案振紀綱也帝納琪言命遂殺觀而觀妻滿陳俊卿恐其人預請以浙東總管虞之觀入見詔退觀一官為觀察使

俊卿及虞允文

俊卿及虞允文諫不可竟中浙東之命觀決決而去

御批

御批 宋孝宗皇帝

八月甲申朔日食

以陳俊卿處允文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官一時之選莫不廉選抑本體或才可用

而資歷淺者則密屬于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故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為相亦以人才為意嘗籍為三

事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錄所用皆知名士

六年秋秋春三月金以宗祀祀為參知政事 金壽宗叙曰卿昨為河南統軍時言橫河堤埭利害甚合朕意朕母念百

姓差調官吏互為姦弊若不早計而逾期做故民增十倍之費為害非細卿既參朝政宜盡舉諸弊律利而行之又諭左丞右丞

字州人曰女真人徑居邊要不知問閭疾苦汝等自丞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敷陳

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事辨政中貴人皆測目上皇方覽石池以水銀浮金魚于上帝

遇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罪惡展閣之力求去會賜

錢遣使史正志歸錢二百萬為均輸和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是非買應辰家也

五月陳俊卿罷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陳俊卿為請俊卿以為不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

故雖然大事須為全候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憐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固力求去遂判福州陞

辭猶勸帝速從親賢修內保外逆使不可輕遣

夏相任得敬賜其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于金全主不許 初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任得敬抗渠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

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國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是威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麻嶺歸州岷州地與得敬自為國且

上表于金為得敬求婚于金主以閻軍相尚書李石等曰事繫本國我何預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國之志豈肯無故分國

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

許也乃卻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帝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願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未

幾仁孝誅得敬遣使謝金主慰之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字敏舉人為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益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

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侍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嘗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

以為請成大至金密舉奏其言受書式儀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為叔姪而受書禮未稱

臣有疏措勿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擦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遂覽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

殺成大或勸止之意得金帥而歸則國書亦無所及矣

程杓居仁通鑑東覽

卷八

三

大漢書列傳
其志為與劉
地以之其遺
地以之其遺
名而子力在
金書志並載
魏成大至而
歸其子時言
何權謀
振元大計
斷之於心即
集廣益其何
難採愛濟字
決特等家之
買及而後謀
考家則並載
請為其後謀
復當以得其
當安之速其
其說尤有為
乃這使出後
因生民教有
別至所自後
欽案為其後
一經其後使
以對其之望
路案他一品
宗其說其子
子

冬十月高麗襄陽公賡其君親而自立 賡明弟也以說國奉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賡舉之耳卻其使而命有司許賡賡復取現表言文遺訓傳位于賡金主乃對之

十一月遼中書舍人趙鼎 起居舍人趙鼎請選局議恢復帝喜遣中書舍人達如金質生辰別函書請降殿及受

書之禮金主不許解歸歸金主謂鼎曰汝國何會欽宗而請葦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圖葬之

七年十一月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 帝奉論輔臣曰前日奉上冊賀上皇聖壽甚悅翌日遣官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

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朕以敵擊未復日不還職如宮中書殿上皇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別御

徘徊周覽為之興嘆訝其不飾也

金禁詹臣相饋餼 尚書省奏汾陽節度使李信昌生日愛饋餼法當尊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相

審院生日節度饋餼不少此而不問小官饋餼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有今宰執相饋餼亦宜罷去

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于實朕取尚書所載敬天事面至益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

虞允文對云惟陛下書斯行之實最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駭帝深然之

二月立恭王博為皇太子太叔進封慶王 莊文太子卒慶王博以次當立帝以恭王博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博

為親王到監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于文王世子頃嘗多置師傅博選忠實使左右前後同非正人不

一醉居州亦無益也尊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為國子司業李季侍讀復詔皇太子領臨安尹

三月金葬欽宗皇帝于皇洛之原 以一品禮

以張說 發書盜院事未拜而罷 說妻吳氏太皇太后女弟也說因舉族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說然未有敢誦言政之者

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指朝堂責慶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輔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抵復奏

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廢

夏五月起復劉焯為刑部丞監撫使使國辭不起 琪安撫江西以憂去及起復凡六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

喪先王固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于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一 宋孝宗皇帝

伯禽有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遠播幸尚無學臣乃以金季之名以私利權之實不又為漢儒之罪人乎帝納其言為寵前

謂乃子臨利委易曰天下之事有其理而不為其形者則為而不成無其形者則為而不成其理者則為而不成其形者則為而不成

如此而乃不如此則正之人內移於術之士以事位立事方雖其前古而生其理者則為而不成其理者則為而不成其形者則為而不成

與之必不可易可謂之而陛下之

冬十月金人遣使致聘 金使為馮鳴天錫來賀生使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虞允文請帝遣內命知開門事王玠諭天錫以明日

會慶節就見天錫退

金主幸太子宮 金主謂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實為治

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位高難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城而殺之此何理

也子為親愛愈為善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于事勤無怠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

力矣若人者焉用偽為愛息于父安有忌報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耳

駐八年檢天統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字叔夏江人為之兼樞密使 尋又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

官以左右丞相允其位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枅 宰相陸圭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枅知袁州枅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與天恤民

抑使倖屏罷宰相近習皆憚之

復以張說兼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許勳等四人 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許勳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陸周必大

不草奏摺給事中莫濟字子進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徽草制權給事中姚象書行而罷四人皆人作四野詩以紀之

夏四月金右丞相赫舍哩志寧卒 金主嘗憂群臣于太子宮願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各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

悼惜之曰志寧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秋七月金罷保安節 綸州州名見 金主謂宰臣曰夏國以珠玉易我絳帛是以

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帝命選樞密官虞允文以李彥穎字叔敏林光朝字景文對三人皆曉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

帝不報而用曹觀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護國公陸希聲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日會河

南御正衡酌酒賦詩以遣之

冬十一月金去金銀坑冶之稅

九年十月廿五日辰朔日食

金華女真人譯為漢姓 金主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真人愛忘舊風朕少時嘗見女真風俗迄今

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官不知女真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

計甚微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又嘗御席思命歌者歌女真詞頗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

未嘗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真純實之風至于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

輩當體朕言至于子孫亦當遵朕教誨至是禁女真人毋得譯漢姓

冬十月梁克家罷以曾懷時以人為右丞相 克家時猶相貴戚權幸不多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

移文湖州示金生辰使完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為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詔而金果不從

半澤元年金大定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 先是帝嘗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需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

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卒數日矣詔贈太傅

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守少保兼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 衡奏教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

材帝從之

冬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以龔俊良參知政事 俊良除禮部侍郎帝亟用之手詔問故事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遂有是命

曾懷罷以葉衡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于曾懷

起二年金大定夏四月葉輔臣于玉津園 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

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字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取常笑之為人主者但公是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

大夫好倡為深謀此語一出竊恐相帥成風使以趨事赴功者為根俗以矯激沽譽者為清高駁駁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

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言諸紳

秋八月以左司諫湯邦彥為金國中議使九月葉衡罷 帝諭執政選使求河南陝西地葉衡奏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封開所

以達知薦出子衡恨之因奉術對客有汕上語帝大怒罷衡

贈趙戴太傅連封豐國公

高麗將趙位罷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不受 位罷高麗西京留守也以慈慈禧在朝外國至鴨綠江前見四十餘城叛附于金

宋孝宗皇帝

宋孝宗皇帝

宋孝宗皇帝

宋孝宗皇帝

宋孝宗皇帝

而朱彭也
起之重而無
公學者在官
之名而行之
左亦能其悅
心子

金主曰朕懷綏萬邦並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覓伏謀

閏月以牟度顯參知政事 時湯邦彥新進奉使于金置使倖其事彥頓奉邦彥輕脫必悞國不從

兩三年性狀院春三月丙午朔日食

夏四月金始命增置外府學及京府女真學 宗府設學官及選科諸生 及選科諸生 宗府設學官及選科諸生 及選科諸生 宗府設學官及選科諸生

六月召朱基為秘書郎不至 先是陳俊卿劉洪鼎為樞密院編修官累召不至梁克家乞覆錄之帝曰曩安贊守道廉退可

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繁茂良言嘉操行耿介除秘書郎即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有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

市利也力辭不至命復有言虛名之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嘉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議

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 在江西南康府星子縣北廬山五老峯下唐李渤讀書處

湯邦彥有罪流新州 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夫道之士皆控強露及邦彥極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

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冬十月立貴妃謝氏 賜為皇后 后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皇后以賜帝累册貴妃夏后崩中宮虛

位妃侍帝過德壽宮太上諭帝立之覆姓謝氏

丁酉年性狀院春正月高麗致貢于金 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奉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王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識辨誤

以為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卻之豈此體也

二月帝謁孔子廟遂臨太學

金慕宋遺宗室子河南唐益 中道與光宗金國明故舊茂

三月金免河北山東等路租稅 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早蝗金主詔免其租稅又賑東京博索和碩館三路尚書

省奉三路粟不能周給金主曰朕嘗語卿等遇豐年即廣糶以為備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夫蓄積為國

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邪今既不給可予隔道取濟自今預備當以為常

夏六月罷龔茂良致之某州 自龔衙罷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龔茂良行相事

茂民以客見不
去已不見其情
特見省更得每
教子願於家此
不過一無如女
人何又無然亦
何或遂得大種
執事已為遺書
取取而捷之不
更過乎不能恐
若高以之羅防
茂民之之下
是為家室皆
謂得於知推貴
亦不得謂其利
于私見也

兼侍讀茂良亦嘗表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說欲以文資錄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邑保補格法雖
違說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曹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自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這所惜者朝廷大體
帝諭觀往謝茂良取光祖于臨安府提之御札宣問施行大邊茂良待罪帝遣使論讓位會觀董謝布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
中書舍人林光朝繼進詞狀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出知建康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
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困劫之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于貶所

秋七月罷王雲從祀孔子

九月丁酉朔日食

五年性以較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未幾秘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

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謬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
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是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三月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字子韓知樞密院事趙鼎參知政事 帝謂浩曰自董衡罷座席以侍卿久矣

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 時曾觀王莽甘異三人亂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遇關入對

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庸庸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殺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

向士大夫奔競林之門十才一二尚畏知人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善臣愚一人壞

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綱忠字忠文 顯忠復官後賜第臨安帝常奇其狀記慰係命檢校閣下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中見其有補遺補之功
文為即宏州所見竟與成功

又十二月史浩罷以趙鼎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字子展參知政事 樞密都承旨王升建議補殿步二司軍虛額

捕市人軍士乘隙掠取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捕軍民首領者送獄獄成謀取兵民各一人斬以徇浩又奏拾置者軍人也法

因當民陸慶重特與抗關爾何可同罰帝怒乃求去後有言慶重之帝者帝始悔不從浩言

己未六年夏旱詔求直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曰天下之病莫大於無道而無道之非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統綱蓋地

心術不能自正必欲督臣小人謀明權義則私邪可憐也今中外無道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

舉之愈眾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宋孝宗皇帝

牙痛不可堪
無窮不可謂非
老矣始覺臨老

為政常謂王准曰朱熹事却有可觀准言條流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官道職以推之乃道喜直欲開臺言乾道四年
民艱食事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糶于倉又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飲散數額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
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運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獲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連數年民
不缺乏食詔下其法于諸路其法以十家為一甲一甲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不願推者與一一家大小口若干大一口五
斗五歲以下者不置置兩以
之其以調免不置置兩以

九年准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真論之准匿其意不以聞字與此為其民所訟喜接得其實而仲友
與王准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真論之准匿其意不以聞

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十年金大定二年春正月以黃洽字德潤為御史中丞洽為中丞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摭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
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說言不厭其質庶則庶幾其無遺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度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洽為人質直雖有大

二月丙侍陳源有罪源字德善源搜舉德善宮恃恩恣其厥後亦補官帝聞而惡之乃貶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善宮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王准以庵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吏部尚書鄭丙字少誠雅厚仲友且迎合准意乃上疏
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數世益名不宜信用帝已惡其說准之以太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謝首論曰邪正之辨

誠與偽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道學之徒其說以獲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
復禮為事最者其所為則大不然是假其名以濟其偽也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母子離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
用蓋指其也帝從之此名一立於人君子視自見子世一舉足且入其門中則其說行也

冬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長十一年金大定二年春三月金主如會堂金主將如會堂論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

乙十二年金大定二年夏四月金主還燕金主而赦會堂府赦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
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御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還宮太子自武殿賜官嘗春有

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發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天數月未有一人歌本

卷八十一 宋孝宗皇帝

既至此而不復
然感者亦無入
以著其

曲者吾自為改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懷想祖宗宛然如親歌畢泣下群臣宗戚咸感上喜皆稱萬歲于是
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復請詞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承翰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
魯殿往往會之朕其慎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行

初十三年性以較二夏五月尊講臣于秘書省以道請陸母奏議故旨賜侍講蕭燾等御筵及金盃賜馬帝召妻執賜
酒從容獨曰自古人主讀書少者有知道知之亦空能行之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聖德皆由書皆使人傳官且事有是
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和投機之會問不容髮惟其若此恨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為戒
賜處士郭雍字和卿號頭正先生雍父養師事程頤著易說說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就道中守臣厲于朝
召不起帝給其幣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頭正先生令使者達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

時雍年八十三矣
秋八月日月五星聚於

十四年性以較二春二月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施師點字聖與知樞密院事時對事多言大臣異問必大曰各盡所見歸于一
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文書也師點先拜參知政事十月帝謂曰卿特重
有評議慮深遠朕欲用卿久矣及是遂有是命

秋八月以留正字仲行泉州人參知政事正制置四川以簡素化民說而以簽樞召還釋職七月歸裝僅書囊而已人服其
清及是乃參知政事

九月太上皇有疾又十月帝罷朝侍疾

太上皇崩道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致喪三年太上皇崩帝號悼悼拜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昔孝武親孝文帝行三年
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帝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上崩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
以讓之曾我作古何害于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在堂至養服當衰服復三下衣請御殿聽政不許

遺備如金以上皇崩道量瑛如金言衣傳遺願師魯附與聖封致太上遺留物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瓊瑤器二十及弓劍之
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手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絰而杖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
左諭德尤表言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天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眾議而後定

又曰備副之位止于侍膳問安不交外事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班宜事增不一動有觸礙乞候祈禱之後便行懇辭以彰殿

下令他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唐虞之世風陶為士師可謂器矣為獄所賦一則曰推刑之極再則曰刑于無刑而五刑五刑亦秋也則刑尤而或重則措不用或重則武陳紀上綱之徒務存德治而或然其秋亦秋于漢世而其刑之稱文者惟曰刑引大有者者得全其若郡邑循吏之稱固宜之大夫欲空之說自宋宗始神家高宗與此而三大元重無與開政治皆為治與亦無害理可托登得比不遇事多竟免

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

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 全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為純直汝等貴習學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費用當務節者勿忘昔至是帳下五年十一月二春正月得置補闕拾遺官 時做唐制立官帝自除左補闕薛叔似字東光其先河等已而叔似上疏勸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為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其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舊章

二月金遣使弔祭 帝遣中書檢正公事宗幹字仲遠為執謝使全人循故事設宴用樂饗力辭全人不可登率其屬竟出館門館使以白金主曰南朝直臣也命如其請及還帝以其能執禮持道官權工部侍郎

三月蔡承思陵在 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表言先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袁年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同光武實繼振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文臣曰高宗與倫仁厚之繼守文則有餘制則不足當其繼

夏四月村高宗主於太廟 下詔曰朕比下令欲衰經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侯過相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稱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五月王淮罷 淮為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為道學之禁毒痛善類論者識之

六月以朱善為兵部郎官既而罷之既侍郎林栗字補清人知泉州 王淮罷罷周必大薦善為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舉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善以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人對首言天理人欲之辨

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善以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人對首言天理人欲之辨

時曾觀已死王朴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嘉力論之帝曰昇有才善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足以疾乞祠兵部侍郎林宗與善論易西銘不合遂疏論之

侍御林宗與善論易西銘不合遂疏論之

江西提刑周必大言景上殿之日足疾未舉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言之

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違忘其欺耳至于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皆所弊不獨于善且自昔小人與善之名或以為村名之為以位為善為姑缺以好學為心也道學之名目而不得道者是也

道學之名目而不得道者是也

道學之名目而不得道者是也

道學之名目而不得道者是也

道學之名目而不得道者是也

道學之名目而不得道者是也

道學之名目而不得道者是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六十八 勅東宮同惡異無事而指學

秋七月恩平王瑊卒 帝友愛甚至每召瑊內宴呼以官而不召賜予無異卒追封信王

八月甲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以朱喜為宗政殿書善辭不拜 喜既歸被毆退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精翼太子選用大臣振

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

其間則雖德精勞心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急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書善乃辭

乃以秘閣修撰奉祠

配十六年 金主之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瑪達干繼位瑪達干大興尹又以為右丞相

更名瑊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金主瑊瑊即位追號金主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國克坦氏為太后

德后為成明氏守節而死然身所末位瑊瑊命守中守之節切得用黃金書謂也後曰三子宮室惟思過度其與瑊瑊即瑊

人哉費以充之至于瑊瑊死所末位瑊瑊命守中守之節切得用黃金書謂也後曰三子宮室惟思過度其與瑊瑊即瑊

三百亦宜能處用瑊瑊生耳瑊瑊命守中守之節切得用黃金書謂也後曰三子宮室惟思過度其與瑊瑊即瑊

周祥後有義又曰帝王之故因以實德為德瑊瑊命守中守之節切得用黃金書謂也後曰三子宮室惟思過度其與瑊瑊即瑊

見太宗行軍瑊瑊命守中守之節切得用黃金書謂也後曰三子宮室惟思過度其與瑊瑊即瑊

有以安未嘗瑊瑊命守中守之節切得用黃金書謂也後曰三子宮室惟思過度其與瑊瑊即瑊

其所以而者大物能守也

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 帝高宗初即欲傳位太子嘗論必大曰禮莫重于事宗廟而玉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于執喪而

不得日至得壽宮欲不退修得乎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于必大命預草詔草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而退必大為首相

二月辛酉朔日食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是為尊帝為壽皇聖帝皇后為壽成皇后皇太后為壽聖皇太后大赦 先是更德善宮為重華宮皇太

后從居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素履退居重華宮 后父道帥湖北開道士曾甫坦坦人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

下坦言于高宗遂歸為恭王妃生嘉王撫性妒悍常新帝左右于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憚謂皇后曰是柙將種吾為曾甫坦所誤

壽皇亦屢訓教今以皇太后為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于太后憾之至是立為后 三月辰補開拾遺官 御史中丞謝諤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夏五月周必大罷 初何澹州人與必大厚為司業久不違留正春遠之澹州是誠必大而德正為讓讓大夫首上議政必大

罷之

知開門事特立時理人有罷免 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開門事任其威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

意未決會參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遣左相葉 張即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

詔特立奉祠喜皇聞之曰留正真宰相也

卷之八十九

宋

光宗皇帝

紹熙元年 金帝 春正月丙辰朔帝親幸其於重華宮

金以完顏守具 金主新即政親意於治官問漢帝被名實之道其旋行之實果何如守具請權機

密四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具曰在陛下勸積無辱耳久之通守與南肅在法出知

三月癸中侍御史劉光祖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帝即位殿中侍御史關上方嚴其遠謂宰相留正曰卿監即官中有人正沉恩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帝曰是久在朕心矣光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祖入對即上疏極論近世議院道學之非 光祖初為第廷封切直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及

卷八十九 宋光宗皇帝

庚

有制制留納之時方議建皇后居廟廟力爭以為不可未幾中丞何濬論之遂罷帝以葛邲知樞密而以晉臣代耶

三年金明昌春二月詔羣臣各言時政闕失 時以雷雪又作故有是命吏部侍郎陳駿字叔通台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

則權柄仍內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子無節則財用竭尤切時病此疏雖多事

以米五萬石賑京城權罷修皇后家廟

秋七月金以圖克坦錫本名錫壽上京明使人為尚書右丞 經諱習經史以材能稱而有執守時金王致意治平編上言陰

下權太平之基其信古崇德無因物以為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唐陸贄嘗陳鵬舉之九弊上有其六下

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通則大綱舉而羣目采矣金主嘉之未幾如平定武事

冬十一月帝有事於太廟皇后殺貴妃黃氏其日即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謀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云帝疑之

會帝得心疾喜憂驟得良藥因帝至喜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候宮車過即投藥為一不虞余宗社何后

視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皇后請立嘉王攝為太子喜不許后還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喜王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喜皇后

以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畢卒聞翼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曾壇燭燭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

又值此變實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喜聞帝疾亟往內視之且責后后然愈深

子三年金明昌春三月帝疾深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澤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喜身得旨而免既而帝

神聖澤清幸輔百官下至草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不至有叩頭引禍號泣而諫者帝聞皆有翻然風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

人始以為憂

夏四月帝朝重華宮

以邱壘為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唐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該更前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

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壘任岳州蘇秦曰入蜀後吳提帥之子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

許之

六月以陳駿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詣重華宮稱慶兵部尚書羅點字春伯人給事中尤衷中書

舍人黃裳字文叔御史黃度字文叔尚書左選郎官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秘書郎彭龜年字子清江以書

諫吏部尚書趙汝愚且上疏極諫可知特選過宮日夕陛下或遠其行或幸望不宿不降免到宮之有陛下下人聖子人使人

光宗故事多於
於后禮廢高宗
今后決百司
事何其甚
權臣之弊亦
相嗣其子后之
善其言皆先
權臣不保其
權成之而不朝
喜皇太子進其
辱先序於高宗

宮廷之變... 幸卯帝朝... 後歸焉家廟... 推恩親屬及使臣... 知荆門軍陸九淵... 官因輪封陳五論... 人主不當親細事... 盜賊屏息荆門... 日謂拾骨曰... 是歲諸路大水... 四年... 三月帝朝重華宮... 以葛邲為右丞相... 辛款汝愚...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知荆門軍陸九淵... 官因輪封陳五論... 人主不當親細事... 盜賊屏息荆門... 日謂拾骨曰... 是歲諸路大水... 四年... 三月帝朝重華宮... 以葛邲為右丞相... 辛款汝愚...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人主不當親細事... 盜賊屏息荆門... 日謂拾骨曰... 是歲諸路大水... 四年... 三月帝朝重華宮... 以葛邲為右丞相... 辛款汝愚...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盜賊屏息荆門... 日謂拾骨曰... 是歲諸路大水... 四年... 三月帝朝重華宮... 以葛邲為右丞相... 辛款汝愚...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日謂拾骨曰... 是歲諸路大水... 四年... 三月帝朝重華宮... 以葛邲為右丞相... 辛款汝愚...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是歲諸路大水... 四年... 三月帝朝重華宮... 以葛邲為右丞相... 辛款汝愚...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四年... 三月帝朝重華宮... 以葛邲為右丞相... 辛款汝愚...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三月帝朝重華宮... 以葛邲為右丞相... 辛款汝愚...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以葛邲為右丞相... 辛款汝愚...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辛款汝愚...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金苑禁地許民耕種...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欲指外廷為重... 奉文字趙秉文... 字伯成... 宋史宗室傳

宋史宗室傳

大之并其先雖
先之地亦不可
得所謂蓋信書
不如圖書之重
宗乃以圖書之
地也與氏制則
廢也且因之而
廢也事海軍
先教氏之運本
書不知若事始
其平日所得
為乃編以興書
大物為志先
近於好名而於
於成於成之道
書之如道運蓋
雙金鹿首風圖
等曰既在猶天
定之書與事說
者或以書宗為
子或合主上于
孫不能承祖又
孫孫家法固
之而舉國有善
政亦為定道哉
陳光所學本出
於禮樂其平
日為文即不能
無偏私之病而
此對策更出於
揣摩豈否不自
知其可辭夫以
元氣十歲之德
無可掩飾而先
乃謂其德一月
而制為京邑其

道高坦等五人皆下獄破斥明年封塔宮為塔祀後連利元祀祀者兄弟爭執牙骨顯據等情與御史楊行上書已述小
高坦等五人皆下獄破斥明年封塔宮為塔祀後連利元祀祀者兄弟爭執牙骨顯據等情與御史楊行上書已述小
高坦等五人皆下獄破斥明年封塔宮為塔祀後連利元祀祀者兄弟爭執牙骨顯據等情與御史楊行上書已述小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等及第 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諷諭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慶初上
中興五論不報嘗環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於下於西湖耳浮脈中誦閣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喜皇
赫赫震動欲勝朝堂以勸帝用特故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曾觀閣而欲見為是恥之踰垣而逃觀不悅大臣亦惡其切直
艾祖之待命十日再詣閣上書喜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真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

朝為京邑之美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投書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邱宙使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總制官牟世勝權總其事以殺
吳氏之權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六月正出城待罪 帝念特立不己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理事乞罷不報乃
出得罪六和塔在今杭州西而上疏切諫於是著作郎沈有闡著作佐郎牟應秘書郎范鵬彭龜年校書郎王與正字祭幼

學字邦之字頌吳猷字德大吳安世字平吳先字等上疏乞罷特立召命不報正因歲進前後錫養及告教之歸田里亦
不許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字子宜以諭旨乃復入都堂視事復命姜特立還浙東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大及和君子遠小人抑僂佞消朋黨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字同知院事 蜀帥吳挺卒端禮謂汝愚曰吳氏世握節兵若復承襲將為後患汝

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帝意未決及樞密命下汝愚辭不拜帝尋以興州都統制吳玠代挺領武興軍汝愚始受命汝愚之辭
八月全主釋奠孔子廟 北面拜拜

九月聖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帝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八月全主釋奠孔子廟 北面拜拜

九月聖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於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帝羣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字人不少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字之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九
宋光宗皇帝

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大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帝臨愷愷命駕往朝百官跪立以備帝出至御殿后執節
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得良趨道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斬頭邪傅良痛哭
於庭后怒怒遂傳旨罷道內于是著作郎沈有闕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字正子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
月工部尚書趙鼎字汝舉等上疏重華官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重華曰朕自秋涼以來思皇恩帝相見卿等奏疏已令速御前
矣及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免嘉王府尹趙鼎等奏請詳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遂陳源以謝天下大
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官皆不報十一月辛卯等復力陳帝始往朝

十二月夏王仁孝卒于純佑立 夏王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園中立小學于蔡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
以朱熹知漳州 使者自金運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甲五年金明昌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官於西華堂不報
葛鄂罷 鄂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至是罷知建康鄂均鄂均知建康鄂均知建康鄂均知建康鄂均知建康

金購米遺書 凡崇文總目內所關書籍悉購之再又置弘文院撰寫經書
夏四月帝及后李王津圍奎巨請帝問疾重華官不從 重華自正月不來重華臣請帝省視告不報四月帝與皇后幸王津圍兵
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官且曰陛下為重華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除初郊遠陳重華官幸南內皆過左右之人自此請
問遂生以臣觀之重華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威星三軍百姓皆無戚志設有間雜誅之不
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眾口謗謫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應帝曰卿等可為朕調羹之侍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條謂是焉
曰陛下一出御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重華點曰陛下久聞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
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叩頭血流漬髮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
余端禮因曰叩頭龍舞曲致忠忠臣子至此豈得已耶帝曰知之然猶不往重華每甚重華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

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候至日足帝復辭以疾于是重華官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策與秘書少監孫道吉字以之等再上疏
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詣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官使書錄文章勅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德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五月重華疾大漸詔嘉王攝問疾重華官 重華欲一見帝數頓視左右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官乃繳上告放出城侍罪丞相

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追曰重華疾勢之危不及今一見復悔何及羣臣隨帝入至福翼殿內侍閤
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字師夫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師夫韓侂胄在江亭待罪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九
宋光宗皇帝

明成祖孫子

而以孫代之已

雖在真三國非

若若王亦不道

長身皇時疾

在大新況數

左右故一見帝

為八十者而何

恐為感宮漢

然不備是光宗

之交劉北其不

惟有虧子職其

乃全夫人心矣

不宗若皇皇王

不能獲處所不

能執後事通約

而天下地實無

歸以謝天下儲

正身為某朝不

請其乃死臨次

以盡禮位以碑

碑已味於實報

先便之難街乃

皇閣之憂且從實曰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法愚等感還帝明日帝召各諸路入封點言

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夫禮陛下教而不誅然引權亦故事也帝曰引權可也何得執入宮禁乎點引事戰事以謝且言善皇止有

一子既付神器推忍見之不違其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秦乞乞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苦善皇為之感動

六月善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善皇太后代行喪禮 善皇崩是夕重華宮內侍計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感帝威感不出視

朝持其封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問因請詣重華宮視禮帝許之至日及不出宰相乃率百官焚香將成服留正與汝愚張誦

再聖太后會主急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遠向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焚香請若皇上不出百官相

與御史於殿門恐人情發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上為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畏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

不敢代行太后善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太后許之

尊善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秋七月留正請建皇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逝 葉適言於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擁建奉法則執喪

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事款同擬旨以追

乞希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劉付丞相去應童歲久念欲退閣正得之大懼因朝伴仆于庭即出園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

下速回淵鑒追悔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至與宜立皇太子監國若未修勳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

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首擇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有與五故遂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攝成服即位嘉王尊帝為太上皇帝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帝命趙汝愚兼攝事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

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鼎趙汝愚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之意于太皇太后者乃通知閣門

事韓侂胄侂胄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追退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

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候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易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

所知也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汝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

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

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候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翁好為之禮報侂胄且曰來早太后於善皇拜宮前垂簾引見執政侂胄復

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請陳廢金瑞禮受命殿帥郭某等夜以兵分衝南北內關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詣宮不

入臨時特禮祭汝愚曰禮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美日甲子率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祥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

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嘉王為太子以像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令欲違聞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

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故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欲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拜以連云皇帝以疾至今未健朕長嘗有御筆欲自退問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筆曰其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副君處分然恐兩君父子之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衆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取扶皇子入素帷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廷莫哭盡哀須臾立仗託催百官堪皇子衣朕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帷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各行禮登壇拜詔印以迎殿前奉安宮以奉上帝民心悅豫中外莫不汝愚之力也

大赦

立皇后韓氏

后被遷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為王邸至是立為后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大行禮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大皇太后命連置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

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某武康節度使知開門事錄院曾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家臣汝外戚也何以言

功惟小子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果節鉞但遣化宵防使使宵防大夫望燕以傳導詔旨沒身親幸

以趙汝愚為樞密使 汝愚既充兼參知政事詔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

殿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黃賴等十人 論源及楊舜初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外

八月召知潭州朱熹為煇章閣侍制兼侍講 熹及黃裳為嘉王府翊善先宗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案謝曰若欲進德修業

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先宗問為誰熹以熹對

知如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己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于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神懼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

以大振綱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

有石引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今日之計今日未嘗有今日之志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也

宋光宗皇帝

宋光宗皇帝

增置議官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黃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致正缺失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沒謀預政請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如閩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謀將害不合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汝愚本倚解正共事正之罷由中旨汝愚去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怒汝愚謂汝愚曰公

深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而

河決金陽武 河自金陽武而北分流於此南流不能復塞開陳經筵官 河決陽武故堤灌封邱而東歷曹津漸楚諸州

界中至壽張注梁山滙分為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水由南清河入海南水由南清河入海南水由南清河入海

九月養書樞密院事嚴點卒 點李友揚介不多婚教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拜點曰當論其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嚴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以京鑄錢書樞密院事 初帝欲除鐘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鐘帥主觀實淺豈可當此方面暨聞而賦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却瑞慶節賀表 初此以生日天 從朱熹奏也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閩門事劉敏川亦以不

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能不得帥帥將恐不免領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敏曰惟有有用者探耳侂

胄問若何而可敏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詹御史侂胄嘗以其黨劉

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 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憂甚每因進對為

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後使客不果熹復白汝愚當以學官時侂胄之分勿使預政汝愚為人疏

罰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政而中升江蘇為行度言察京擅權天下所

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使首去不存敢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閏月詔議稅廟 時以李宰相廟議宗廟之制孫道吉曾三復 首請并祀帝魚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登則正東向

之位有旨專議備廟置四祖統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年間議者以世教變遷請建備廟於夾室後王安石等

奏備祖有廟與擬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德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字思叔欲且說宜祖而併

奉宗帝講未甚獻議刀王安石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汝愚之說

水性既下黃河自北而南在漢已蒸氣常氣于乾新淮瀾瀾入淮不自來始宜房之蓋乃倍工堅故能經天不潰宋然實時王安石東放佳非其人用功前且所以不及百牛即大徒而不可復置厥者乃積金欲以東而擊利河之衝而不欲其北故不復治其曲說也

神廟何有重天之事且其既有其同自當和衷恭讓中是當恭從諸節而行之乃所前之善也四方之屬已通事近通則其所謀則建一亦以奉純主者亦出自本臣之意而亦非不與如矣應由兩議以復乾綱不擬難以波惠在位而不更有專擅之失其他又何事乎

石所見也... 帝召封晏復以所論書為國本陳奏久之帝稱善曰可於前擬表語徑出此行是方應內批之舉因已降出... 列子真合是議帝然之喜遂即遣提詔意以上意諭朝堂則聞已毀四垣廟而遷之矣於是別建一殿以奉祝主而整祖姑正東向之位... 內批罷煙章閣侍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道議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者數陳闕折坦潔明白可舉而行講事有可以

開益帝使者登場無應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事畢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遽遷宰臣移易善謀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永治反亂矣疏入從胃大怒使役人表冠濯袖舉大儀戲於帝前因來問言甚迂濶不可用帝方倚從胃乃出批執云濶者文忌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

求罷政不許越二日從胃使其堂封內批付善長即附奏謝遂行... 七月...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院都承旨 初詔從胃可特選二官從胃觀帥師銳意不滿力辭乃止選一官為宣州觀察使趙汝愚

益深至是特遣都承旨 詔行幸宗皇帝喪三年 先是有司請于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未幾奏言自漢文桓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人紀

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整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者在方冊為萬世法程

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者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會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畢而

假僿臣痛痛之兼既往之事不及遂改破廢殯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禮事蓋用甚

言也 尊承皇陵 史臣曰壽皇以公天下之心博天下之利得享宗廟之靈昭昭矣...

十二月金平章致事完顏守真龍之冬今錄金史卷本紀改正 守貞剛忠明亮通旨與故凡論封必俾慈美時金有國七十

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全主故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義定政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

為各梓國所忌罷去 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連韓侂胄一官 從胃權勢日重龜年條奏其甚請去之且云陛下還來其本恭故欲陛下亦亟

去小人使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從胃俱請辭帝欲雨罷之陳慶遠曰以閣門去是定何以示天下既

而內批龜年與邵佐實進一官與在京官觀給事中林大中...

宋光宗皇帝 卷八十九

神武皇帝八...

四十一

...

...

其亦不當修
以分其爲而
之而是不可
皇正內降年
與外而從其
官階若此何
性行臣之日
不忠不孝

愈換明年又如從曹保昇帥度使

陳駿龍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鐘來知政事鄭倫同知樞密院事

駿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會彭龜年事促曹浩人

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振亦欲爲奸人邪故罷之而引京鐘居政府以開汝愚汝愚孤立於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罷起居舍人劉光祖 劉德秀劾之也

以趙彥通爲四川制置使 工部尚書趙彥通以有功於帝室與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連與韓侂胄合圖陸游疏廷臣

姓名于帝指爲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爲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寘宗皇帝

乾慶元元年 宣明 春正月白虹貫日

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鐘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

監李沐嘗有怨於汝愚引爲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宜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

江尋待罪遂以觀文殿學士出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自居相位今既罷之不當加以書殿陸名帥諸重寄乞令奉祠請發命

提舉洞霄宮無學士院即與同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自居相位今既罷之不當加以書殿陸名帥諸重寄乞令奉祠請發命

免職加以散人從汝愚未出未可逐大臣韓侂胄言汝愚已罷其去國于祭酒李綱言汝愚去國大或中外海濱正重

免職加以散人從汝愚未出未可逐大臣韓侂胄言汝愚已罷其去國于祭酒李綱言汝愚去國大或中外海濱正重

免職加以散人從汝愚未出未可逐大臣韓侂胄言汝愚已罷其去國于祭酒李綱言汝愚去國大或中外海濱正重

三月丙戌朔日食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 祖儉上書折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彭龜年事祥不當罷斥海侵韓侂胄有旨祖

儉朋比周上送詔州安置 中者舍人彭龜年與祖儉不協祖儉因進論龜年及之從實語人曰復有論龜年者當是以前

改新州唐夏明府會同世也他死吉州 嘗慶府將赴是也吉州府知府是

以余端禮爲右丞相鄭倫參知政事京鐘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流太學生楊宏中 編字 八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 字子倫 張衡 字同安 林仲麟 字景時 孫傳 字景文 徐乾 字 六人伏闕上

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吝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欲時養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心震怒變

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固知汝愚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擁推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

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言頗享稱揚聞於中外激力辨其非即連斥逐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恩欲盡復正八以便其私必

說朋黨以問陛下之體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耶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等
祥則之非實均率沐之回邪震沐以謝天下還拜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因札上書煽播國是惑遠五百里外編管

五月詔諸路提舉司置廉惠會 終胎養之令也 味與余端端語備言福建地於人稠無以繼養生子多不舉福建其
舉求之端已免實建汀邵設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以從之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者被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遠等 自程觀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揚時傳之履從牙從牙傳之
李側朱曼卿伺其學大振流俗晚年多不便之運有進學之名陰以攻訐及韓曾僉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掩者乃教以凡相
與異者皆道要之人也陸疏姓名投之俾以次斥逐或又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贖放肆乃人真情原潔
好修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願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 字元卿
字和叔慶元國子三陳武官罷汪遠入劉子辨之德秀以遠為狂言亦被斥 韓侂胄忌德秀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劄

冬十一月意故相趙汝愚于水州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韓侂胄忌德秀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劄

文殿大學士及官觀監琴御史胡絳字通仲處州遂上言汝愚偏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投鼎假夢為符因修奏其十不遵且及除
謹詔責汝愚竄逐宦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時汝愚當用道用道非到道見唐李林甫事示以
汝愚當用道用道非到道見唐李林甫事示以

汝愚活然就道謂諸子曰觀從賢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當向可兒也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西二年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春正月汝相趙汝愚卒于衡州 汝愚行至衡州病作銜守錢鑿承從官密諭察辱百端汝愚暴卒天下聞而克之
諷聞有旨遣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以舍甥禮王克鏞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倫和樞密院事何若同知院事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兼書和章率 會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為人主之柄此動天下故文風丕變乞將錄錄
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未嘗與者六院德五中廟大學之書為世大禁

夏四月金端禮罷 端禮始與趙汝愚同心共政及汝愚竄逐端禮不能救後黃度呂祖儉之復罪端禮解救不獲遂為公議所費
在相位期年為韓侂胄所制抑鬱不振志猶未遂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以何澹參知政事章有奏書樞密院事罷吏部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人勅思遂出知太平府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綱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汝愚字子明年正月改元

中書舍人汪義端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會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九 宋高宗皇帝 四十三

賢者之文有
益而無損自是
劉以米布在學
官乎而後學乃
亦能施德其
在蘇秦韓書之
善幾何

論奏不必更反舊事務在乎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語下韓侯實及其靈皆始自是政治之士皆羞美黃劄上言治道在聖首惡而
任其賢使才者不夫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案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己此皇極之道也遂罷而以姚兪代之

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大常少卿胡緄上書言近年以來偽學猖獗禍二三大臣兼謀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
筆存救偏建中之說或有說認天意取前日偽學黨大軍用之以冀俸其他日不相報復任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
何未悟也宜令連伏田里備首愆各逐詔偽學之黨乎故擅住道職自是學禁愈意大聖可也此後言三十年來偽學猖獗
偽學之黨多存於內廷建中而言者又謂偽學之黨之聖元始謂得之此其根柢也聖可也此後言三十年來偽學猖獗
偽學偽學之人嘗謂朕謂司衡衡故法法之令也。不徒偽學五字學州惟官禁中行爾申謂司云自知習偽學程氏易得和
故止論性之

冬十月召陳曾為兵部侍郎 以其嘗擊朱棣也
十二月削秘閣修撰朱棣官實處士奏元定時建通人于道州 喜安居自以崇奉朝知遇之恩且常帶從臣職名表不容然乃草
封事數萬言陳其邪賊主之禍因以明丞相趙汝愚之密子弟請生更道謀以為必且實禍無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過選
之同人盡無蒸取量莫之遂上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修撰時彙錄皆韓侯實所引洵洵爭欲以彙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朝
鉉未達時嘗謂無於建安善待學子惟脫粟飯過絃不能異也絃不悅及是為監蔡御史乃銳意以擊彙為已任物色無所得繼
年醜釀竟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壘祖者為小官時嘗探報彙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道論程頤得為御史絃
以疏登救之權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諍論孟十罪且言黃劉張載程頤之餘論曾效後迫乞視彙職罷其徒蔡元定佐彙為
妖乞逐別州編管詔彙職罷罷劉實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彙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

蔡元定不過自相譏耳某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兩朝異以所傳彙書以程氏語錄即氏世張氏正蒙坡元定曰此孔孟
卿之遺印其學曰學道吾老矣也此其明也思也言而召之不起會彙書其先定者定曰吾生其元定曰及此彙不解
而之若有何異乎仲問彙書何能也彙書曰此彙書也彙書曰此彙書也彙書曰此彙書也彙書曰此彙書也彙書曰此彙書也

夏六月朕留正為光祿卿 正既罷相繼為劉德秀所劾德秀本為正所知正嘗花仲輔以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雖行朝廷
朕入見論彙學之美今定而為之變務之不可不登及劉正坐貶鄧州居住 正坐貶鄧州居住正坐貶鄧州居住
留正共別偽學之黨從官大書印曰正坐貶鄧州居住

秋八月金斧持國有罪免 持國為金全信任兼手記變擅朝政復得宋司采嘉貞道趙樞同知樞密事張光定而後事
高元甫主事張慶賢劉氏子郎字正傳汝梅張朝字林卿字外葉元郭亦書自合文皆趨是其門商之齊門十哲

乙卯年 春正月郭倫罷

夏六月朕留正為光祿卿 正既罷相繼為劉德秀所劾德秀本為正所知正嘗花仲輔以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雖行朝廷
朕入見論彙學之美今定而為之變務之不可不登及劉正坐貶鄧州居住 正坐貶鄧州居住正坐貶鄧州居住
留正共別偽學之黨從官大書印曰正坐貶鄧州居住

秋八月金斧持國有罪免 持國為金全信任兼手記變擅朝政復得宋司采嘉貞道趙樞同知樞密事張光定而後事
高元甫主事張慶賢劉氏子郎字正傳汝梅張朝字林卿字外葉元郭亦書自合文皆趨是其門商之齊門十哲

十二月大皇太后吳氏崩
冬十一月大皇太后吳氏崩
十二月籍偽學處吏部侍郎黃由
並令有部籍記姓名與開慶遺從之于是偽學者凡五十九人
中黃由籍偽學處吏部侍郎黃由
籍偽學處吏部侍郎黃由

知歸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
及刑法律吏自代之人
籍偽學處吏部侍郎黃由

四年 春正月以葉齊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拜葉齊為皇太后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詔廣偽學之禁 先是張釜請下詔禁偽學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信為道學之名居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
捕告天下于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
大虎 呼明人華詔諭告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遣
文虎俞子安職

秋七月葉齊罷
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
及之為吏部尚書滿事從實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遭見侂胄流涕叙其
知遇之意哀運之狀不覺歷歷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

有太祖十世孫與應于宮中賜名職 帝未有嗣京鐘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熈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應于宮中年六歲爰尊世
為福州觀察使賜名職封衛國公
以趙師彞字 師彞附韓侂胄得如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彞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
簡賜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果怒沮侂胄有愛妾張諱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各位者又十八或獻北

及之論事侂胄
甘於屈辱由葉

師彞字 師彞附韓侂胄得如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彞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
簡賜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果怒沮侂胄有愛妾張諱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各位者又十八或獻北

師彞字 師彞附韓侂胄得如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彞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
簡賜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果怒沮侂胄有愛妾張諱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各位者又十八或獻北

師彞字 師彞附韓侂胄得如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彞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小果核
簡賜啟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果怒沮侂胄有愛妾張諱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各位者又十八或獻北

珠冠四枚于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兼聞之坐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遺官拜工部侍郎

冬十月金道永安寶符

五年春正月會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建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實之既而

進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建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其詞皆僞所言凡七十餘款詔下大理捕劾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闢葉道項安世等以實其事龜年三聘官而道項連表劾劾

二月故主官王璠觀劉光祖于虜州 光祖據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于

一時是非定于烏世諫大夫張釜劾光祖佞逆不成舊據據其欺世同上詔落職虜州居住

夏五月行統天曆 先是招造新曆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漢江以來統天新曆尤疎誤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 太上皇英平帝幸羣臣詣壽康宮上壽成禮而還明日羣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九月如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是歲諸州大水

六年春閏二月以京鐘淵深南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初淳熙中鐘以使金守禮遂見擢用及帥蜀罷征

欲斬瀘州守之殺太守者蜀以大治既無趙汝愚有隙見前為韓侂胄所引遂大變其守于國事無可否又屬劉德秀排擊善類

士論醜之未幾卒

三月故相閣修撰朱熹卒 時政傷學日益衰與論生講學不休或有勸其謝遣生徒者熹而不答疾且革正坐終天冠

就寢而卒年七十一熹所著有易本義歐家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大極圖通書西銘祥符祥集

莊韓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義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

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幹李燾字汝中張洽字元德陳淳字安卿李方子

黃榦字伯剛南劍州人榦字汝中張洽字元德陳淳字安卿李方子黃榦字伯剛南劍州人榦字汝中張洽字元德陳淳字安卿

李方子黃榦字伯剛南劍州人榦字汝中張洽字元德陳淳字安卿李方子黃榦字伯剛南劍州人榦字汝中張洽字元德

陳淳字安卿李方子黃榦字伯剛南劍州人榦字汝中張洽字元德陳淳字安卿李方子黃榦字伯剛南劍州人榦字汝中

張洽字元德陳淳字安卿李方子黃榦字伯剛南劍州人榦字汝中張洽字元德陳淳字安卿李方子黃榦字伯剛南劍州

去平... 詔權稱子修吉寺
詔權稱子修吉寺
詔權稱子修吉寺
詔權稱子修吉寺

夏六月己酉朔日食

大上皇后手氏崩

秋七月以陳自強

錄由運入至樞府我四年

八月太上皇崩

九月度士呂祖奉

友曰自我兄之欺諸人

韓侂胄有無君之心

大臣以我之欺諸人

曰人知我與遊其謂我

陳諱前

亦言必大首倡

冬十月加韓侂胄大傳

十一月皇后韓氏崩

十二月奉水學院

醉嘉泰元年

避殿滅膳

秋七月何澹龍

御比氏代通靈符

卷八十九

宋高宗皇帝

四

於既與祖奉神
及其上書授
之不通錄乃小
人巨則固不足
論然於始事也
背祖奉事有不
知其味使之左
地何必與之相
押取人不端謂
非自始也

吳氏世征兵糧
西蜀將軍不知
有朝廷延此新
形故危留正又
欲謀殺其相余
編獲後欲止其
水變而不為其
先兆賊既得留
行誓正可過其
運志以防復患
乃從其言會賊
將周德國家統
制之除如聚虎
窟山黃嶺始思
屠其不吝於謀
矣

都不得如志乃賄賂軍輔理國帥蜀米及賂濟韓從實已許之滯持不可從實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及引至此今願立異
邪遂罷奉祠滯急于管運河附從實許遂喜預賢士為之一空士論罷之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 曠至鎮州都統制王大帥罷之更不除制帥于是兵權悉歸于曠矣自謂此王人出然曠亦以
曠之權又歸于曠于是其志遂成矣

大旱
八月張金龍以張威家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旨附韓從實者松論從實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謀議大夫滿歲未還

殊快挾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從實曰奈何與大殊同名各曰欲使賊名常達鈞聽耳從實慎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尊卓勒古為太上皇朝夕間起居卓勒古身死竟不送死

二年二月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從實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從實愛其樸忠

二月他偽學書其復請既誦者官 偽學之禍雖本于韓從實欲去其己以快所私然實家錢劍謀而何濬劉德秀胡絳成之及鐘

死三人亦從實胃腹前事之非成欲稍更改以清中外之誤會承事伯謂從實曰不弛禁恐復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

年周必大留正各已既秩致仕詔景以待制致仕之大復少俸正復少俸

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曆及九朝通鑑等書欲渡淮野貽筆以聞遂命詣進家郡邑書坊所需書凡事于國體

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壽端通鑑長編知龍州王無東部事等監部監倉李丙丁朱錄及通善語錄家傳等書

下史官寺訂或有碑于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夏五月甲辰朔日食

秋七月程松罷八月以童說友字地曠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后朝中宮未有所屬時后與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從實
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嘗敏任權衡而曹美人手順勸帝立貴妃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從實有怨
加韓從實大帥 先是監惠民局夏久中上書請依文宗博故事以從實手授軍國重事從實以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

至是建位大帥元帝以勢利處士大夫之以辭致帝命元帝於建國當時國子又所書
是歲大蝗

三年至和春正月謝深甫罷 初深甫力未罷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夏四月己亥朔日食

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率執得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鈔劉棹之惟所欲為

軍執不預知也言路既塞每月按舉小吏二三人謂之月探又有泛論者德時事皆取其陳熱酸漫哈無提拂者言之或問之則

愧謝曰卿以善貴耳自強性貪鄙而少讀書其心固其誠云善者若于其說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閱于其說或謂通官輔佐六

秋七月遣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尋又置激浦在今浙江嘉興府海鹽縣水軍

甲子四年至和春正月侂胄定議伐金 金自明昌末北都哈達歸在今蒙古與秦師家屬今山只特強擾邊又有光嘉州

兵金帝完顏承壽諸部入塞而卓木布亦叛連歲用兵饋餉空乏詔諸部平定先令亦叛連歲用兵饋餉空乏詔諸部平定先令

戍守諸者謂金勢已窮有勸歸侂胄立不世歟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議恢復射其卒出封梧慶金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

兵西蜀然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全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

變之計侂胄大喜師提節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三月賜安大火 延及大廟帝下詔罪己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許及之罷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時兵禍間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孝伯參亦

罷以張巖參知政事

五月遣封岳飛為鄂王 先是賜岳武穆至是韓侂胄欲恩厲諸將乃遣封飛飛封鄂王世為鄂王

十二月詔宰相秦國用使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報國用司總畿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來吳岡

知國用事治元氏州部駱勳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戰之新士寅固辭遂罷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尋以斌為七路招撫副使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戰之新士寅固辭遂罷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尋以斌為七路招撫副使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戰之新士寅固辭遂罷

賈武學生年岳岳于西千建軍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故邊蒙且乙斬韓侂胄麻師且周鈞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

管運使

五月金以布薩探子名世孫為河南宣撫使金主聞南朝將用兵召請大臣問之皆曰宋賊敵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

叛盟完顏兀術名世孫也世孫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皇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

布薩探子會兵于汴以備之探子名世孫也世孫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皇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重軍國事從陳曰強郭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其體七等比文奇辨百重字則其所謂

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閩門事韓侂胄晚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八月以郭倪知揚州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劉德秀罷

遣使如金韓侂胄欲遣金人處實改遣陳景俊任賀正旦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姓國朕遣使至今景俊

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兩國公移朕即罷司而兩國侵擾益甚朕誰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姓宋皇帝或未詳

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宋世宗許宋世為姓國朕遣使至今景俊

以邱富為江淮宣撫使出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其伐之議示宦者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

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前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遠之人攘臂以俛俾為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

納至是命宣撫江淮至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中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譽自彼作我有詞矣

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卷之九十

宋

高宗皇帝

宣統元年金主如六年元太祖即特穆津元年元自太祖至宋宗室未建年號難以分法今依南北朝例但紀其即位年

宣統二年金主如七年元太祖即特穆津元年元自太祖至宋宗室未建年號難以分法今依南北朝例但紀其即位年

宣統三年金主如八年元太祖即特穆津元年元自太祖至宋宗室未建年號難以分法今依南北朝例但紀其即位年

宣統四年金主如九年元太祖即特穆津元年元自太祖至宋宗室未建年號難以分法今依南北朝例但紀其即位年

前以史鑑所載

金朝人名音譯

失皇朝年相譯

前以史鑑所載

金朝人名音譯

失皇朝年相譯

附傳各注
之可以正前
是於切是處
示大旨其
古人名其碑
中八一安
其諸言者
及所及言
知又以舟
得姓所自
史傳其
爾者其
札布傳其
家古流
有元軍
傳其
舟通
之其
初特
字形
宋漢
史此
語入
文五
古字
音譯
特為
今
既為
釋
一快
詳以
之其
之諸
別屬

二月葬於宮火

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三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呂頌副之

八百自衛
八百自衛
八百自衛

錢象祖罷 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恚遊事能之尋奪去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韓汝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

追奪秦檜王爵改諡純 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也 議以金和議復

金復命布達接會兵河內 金國言由越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接領行首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精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

吳曦反 曦既得志與其從弟現及徐景望趙當米修之重鎮共為謀陰遣其家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 時畢再遇與郭倪人為先鋒功第一 再遇越日進兵金已有降乃先一日出其又悉知有二城

郭倪遣兵攻宿州 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宿州敗運至新蔡縣元龜金人進子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討田俊

六月郭友龍免以鄧雲蒸兩淮宣撫使 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孟代之駐揚州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

守江淮要隘于是王大節李汝翼李敏李敏李敏等皆主戰新郭倬於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官罷州 韓侂胄既表師始營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汝翼飲酒語及師旦始謀事辱徹備其過以視之

因極言師旦怙勢專權使明公負磅非實論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翼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紹州安置

冬十月金布達接分兵南侵 布達接分兵為九道南下樞兵三萬出鎮壽完顏區兵一萬五千出唐鄧赫合哩子仁兵三萬出渦

口赫舍哩呼沙呼一名赫舍哩二萬出清河口水清河即泗水在淮安府西北水經注淮完顏充赫舍哩列陣官制子名兵一

萬出陳倉倉家勇兵一萬出陳紀 此家勇兵之成紀是成紀之成紀是完顏綱赫舍哩元好問正兵一萬出臨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宋甯宗皇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統同文之盛且
其食治謀之隨
云

實事時事與
亦莫高宗而渡
之初去請廣
亡下連其兄
謀留保金處使
能行慎自強
國此而道二帝
用兵未嘗無詞
且當時亦有體
道之力也言家
例所謂老成謀
將者為誰且當
和議又成金軍
臣或請先舉而
金主至堅守和約
拒而不許乃無
端而兵起營
在時狀況聲書
皆表口血未乾
則其其為極後
謂族之圖尚深
謂之有及及後
師直為社以自
解乎

金軍攻宋

十一月以邸憲書樞密院西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景將兵駐真州以據之文以宣督視江淮軍馬或勦定棄廬
出東遠 督視府南為鎮在呼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和州為守江計室曰乘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人破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渴焚樂城而遁 金完顏匡破光化 宋新州 東陽 宋州 江陵 劉都統魏友諒安圍奔襄
陽趙渴焚樂城金人遂破信陽 宋軍元高州 襄陽 南州 北 連圍德安府 宋安州 江陵 宋州

金布薩探破安豐軍 江州 壽州 遂圍和州 接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其將郭泰 魏友諒 安圍 奔襄
陽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被公佐以為誠然棄家花廬 壽州 西北以備之接乃遣流布 郭泰 魏友諒 安圍 奔襄
陽等潛師渡八疊灘注于南岸官軍不虞甚至遂皆潰走自相踐踏死者不可勝計投逐奪賴口 至正陽關入淮浦之橋口即吞飲
見也 下安豐軍及宣武縣 遂圍和州 擊車列騎張旗於沿江上下江衣大索

金人入西和州 宋長和 趙 白 石 趙 紹 中 郭 州 來 十 二 月 入 成 州 西 與 宣 武 州 為 鄰
吳璘契河池退嬰青野原 見 議既連城淮源如金因接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賊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
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 韓 曰 若 撫 兵 則 境 不 為 異 國 使 其 歸 東 下 無 西 與 之 憂 則 金 郭 之 地 無 所 有 當 加 封 諸 侯
韓 曰 輕 松 在 洲 元 亦 敢 保 韓 故 後 而 韓 遂 遣 使 送 款 于 金 及 金 寇 秦 隴 破 城 和 尚 原 入 西 和 州 韓 將 三 萬 軍 方 力 戰 賊 將 令 遣
保豐 安軍 遂 濟 自 入 成 州 賊 因 契 河 退 嬰 青 野 原 自 是 金 人 無 復 顧 慮

金人破真州攻六合郭倪遣兵數之賊續攻揚州走 金嶽舍哩子仁破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避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
府宇文紹節 韓 紹 節 成 子 孟 舟 舟 以 濟 自 是 淮 西 縣 鎮 皆 沒 于 金

金人入大散關兵敗連興州 時興州都統制母 韓 紹 節 母 氏 思 以 重 兵 守 關 韓 聞 金 兵 至 因 撤 幕 關 之 戍 金 人 由 板 關 谷 遠 出 關
後思孤軍不能支遂破曉連屯宣口 在 韓 紹 節 完 頤 綱 遺 張 行 會 之 議 言 願 附 金 之 請 子 誦 曠 告 身 為 報 曠 盡 出 以 付 仔 綱 乃 以
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著金印立曠為蜀王曠家受之遂連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曠日曠召幕屬宴請東南失守
車馬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揚駭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曠曰吾意已決即遣任平奉表獻

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邱道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布薩探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親道之渡淮邸憲履之上語所以來之故
元親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境屬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其宗使置其說始為講解之書其書使人獲送

元親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境屬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其宗使置其說始為講解之書其書使人獲送

元親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境屬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其宗使置其說始為講解之書其書使人獲送

元親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境屬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其宗使置其說始為講解之書其書使人獲送

元親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境屬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其宗使置其說始為講解之書其書使人獲送

北歸俾如其官既而元凱回得金行者文字志以開于朝謀俾曹方以師出康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論曹人持書幣赴金曹議和案乃遣劉佑持書于後願講好息兵按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定復遣王天往言用兵乃蘇師且節方龍皇南燔等所為非朝理意今三人皆已敗歎從曰侂冑若無意用兵師且善且敢專權文選宗復遣使相繼以任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常撥估許之自如州送在下蔡獨潁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薛叔似免 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倚屬部多陷故生免以兵備為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惟山東京東招撫司 自金兵渡淮成將望風潰惟再遇數與抵禦朝命再遇節制淮東軍馬再遇與金人戰于

除鎮江都統制兼惟山東京東招撫司 再遇與金人戰于鎮江都統制兼惟山東京東招撫司再遇與金人戰于鎮江都統制兼惟山東京東招撫司

程松自興元進師 金完顏輝如合攻鳳州程松求援于良睦睦始言當發三千騎任松信不疑及賊受金謀害于金完

者欲得降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去百姓奔走相踴松急趨米倉山在平漢中府而進

自蘭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賊曰賊禮稱曠為蜀王曠以河封致稅松望見大又疑為劍至逆奔進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

出峽西向洛渡曰吾今始獲保頭賊矣

蒙古部特穆津稱帝于鄂諾河 鄂諾河在蒙古之北特穆津之十世祖特穆塔察爾合斡濟濟亦兒

倫郭幹 蒙古部特穆塔察爾合斡濟濟亦兒倫郭幹之孫特穆塔察爾合斡濟濟亦兒倫郭幹之孫特穆塔察爾合斡濟濟亦兒

自為部居烏桓之北與衛拉特 衛拉特之北與衛拉特衛拉特之北與衛拉特衛拉特之北與衛拉特衛拉特之北與衛拉特

傳境世奉貢于遼金而繼謀于魏 魏至伊祿克依勿城聖廟九世孫并合諸部勢合或大巴而生子有異微特穆塔察爾合斡濟濟亦兒

有特穆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 特穆津之部多歸于族人秦楚特穆合斡濟濟亦兒特穆合斡濟濟亦兒特穆合斡濟濟亦兒

免役卒 特穆津之部多歸于族人秦楚特穆合斡濟濟亦兒特穆合斡濟濟亦兒特穆合斡濟濟亦兒特穆合斡濟濟亦兒

巴馬真善王也因歸之秦楚特部 秦楚特部之部多歸于族人秦楚特穆合斡濟濟亦兒特穆合斡濟濟亦兒特穆合斡濟濟亦兒

循中國之招討使也特穆津以秦楚部 秦楚部之部多歸于族人秦楚特穆合斡濟濟亦兒特穆合斡濟濟亦兒特穆合斡濟濟亦兒

宋南宗皇帝

甲巳...

代李曼參軍長史連延汗平賊大勝營于杭定制山嶺和與默爾奇斯等諸步合兵勢頗威特穆津與之大戰擒殺
 連延汗諸部悉潰沒幾餘特穆津益以強威遂攻西夏破拉吉噶等諸部力志禦防北邊外經夏斯德等城上大掠其人民
 而延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括河之源建九旂自號為青吉斯汗先是金主道宗王九虎往往於鄂括河之源大掠其民
 之歸州金國西京路地志云大定中湖天山開置北至過八十里漢文地理志云金主道宗時置鄂括河之源大掠其民
 正改

和三年金主和春正月龍節宣以張憲督視江淮軍馬 時憲已有和意上疏乞移爰爰帥以成割讓且言全人既指韓侂冑為元

謀若移書宣慰免擊衝仇冑大然龍節

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 宋置合茂西蜀楊震仲時以死之 議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節付之表鐵山嶺中府為界

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道至成都治官殿欲復居之楊臣于金分其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程哲守成州州府為

也 泛舟下嘉陵江即西漢水自漢中府界過北與白水 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于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

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所帥人為丞相長史權行都事兩度不得稅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

震仲震仲不屈欲舉兵而死其他如陳武等皆自斃其疑史以秦蜀山 自尋其自李道傳鄂性而等先棄官去又有權漢州事劉

當可開州守李大全高橋巡檢郭靖皆不屈而死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 輔知成都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議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

以留表輔自以不肯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遲延不發賊移輔知遂甯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垂成都而去

以知建康府兼總領江淮制置使 通下志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商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

午而通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畫法度

金平章政事布達獲卒於下蔡 授有疾全王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獲卒獲為政多惠人樂為用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後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 謀討議乃陰與賊將張林朱邦富及忠義士朱

福等深相結眉州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親事乃屬錫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

相長史程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當起必得某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止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

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下 亦結軍士李貴道士楊君玉李坤長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殺四屬生靈但

願死後若無賊望者鎮撫恐一變天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還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現事
 君玉與白子申并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日奉朝建密詔以安長中為軍

去建復後近元
 奉持之皆飲而
 林唐四銅錫并
 序和能唐史而
 戰陳兵有者說
 將陳論陳陳陳
 蘇開通陳陳陳
 因復加考訂則
 回龍于唐末通
 漢火州漢漢漢
 漢南風五代史
 雖仍稱回鹘而
 以馬市多事
 實上正與今
 部之和國及哈
 薩克諸國均
 有回國之名與
 回鶻並列而元
 史則回回回
 以此互稱蓋唐
 以前之回鶻本
 與蒙古接壤故
 風俗頗以蒙古
 唐以後之回鶻
 處今回部之
 地故物產與回
 部略同若夫此
 轉寫輒有又
 轉回音有誤是
 故轉譯不同亦
 當異撰之當異
 書法非乃當之
 法非乃當之特
 注附之以釋
 之之五云
 北伐之洋蠻並

幼時之當時刑
實當由於
生時區區耳
保其原也
伏誅已既
當則正刑
當則正刑
謀及后凡引用
編造人等
請以錫好之
權貴如法殺死
越三日仍獲
不信及重保
實必其五千
中外傳亦已
其矣况除一
臣亦何功之
論而編造等
因此遺尤
當其地不
若此處佳一
去而一好復來
也

反降歸附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則則非臣子所敢言于仁怒曰若不望生運那信信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死生
于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宗浩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滿雖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諾授以報書曰和與戰
俟再至決之信攜運朝是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持國書與宗浩及許通謂百萬婚信滿至汴宗浩怒信滿不曲折建白道以
筆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滿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獨軍可了別出事自以示之信滿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致令得
此求復吾有隔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滿還復書於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彼
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新元謀各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足獨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滿還致其書韓侂
胄問之信滿曰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四擄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滿曰欲得大師頭耳侂
胄大怒奪信滿三官臨江軍居住信滿三復全師以口舌折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願在楚無可者近臣以王
裨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

拜成肅皇后

以趙馮為江淮制置使張巖見韓侂胄怒全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馮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禧九月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于中外 自興兵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

之力大絀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

怒侂胄因使皇子榮王顯直疏言侂胄再辱兵端將不利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字仲甫

擇羣臣可任者與其圖之帝允可次山遂請彌遠傳密旨以錢象祖等練用兵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

璧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可附充位可罷古丞

相日下出國門乃命主書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象祖恐泄乃已翼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

之從者皆戮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圍射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寤其果然遂下詔暴侂

胄罪惡于中外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次山帝初無意也滿功遠彌遠為禮部尚書加寬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

餘滿皆其門人天子派王上城行宮宿衛實守四營鑿于山下縱火驅出宮闕亂奔南嶺帝時從

之老官人見之在在皆滿所置軍制以為聖之請多賜錢以充軍費之命滿請加九賜賜錢以充軍費之命滿請加九賜賜錢以充軍費之命

皆悉之及歸其家多與滿相親之孫其信老無矣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生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

治韓侂胄寬陳自強于永州斬蘇師旦流郭倪等于嶺南取李燾等官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生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

罷政自強即上馬願曰望天參保全明白全具三官永州居住其京官州遣使即福州誅師旦安置郭倪于福州安置

鄧友龍于循州明縣令也郭子連州販李厚張萬許及之某通謀殺似主前越等官秩有差
立榮王職為太子更名詩 吳市名詞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招撫司

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溥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 初韓侂胄欲內交于大中大中

不許上書極論其甚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于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日福不可求而得禍可避而免邪不聽

凡十二年而復起

乾嘉定元年宣統和春正月王構還自汴二月以韓侂胄蘇師曰首其金 構至汴請依琦康故事世為伯姓之國增歲幣為三十

萬揭軍錢三三百萬蘇師曰等候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顏臣以構言奉千金王金王命臣移書索錢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

揭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喻侂胄事構未之知也一日臣問構曰韓侂胄首願與手構曰已千餘年平壹國

事才二年耳臣曰令欲去此人可乎構曰主上京衛去之何難臣願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構持書索錢侂胄首以贖淮南兩構還言

于朝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蓋究已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新館取百官之兩淮仍於

諸路以函首其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曰首付王構送金詔以易淮水侵地

臨安大火 火凡四日域內外百千餘里死者甚眾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就舟以居民詭言相驚亡賴因而縱火為害四年三月

夏六月金人歸大散關及濠州 王構以韓侂胄林師曰首至金全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稱賀二年并畫像

于通衢金百官縱觀然後漆其首于室蓋厚遂命完顏匡年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

秋七月詔邱宗同知樞密院事未至二年 宗依狀魁傑機神英修容像貌曰生無以報國死當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無天柱

也

八月以專機字於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韓侂胄曰韓侂胄今 論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

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節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謀無所回遂斥外及

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補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遠選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賑江淮流民 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 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其機參知政事 彌遠等以母老去位在財未幾象祖

金人必欲得使
實其之者持
也在此人則不
以此為實夫
道乃宋之厚人
也恢復此非其
罪即去用兵之
議自從實實
宗既從其謀宜
可復委其於下
林贊補議之成
不固事理之非
宜明實議之也

亦龍在肘

金主瑋殞衛王永濟本紀瑋立璣瑋

金主無子瑋已宗室以承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位焉承濟自恣足入

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金主瑋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元順匡等定策奉承濟即位

賜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賜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金主瑋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元順匡等定策奉承濟即位

賜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賜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賜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金主瑋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元順匡等定策奉承濟即位

己二年金主承濟夏四月金主承濟殺其故主妃李氏

初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董平章政事布薩端

和爾和必刺作大官時人持符勸殺

承金主承濟母奉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過期范氏產期合在正

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布薩端為右丞相

五月復起右丞相史彌遠彌遠歸治母長太子請賜第行在舍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

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司

輝和爾國自唐末西遷大州統巴什伯里

冬十二月輝和爾國降

國降於蒙古

于蒙古

預三年金秋夏六月丁巳朔日食

秋八月夏侵金茂州

怨之遂復茂州金慶善

冬十二月夏侵金

蒙古侵金

帝是天上人做此等事

嚴兵為備

經四年

彼于我無異

握卷中

主不許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金之始日以和

之方而歸軍和
宋政府所界性
甘肅人唐報
轉受制德而
不協群

內從以謝政野
自學地土既示
人以約且不免
於各亡德其此
而人唐位之是
國事地協謀圖

六月遣使如全不至而還 賀正辰也時全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派州而還舟中江准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秋八月夏王宗全卒族子連項立 建國號曰統宗

蒙古攻全西京留守赫魯哩呼沙呼奔西域通全西北諸州皆降蒙古 金通古遣書告萬戶完顏和碩與呼沙呼至馬

沙堡在大天賜北諸 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攻白登城 本城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

凡七日呼沙呼懼以度下番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 翠屏山口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

元皇明和時城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

依蒙古主三子師大聖正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勝等州 見前由是全德興與本州金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

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

平涼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開元州

開九月全兵襲蒙古敗績于會河 會河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

復命招討使完顏糾堅監軍完顏郭諾勤討之 善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 嶺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

後繼軍謂糾堅曰蒙古新破橫州方以所捕賜其下馬牧于野當來其不慮擒擊之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

蒙古主聞之遣兵于雅兒 雅兒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

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 計蒙古果銳而前和碩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全兵又大敗和碩

僅以身免走入宣德 宣德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今在平涼府屬

緞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面奔汴水街卒覺死迎戰 蒙古兵折損頗多遂焚金庫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命泰州

刺史珠赫呼將高琪屯通元門外尋降和碩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窮困因是益不用命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金以而克垣錫為右丞相赫魯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 錫為上京留守開中都感嚴曰事急矣乃遣兵一萬護同知烏克邁鄂左

也今改後防於將之人術金主為之徵拜尚書右丞相 先是錫上言曰自國家興師迎文兵以來屢興師行我敵而守以嚴政

內受兵州府所望石所佩可張事多矣夫身命道遠曰如此是自絕地土也金主深怒遂遣使諭和碩曰汝能取我三州者則我三州又歸

之官當不至此代兒宋地相和呼沙呼之案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夜斂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

關在易州西北距代北入深水易州今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呼沙呼益無所忌揮自誘兵一萬北屯宣德金

主與之三于呼沙呼不悅

何嘗擊此武十
三州既悉歸
建其內流寇
始併力守案之
惟東東遠距數
千里漢有難長
不及其腹之患
遠大遠鎮街國
是重軍街國王
始則擊拒之
則始始之不稱
知所審決史稱
其辭智能即此
可見其志不
付託之謀也

初益州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飯材為常市人呼為楊撥兒後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山東無賴往
往相聚到拔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虜蓋其請降謀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安古江津中都詔招選互敵戰軍得千餘人以
唐古哈達今改後唐合行劫都城安兒副之以成邊安兒至雞鳴山在今宣化府西南一名鳴山安兒守之固不遠亡
歸山東與張汝輝聚堂反劫州縣殺掠官吏山東大擾

五年趙德春三月金赫合哩呼沙呼有罪放歸田里 呼沙呼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言曰黠兒兵來心不能支一身不足惜
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為官宮且不保全至其言下司按問招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婿陳日照襲主國事 龍翰卒子莫出嗣壽年無子以女昭聖主國其婿陳日照襲之李氏自公八

金河東陝西大饑 斗米數千錢流羊滿野

金秦安劉一租作亂掠潯沂州

秋七月雷雨大廟屋壞 避正殿減膳避正殿減膳也蓋震者上天之戒家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聖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可
畏也明矣古先王之禮而不敢與民同之以下內深之一身外官諸庶民皆以之為戒也安國之世未聞雷之及于宗廟者
且和之本庶幾善祥何則各領日滿城人

夏六月後至金國負物元以春一月故遣人耶律留格今改取今遼東州郡自之為遼王留格契丹人仕金為北邊千戶家古
兵起金人疑遼道民有他志留格不自安通至亂安即州員由初定中聚眾至千餘為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金主金主遂和碩
率兵往攻留格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故元元統蓋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咸平為咸州後升府明者留格復降家古家古主以
為元帥令居廣府

夏五月夏侵金保安屠陽

金主承濟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秋八月呼沙呼感承濟而立昇王璫璫字之子原名烏爾補是為自為太師尚書令都

都元帥封澤王 金主復用呼沙呼使將兵屯燕城北關克坦鐵謀不聽呼沙呼與其堂完顏結諾改復防此富察呼沙呼為馬
哩道呼沙呼古語謀作亂會金主以家古古兵在居廣府而呼沙呼日將馳獵不怕軍事遺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長騎
知大興府國克坦南平謀反奉詔入討使其堂蘭克坦金毒召南平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過之呼沙呼入官以

因納呼沙呼呼沙呼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呼沙呼至東華門門前呼沙呼過之呼沙呼入官以

其堂宿衛自稱監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召夜與親堂會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即遣武衛兵二百圍守之呼沙

呼沙呼入官以

呼沙呼入官以

呼沙呼入官以

呼沙呼入官以

呼沙呼入官以

呼沙呼入官以

呼沙呼入官以

國克與猛虎為
相逼國家大受
足不能計數又
不能盡詳後以
定計東王女死
曰免其採謂志
後表

除其兵令... 呼沙呼謗而殺之... 立其子守忠為太子... 冬十月蒙古大敗金將珠赫呼高琪于懷柔...

珠赫呼高琪拒之... 創其不能出期高琪以亂軍... 至呼沙呼欲斬之... 沙呼所殺乃以亂軍入中都... 主救之因詔暴呼沙呼之罪...

蒙古以史天倪... 殘破永清史東直... 用東直東直辭乃以其子天倪為馬戶... 十二月夏取金澤州

蒙古分兵拔金河北河東諸州... 並罷鞏兵為三道... 海而東于... 兵皆避往山... 下凡破金九十餘部...

七年... 大才執九齡之人斬之... 金以其故王永濟之女... 蒙古王選自山東...

宋甯宗皇帝... 五

此五者善惡
其原其本可
乃敢進其法
宗不絕以善
來之相位實
則其相何以
其力哉

列國之軍當
以略圖為要
惟宗則法京
飛即慶前車
食滅遠連可
而東都之大
本矣其復元
國全全受焉
而政之一殘
亡清極相乘
進不揚徒云
宗社之其如
宗社豈不可
何

本朝及今五食東

卷九

三

蒙古金漢關不克送自嵩山起汴金人敗之乃還

先安古主駐軍魚兒寨在今開州南與和順西金邊格巴圖

召花帽軍于山東宋古兵至杏花營在祥野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宋古兵還至陝州通河冰合遠渡而北金人專守關

十二月復遣使如金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錡子國英等及太學諸生王奎言其不可不報

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德秀朝辭去事 一日宗社之恥不可忘也

夕誠能以特赦之然而過天下之宗社之恥不可忘也

與夫采則王業 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 三曰社稷之憂不可忘也

巧謀為短石望其能厚儲也 四曰導諫之言不可聽也

不以其人自公論之不可以為國深恨今日者公論之機則求之上言以言為高則無消息之意而有期期之

刑公論自此愈修若以言者為過事為無用之詞而有閉息之志則公論自此復廢夫公論廢則乃治亂存亡之所由

柄九年陰曆春一月甲申朔日食

東西兩川地大震

夏四月金以齊兵將帥之為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鼎知平陽府聞宋古兵渡澗關遣必哈喇克坦拜札

會諸將以拒安古之自關而東者全主以其忠拜龍左丞遣還平陽

秋七月金都定稱帝于山東侯擊人討殺之 時擊移行首于東平獲紅襖賊訊之知其後宗師都定傳號者言改元已改階歷

冬十月宋古克金漢關 宋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史生敵兵深入重地近抵西郭彼知宗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

且守復爾河北亦以此待之全主以奉付尚書省平章珠赫呼高琪曰宋古不習兵備方舉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安古兵日

十一月金宗師敗安古于平陽復漢關 宋古兵屯河乃撤鋒解圍吉孟五州經界司相與會師為失攻之勢及安古自二門

通號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鄉幾破不復恤全主惑之國勢益衰

宗師之其如 宗社豈不可 何

宗師之其如 宗社豈不可 何

宗師之其如 宗社豈不可 何

宗師之其如 宗社豈不可 何

折津北渡至平陽縣遠兵拒戰蒙古兵敗乃去金人遂復澤州

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經略使 道潤與粘切為河北義軍隊長以擊於苗有功遂遷知中山府至是復有是命道潤有勇善戰戰關

能得衆士心前後撫定五十餘城署保定張宗政為元帥右監軍行元帥府事

訂十年金與定春正月金主謀伐夏不果 金主命遣兵三萬五千人付關門和博門和博門在陝西統之西征尚書左丞胥鼎馳奏

以為非便日自兵起後之復民金不始兵力未足若又出師非獨理運為務民將流亡自至天所成遂止厚迎薛平章政事

封羊國公

地震

二月金尚書省請罷解州學生廉給金主不許 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解州學生廉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

養士猶未嘗廢況今日乎仍賜給之

三月金以武仙麻州同知真定府事 金右海軍真宗叛麻州刺史武仙率兵斬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畫樓

海備擬物故有是命

夏四月金人分道來侵詔京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趙方解州人李廷評統野軍居誼飭兵禦之 初金有王世安者獻取盱眙楚州

之策金主以為淮南招撫使遂陰謀而侵珠玑等處復物金主侵宋以廣疆土金主始猶不然至是命烏庫哩摩弄完顏薩布

帥師南侵遂渡淮取光州中渡鎮在光州城北山軟椎場官監允升殺之慶壽分兵攻樊城圍襄陽光化軍別遣完顏阿林本地人

進入大散關以攻西和 陷成州朝廷聞之詔趙方李廷評等居誼俱便宜行事以禦之先是左右司諫許古上疏請遣使與宋議和

主帥命古等議和理文範或示或高或喝或有不和之患俱示無足取者遂歸平章政事胥鼎亦功謀而後有六不可

高或不從金主以術此用兵西面或提師得兵則為要塞百官議命禁之某高與心息之有所言皆不用 許古守道真麻州交

五月趙方遣統制尾再興解州人趙鈴鑄孟宗政解州人等救襄陽金人敗走 金人犯襄陽襄陽方播其子范字武榮琴字雨曰朝廷

和戰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輩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爾遂抗疏 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尾再興陳祥鈴鑄孟宗政

等禦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金人來自關山在襄陽勢如風雨再興等分三陳設仗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陣復卻

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百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為報襄陽圍急宗政于發峴首道明抵襄陽馳

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鈴鑄大喜以宗政權知襄陽軍未幾京湖將王罕 劉世興亦敗金兵于光山隨州

六月詔伐金 下詔伐金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從趙方之請也

太白經天

蜀漢與吳不可勝此化也然諸葛橋後主先降好於吳以興

秋七月丙子朔日食

冬十二月蒙古以穆呼哩為太師經畧山南

蒙古主以穆呼哩有佐命功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賜姓蘇金印分滿吉哩

改等十軍及蒼津諸軍並度下建行省于燕京且謂之日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穆呼哩乃自中都南攻遂

城及冀州見前皆下之城中以一號一號之命朕親臨至穆呼哩其志之遠東學究定既滿登其州而去

蒙古國夏鎮州夏主遵項出奔西涼

歲十一年金興定春正月李全率眾來降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

先是和楚州事應純之密奏山東寇盜踞正中原可復

由是謀者莫不謂李全可復中原也

就聽節制給忠義種子足東海馬長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輳來歸至全等生疾心馬至是全至澧水舉眾歸附遂有是命

二月金人圍東陽孟宗政擊敗之孟宗政推東陽初賊事一愛僕犯新今立新之軍民服葉于吳蔡據積水修治城堙閉閭軍士至

是完顏德布梅步騎圍城宗政與兵再戰合兵角敵歷二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慄敗於甚周城開濠控兵立

澤外飛鉞鏑以鉤鈴自守急聲響則火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或兵津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

水東勝之白河也又別名光誠所自地非秋自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金人焚大散關入包郊堡有兄弟將勇勇三月利州統制王遠將兵復之進攻秦州至赤谷口包郊堡下視赤谷川即此而潰金

完顏阿林入包郊堡兵死者五萬人道月王遠討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退斬全統軍完顏贊道攻秦州至赤谷口汧州都

統劉二祖命退師且放忠義人軍送大潰

夏四月金人入西和成階州及河池興元都統吳政取之乃去金人合長安鳳翔之報復攻包郊遂趨西和州劉昌祖焚城連還

時西和守臣楊克家成州守臣羅仲申階州守臣侯願以昌祖過背棄城走金兵遂入諸州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十萬軍實不

可勝計復攻大散關守王立亦遣又攻黃牛堡見吳政拒却之政至大散關執立新之以殉事聞政進三官昌祖拿官吳詔州

克家等軍敗遂州

五月金中都經畧副使賈瑄殺自道潤道潤將張去表之至索州關遷蒙古與賊被執遂降受蒙古道潤素與瑄有隙互相攻擊既

而瑄詐為約和道潤信之瑄遂伏兵刺殺道潤道潤之眾無所依部將靖安民代領之瑄自安邊使告張去表曰吾得

魏徵大直志著

先紀者其持以

與其則觀必

吞其未亡而

蜀先救者志

好所食者大

之視金主雖

蜀之仇怨為

深然其勢則

甚相遠定是

內分國勢既

足以自強外

先立方當其

身之強不備

慮之強則至

心之清其編

由自強始方

編良得而實

不足事味先

其能究於國

之者耶

張去表奉命不

可謂計且其後

漢書本傳云... 未之平其... 陵道遠... 雖有... 能自... 本... 既... 為... 因... 後... 敵... 戰... 而... 過... 當... 歸... 歸... 歸...

陸道前以晉人助... 意氣皆... 所執至... 濟卒... 為河北都元帥

金國安用降詔以安用同知五州事

秋八月愛子... 庫哩... 軍不幸力... 子汝... 有... 又十二...

為詳問使... 卿十二年... 權興元府... 大破之... 全人復大...

乘穴而... 以曾從... 擊皆已... 金人入...

夏人請... 三月金人...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全人圍...

之麻城此州屬今麻城自涿州以和州之石碣此州屬今石碣自許昭攻涿州之全椒此州屬今全椒安南此州屬今安南及揚州之長真州之六合此州屬今六合淮兩流民

渡江避亂詣城悉閉金遊此州屬今金遊數百至宋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時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度京東忠義軍中人兵為金所用乃

遣陳孝忠向涿州石碣夏此州屬今石碣時有向涿州李先易平楊德厚趙澤軍全季福要其踏路軍人全進至滿口與金左都監赫舍哩擊之

擊之復敗之子曹家莊而還全人自是不敢窺涿東此州屬今涿東與元軍士張福吳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轟子遂退保

與元軍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轟子遂走保劍門福運控閬果此州屬今閬果與元軍士張福吳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轟子遂退保

劍門福運控閬果此州屬今閬果與元軍士張福吳簡作亂以紅巾為號入利州轟子遂退保

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張方親此州屬今張方領江人移書李汝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

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使事乃定耳李壁李壁亦以國事勉丙丙乃至果州會語丙為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民心始安

金壁止于襄城初珠赫呼高琪請修南宮襄城金主曰此復興也此州屬今興元病卒城毀完固能獨安平高琪固請築之既工而金主慮後于

民莫人能毀復五十萬者遣一官百易陸一等千惠子陽判官完顏阿拉改修此左廂議察官定和發策言故屠得二百萬

有奇准格運費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防城有法正使兵家臣等為出力金主曰與其毀城曷若不合

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幣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赤使金權寶瑛經之金武山與戰于高城取鐘河北縣縣多降蒙古此州屬今高城蒙古使赤帥兵南下遂方碓易保安諸州赤必欲誅

賈瑛而瑛據孔山此州屬今孔山云山半一孔前使瑛瑛曰柔攻之不下毫無井泉汲山下赤手斷其汲道瑛窮乃降赤赤縛瑛劍心以

登空面道閣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其兵數萬攻之不至空軍適出帳下才數百人赤令老弱婦女悉城自軍壯士突出仙

兵後毀其攻具從時馬杖擊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綠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更半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赤追擊之

尸陳數十里赤乘勝攻完州此州屬今完州下之于定折陽此州屬今定折曲陽等帥皆降于赤赤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易鐵

鑰與赤戰于新樂飛天中頓落其二面赤振天以戰易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于赤赤又敗之遂而掠金鼓城此州屬今金鼓六月安丙討張福誅之福眾潰遂入普州安丙自果州如涿州下令諸軍合圍絕其糧及之路張成兵至福窮請降

張成之以獻丙命自其王才以祭九鼎而張福既下而張福捕其屬及賊眾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亦平為匪徒遺治利

孟宗政尾再與合擊金人于燕陽大敗之追至鄧州而還

金帥完顏郭和雅步騎傳城大城也郭和雅少以武勇聞於金人金人遂將

再興許國亦道進掠唐鄧境其城皆得時金已備兵八十餘日趙方知其兵已過乃召國再興選兵來師討于再興就朝

合戰再興敗金人于夏河當在夏河又敗之城面宗政自城中出擊內外合擊士氣大振再興入金營自贖至三更殺其眾二

萬金人大潰郭和軍野遁獲其質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在馬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夏漢陽

中慮道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虜虜之給田廬屋與居藉其勇敢說忠順軍俾出沒官郭和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秋九月以賈涉主管進東制置司節制京東河北軍馬 初山東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賈涉于趙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

梁古無以賈之幸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助所部五千并馬良善萬人往密州就食而不許先請速遣李全兵備其家因亦不從

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蕪州南浚門焚燬幾盡為道人論之不止石珪貽軍曹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

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需飢則嗷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命涉節制忠義人

兵涉受命即遣韓某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順運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眾思亂因濫濫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

全為五營又用陝西義勇法潔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望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尚屯七萬使王勝客朝廷歲省費十二四至

梁汾江淮為三司乃命涉管進東

蒙古伐西域諸國

全張林以山東諸郡附李全東降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立都不守而去府子張林與其堂復立府聽全以功為治中

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克青州比還搗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

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不決全挺身入城懼教人從林乃閉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託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

友奉青莖登萊濰淄東省濟南十一郡版籍來歸在縣有三十七城之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冬十二月趙方便尾再興許國孟宗政帥師分道伐金 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

三道而進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瀆其保甲燬其城若空其糧食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時大雨雪淮冰合全請于曹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令如平地全請取東西城自效涉許之全以長鎗三千

人從夜半渡淮滑向泗之

城陷路深冰下掩金人不備俄滿城上拔炬數百番舉遂請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邪天果故以火

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全右丞相珠赫呼馬琪以罪誅

高琪自執政事固權寵擅作威福與不章政事高汝勵相偕和高琪主機務汝勵掌利權附已

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皆及負才力或與己誦誦者對全主陽稱其才使幹當于河北陰害其之死地又以己為相不得望極密

元帥以攬兵權乃與汝勵力勸全主南侵置河北于意外凡金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輸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

薩布殺其妻內歸罪下汝布而殺之以滅口事覺全主又知其害遂下高琪于獄殺之汝布主將連計殺高琪于平州高琪

多謀謀人且對全主稱其元始器器二人也得多助時高琪中朝以

亡全主嘗欲曰天下者高琪得之也得多助時高琪中朝以

宋古政高麗降之 蒙古兵襲叛人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職請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

不絕

顯汗三年金興文春正月虜再興許國政廢鄧州皆不克而還

孟宗政敗全人于湖陽

夏四月金封經軍使王福等九人為郡公分河北山東地以謀之 初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全主詔百官議所以

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國克坦高善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才定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

殘毀不可一概守之宜取順遠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空曠使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

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

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

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

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

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

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

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伊刺光祖人披

為合之意不克
朝賜封金封王
福等九人為公
侯時奉議全此
舉並為有法非
難論也蓋河朔
近地不可視為
他省故宜相繼
置能官其區區
當日分遣騎士
計安者石不久
而或收或亡先
八中無一能保
全境上建立功
者若其亦何益
於國哉

六月曹涉誘殺道水忠義軍副統率其部下推石廷為帥以拒涉 年上自化州之徒有相請將心以去先威呈出已上隆結

賈涉所任更與凱使語先欲及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于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道舉先于連水先部曲吳湖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六人拒進不納而潛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道楚城涉不之覺遂入連水遂涉取之謀分珪軍為六諸子朝出修武京東路鈐印結各六投測等以分統先聚泗州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以詔以珪為統帥

軍統略 秋七月金使人如蒙古求和 金使馬履厚仲瑞等持書于平定 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八月金廢寶子武敏據青崖山 金使馬履厚仲瑞等持書于平定 如蒙古求和呼蒙古主為兄蒙古主不允 金長濟縣令嚴

實為王將所擄聖家學子青崖山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音因求內附拱奉書致至 楚州賈涉以聞 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于是太行之東皆受命節制實乃舉魏博恩福懷衛間相爭郡來歸涉因再遣拱往諭配以兵二

千李全亦持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子武也今東 勝取東平可乎 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聚東平之城南全行省呼爾哈 聖朝又作宋人楊呼爾哈 聖朝又作宋人楊呼爾哈 聖朝又作宋人楊呼爾哈

執政正而些皆曰全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二百奄至全欲然上馬帥懷前所有將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 將郭博台 不吞今改復仿此 歐兵以出旁有繡旗文將號槍突關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援全以出乃退保濟州稍銳喪大半

全無所携銀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眾連濟州假鹽利財賄之尋遷楚州 太子通罕 安丙遣兵重夏人代金 丙遣夏人書定城同舉約以夏兵對敵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任信帥師赴秦鞏風翔委丁場節制

且傳檄抄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夏取金寶州金遣使如夏議和 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穆呼哩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穆呼哩兵至滿城使金古勒布哈 穆呼哩兵至滿城使金古勒布哈

野三千出劉馬關 穆呼哩兵至滿城使金古勒布哈 穆呼哩兵至滿城使金古勒布哈 穆呼哩兵至滿城使金古勒布哈 穆呼哩兵至滿城使金古勒布哈

猶縱鈔掠莊王者弔民罪之意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穆呼哩善之即下令禁掠掠遺所携老幼軍中齋然 九月夏人圍金寶州金遣使如夏議和 夏遣其樞密使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宣撫司統制賈奉定帥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關西統制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後善克來連鏖敗金人于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宋甯宗皇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四川 寶子甯罕眾二十萬圍寶州且來趣兵王任信帥師伐金

勢而不足以行
人所以制人者
於已之下者高
亦大可乎

遼陽州夏人自定遠還師引兵還諸縣復遼夏人共攻秦州不從遂自伏羌城見引兵還諸縣

羅威官

蒙古遣使如金 蒙古遣使呼嚕能報金謂烏庫仲端曰向汝主授我河朔地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念汝遠來河朔

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差則割付我今汝主為河南土勿復違也

冬十月金以時青為濟寧宣撫使封滕陽公 青先為紅樓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承故降練軍中為海州義軍萬戶後隨李全

來歸處之龜山在泗州之北有眾數萬至是金元帥謀合哩要赫德遣人招之青以書乞假邢州以屯老

幼當其時昭定淮南以時罪金主乃封青為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邢

十一月蒙古稱呼哩於海南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 稱呼哩既敗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騎入海南嚴實所部三府六州

戶三十萬攝軍門降稱呼哩承制拜實行尚書省軍實將率信乘輿出殺其家屬降晉攻信殺之復取青崖峒

金人營家古稱呼哩于海南大敗稱呼哩進圍東平 時金兵二十萬屯黃陵岡在開封府東北連步卒二萬營稱呼哩

于海南稱呼哩迎戰敗之遂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稱呼哩令騎下馬短兵接金兵大敗溺死者眾稱呼哩遂進破楚邱由單

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耶律楚材字晉卿進庚午元曆 楚材貞祐初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破遂降蒙古蒙古主書訪遼宗室者皆楚

材謂之曰違金世世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說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聖君父耶蒙古主書其言命

處左右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 於太元時從征西域以全大明應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書其言命

十二月石珪叛降蒙古賈沙命率全併將其軍 石珪以入連水非賈沙本意心懷不安而率全復請討珪于涉涉遂以全所統眾

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陸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之給家心遂散珪技窮乃殺

裴湖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稱呼哩以珪為元帥珪既去連水之眾未有所屬率全求併將之涉不能却遂以付之

時白金來附以為京東鈴轄 己而青入泗州西城金人來救青敗乃還明子

宋

寧夏皇帝

嘉定十四年春三月金兵破黃州引遷居再與李全追擊敗之 初金人攻新州李誠之附敵誠百計禦之會黃

州失守金人併兵突攻城始破誠之併其妻子黨屬皆死之金兵遂再與李全追擊李全走避淮北去金又大敗之飲人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蒙古取金東平使嚴實石珪守之金以呼噶噶行省于鞏州王辰王行元帥府于黃陵關東平被圍入然道復總行省呼噶噶

主康王不能守率眾趨邠州蒙古呼噶噶行省遣使諭新首七千級盡定送入城理行省于府第先是呼噶噶以康平不

下將遷于戶後里台 回東平破可命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去至美里台以得呼噶噶命分其城以嚴

定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珪移治曹州

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大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獻寶宮中如高宗擇着安王故事于

先立貴和為王子以貴和為東義即 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大祖十世孫年十五歲以上者獻寶宮中如高宗擇着安王故事于

京湖制夏大使趙方平 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惡之方少與張俊李如奇相善俊李如奇皆名將也

九月立宗室貴誠為沂王 貴誠從重憲言潔修行善無朝來待渴他人或笑語貴誠獨優出入殿廷短度有常見者效容彌

冬十月蒙古呼噶噶侵夏金以兵附之遂取金蘇州及絳德州十一月圍延安 呼噶噶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

遣塔卜凱沁布魯等率軍援呼噶噶于河南且遣特格等甘普將兵五萬馬十月呼噶噶引兵東行入澠州金將王公佐

遣呼噶噶以兵入澠州呼噶噶行軍至主遣布魯等帥眾會之布魯聞呼噶噶相見之儀呼噶噶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

呼噶噶自歸於改號呼噶噶而家夏主遣布魯等帥眾會之布魯聞呼噶噶相見之儀呼噶噶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

呼噶噶自歸於改號呼噶噶而家夏主遣布魯等帥眾會之布魯聞呼噶噶相見之儀呼噶噶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

呼噶噶自歸於改號呼噶噶而家夏主遣布魯等帥眾會之布魯聞呼噶噶相見之儀呼噶噶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

呼噶噶自歸於改號呼噶噶而家夏主遣布魯等帥眾會之布魯聞呼噶噶相見之儀呼噶噶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

呼噶噶自歸於改號呼噶噶而家夏主遣布魯等帥眾會之布魯聞呼噶噶相見之儀呼噶噶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

呼噶噶自歸於改號呼噶噶而家夏主遣布魯等帥眾會之布魯聞呼噶噶相見之儀呼噶噶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

呼噶噶自歸於改號呼噶噶而家夏主遣布魯等帥眾會之布魯聞呼噶噶相見之儀呼噶噶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

布曰未受主命未敢即拜因引眾去至是穆呼哩遣攻延安蒙古布哈贊馬而拜金元帥哈達
邊球禦之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古布哈贊先以騎士三千趨之約半夜伏發穆呼哩乃命軍士衝牧潛進使于城東
兩谷開明日蒙古布哈贊見金兵伴裝謀殺走金兵追之穆呼哩出伏兵乘其後數整震天金兵大亂穆呼哩遣殺七千餘人哈
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穆呼哩以城池監海卒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邠州等州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以與之解州人為四川制軍使盡護蜀軍 丙在四川以攻為守威績善者朝廷賴之及卒詔與之蓋護
西蜀之師與之開誠示公捐備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張林板降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逃歸 李全既併轉達水忠義兵歸降朝廷及遣金山作傳事以
一 行開方外蒙古大會以事之全歸其地四川物使置兵北正德若等 膠西當林軍海之衝官福歸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
計時臣市始通北人尤重商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東軍之而稅其
平乃馳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時計仰六鹽場福弟有恩於林故分其半林許福福取贖而不分場福
怒曰若背恩邪仲興都統護兵取君頭耳林懼其害李馬兒說林歸家古林遂以東軍諸郡請降於蒙古穆呼哩以林行山東東
路蓋都滄景濱東等州都元帥府事福復領文運興州林猶遺賈湯書言非已親定由李福也

閏十二月遣使如蒙古 通好也蒙古尋遣使來報
壬十五年元 春正月庚戌朔受恭清天命賈子大慶殿大故 初鎮江都統羅朝宗得璽字金鉞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傳王印
文與重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履實禮大故 賈子大慶殿大故 初鎮江都統羅朝宗得璽字金鉞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傳王印

二月金人復來侵及五月淮兵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純農帶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郭和行元帥府事郭制三路軍馬圍茶
書樞密院事時全制之由顯身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 郭和行元帥府事郭制三路軍馬圍茶
極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郭和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沒全編密詔諸軍且曰收淮南爭遂下令入殺三
石以給軍取感之留三日郭和謂金曰今淮水淺快可以進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
水暴漲乃為楊漢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楊漢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謀之

進封子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邠州防禦使 疏行鼓琴史彌遠言美人善鼓琴者納諸鼓而厚撫其家使觸動意美人知書思
點結學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查諫漏聞皆所引屬其政誰何權勢熏灼城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
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與地圖墮屋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

續通鑑輯覽 卷九十一
壬十五年元 春正月庚戌朔受恭清天命賈子大慶殿大故 初鎮江都統羅朝宗得璽字金鉞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傳王印
文與重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履實禮大故 賈子大慶殿大故 初鎮江都統羅朝宗得璽字金鉞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傳王印

二月金人復來侵及五月淮兵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純農帶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郭和行元帥府事郭制三路軍馬圍茶
書樞密院事時全制之由顯身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 郭和行元帥府事郭制三路軍馬圍茶
極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郭和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沒全編密詔諸軍且曰收淮南爭遂下令入殺三
石以給軍取感之留三日郭和謂金曰今淮水淺快可以進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
水暴漲乃為楊漢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楊漢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謀之

進封子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邠州防禦使 疏行鼓琴史彌遠言美人善鼓琴者納諸鼓而厚撫其家使觸動意美人知書思
點結學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查諫漏聞皆所引屬其政誰何權勢熏灼城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
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與地圖墮屋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

續通鑑輯覽 卷九十一
壬十五年元 春正月庚戌朔受恭清天命賈子大慶殿大故 初鎮江都統羅朝宗得璽字金鉞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傳王印
文與重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履實禮大故 賈子大慶殿大故 初鎮江都統羅朝宗得璽字金鉞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傳王印

二月金人復來侵及五月淮兵襲敗之 金主以朝廷純農帶國用以困乃命元帥左監軍郭和行元帥府事郭制三路軍馬圍茶
書樞密院事時全制之由顯身進渡淮敗官軍於高塘市 郭和行元帥府事郭制三路軍馬圍茶
極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郭和引眾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沒全編密詔諸軍且曰收淮南爭遂下令入殺三
石以給軍取感之留三日郭和謂金曰今淮水淺快可以進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
水暴漲乃為楊漢軍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楊漢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謀之

進封子為濟國公以貴誠為邠州防禦使 疏行鼓琴史彌遠言美人善鼓琴者納諸鼓而厚撫其家使觸動意美人知書思
點結學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查諫漏聞皆所引屬其政誰何權勢熏灼城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
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與地圖墮屋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于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

續通鑑輯覽 卷九十一
壬十五年元 春正月庚戌朔受恭清天命賈子大慶殿大故 初鎮江都統羅朝宗得璽字金鉞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傳王印
文與重同而加大朝廷喜受之行履實禮大故 賈子大慶殿大故 初鎮江都統羅朝宗得璽字金鉞獻于朝既而趙拱又傳王印

志自前注使漢
事無如而為臣
子者胸中其靈
免朝北庭即被
免將軍位亦如
其不能奉宗宗
焉

金鉅其建近一
年四月始易主
何係於金皇之
見且相時有
宋而北有金受
古亦方與之國
而西方則為真
之地長是竟為
且見耶其不遠
附會楚朝明夫
文之說而不知
其陰謀已甚也

郭德者言郭德
有時而更山川
千古不易外國
都保亦依史稱
元太祖征平西
城蓋亦動代國
名以蒙古於不
是古稱傳不可
考不知名號類
本山川傳何
因撰考其言其
傳若今而郭平

則黑州也彌達聞之大懼思以處而不知其德勇時與官教謀曰皇太子若克老於慈母而敵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澤可慮也姑不聽一日彌達為其父浴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解日登慈日聞屏人語曰皇太子不堪負祈閣後沂郡者其贊今欲擇謀害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達之坐即君坐也言出于彌達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王府學教授清之日教責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易清之獨獨達即示以貴賦詩文翰墨卷之不容口彌達實聞清之曰吾聞皇極之言已然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達領之再三立之意益堅乃日擇慧慈之失于帝親帝廢慈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秋八月長官覓於西方 蒙古耶律楚材謂其至曰女真將易主矣

九月大名忠義彭義斌復東京州縣嚴將屍海以青崖嶺降

及十月蒙古穆呼哩取金河中以石天應權河東關改行臺 穆呼哩所過州縣皆下時金于平心舉州西倫治吉州穆呼哩自

瀋州攻之知州楊貞祥州人今妻琴先降唐唐之皆死考一號志編唐五氏自始乃向空再拜自腹河中附注

此穆呼哩入寨留兵守之且使蒙古布哈引游騎出秦隴以為聲援及相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五州晉陽霍魯等寨召石

天應謂之曰河中為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穆呼哩遂題長安使為呼羅爾

台布哈注非凡期乃屯守之道阿齊台改將兵斷潼關

十一月蒙古穆呼哩取金高州節度使完顏郭和死之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初史彌達欲加金官費涉止之及加節鉞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

心寧如髮則將至于不可動邪

蒙古主特穆澤入西域派回國即與吐蕃開明之西域傳聞地地回國也其地無主而無險阻開國開國開國開國開國開國開國

城以無其人在于四方 城以無其人在于四方 城以無其人在于四方 城以無其人在于四方 城以無其人在于四方 城以無其人在于四方

古主遣子車齊特察罕口錫格德依國類分攻鄂托洛爾 羅完令改玉隴哈什等城自將攻達爾瑪密今改及巴喇勒哈勒密今

進薄回國其王委國而去 進薄回國其王委國而去 進薄回國其王委國而去 進薄回國其王委國而去 進薄回國其王委國而去 進薄回國其王委國而去

仰衛見一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龍為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

檢相原委
避得去故之
正及備遠行
廢立尤當去之
惟恐不遠况
宗廟皆基而立
不載之師後秀
室未謀采乃反
應召而運使容
入對後欲忘
於殿降春秋之
書傳因不能為
後其書載
潘王既身黃
能從軍實金
魏兵則非國
臣節始終不從
者後知事不
成乃帥兵討士
欲節日書法
以示不盡于之
之意

冬十月金及夏平 夏人自貞祐初典金以小故生釁播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廢至是夏遣其大計尚書車侍
謂修好子金稱弟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遣禮部尚書郭春良弼報之

理宗皇帝 配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士起兵謀立濟王踰既而竄討士走史彌遠播諸段竄逃殿為巴陵郡公 湖州人潘士與

其從兄南弟丙以史彌遠廢立不卒欲奉濟王而立之乃遣密告于季全季全欲坐視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而夏無意也士等

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士等懼事泄乃以其黨離贖監軍千餘人結束如軍狀揚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

王王聞變匿水濱中士辱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士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宦家乎取

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子搆軍知州謝周御卒官屬入賀士等乃偽為季全榜揭于門數史彌遠廢立罪且曰今領精兵二十

萬水陸並進人皆驚動比明視之則皆大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士變名走楚

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史彌遠懼其意召殿司將彭士帥赴之至則事平矣潘士至楚州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

新之彌遠忌竄詐言竄有疾令余天錫名醫入湖州視之天錫至假稱諭旨遣竄于州治以疾索聞再語追殿為巴陵郡公又

降為縣公改湖州為安吉州湖州地居新舊兩界外新界所屬安吉州之宛及此州即吳王夫差所建吳越之吳也

波有湖則之謂湖州本未均然可考湖州有日計論惟然遠射春即官屬湖州之吳王夫差所建吳越之吳也

下耳中曰朝廷傳濟王亦至矣後秀曰若謂此言指更宜區區臣以為然然向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非嘆甚人主誰能以

二帝三王湖州中曰一姓者年名德為四此一姓之姓也湖州下道德州年以從前史 洪書卷字舞於

潘人曹川湖州有潘水一名潘源出天目山是湖州有下道德州年以從前史 洪書卷字舞於

蒙古武仙殺史天倪天倪弟天澤字道元 討西山天澤復入真定 武仙聞彭春欲復山東州縣乃叛蒙攻殺都元帥史

天澤曰不共國之誓死亦當往况不死非遂傾囊資易鎧仗南還行況滿城得士馬甚眾遂擊軍車伯枯詣國王博囉子

王博囉子言狀乞濟師博囉命天澤嗣兄河北南路都元帥遣錫約台國備特克來氏按錫約台國備特克來氏乃元史

千捷之合勢進攻仙山仙山將葛鐵鑄來拒天澤擊之乘虛至市山界無極合擊賊正定府 拔趙州仙敗奔西山天澤遂

復真定 而武山色德縣定天澤與葉城未幾天澤父葉城之兵入真定 葉城縣屬唐以葉平宋元屬唐今屬正定府

二月季全作亂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曉被為制軍使撫之 許國至鎮靜全妻婦內弟過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親者無
曲直偏生之禍賞十損八九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舉子眾曰全仰我養育我豈不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
數致厚餼遂全還劉履福亦使人覲國意向國左右語覲者曰制軍無等女等意厚福以觀全全棄將收曰我不來制國則曲在
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還楚州上謂省贊戒全曰即使使官來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生納全拜不為止全怒視曰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降賊於於伏殺
使使軍村之
所必加編遠乃
秋亦分於安未
能其賊心之
制屬性為難
不容及全上
表使罪理亦
重重之不問其
各仍無能吏可
見若若若若
之若賊無恥甘
以軍賊以自卑
是謂賊以自卑
軍不足為賊
人賊能編遠
若此何以為國

何許人軍一但位於上使不相親善如實也則其賊心不降也國雖欲威會安全道勞加厚全賊不樂度福謂國之暴各量事先
降先令陽善觀嘆度福亦怒既而全欲往青州以圖守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馬更折節為理因會其間出
別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勳必請得請公拜國太真語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厚遣度福還
楚高亂國渠而進馬步軍十三萬大開城門以望北人之心全生舉火及城陷其城已內自青州通四州土事賊全
從于足度福中則步軍數萬于圍計其圍步軍知之
從文使不知兵者則步軍圍城及圍計其圍步軍知之
圍屬聲曰不得無懼矢已及輪流血敵面而走亂兵乘其未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甚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異國登城樓絕
城走伏道堂中宿馬是日虜補善善先以報其辱明日國繼于道事聞史彌遠遣使使虜事令息以徐曉被奪守海得
全歡心乃授曉被制使令虜善換全全聞國死自青州還楚任青度福不能彈壓致忠忠多之開斬數人上表待罪朝廷不問知楊
州趙范德制軍使印于漕卒中以授曉被曉被至竟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曉被降等止之賊眾乃悅曉被至以恩納全恩堂稱
三月移水渡使在宿遷山
可和也

夏四月太后以疾罷聽政

五月辛亥虜善善于恩州善善敗之 許國死死年全藤善善於山東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兩軍並聽我即制善善大罵曰
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言乃斬雷輝人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五月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善善出兵
與戰全敗走僅其馬二千劉慶福引兵救全又敗全退保山岫抽山陽也善善單以北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難會全遣人求徐
樞者與善善議連和乃止善善致書沿江制軍使趙善善相
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復收復一京三府然後善善戰河北盱眙諸將善善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
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諭之彌遠不聽
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拜太師許之

彭善斌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善斌詢真若實以愛古兵來擊善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善斌既克山東復納年全降兵兵勢
大振連圍東平嚴實請和秋七月善斌詢真若實以愛古兵來擊善斌死之京東州縣盡陷 善斌既克山東復納年全降兵兵勢
圍之遂以兄禮事實時實家尚數千善斌不之奪而留所掠實善善家屬不達七月善斌真定逼西山與博勒和等軍相擊善
斌分賞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亦迫即赴博勒和軍與之合連及善斌戰於內黃之五馬山在內黃善斌兵潰史澤以
銳卒擊善善後遂播我賊說之降善斌屬善曰我大宋臣善善為他臣臣節遂死之子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有實所統有全魏十分善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一

宋理宗皇帝

四

理宗在位善又
政無足記後人
夫許其能推宗
理宗當時內外
政紀垂於此者
多矣乃其一一
飾法其意亦高
足無遺元秋纂
附之任之程朱
而不用現在之
真粹即所謂推
崇理學入與某
公之好前何以
異哉

總書者全書
之要至其可
夫者之要其可
以爲諸書司馬

之二魯之九凡五十四城後又割大名彰德外屬而益以博定德澤四州時所在發與獨官所統治要四方之民歸之

贈張九成官爵錄程嗣後 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太師追封榮國公文 九成研思精敏多所訓解單與學

佛者游故談論多偏存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禪宗令

以梁成大時州人高舉察御史龍圖直學士院直德秀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時論濟王事者眾史彌遠事之成大以知縣檢海侍

選留事彌遠家幹者為昕一日言直德秀事成大曰若人盡必能辦此事所為違其誇述權御史成大因與其澤李知孝

光之賊共為彌遠厚凡忤彌遠者二人必相傾擊之於是給事中王堅等數德秀所主濟王贈典其澤等繼勦之遂命提舉

五隆宮宮使亦言濟王克成大善復父勦之錫二秩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入國成如李與其澤

冬十月蒙古主伐夏取甘肅州西涼府十一月取靈州進次涇州 以西夏納仇人喬拉克和魯兒等為導及不入質子也

以孝知孝為右正言 知孝耐史彌遠而已其德秀錄了翁之誣蓋乃上疏陰欲之古曰士大夫以名節自守及不入質子也

常德府知府年越二日謀謀大夫朱端常勦了翁欺世妄名郭榜國德秀奏劾詆誣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

煥童聞待制罷祠知孝復上書乞追削去德秀以正典刑帝成大亦奏了翁已從追貶人竊以為罪大罰輕德秀往往借律不

減了翁相半桐滿家食宜削秩貶戍一等施行彌遠勦帝下甚重帝曰仲尼不高已甚乃止成大貶書所親曰直德秀乃真小人

認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所本有也此世有也此世有也此世有也此世有也

給京重緡錢 以重更給在京諸重緡錢有差出成之家倍之自是廉悍吏莫淫而重更成給之

愛古使人如高麗末帝再殺之 自是高麗與蒙古不通

丙午年金正大春正月贈陸九齡等具錄狀臣呂祖謙陸九淵後 詔贈陸九齡直秘閣文 沈煥字叔穎直學文閣錄狀

三月建昭勸孝德閣 趙普魯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王沆王旦李燾陸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獻等五顯

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洪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國形其上

諸侯其後之
後使史之實
未更足取此
皆更通達事
案其文以理
一時以此術
名其實其耳
推其方雖大
有才略者不
能制其國除
雖其國皆以
儲小人參議
案其是道信
用之卒被殺
被逐其其章
見者惟以賊
為其後播其
刑如是安其
能其報字

蒙古圍于金子青州 全北劉山東拔劍廷以疑蒙古古攻之全大小百戰不利來城自守蒙古圍甚密夜而城皆金備援路
絕與兄楊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行當先下城汝聞道南鎮提兵赴援可尋去路全曰數十萬動龍水易
支也全朝出城夕陷不知口歸于是全而重言福還定

秋七月是王惠旺以夏皇子脫立 蒙古王入夏城邑多廢德廷其律而卒國人入脫
八月金置益政院說書 金主詔設益政院于內庭以禮部尚書楊景夏
政事直言教諫與翰林學士趙秉文同為時所重
徐時穆能以劉球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聞金子全為蒙古所圍稍欲圖之以暗殺徐時穆謀其劉球程意運關使鎮江制都統彭托
延夏化亦垂派代璋從與尤力故以璋代暗殺化代璋知盱眙

冬十一月盱眙忠善夏全作亂劉球以眾降金 璋至是州心知不能制取盱眙四總營僅以鎮江兵二萬自護夏全濟州後璋素
畏其狡不許彭托自以望州現璋更沒曰璋止夏全意欲遣盱眙璋理猶懼夏全我何能用乃邀夏全曰城賊常不滿三千使
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在旦夕大尉苟不往赴會夏全折然帥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信入屯城內璋驛傳使率
全已死卒桶欲分兵赴青州璋令夏全歐使兵楚城全之當當夏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

全已死卒桶欲分兵赴青州璋令夏全歐使兵楚城全之當當夏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
全已死卒桶欲分兵赴青州璋令夏全歐使兵楚城全之當當夏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
全已死卒桶欲分兵赴青州璋令夏全歐使兵楚城全之當當夏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
全已死卒桶欲分兵赴青州璋令夏全歐使兵楚城全之當當夏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

盱眙欲為亂時盱眙張忠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怒璋自動未幾死
三年 陰正大春正月以姚仲為淮東制置使 朝廷以姚仲嘗與金子全交驢故命之仲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
知其為朕撫定之仲至楚城東城舟以治事聞入城見金子全妻楊氏用徐時穆故事而禮遇之楊氏許仲入城仲乃入寄治僧寺
中極意娛之

贈朱太師信國公 善先誥曰文至是詔曰朕親來喜德社大學論學于孟子中庸發揮聖賢精義有補治道朕勤治法讓學極典
刑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皇子工部侍郎在八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居多言其詳請之不釋手惟不與
之同時也

夏五月全以有州降蒙古 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營其軍全欲降懼氣其議乃焚香南向再拜以自經二而使其黨
鄒衍德田四款已曰誓如為不有身然無袖邪今北歸未必非福全乃降于蒙古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一 宋理宗皇帝

五

蒙古遣使言欲歸千金

六月戊申朔日食

楚州忠義軍楊作亂連燒州以統制楊紹業兼淮東制置使改楚州為淮安軍 劉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屬階懷不自甚欲圖
手福以贖罪子朝福知之亦謀殺慶福于是二人互相猜忌不復相見一日福偽稱恐不出司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
慶福慶福走左右殺之福以慶福首納于姚州神太母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橫掃劫掠所致福是眾曰
數見神促之神謝以朝廷撥降未下至是福乘眾怒與軍人妻楊氏謀召神飲神至而楊氏不出就著者公左右散去福兵欲言
神鄭行得救之得免去積賊城夜走歸州州死朔是以淮亂相仍遣師以斃始欲輕淮而重子楚州不復建關就以其帥楊紹
業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稅之若屬廣州然

金遣使請和于蒙古

蒙古主滅夏以夏主觀歸順自吳朝帝至魏亡

蒙古主蓋兒及城邑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者百無一二白厚收野蒙古

主避署于六盤山魏見 朔月夏主觀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 時魏將中子女財帛皆歸魏主觀力屈出降遂繫以歸夏亡

秋七月張林等歸淮安討于福斬之 幸全之資以贖軍資糧不繼屢有怨心全將國安用備通嘆曰我曹未外日受銅錢二百是

州物財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仇相尋使救曹無所求食時張林邢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道全圍氣今歸于此

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善救深會為全所辱五人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及者未除耳乃共謀殺幸福及全妻楊氏以獻遂帥

眾趨楊氏家福走出邢德手力之相屠者數百人郭統制者殺全父子通及全妻劉氏及楊氏函其首并福首獻于楊紹業

紹業馳送臨安餉鄂督書

詔知盱眙軍彭化及時書經理淮東八月化將張惠等叛化以盱眙降全 時檄化及總管張惠等叛時青井兵往楚州使便宜

盡戮軍人全餘黨化輕信才不為守等所服得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朝廷以時書為首檄青井兵往楚州使便宜

于青州遷延不決會成進以朝檄至蓋書不及已乃歸盱眙詔張惠等叛化來其醉縛之漕淮以盱眙降于全全人俾惠等制河南以

拒蒙古而使總制完顏鄂和成之

蒙古以年全行劫署于山東淮南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 全得時書報掣力告蒙古大將求南還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

之誓還南必叛蒙古大將乃承制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舉制山東歲獻金幣全遂與蒙古張惠差及通事數人還楚州服蒙古

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業聞其空還留揚州不還王善沐善全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郭統制亦為全所殺既而

全漢報時書付其眾

此化總領也 蒙古事機其過 固不待言若時 亦不通紅袍賊 魁降全後歸 眾始於一進退 無難之人耳有 何重望而朝廷 忽而欲化等而 機事致使諸將 離心離德事就 奇之長首張惠 等數年全遂

惟為江之存賊 已不宜輕言况 有燕府當討神 非其人則當復 得而見其可以 一時變亂豈不 漢建國後安其 原由直登金表 政之不綱奇一 喜矣

不出送以自視
其強並足深責
而東之考臣許
雖是如欲無亂
而得以建策東
河所見方成此
大維耶

冬十二月金封年全為淮南王全不受 時全敗完顏和于龜山故也

蒙古兵入關外以收諸監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防與紀安此三關謂保平白水仙人地漢中而西之關以三關為名其地皆在四川也紀安見見州 逃歸 先是蒙古自鳳翔從京北入之關中大震發其軍蒙古復以兵破關外諸隘至武

防南侵帝命樞臣米其計 蒙古主在六盤山病甚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阻大河難以進攻

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襲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亦能戰破

之必矣言訖而殞 年六十六 葬起第谷在 第四子圖類監國 史曰元太祖深沈有大器用兵如神故能

多時史記不備云 蒙古兵海西和城黃羊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破實謂是杜氏曰若逆自為

家古入西和州知州書使寅請成之子死之 家古兵海西和城黃羊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破實謂是杜氏曰若逆自為

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林死不共王事者即能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毋勞黃飯而共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成始定元年 金正大春三月金將完顏保善善名善字德世以少字行大敗蒙古兵于大昌原

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元顏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忠差重提控元顏揮善善出應命許之揮善善即提甲上馬以四百

騎大敗蒙古八千之眾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三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名金國中穩定遠大將軍世襲揮善善一

軍官回紇奈曼毛澤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執之很難制揮善善御之有方生作建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

奮陷津諸軍倚以為重已而揮善善復敗蒙古于衛州在正大後又敗蒙古於有特 蒙古兵海西和城黃羊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破實謂是杜氏曰若逆自為

夏六月壬寅朔日食 冬十一月雷

配二年金正大六年 蒙古格德依立是為元 諤格德依自和博在和琳北舊之地來會是耶律楚材以太祖道

名諸事畢會請止諤格德依時國類監國諸王意猶未決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

王奉諤格德依即位于和林東金騰河唱囉囉琳使鄂博之地時庶事草創儀制簡率楚材始定冊立律儀俾皇族諸王尊長

實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書紀之
冬十二月蒙古始定其賦 中原以戶西城以丁蒙古以牛馬羊

蒙古以史天澤等為萬戶分子中原 蒙古主以史天澤劉哈瑪爾本名嚴字孟方清州人蕭札柱為萬戶分統漢兵真定河間大名

東平濟南五路隸天澤平陽憲寧等路隸哈瑪爾

三年元貞二年春二月起復趙完趙普弟節制鎮江徐州軍馬 完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突俱復視事

蒙古立十路課稅所 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官庫無斗粟尺帛之儲于其後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

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

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汝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立十路課稅所報

副使二員高南士人楚材因問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

夏五月以子全為彰化侯厚節度使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命遂罷罷揚州崔朝宗 全自選寬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全知東南

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楫之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粘後厚募南匠大治航艦船自淮口及海相

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在淮安府射陽縣北與鹽城濱海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解遣舟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善權欲習海道以觀

畿甸然以山東經理未定而募員自上者不可缺故外恭順朝廷以就錢糧因以留貨輸蒙古朝廷亦以全往來山東得以少寬

北顧之憂遣餉不絕全因遊說于朝復請建關山陽又遣使入金具欲銷朝廷兵備乃遣軍士釋棹潛入京師皇城縱火焚御

前軍器庫子是先朝兵甲盡矣全欲先燒揚州以渡江分兵且難及不以志其下始乃挾蒙古事宣遠以州此處明而蒙古實不

可領而其不臣之迹猶復顯然 乃為其外侮之

以捕魚為名水陸數萬德據頭城戍將陳玉孫糧道皆通入城據之朝宗官皇遣新官王節德全選師全不許留朝祥

兼友守城而自提兵還楚州以狀白于朝曰遣兵捕魚過德縣令自棄城遁去唐軍民驚擾不免入城朝宗命通判趙璠夫攝州事趙璠

銀令釋兵命制軍司節官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嗚呼與果不文制命朝廷為罷朝宗命通判趙璠夫攝州事趙璠

深以全公反為慮憂跪刀言之史鑑遠不納

秋八月蒙古史天澤攻武仙于及仙敗走胡倫備在遼寧省 先是天澤擊山仙自西山敗走汲縣陰使賊帥金復到仙

為恒山公自符衝州至是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哈達率眾來援蒙古兵與軍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諸軍合攻之

仙遁去屯胡倫備天澤遂取新州

詔天德通德不絕... 北賊武臣民之語... 便宜安撫猶有內國... 蒙古王帥蒙入沈... 伊刺豐阿拉... 之曰我... 遂起風潮... 十二月... 史彌遠... 恐恐發... 坐都治... 而果... 之... 處... 苦... 告... 門... 闕... 亦... 詔... 立... 前...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北賊武臣民之語謂者太息時史彌遠多在生焉執政又不以為意猶謂清之深喜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趙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安撫猶有內國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善湘兄弟力謀進兵討之

蒙古王帥蒙入沈西金以完顏哈達伊喇豐阿拉行省事手開鄉以備漢關 初蒙古使翁郭羅額納等至陝西議和金行省伊刺豐阿拉拏合哩亞特德等懼其世事機留之已而蒙古圍慶陽豐阿拉拏擊敗之圍遂解豐阿拉拏意驕滿乃遣翁郭羅羅連謂之曰我... 備軍馬能戰則來翁郭羅羅連身蒙古王叔節與其弟圖帥衆入陝西朔朔京兆同華之間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

遂起風潮金以平章政事完顏哈達及伊喇豐阿拉行省備以備之

十二月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 全寇至揚州濠州頭... 揚州副都統丁勝拒之全乃攻城南門趙葵夫得

史彌遠書許增募五千名糧餉全歸楚州即遣劉易就全臺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了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柳書不受歐夫

恐恐發牌印送趙范于鎮江范亦刺日約葵葵帥雄勝軍進武定強勇四軍萬四千赴之時全引兵攻秦州知州宋清迎降全入

坐都治盡收其子于各將將趙揚州關危甚已入揚城全報期約曰我計先取揚州波江今雖有趙揚州令二運分兵于秦

而果攻揚州至濠州... 之... 處... 苦... 告... 門... 闕... 亦... 詔... 立... 前...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之... 處... 苦... 告... 門... 闕... 亦... 詔... 立... 前...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苦... 告... 門... 闕... 亦... 詔... 立... 前...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門... 闕... 亦... 詔... 立... 前...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闕... 亦... 詔... 立... 前...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亦... 詔... 立... 前...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詔... 立... 前...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立... 前...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前...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乃... 福... 福... 御... 卷... 宋... 七

福... 御... 卷... 宋... 七

御比惡民通盜得覽

卷九十一

宋理宗皇帝

七

御比惡民通盜得覽

魏如王乃理所
必無好者作
此其語以修為
繼史家孫信也
書之爾毋不值
一家也

遇日如

四年正月春正月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全沒圍城斬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

門掩擊全走土城區軍蹙之蹂躪甚眾范深于西門賊閉不出矣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

千果趨漢側李虎力戰城上一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布橋並出為二迭陳以待之自己

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擊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臨全驅騎馳城賊全及重鎗皆不

勇而輕若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限官軍去為賊所易者其狼狽以誘之全望見空闕而引范麾兵並進葵親揮賊

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子蹙其腹阿全督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並進二軍感之全趨新塘

新塘渚深數尺會久晴渚戰塵如埃埃城全騎過之皆陷渚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二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

頭自度卒掉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皆將校也全死餘黨欲潰圍安用不從議推一人為首募賈相下欲還淮安

奉全妻楊氏范葵遣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提聞趙善相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提刑善相妻子汝楫史瀾潘瑛也墓請

無阻而善相亦以范墓進取有方欲揚揚數致能成功

蒙古圍金鳳翔復四月克之 蒙古圍鳳翔有金行省哈達魯阿拉這運不進全主遣德安判官白華字大舉諭之哈達魯阿拉言

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遂全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不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以與渭北軍夾手許北軍聞之必當奮赴少

許鳳翔之急哈達魯阿拉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大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全主遂取鳳翔哈達魯阿拉還

京兆氏於河南信元於慶善好成之

五月趙范趙葵奇收復淮安 趙范趙葵復師步騎十萬攻鹽城屢敗賊眾遂薄淮安城初賊萬計焚二千餘家城中民聲震天五

月淮安五城城柵俱破斬首數千燒宮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復舟師又勦擊其水柵萬五城餘址賊始懼王賈趙必勝

全子才等移若西門與賊大戰又破之全妻楊氏謂鄭衍德曰二十年梨花樹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擇往不行汝等來降者

以我在故耳遂絕淮而去其當節遣馮相寺納駱軍門趙范許之淮安遂平

國安用降蒙古以為山東路都元帥 安用從全妻楊氏走山東降于蒙古蒙古以為都元帥行省山東

蒙古侵金使韓布于 韓布不來假道秋七月至汴州統制張岳報之 初金降人李昌年奉蒙古圖類白金蓮沓將二十年其所

恃以安者魯關黃河耳若出界難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魯鄆六事集六國類然之至是白于蒙古古主蒙古古主乃會諸將期以明

年正月合向北軍攻汴道國類先擄資難韓布于來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兵會之至汴州黃野原見統制張岳岳之圖

魏開緯布于先曰宋自晉書其時者於今日之事由且有錄矣

八月蒙古圍類入武休破興元遂使仙人關注見前 蒙古圍類分騎兵三萬入大散關攻破鳳州徑趨嘉陽注見前 此名廣洋州攻武休關生山截徑崖注見前 出武休東南連關與元軍民賊走死千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由

別路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鳳山唯注見前 撤屋為後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夔府略地至西水線注見前 城寨百四十而還東軍屯于興元洋州之間以趨饒風關注見前

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 楚材奏諸路州縣長吏軍民事萬戶府軍總軍政課稅所專堂錢穀各不相統攝者為令蒙古

主至雲中諸路所言謀竊銀幣及倉庫物料文簿具陳于前悉行焚材元奏之數矣曰卿何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

印俾領其事無巨細一以委之

九月太廟火 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三月六部御史書秘書省五條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師馮奉衡卒乃救之也

帝素服滅膳撤樂禁執降官封一等注見前 帝素服滅膳撤樂禁執降官封一等注見前 帝素服滅膳撤樂禁執降官封一等注見前

蒙古攻金河中取之 蒙古主圍河中急索亮福慶善勢棄京兆史遷遷各糧軍火郭和元帥板子郭和俱內換一博賊好以華以境

故加以其明時之懼城大而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軍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地穴百道並置晝夜力戰樓

檣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破軍火郭和猶據得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斃板子郭和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開棚初板子郭和在鳳

翔為戰戰奉御疎爾效注見前 今所制有除及改河中總師同赴召株爾遂誨郭和奉旨防秋畏怯遠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

能死節因杖殺之

冬十月蜀口諸郡降于蒙古 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詔以車馬高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注見前 趙彥呐若刺之知興元府初彥

呐治西和五年安丙待之甚厚在興之以彥呐太言無實必誤國事不可付以邊關朝廷不從

蒙古伐高麗 以其報使者珠古注見前 以其報使者珠古注見前 以其報使者珠古注見前

十一月蒙古圍類入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金元額哈達伊喇豐阿拉自順陽注見前 十一月蒙古圍類入饒風關十二月渡漢江金元額哈達伊喇豐阿拉自順陽注見前

輻重 圍類攻饒風關入之由金州而東將糧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召宰相參謀入議皆曰北軍官馬里之險惡

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曷武注見前 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睢鄭曷武注見前

守洛陽漢關懷主等處嚴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嚴警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

主太息曰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國亡家妻子以養軍士令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為國天下其謂我何朕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一

宋理宗皇帝

我江與舊僅能
顧而不從及因
不若能之渡而
後者可以出青
制勝及當東方
渡之勝其其無
備如退當之不
及後身其當不
不空身乃哈達
費阿拉既以後
至夫事機復則
列步趨後復不
勢敵其體望不
前已時於遠達
分遠之道而兩
入者而飾登
源漫無區分一
別類亦可觀一
一則謂彼將安
歸據度在方坐
受其報且又隨
應其捷者及城
民其岸尚可離
謀乎

思之熟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諸將屯界鄂十二月哈達費阿拉帥諸軍入鄂州楊沃衍一名叙理
噶爾丹人排沃噶爾丹帥林 權善善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關將兵屯漢江哈達費阿拉召諸將議由先化截
江與戰及救江而後戰勢是張惠阿達茂一作茂皆曰救江便戰之渡則我腹空一處必為所潰費阿拉曰使彼在沙磧且
當往來之況之渡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哈達費阿拉始進至高山嶺一作嶺分據地勢列步卒于前山騎士于山後費古兵
前陣散如雁自來起轉山麓出金騎兵復分三隊而來哈達曰今日之勢未可戰也俄而蒙古騎兵突前金兵不得不戰短
觀之竟不兵接三合蒙古兵少卻其在西者費阿拉親軍環繞申騎後而失之金營勇猛殊一作殊力戰始退哈達曰彼眾
說三萬而端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日彼不得食若來其帥而擁之必勝矣費阿拉曰江路已絕黃河不水彼入重地將安
歸乎何以速為速不速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邊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晨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
達費阿拉議入鄂州就糧辰已聞劉林後蒙古兵至哈達費阿拉迎戰交捷之際蒙古以百騎逐兩行有輜重而去金兵幾不
成列夜二鼓哈達費阿拉乃入鄂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鑼招之哈達費阿拉應其敵以大提閱官來實諸相置酒省中左丞
車蹶且善且泣曰非今日之扼塞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華然也于是民保城壁有官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海騎交至多
被俘獲

新作太廟

壬五年金天興春正月以孟珙字璠為京西兵馬鈐轄屯襄陽 初珙父宗政知是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
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使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皆統珙又解平堰于襄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
隔關亦曰沙河在是 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二文溉田十萬頃立十柱三轄使軍民分屯遠儲費克珙又命忠順軍來自
番馬官鈐轄粟馬監管員至是以母憂起復駐劄襄陽

以史高之辭子由為京湖制置使 知襄陽府

蒙古主自白坡即白坡鎮在襄陽府孟縣西渡河次鄂州使其將蘇布特圍金汴京 蒙古主用西夏人實克一作實計自河中
由河清縣縣置金統治玉津園改曰玉津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圖類以師來會蒙古主遂入鄂州遣蘇布特攻汴城金主召
犀臣諸所守有言珠赫呼高琪所築襄陽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于是決計守外城修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
周百二十里不能偏守故議以邊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假借而用得百餘人又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
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毋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東文為文致元布宜備車

動人以言所感
已漢本無秋於
聞者亦物歸其
大文明之遺
漢人在此因此
而後動民之心
實亦其法於
其一乃悔過之
繼而下征伐之
今後行百經能
為其益於新能
感感均非此亦
不足供錄

後者事相必
周文入世世
道遠之故而志

金完顏哈達伊喇豐阿拉引軍援汴及蒙古圍魏于三峰山此山在魏州北戰敗而北所逼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
兵止三千而我戰是弱也金軍至鈞州鈞州在河南沙河在河南魏城在河南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欲擊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
休息餐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哈達等遂發蒙古兵自北渡者非集
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行營路得之金軍遂追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
肉更進休息金圍備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二十騎入竹林中遂在密縣楊沃行
與漢張忠志持大槍奮戰而死此在河南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二十騎入竹林中遂在密縣楊沃行
失所在哈達乃與種善善等以數百騎走入鈞州蒙古主在鄧州聞圍類與金相持遣琿布哈此在河南口瀾不花此在河南哈達等
台分並發齊拉袋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于是乃令攻鈞州其城外哈達遣軍圍城中城破蒙古兵行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
恃惟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種善善趨避隱處報掠稍足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自事家
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謂國類問其姓名曰我中老老總領種善善也大多原衛州倒回谷之將官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
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腰折之劃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我之者以
馬灌醉而視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聖阿拉走蒙古兵追搗之械至苦官山此在河南圍類欲降之徒復數言言教不從唯
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斃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為矣

二月金陝西諸將秦漢關東連蒙古追及于千鐵嶺此在陝西皆殺之 初金圍蒙古兵入饒風關遣國克坦馬登此在陝西行省聞
鄉以備備國克坦拜扎為關陝總帥使自行事會阿里哈此在陝西傳旨召馬登援汴烏登遂與漢關總帥納哈塔林仲此在陝西
合關秦魯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晝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航入陝金宰相率軍以潼關降于秦古蒙古兵遠長驅
至陝馬登發關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水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國之自唐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盡
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嶺巔欲戰而餓馮子走事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遂大潰烏登蘇
仲從數十騎走山谷追搗之皆被殺

蒙古取金唯州遂圍歸德府不克 蒙古圍歸德金行省什嘉紐勒輝本名十六萬石蓋命經應真高錫字御高錫錫其材智
故得不破

金復以完顏德布為左丞相 先是完顏德布謂都事商衡軒曰古來宰相必用文人以其知為相之道德布何所知使居此
位吾恐他日史官書其時以某為相而國亡遂請致仕至是蒙古攻汴日急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平章政事博索內稱名水出於
出世祖諱詳按

之以助國用

秋七月金殺古使者三千餘人 金虎虎坐申福等殺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國安用降金金封為元王行東京尚書有事賜姓名完顏用安 先是金徐州軍亂國安用入據之

三州蒙古帥郭卓囉囉古欲儲聞之怒曰此三州我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遂將張進軍兵入徐州安用懼乃與徐州

總帥王德全叔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乃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州徐州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

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宜重信誓

始至邳封拜安用賜姓改名且以空頭河朔山東救文使便宜從事先是金徐州軍亂安用入據之

安用應稱稱州日出現使節能保如奇苑先定使人取金所賜物觀之喜見顏色乃從徐州城下入見金主

之世是也安用安國已死安國之子安國安國之子安國安國之子安國安國之子安國安國之子安國安國之子安國

金世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汗八月遷蒙古于京水

南陽收清軍十萬人屯留山在徐州北即此山今亦謂之大劉山汴京被圍金主詔武仙與鄭州行自完顏思烈

沙呼呼德等糾兵合兵入援仙至至金縣東遷蒙古兵即攻軍店山店在徐州東北即此山故名報恩烈曰阻濶結營

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遲嘉喀喀師兵進思烈等至京水蒙古象之不戰而潰仙亦敗走還留

山喀喀喀宅中卒三日思烈軍潰即夜乘輜重馳還

閏九月慧出于角 帝避殿賊購樂路中外臣僚指陳缺夫無所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

高麗置設蒙古所置官蒙古伐之 高麗置設蒙古所置官違呼嗚嗚齊帥聚入海州蒙古置設古

金括粟民間 金主以和議既絕懼兵再至乃復僉民兵為守禦備逐括汴京粟以完顏珠赫

置局以推舉為名珠赫諭民曰汝當從官推舉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各各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之且善其

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哈罕一名呼嗚嗚復親道用其言京城括粟尚可恃焉高石金主乃命哈罕為參知

政事與左丞李遵復持之 哈罕等各取百石存石角三斗以奉之

軍備以令眾儲儲則言安夫各于兵儲者主之完顏珠赫以自食其肉也且三升六斗之儲也收時不聽急括元

成實且京師息令欲在社稷存存百石以奉之

食金主聞之命出大臣來作粥以食貧者

御九卷尺原益算覽 卷九十一 宋理宗皇帝

行取金銀如百
林不保社稷而
推與固存其家
要不去於前因
警其

越不效其
古天政之其
先見其非則時
朝臣所及後
乃救金之難
遂思復三京
去則大而則
地矣夫金之
有為不其
然以精之宋
敵方之元不
審時勢不度
量實難於
舉動魯魯料
范之智何如
於前而不能
於後耶

有司... 冬十月金野昭守將以城來歸詔改為昭信軍

蒙古圖克... 六阿里克布克... 金以汪世顯... 初世顯以戰功為征行從宜分治陝西路時調度君迫世顯... 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呼沙呼為軍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呼沙呼勤王東下而濱乃以顯世代之世顯勵志首為器械精賦

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蒙古遣使來請代金許之... 蒙古再遣王... 日宣和海... 金主守緒出奔河北蒙古蘇布特復圍汴

入鄆或言欲入鄆蒙古蘇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鄆下金主未決乃起浣白華為右司郎中閣之正華言歸德城雖空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既汝州有蘇布特則鄆下亦不可往計今事勢急直赴汝州與之一決然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食力猶在若便得戰在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鄆人之心或止為辭遂之計人心頗動蒙業未公毅然從行可謂當之金主不從翌日遣軍士于大度殿諭以京城金盡令擬視出邊以右丞相權布平章軍常等帥軍應從蒙政納蘇骨柳完顏等皆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我等壯士母以不預邊發之數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

太后皇后妃主劉大憫至開陽門慰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我等壯士母以不預邊發之數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宋功當在在戰士下聞者皆流泣是日皇元帥呼沙呼援兵至言于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升毫不可往金主遂決意東行遣次黃陵岡諸將率河朔金主從之蒙古蘇布特聞金主東走復遣圍汴京

卷之九十二

宋

理宗皇帝

紹定六年二月春正月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博索以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於博索伏木

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博索以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於博索伏木

金主守緒濟河使完顏博索以衛州與蒙古兵戰大敗金主走歸於博索伏木

德總帥什嘉紐勒輝送糧十五百石至蒲城... 能濟軍古輝爾古納... 滙蘇岡... 兵蹕其後戰于白公廟... 言軍已潰北兵近在限外請幸歸德... 棄師遠大潰金主入歸德...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 亂時兩宮已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 二公坐視何也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遠如是立聲其黨先殺廢呢雅布次殺詢蘇肯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 勅兵入宮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 后詔命為梁王監國百官拜舞立自為太師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弟尚為平章政事倪為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 布特軍蘇布特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始信其言降也... 前索賜... 命... 帥... 夏四月拜恭聖仁烈皇后

金崔立殺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 在城金銀搜索... 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譔太后作書諫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 免廸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行聖公孔元措等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 妃等子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蘇布特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 則元次城... 見家古... 富貴之... 城外... 宋理宗皇帝

金崔立殺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 在城金銀搜索... 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譔太后作書諫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 免廸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行聖公孔元措等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 妃等子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蘇布特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 則元次城... 見家古... 富貴之... 城外... 宋理宗皇帝

金崔立殺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古軍... 在城金銀搜索... 此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譔太后作書諫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圖... 免廸氏梁王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行聖公孔元措等赴青城蘇布特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 妃等子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蘇布特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 則元次城... 見家古... 富貴之... 城外... 宋理宗皇帝

孟珙擊武仙于順陽破走之遂復鄧州 金唐鄧州行省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刺瑗互相
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帥師違天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俾其將士四百餘人繼又敗
金人于呂堰在襄陽府襄陽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登山在商州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伊刺
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瑗納之為易衣冠以賓禮見于是降者相繼與言千立萬之四關州之人宜因其帥才而使之將土其人
以瑗其意甚之從之

五月金窩察圖納鈔先志孝軍萬戶後國鈔其主守塔于照碧堂在歸德府城南六月國鈔伏誅 先是窩察圖納鈔亂殺元帥

什嘉祖勒輝入假左丞相李璘等時會古特穆德克圖克用且日遣兵討之民心搖動請北還可以圖恢復保州之

謀反其特穆德克圖克用且日遣兵討之民心搖動請北還可以圖恢復保州之

其母國鈔乃日相往來謀議金主窩察圖納鈔之某國五月五日祭天軍中喧嘩又喧嘩其國鈔年志在軍軍將德志克特穆德

克圖納鈔之使其國鈔而遣 真拜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至是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

恐泣語近侍去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我不知人為此奴所困耳于是內侍局令宋廷無名書已改今改奉御紐粘

祿溫綽作女塞烈烏克遜愛錫作古等密謀討賊且聞蘇州城堅池深兵眾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忠陳損等

州便宜總帥馬廉字鶴亭入謁金主窩察圖納鈔曰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諭國鈔以幸蔡固納力陳不可至

于扼腕頓足意趣巨測因此疏于泉曰敢言南運者斬泉以固納為無君讓金主早為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丞相議事而令溫

綽伏于照碧堂門間固納進見溫綽從後刺其肘金主亦拔劍斫之固納中創投城下以走溫綽愛錫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潰

甲溫綽請金主親撫慰之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

蒙古取洛陽金中京留守強仲死之 金主以強仲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行總帥府事月餘覆盡軍民稍散蒙古兵

復至仲力戰蒙古稍退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仲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出轉戰至僅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

見蒙古塔齊爾一名布魯博特仲語不避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賞汝命仲不從左右持

使北面仰御頭面向遂殺之

金主守塔走蔡州 金主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州時又雨朝士慮從者徒行泥水中披青裘為履足履盡腫明日至亳州金

主黃衣皂笠金免鶻帶以青黃二旗導前黃纛擁後從者二百人馬五十匹而已行次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還近侍諭以

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立下留一日連次南六十

里避雨雙溝寺中為父滿日無一人進金主太息曰生靈實為之一慟又入蔡父老羅拜於道見金主俱俯首皆莫不流泣金

主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道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鄆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何固公至朝廷不許

蒙古塔齊爾圍金蔡州冬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金主拜天于節度廳軍臣陪從成禮金主成諭之因賜也酒酒未竟

通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成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于城東既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齊爾以

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募長豐圖之史嵩之命孟珙江淮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

蒙古之約塔齊爾大喜益修攻具斷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呼沙呼日以國家息軍君臣分義撫備其民

且營置糧備米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既而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避其鋒路得降人言蔡城中

鐵砦曰已署兵當盡死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齊爾約南北軍毋相犯頃之塔齊爾遣張泰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餉二卒以去

柔中流矢如蜚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旦珙殊死戰連逼蔡潭潭水立柵潭上命諸將登蔡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

而上連拔蔡潭樓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珙召麾下謂曰彼所持此水耳決而注之酒可立待遂鑿潭果

決入汝水珙命實以新葺蒙古亦決練江江出岷山與岷水合入汝河于是兩軍皆潰攻其外城破之連逼上門金總帥蕭瑛中落

索帥情脫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東囊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炮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擗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

走傷者甚眾洛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呼沙呼命蔡寨沒濠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于城上

立柵自蔽呼沙呼摘三面精銳日夜戰堡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

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真古流澤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或或辱于階庭

間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而又殺廐馬犒之然其勢不可為已

金徐州降于蒙古行省右丞相兀術植布死之 時徐州節度使郭某嘗囑約源州叛將麻琮襲破徐州徐州將士以蔡州被圍

又迫于蒙古兵議出降植布弗從恐被執乃投河求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麻琮遂以州降蒙古

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詳植呼會之郭某為樞密使奉行關陳奏疏植呼人參知政事封史彌遠為

會稽郡王奉朝請彌遠尋死 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勳勞王室宜加優禮于是授保潔昭信節度使

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塔五珠皆官宦扶起八日而死彌遠為相九年二十六年州事畢且又權傾中外

十一月刑部侍郎梁成大等有罪免 時成大權刑部侍郎有旨無之提舉鴻禧觀刑部尚書兼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前

賤無恥遂寢伺命既而臺臣文劾莫澤貪淫害法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當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

賤無恥遂寢伺命既而臺臣文劾莫澤貪淫害法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當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

賤無恥遂寢伺命既而臺臣文劾莫澤貪淫害法害工部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蓋三人皆當附史彌遠排斥諸賢而成大

而依道乃錄取之漸以至因循其甚矣非漢魏金主發使致祭上益曰昭宗州民因奉烏登為丞相中洛索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家古望見火起退及于懸山

成隨州王安國守襄陽將成守光化楊振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應鄧州金穆是烏登以息州來降愛古遠殺之烏登

行省于息州與諸將帥日以歌酒為樂軍士淫穢及祭州破乃與富珠哩中洛索瓜爾佳珠等送款清降為

金主發使致祭上益曰昭宗州民因奉烏登為丞相中洛索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家古望見火起退及于懸山

置城山州州民因奉烏登為丞相中洛索為平章舉城南遷遂焚樓櫓家古望見火起退及于懸山

二月蒙古八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 蒙古圍沛用安救之敗走徐州家古移兵攻徐州用安投水死

安國兵分兩路必得陳氏而後入之及用安死於山東

其尸則西擊馬尾而西家陷而盡陳氏亦死於山東

以費貴妃弟道衍為籍田令 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以陰備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累擢籍田令恃寵不檢日縱

游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

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義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詔太常簿米揚祖詣河南省謁八陵 史嵩之露布至詔遣米揚祖林拓往省謁八陵尋遣米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

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史嵩之遣使以孟拱所獲金哀宗遺骨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哈拉海

等獻于臨安四月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骨于大理寺獄庫加孟拱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

到此天綱四國之興亡何代興之我皇之亡比汝二帝河如嗟叱之職日委其請帝曰天綱曰汝真不畏死天綱曰汝真不

夫皇之亡不中斷乎河之東有因所死不已帝不數語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哀宗之遺骨在汝口汝即殺我屍汝有司不

而已聞者謂之無異如其所說 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

憂不報洪咨養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遠豈可動色相慶淡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帝嘉納之

五月賜黃幹李燭李道傳等誥錄其子 詔幹燭道傳及陳安略之類後樓坊徐理炳等旌其子權養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

賜謚復官錄用其子

金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

六月詔復故濟王誥官爵 太常少卿徐濟州義烏人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帝悟乃命復故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蘆州全子才會兵趙汧汧金故將李伯湖等殺崔立以降 范葵欲來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蘆州全子才會兵趙汧汧金故將李伯湖等殺崔立以降 范葵欲來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

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

夫請開關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亦動輒復之得之說不聽史嵩之亦言襄陽方面劉彥昂未可與趙范

復陳守壁而趙范之害無所由生上雖曰八陵不可朝之語中亦不可無之機以與大兵大有為之資趙范之有

則足食而少將之卒軍用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蘆州全子才會兵趙汧汧金故將李伯湖等殺崔立以降 范葵欲來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

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

夫請開關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亦動輒復之得之說不聽史嵩之亦言襄陽方面劉彥昂未可與趙范

復陳守壁而趙范之害無所由生上雖曰八陵不可朝之語中亦不可無之機以與大兵大有為之資趙范之有

則足食而少將之卒軍用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

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蘆州全子才會兵趙汧汧金故將李伯湖等殺崔立以降 范葵欲來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

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

夫請開關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亦動輒復之得之說不聽史嵩之亦言襄陽方面劉彥昂未可與趙范

復陳守壁而趙范之害無所由生上雖曰八陵不可朝之語中亦不可無之機以與大兵大有為之資趙范之有

則足食而少將之卒軍用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趙范之卒亦可備用

城乃黃州風所
降成道河黃五
勢已窮矣且其
據非由國策
是立國有書
之非由信謂等
非可故立之人
加日書錄以
之於美先
同改書而申其
論

北援三京其捷
保自楚花汴城
之敵由於始計
不敵乃不計
自動而以輕運
備師之失歸罪
甚等並公道
况當時重見
糧士又不武裝
等不入津城能

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伯淵等乃來約立視火立從苑秀折布顏
等數騎往既還伯淵就馬上抱立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元伏兵起元帥薩哈兒苑秀折布顏亦為軍所殺伯淵繫立屍馬尾
至內前跪于眾曰立殺害劫奪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景立首望承天門祭表
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屍掛闕前槐樹上

趙葵帥會全子才于汴秋七月葵將楊頌等入洛陽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
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撤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邪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撤鈴轄范用吉樊
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十命淮西制置司機宜文字徐載之為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誼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繼之各給五
日糧七月徐載于啓行遣和州宣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迪至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
降迪與載子遂帥眾入城蒙古聞之復引兵南下

八月朱揚祖還自河南揚祖朝陵行至襄陽會謀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墮也戌設伏兵又聞淮關刻日進師
眾畏不前孟珙曰淮東之師由淮西趨汴非旬餘不達吾區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破事違師至東京吾已歸矣于是珙與二使畫
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揚祖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恐帝太息久之
蒙古復引兵至洛陽城下楊誼軍潰楊全子才遂棄汴而歸徐載之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米萬石起作餅而食之楊誼至
洛陽東三十里方散坐幕食忽數里有立黃紅涼傘者眾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為蒙古
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於洛曰楊誼一軍已為蒙古大陣衝散今蒙古兵已據北岸矣于是洛之師
皆奪氣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寨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之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
汴亦以史高之不效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幸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渡在開封西北黃河之水以灌官軍

兵多溺死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勸葵子才輕遣偏師趙楫劉子澄奉督失計師退無津致後陣覆敗詔葵
子才各削一秩餘賊杖有差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喬行蘭上言三京掠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京湖制置使史高之免九月以趙范代之

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行義上
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能敬德以還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使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豈難
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屬下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冬十月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行義

十二月蒙古使王徹來言曰何為而收盟也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矣

紀二年春正月以程管為蒙古通好使

詔五琪屯黃州 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漢北

北軍詔以珙為襄陽都統制珙赴樞密院議因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

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彼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曾黃州駐劄朝辭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

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書其厚珙至黃增牌沒墜寇訪軍實遣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

萬間以居之厚加賑貸又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

二月蒙古和林見 蒙古以和林為會同之所于是城之周五里許

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字立道同登樞密院事

夏五月德秀卒 德秀拜參知政事時已得疾遂三上表乞祠帝不得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宮通自而卒贈銀青光祿大

夫 德秀立朝不滿十年而進階數十萬言切當世務直聲震朝野四方之士歸其文思見風采及至臨終猶不忘

六月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 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降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推鋒軍士作亂與之有與登城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5 108 35 895" data-label="Text">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與之為人之上圖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

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當如張浚故事陸游解師書唐履武詩及孤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

開募府于江州以吳潛呼鐵甲人為參謀官趙善翰馬光祖等為參議官

蒙古庫騰入河州殺知州事高稼州瀘州人進圍青野原利州統制曹友聞等入西川

集流散民皆極負歸之人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庫騰自鳳州入西川

谷紐河距河九十里史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昀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

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于內地敵長驅而前蜀車去矣昀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河蒙古自白水關

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度昀聞稼死河州破乃進屯于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

半夜戰賊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光緒汪世顯擄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前軍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入敵之敵乃退友聞

遂引兵扼扼人關

丙三年春二月蒙古初行史鈔 從即律楚材之請也以萬安為額

召魏了翁遣簽樞密院事了翁固辭不拜尋罷 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違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

悟于是了翁固辭求去不允既而詔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三月襄陽將王曼等作亂走降蒙古 趙范在襄陽以北軍將王曼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押了無上下之序民

論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將交爭范夫于撫馭于是曼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蒙古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

繁庶城高池深甲于邊陲至是城中官民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一十四庫金銀錢鈔不與烏亂作南

軍將李虎等乘火大掠所積一空詔劉趙范三官仍舊任未幾以臺諫言罷之

夏四月下詔罪己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字叔冰草詔罪己冰以監察御史王萬

忠忱有宏志精于邊事以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分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與感人心因為條具沿

邊事宜冰從其言草詔上進 其辭有曰戰事之開多難已甚萬望全之深誠而蒙古之與師連合謀成破壞之端恐難有及

家古切括中原民戶定賦稅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皆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是至詔括戶口領以大臣

呼圖克魯特等民始謀州縣時有從其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以為不可原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舍又制
 以生防土如從楚材之議及呼圖克魯特等古法古主則割置諸州郡分領其土實為治本也楚材曰尾大不掉豈
 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丁出錢一十文以充官用五文出錢一十文以與父兄賜膏或功臣之家上四每歲稅三升中四三升下四二
 升中水四畝五升每稅三十分之一隨中稅一兩四十分之一上定及永額額臣官謂之大輕楚材曰有米必有以利用進者則以為
 矣

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 葵兼知揚州兼田治兵邊備以飭

秋八月蒙古破襄陽軍德安府駐蹕北命 切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字公純汝州人見之以兄事樞時北
 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及盧勝南侵樞從准中即軍中從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眾至是破襄陽
 持樞德克欲坑士人樞力與樞得脫死者數十人樞拔德安得趙復字子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
 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壁巖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召益大者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學經而
 樞亦初得親程朱性理之書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都清之毒行簡免時清之行簡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厚賜遂入成都 曹友聞帥師扼德人關蒙古攻武休臨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
 彥呐撤友聞控制大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臨在陝山之隘口也多張旗
 幟示敵堅守友聞遣精銳萬人夜渡江岫江自臨密往流溪漢水東設伏約曰敵至鳴鼓擊火內外夾擊已而蒙古兵果至
 萬出迎戰令諸軍舉烽火聞親帥精兵疾馳至隘下入龍虎頭即龍門山而萬聞之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會
 大風雨兩軍素以騎表代鐵甲鏗而濡濕不利步關黎明蒙古增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于是殺所乘
 馬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諸砦俱破沒摩騰次于
 成都四屬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慶府俱而已林戰後
 冬十月蒙古破文州補遺知州事劉銳等死之 康賊兵難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銳通判趙汝鼎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
 援兵不至銳度不久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 家素有禮法幼子慶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
 左右感慟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鼎被執鬻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封陳日變為安南王 先是日變遣使入貢故有是命

十一月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祥字子華分道拒之 琨布哈入淮西新舒光州守臣皆棄城連琨布哈合三州人馬樓
 械趨黃州游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淞江陳祥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正洪引兵敗蒙古將穆德克于江陵 先是特穆德克攻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已而又破隨鄧州及荆門軍特穆德克復攻江陵
史嵩之遣洪收之洪遣張順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洪又遣趙武等
與戰洪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營遣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知州事邱岳取之 蒙古攻真州岳岳部分嚴明守其固燕蒙古兵薄城輒敗岳岳出戰于齊滿隘岳岳
相傳岳岳子岳岳人以強弩射殺其敵帥者一人敵兵少岳岳曰敵兵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礮石待之于西城敵
至伏起礮發岳岳將敵氣大擾岳岳選勇士數隊營其處敵越二日皆引去

至伏起礮發岳岳將敵氣大擾岳岳選勇士數隊營其處敵越二日皆引去
嘉熙元年春二月詔經定進講米喜通鑑綱目
蒙古始賂官府符印定驛令 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符起無度律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
驛馬道路發棧所至須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制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蒙古擊舟小察兒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齊政殿學士魏了翁平議文 贈少師 諸部破之考元史布特穆特太祖於未詳布特穆特奇卜察兒許文遂以其境屬太祖

同以已獲者其

多獲者士其說

宜有以死因為

之之理深人不

解其義其指

出者不勝其指

數至以小者射

目之語尤為怪

其可笑蓋以此

小用小者其此

所指其影之誤

豈知小者則到

不能命中原

冬十月蒙古侵安豐安豐在壽州之北以壽州圍之知軍事杜果力戰禦之蒙古引還 蒙古理布哈攻黃州孟瑛帥師救却之遂移

攻安豐杜果結完守禦蒙古以火熾焚樓櫓果隨隨隨隨完蒙古令巴圖魯斫牌板木巴圖魯者皆完因為之攻城以自贖果募

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壩果分兵扼壩蒙古泉風驟火散而風雪驟作果募士登壩路

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文德在貴州率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石以安文德在貴州中見其勇

下是罪各一而歸各置罪各一而歸各置

十二月戊寅朔日食 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斗食將叛

二年春二月以史高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鄂州 尋兼督視淮西南路光祿黃慶純州

夏五月以李鳴復鳴復在鄂州知樞密院事余天錫天錫在鄂州簽書院事李宗勉宗勉在鄂州參知政事 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輔幣

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其請

秋九月蒙古圍廬州杜果敗走之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集湖以窺江左于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

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果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于城樓果以油籠草即壩下焚之皆為燬燬又于壩樓內立雁翅七層

俄中壩上築營果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果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道其子庶庶在監監呂文德募試伏精銳于壩書蒙古

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果淮西制置使

以孟珙為京湖制置使冬十月珙復鄂州荆門軍 珙受詔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

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楊真即召諸將指授方略於兵深入遂復鄖州荆門軍

蒙古建大極書院于燕京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于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

諸書載送燕京師遺與純樞謀運大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來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

是河朔始知道學

紀三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高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

馬 薦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字成之游侶劉應起李紹超汝陽子紹超等皆以不合遂去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夫

之逆年失之狄史失之尊其宗勉清謹守法稱號為賢

三月孟瑛復襄陽 珙遣兵及蒙古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興城襄陽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

器械不精也實在于軍力之不給爾襄與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獲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

敵東之復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恭息歸人置心守軍襄即降人置先錄軍

丁制自安守
力戰殉難
無窮且歸
塔海入蜀之初
不知得勝
惟以分運軍
難多獲伊公私
難言之宜而宋
推許及後學
招之以飲金
朱德蓋不遠一
道區區庸人
而史氏過極之
何歟

秋八月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 蒙古塔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塔海自新并
制置使入詐監宋將旗輔以為清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項兵夜出城南迎戰至石筍街塔海相上石筍街即此
力戰而死蒙古遂取漢川蘭眉

冬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贈少師封南海郡公

與之未嘗造朝帝虛位待之致仕踰年而卒贈少師封南海郡公

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 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 施黔今為施州州也 施州州也 施州州也 施州州也

湖湘乃請集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 松滋今為施州州也 施州州也

口萬戶谷 谷在歸州 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若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邊且設策

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 萬州今為夔州州也 夔州州也 夔州州也 夔州州也

得捷于巴東 巴東今為夔州州也 夔州州也 夔州州也 夔州州也

以陳項字仲為國子司業 項史彌遠之甥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右衛之蓋媼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

孟指責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項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

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選歷官史部侍郎至是授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

秋四年春正月慧見營室

臨安大饑 饑者奪食于路市中投人以賣益于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脯路無行人

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大興屯田 珙條具上流事宜會謀知蒙古于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郢之順

陽乃分兵挽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于麻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嚴軍馬珙至鎮

招集散民為宣武軍以降人回鶻愛勒巴圖魯 巴圖魯今為巴圖魯 巴圖魯今為巴圖魯

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州奉行之專其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天堽堰募農給

種又剴而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川流寓之士以李庭芝 庭芝字子南 庭芝字子南

官軍教之明年民皆知戰守善戰遂無事則植戈而耕畝至則懸出而戰珙下其法于所部行之

夏四月召史嵩之還以杜果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蒙古復使王檝來 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卒遣使歸其柩于蒙古

秋九月喬行簡罷 行簡告老乃以少師為醴泉觀使尋卒

和謀本感登在
宋而不任蒙古
橫何汲汲於盟

而得登其亭
蓋古司其原
亡金案未放
加之兵內微
警使家自益
制即其遺權
從往來意不
和並不主知
特結以玩寒
此意微蓋不
微固不受生
之辱難以言
又何至氣以
向轉為宋人
牛此蓋宋人
托其辭以飾
蔽其情事理
必當者
雙材案為元
祖信佳事無
可進言某知
繁非事平時
常中請來為
散於非非宜
招殺殺而整
生尤道釋改
福之說又謂
材推本已數
阻由遂殺見
材專以術殺
長欲推事而
成敗損元史
誠不絕大和

詳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封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熙王安石從祀 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
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具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央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學
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
意再以太安石謂天命神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人豈宜從祀孔子其熱之題二日加封敦頤張載而四氣
秋七月高麗王敬以族子為質于蒙古 先是蒙古代高麗高麗廢敗乃復入貢請于蒙古令其王暇親觀富麗兵至是敬以族子
為質于蒙古
八月米道嘗

冬十一月蒙古主孛格德依祖第六后孛瑪錦氏即昭慈皇后石托里格德依祖孫孛瑪錦氏稱制 蒙古主孛格德依性嗜酒晚年
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樽獻口以獻曰此酒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邪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絕
六皇后不知所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責當獨因繫非尊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頂
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故發而休復生十一月疾愈楚材推太乙數謂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
五日還至馬特古呼蘭北地要地在今吉林 誘多拉哈瑪爾回回人善作與進酒懼飲極夜乃罷真日祖平廟定太家初蒙
古主有旨以孫錫哩瑪勒蒙古主為嗣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
帝遺詔幸行邊之后不從逆稱制于和林

成都將田世顯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元之 塔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誓與城存亡詔將田世顯潛
逃款于蒙古夜閉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極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
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破盡為蒙古所屠

十二月蒙古使伊拉瑪斯萬里氏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 蒙古使伊拉瑪斯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拉瑪斯曰吾與
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母辱君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會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間耳若能降官爵可
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拉瑪斯曰吾侍節南來以適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士二年是時春正月蒙古復侵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伊克那顏兀朮可改耶律珠格爾自京兆取道商虜以趨三川
遂攻溫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鄂州一軍屯沙市沙市在湖南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見且下

合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在湖南梁球以乏糧還司球曰是棄城也新以徇由是諸將軍命惟謹
蒙古燕京行省郎中姚福景官隨于蘇門在蒙古 先是蒙古以伊勒噶克見前行省事于燕京主官漢

民公事以婉極為郎中伊勒噶克齊惟事貨賂以極為甚長分及之極拒絕因辭職去遷居往輝州今之蘇門答

夏六月徐榮史字茂翁應 榮史子及年二 中書舍人李錫言道揆之地愛善類不勝于愛爵俸長公議不勝于畏權勢與史為

之議不合出知泉州榮史言詔議論不阿請留之帝不聽亦罷

秋七月蒙古兵渡淮入揚滁和州 已而蒙古復破通州屠其民

九月庚辰朔日食

冬十一月日南至雷電交作 詔避殿減膳求直言

三年春二月以余玘字義大為四川制置使 初玘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

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羸人斥為僧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

則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

賦甲天下二十餘年 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十六

年間凡使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于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湯無法

度蜀日益壞玘至大吏弊政悉還守宰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玘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道于利闡城大獲山在涪州府

在山上固石巖為之天成以護蜀口遂州注見 城營山在涪州府 一曰城依山在涪州東南與營 渠州注本城大良平在涪州府

奇險宋末興安嘉定仍為州治無山城舊治瀘州注見 城神臂山在涪州東亦曰神臂山為壘棋布星列如臂使指氣

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涪州府志云玘到涪時城上無城玘乃築之玘到涪時城上無城玘乃築之玘到涪時城上無城

人視其少帥為兄弟每時日不嘗離玘以重其信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漢去如是也但求其所以保其地者而已

其山謂之神臂山玘到涪時城上無城玘乃築之玘到涪時城上無城玘乃築之玘到涪時城上無城

在涪州府志云玘到涪時城上無城玘乃築之玘到涪時城上無城玘乃築之玘到涪時城上無城

三月丁丑朔日食

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蘇瑪錫氏稱制鄂多拉哈瑪爾專政權傾中外后至以御寶空版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

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奪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鄂多拉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足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

悉委老臣令史何預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載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成疾而卒成殯之曰楚材為相二

十年天下實賦手入其家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大寶英滿貫出入衣正色立

與利不如陰害
斯古是實徑生
事此等之官則
根機運籌者流
往往以藉口

直如彼自以爲
一事不若減一事以爲名臣至權如平端大師也封廣王諡文正
胎王之張子夫
事之得張華
惟當極其理
之當否存預於
一不如減事之
見於心其難也
至於因循使安
體一則其前之
名久之得其
而不可復得
甚則事者不惟
不善其事者不
甚多而其事
亦非他之弊治
理惟關本易針
極於其間也

四年春正月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範辭避與鳴復俱罷
初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
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工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史嵩之嵩之諷諫

大夫劉晉之併論罷二人

夏六月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先是文德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總兩淮軍馬既而蒙古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
又敗蒙古于五河南有清河東北有豐河並注合淮所謂五河也復其城

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字仁伯太學生黃慎伯等上書論之不報先是黃濤劉應起徐霖字景衡等俱上書

論嵩之深委擅權帝不聽而論者益衆及其父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綱
常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泣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典言及此非可使聞于鄰國也

臣竊憂納忠何敢許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嵩之憾之帝亦不聽于身太學生黃慎伯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
等六十七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

冬十月以劉漢錫字正甫人為左司諫史嵩之又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履
以漢錫為左司諫漢錫首督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

納之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紛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
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歲之豚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錫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至選賢臣早定相位

嵩之亦自知不為眾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金淵字淵等得罪免上欲更新庶政乃召王伯大字子勉李性傳陳輝等赴闕于是劉漢錫及右正言鄭業監察御史江萬
里字子道相繼言各書樞密院事金淵諫議大夫劉晉之兵部尚書鄭起潛吏部侍郎漢斗南陳一薦起居舍人韓祥國子祭酒

項容孫江字仲履起居郎葉賁主管侍衛步軍司王德明及知州林允諫等皆附麗史嵩之為之履心盤踞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詔
湖罷政子祠餘各賤官有差

十二月以范鍾字仲和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曰肅官闈謂當嚴

俸使官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又曰惜名器不當為同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上一身始曰慎刑罰謂當慎

以孟珙知江陵府 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江漢海而江漢海東流則城陷矣不知道和有變為奈何者敵一
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海有上中下三無限陽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
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連通為一隨其高下為直蓋泄三百里間沙漲巨浸土木之工
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夏四月右丞相樞密使杜範卒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老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
日謁范鐘歸是夕熱大作復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

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近無成劉漢錫亦每以森邪未盡屏沐為慮未幾以腫疾暴
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寬認給元杰漢錫官田五百畝賻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

杰漢錫相繼暴死時諸公謂皆中壽堂食無故下勅者切莫之從于瑞卿嘗上書諫嵩之曰又聞韓州所成哩功東南民力竭于
之輩小惠在野之桑榆之功甚切至

秋七月癸巳朔日食

六年宋高宗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秋七月蒙古主庫裕克立是為元庫裕克太宗長子于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庫裕克乃即位于昂吉蘇燕托

里之地方輿紀要在和林境舊朝政酒出於后

九月宣武節度使漢東公孟珙卒珙之以貴似道為京湖制置使 珙卒累贈太師封吉國公公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蜀中

冬十二月詔史嵩之致仕 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珪正言李昂英字敬明監察御史黃師雍字子承論其無父無

君乞寢宮祠官遠京詔皆落職予祠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言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
能輔天子以討有罪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裁處乃命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水國公致仕詔不復用

蒙古侵京湖江淮之境 蒙古萬戶史權字伯衡等推兵淮南攻虎頭關在州府麻城縣北與棗陽關上白拔之進至黃州

紅七年夏四月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樞密使 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剎竟夕不歸詰旦始還入對力辭不允

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祥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 葵兼知建康府兼知潭州

秋八月蒙古侵高麗 高麗成實不入蒙古伐之自後十年之間凡四易將拔其城十有四

宋理宗皇帝

宋理宗皇帝

宋理宗皇帝

宋理宗皇帝

宋理宗皇帝

錫哩瑪勒錫哩
本太宗遺旨
錫哩瑪勒錫哩
係見於冊子之
今之錫哩正也
史乃稱錫哩大
臣皆不願錫哩
何塞李之非謂
公道不可信

八年春二月蒙古主庫裕克阻於拉海額錫哩海達夫今改稱制 蒙古主庫裕克阻於統錫哩道乃稱制之地 錫哩皇曰臨

拉海額錫哩庫春子錫哩瑪勒錫哩諸王大臣皆不服各節又遣使于諸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錫哩皇曰臨 錫哩皇曰臨

事付之有司則恭順理安呼必齊從之元世宗

清之書聲惟相

錄因其好習已

終身之玷難焉

乎初正人矣由

引而持持以釋

非其屬其不好

也文稱其不好

立其於有世而

而不如其矣定

在前不復能其

獨速相制則始

終一依所涉延

之流宜得非亦

願辱其兵教賜

始萬幸世已載

冬十一月鄭清之卒

清之以老病固未解政遂以太僕丞元史編年

以謝方叔守備方馬左丞相吳潛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宣制則方叔潛之妃帝欲相萬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蒙古呼必魯置樞密司于汴分兵屯田

自庫驍攻漢上諸郡因留軍戍境上疆而襄樊舟楫復降而舟楫之民盡為軍官分有由

是降附路絕雖歲侵淮蜀軍將惟利剝殺城無居民野皆榛莽至是呼必魯從樞密之請置糧略司於汴元史編年

楊惟中題壁為使俾屯田唐鄆等州授之兵牛教至則戰退則耕田而起襄鄆東連清口注見

守之

蒙古既而城僧納摩摩為國師

納摩摩城三乾國人與兄郭托齊元史編年

應至是蒙古王復尊禮納摩摩令慈又下釋教郭托齊亦嘗用事

壬十二年春二月乙卯朔日食

蒙古王莽春扣從諸王於邊陲定宗后烏拉海額錫瑪哩勒于摩多齊地名方輿紀要在和林

立錫瑪哩勒乃從大宗后克勤奇摩塔納摩摩元史編年

及錫瑪哩勒母以厭懷故賜死集錫瑪哩勒於數多齊之地

夏六月關浙大水

嚴衝安信台處建都即同日大水冒城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卹之餘清史言漢時關中

大水翼奉以為后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宜官成呪以回天意

蒙古王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魯于汴京關中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促無常上薄水淺鴻魚生之不

若關中呼必魯遂請於蒙古王曰關中戶寡河南陳孟地沃民夥可取自由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魯遂分遣使成興元

諸州又奏割河東解州鹽池以俱軍立從宣府於京先屯田鳳翔募民受益入粟轉漕嘉茂

秋八月蒙古使呼必魯將兵擊大理

冬十月蒙古兵入嘉定府

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遂嘉定四川大震守將俞興元用等夜開關刀賊始解去議者謂今出

師之強有以名之

宋史于余珍忠

是聖世無定

論大余所即焉

時謀臣曰
不克大言不
其臣子小使
無尤失之
其共出本
則不可
與元運
亦本
失若
皆屬
之節
不獨
以在
皆全
時屬
之流
得各

十一月詔宋直吉 時臨安二日乃恩詔宋直吉帝又諭輔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等細事而事體大者乃從敬道基
非臨朝聽政之意自今宜敬早朝而奏

為皇子賜名謀封永嘉郡王明年進封忠王 帝在位歲久皇子群臣屢以為言至是下詔以母弟嗣榮王與為子夜
二月己酉朔日食

蒙古城利州 蒙古汪德臣先城河州至是又城利州且耕且守蜀土不可復矣

夏五月召余玠運六月以余玠為四川宣諭使 初利州都統王夔奏璋悍號至夜又恃功驕恣登幕不受節制所至擄掠蜀人苦
之玠至嘉定夔率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史璠賞斐退謂人曰儒將中
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夔成其勢復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召夔計

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燔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夔至玠斬之會戎州帥蒙統制姚世安為代玠意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
三千騎至雲頂山下 在夔州南三十五里西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問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
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利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舉不樂玠專制西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

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宜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
必不然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玠為宣諭使

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暴卒 玠之治蜀也任却號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辭人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自
實慶以來蜀閭未有及之者然久假使宜之權不願嫌疑於勇退遂來詭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康得事情然寄耳目於
羣小故人多懷疑懼至是聞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冬十二月蒙古呼必魯派大理送入吐蕃降之 呼必魯以烏特哩哈達總領軍事分三道以進自臨洮 今鞏昌府岷州街金元
通自洮州而西徑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 岷州江流於岷州西入大渡河 東羊囊及抵以濟摩沙堡至 岷州
岷州之西也 大理城大破其兵虜其主殺智興 殺高氏代之元祐 大理至宋熙寧中段氏分兵取附都郭善
直呼令大理 烏特哩哈達等部進入吐蕃其酋蘇圖 懼而出降兵威所加鮮不款附呼必魯遂

班師留烏特哩哈達攻諸夷之未附者

實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魯以純樞為京兆勳農使 樞從呼必魯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遺書樹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

實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魯以純樞為京兆勳農使 樞從呼必魯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遺書樹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

實二年春正月蒙古呼必魯以純樞為京兆勳農使 樞從呼必魯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遺書樹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

易肆事明日呼必魯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呼必魯命糧聚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
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呼必魯既還京北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種

二月余賚遣兵城紫金山在清川府蒙古襲取之紫金山蜀之要地余賚遣都統甘閑以兵數萬城之蒙古汪德臣選精卒街杖
夜進大破之聞僅以身免城遂為蒙古所據

夏六月加賈似道同知樞密事

召余賚還閩月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置司夔州初賚帥蜀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今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今者

天斲余珍乃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以素行檢輕保浮薄不堪任重如余賚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家

古聞之亦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時在蜀屢敗邊事自急帝乃召賚還而以李曾伯代賚

秋九月授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惟忠以余賚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賚怒極奏惟忠厚通北國詔下大理

徵勸官陳大方城成其事遂斬於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方亦死

冬十一月蒙古呼必魯以康希憲字子修為京兆宣撫使希憲為好經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召因懷以進呼

必魯聞其說者慮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呼必魯善之自為康希憲文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眾驚為服曰真文武材也

呼必魯自大運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控制陝蜀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以羌牙斃難治希憲議求民為

柳強扶弱境內大安

蒙古張柔城亳州柔以連歲勤兵兩淮艱於糧運奏請據亳州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滿水北墜淺

不可舟軍既為涉曹濮魏博渠皆不至又以百丈口在魏為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汴一自亳而南置堡五構密為備

週由是糧無不達

三年春正月迅雷龍元夕張燈起居即年子才字存賢上疏言元夜張燈侈糜倡優下賤奇技妖惑淫汗清禁古聖聖德令震

震示威顯聖明覺悟天意可回帝約其言

二月治金子才等長師罪居其祠錄蒙古優漢蜀判准帝深憂之給事中王登鈺行岐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讐言而兵連禍結

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致負輸不返乞罷金子才劉子澄祠錄以為長師歸國者戒從之

蒙古呼必魯徵許衡字仲平河內為京兆提學街幼又異質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變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

難程錄山在壽安府東南水經注山得王弼易略例夜思書誦言動必按諸義既而亂少定往來河洛間從從權得註朱氏書益

有得尊居蘇州或權寧賦許好學和銘鑄字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

是謂武紀才外
大儒才內民怨
天下所以平天
北者才長治
亂非才一事何
足以格天心

在下之任也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故學無師聞術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三月丙上

夏五月四川地震關浙大水

以意者曹宋臣幹辦估聖觀 宋臣迎逢上意起梅堂天慈閣香廟平臺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權全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履

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字君明江寧人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屬文翁字聖卿蜀人帝傳天錫易疏欲自

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無人難憑估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估愈張不若未知之為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字子綱人為右司諫 大全面藍色為威里碑塔塔蜂窠閣也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寬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

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罷監奉御史洪天錫秋七月謝方叔徐清史免 天錫以時而更其異為蒙方叔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又言蜀中地震關浙大

水上下窮心達近嗟怨獨哥威官閣享雷草舉天下竊且恐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其天下乎會吳民烈怨宦官董宋臣奪其

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田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費儀衛司亦勝當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當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

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併盧允升及言脩內司止於供繕修比年動曰嘉賦御前之吏更迭通

之兇謀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致有獻詐者助處其機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無使史臣書之曰內侍之橫自今始疏

六七上悉留中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煥形書書丞相謝方叔不能正殺而護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御史朱

應元論罷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史宋臣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誣天錫方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壘鍊之去

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於是方叔出提舉洞霄宮

西南夷蓋降蒙古 烏特理哈達自吐蕃進攻白蠻鳥蠻及鬼蠻諸部皆唐書所載蠻蠻有東而蠻西而蠻之白蠻東蠻謂之烏蠻

主政又謂之鬼蠻也 又在合竺南諸國所向風靡羅羅斯及阿伯兩國謂下阿魯國大懼舉國以降及乘勝攻下阿魯諸酋西南夷卷平律五城八府

四郡謂平律五城 八月以董槐字通州陵人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槐嘗言于帝前有言政者三一威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愆威福三皇域司不檢士

三言不去政且廢賴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

夏四月加會似道家知政事 職任依舊似道威權日盛臺諫言論其二都將即殺然求去孫子秀字元憲新除淮東總領外人思

傳似道已密莫不可矣故政遂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陸堅字子堅代人代之其月憚如此

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字明道吉水人及第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為錄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奏曰是

春古諒若龜鑑忠奸如鐵石臣敢為得人慶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趙汝愚字子直提舉家問官宮家太學生陳宜中字與權人等於遂州 梟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國家

者無不為時帝牛寔高梅柳獨斷左臣無當意者漸喜押佞人丁大全方謂事內學律侍御史魏昇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

私於魏梟曰吾聞人臣無外交吾惟事上不敵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魏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魏梟入對極言大全邪

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親御御弗疑梟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如大全姦邪而喋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

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怒之乃上書勸魏梟未下大全夜半以書報魏梟兵百餘人

露及圍榜第驅迫之出始令與梟至大理寺欲以此身之項史出北關棄魏梟呼而散魏徐步入接侍手龍相之制始下物論

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梟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魏梟悉撥用事道路以目大學生陳宜中黃鎮林則祖

曾唯劉駭字叔倫陳宗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玘劾之削其籍編管遂州立碑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

稱宜中等號為六君子

秋七月以程元鳳字明甫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九月監察御史朱燿字明甫乞汰冗吏不報 燿言境土狹而賦歛日煩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

賦供一萬餘員之休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奉力贖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久經常納解欲寬民力

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行

蒙古城開平府在舊城府石口東北全州地元置府城加 初邢臺人劉東忠字仲英不羈以家貧為府令史一日因案

積事不遷者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武安注見前也尋為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時

必齋道人僧海雲遊東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東忠於書無所不諳尤達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佳應三式六

壬連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時必奏大受之凡征伐謀略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會之所呼必

來資以東忠薦因命相宅東忠以桓州見東遼水北之龍岡 古龍山在柘州平城為吉詔東忠營之命曰開平府

冬十一月以張瑄字開夫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字德人同簽書院事 時問地帖龍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

書八字於朝門曰闕馬下當國機將亡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棻 帝以御寶黃丹惟內藏坊坊致樂奏言內庫理財太急促督太峻龍章鳳姿旋於甘肅之薩科寶丹泥封

下同官吏之文檄居萬乘之榮高而商賈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問係甚大重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三

宋理宗皇帝

三

五年春正月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召吳淵字通父春知政事淵未至卒
淵有才略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強羅織之獄
藉入囊橐故時有蜈蚣之語至是來自荆湖買使召還未至卒

蒙古罷呼必魯開府命阿拉克公爾行省事於京兆 或號呼必魯律中土心蒙古主遣阿拉克公爾行省事於京兆劉太平佐之
鉤者諸路財賦置局關中權集經筵臺榭官吏下及征商銀錢羅織無所不至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哈瑪爾史天澤以聞
餘悉誅之呼必魯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為皇弟臣也常羅與較遠羅受禍莫若蓋王歸朝廷為久居謀反將
自釋及呼必魯見蒙古主皆注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鈞者局而呼必魯所署諸司皆廢

蒙古攻襄陽入其郭 蒙古董文輝字子華與子字德既城先化來陽備糧糧會攻襄陽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卒不得渡文輝夜
領兵於湖水後隘處伐木拔根立於水背以薪草為橋塹之即成至是悉屯兵渡圍已合城中大驚文輝復統軍前行奪外城襄陽
守將高道方戰於白河乃遁

夏六月蒙古將烏特哩哈達入文趾屠其城 烏特哩哈達兵入文趾遣使諭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洮江在洮南與
留九日以款不能堪班師

秋八月蒙古主恭費和分道南侵以其少弟阿里克布克字和林 蒙古諸王伊遜克字和別馬約索爾字和等請伐宋
古主亦怒前使者被囚宋使與和拉瑪等和拉瑪乃命諸王阿里克布克居守和林阿拉克公爾輔之自將而侵軍四
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穆哈由洋州趨米倉米倉在保寧府南萬戶布爾察字和里由潼
關趨馮州

回鶻貢於蒙古 回鶻獻水水晶珍珠珊瑚等可值銀三百萬餘錠蒙古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爾朕獨有此何為却之券
音譯係音譯作券以為言蒙古主稍償其六且其勿再有所獻

成六年春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 光祖為松江置制辟名僚屬皆極一時之盛至是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字和呂文
德字和王登字和王繼為參謀官

蒲擇之率兵復成都及蒙古戰敗績乃還 蒙古將塔海字和塔海字和塔海字和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都圖字和於成
都擇之遣安撫劉整字和劉整字和劉整字和據送宜江前灘渡宜江前灘渡以斷東路塔海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績
塔海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字和守江寧劉整字和守成都塔海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績

大淵字和守宜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樓等州咸茂諸蕃悉降蒙古

大淵字和守宜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扼其諸路擇之兵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樓等州咸茂諸蕃悉降蒙古

蒙古入西城平克竹密爾為其紀在在西北諸國初蒙古遣宗王特穆爾汗為郭低德統諸軍前後西城克竹密爾十餘國轉輸萬里又西渡海收富浪國遣使獻捷特穆爾汗遂留鎮西城

夏四月程元恩罷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時大全謀奪相位元恩風謫錫有餘而乏風節遂力請罷

秋九月蒙古主慕賽和入劍門冬十一月破魏項堡在得賓有化州西南方顯此項堡諸城楊坪關蒙古主攻漢中遂留宣

喇卜和卓舊名已改劉哈瑪爾等守成都自率眾渡馬湖今涉江下流也舊名馬湖入于大江今獲守將張寶塔元史楊坪關楊坪關

又東命命德帥汪德臣遣浮橋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隨使其將史樞字子瞻天悅急攻取之楊立迎戰於魏城死蒙古獲張

實獲之因破其餘十一月進圍善宜山在周次縣西守將王佐徐斯戰敗蒙古進攻魏項堡和縣王仲階連破魏城死馬蒙古

主人城殺佐之子及徐斯等四十餘人由是青居山在周次縣西守將王佐徐斯戰敗蒙古進攻魏項堡和縣王仲階連破魏城死馬蒙古

守將劉滿滿元珪張大悅趙順等俱以城降惟運山轉運使施善不屈死蒙古諸王穆塔塔香爾並略地還引兵來會

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蒙古騎李璠子或曰本州州臨海州漣水軍賈似道上書請罪詔不問璠取漣海拔四城殺軍官獲孟淮陽大震以道振章

十二月詔馬光祖等進軍歸城州以獲蜀詔光祖移司岷州六郡鎮撫向士璧守州人移司紹慶黔州彭彭

歸歸州與光祖迎戰虜州蒙古少却

遼海與涇陽有
額魯元等守
宜慶王遠來四
防至保軍
宗乃子以道清
罪下始特係
推以以示公
是何以示公
綱之林埃矣

二月蒙古主奉表扣關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於關武場蒙古主乃自引兵趨合州自羅水灘渡在合州東直抵城下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滿澤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 州蒙古軍中大將將領師文德率兵順江而下

秋七月蒙古主奉表扣關於合州餘衆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還兵夜登外城堅率

兵逆戰逆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援軍不克進蒙古主建旗於合州城下立凡九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幟負之北行合州解圍蒙古主以

八月蒙古主必魯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逐圍鄂州 呼必魯悉兵渡淮遂自將由大勝關在河南汝南張柔由虎頭關在河南分道並

人望呼必魯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自還自登香爐山在漢陽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在漢陽東有黃州西有漢陽

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其弟文用字等執械鼓譟疾趨

士呼畢魯既交文炳覺眾走岸博戰官軍大敗明日退師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破臨江軍陳元桂人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臨興今南昌兵不進

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送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搗師 前後出錢錢七千七百萬銀幣各一百六萬匹兩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執日甚大全當國居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字繼之繼言大

回險殺狼害會殘賊陛下之刑威以掃天下之口扶陛下之爵祿以範天下之財饒虎臣字宗召又論其絕言路壞人才場民力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入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奸臣愷士設為虛議遂因誤君仁疑心虛名

節是欺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怒而陛下不知於成兵戈之禍章鑑字人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翼職議遂蓋秦來等

時邊報日急
蒙古攻取中興府
詔命曹瑄等
分路討之

以迎擊錄置以木盤何子樂言於吳營曰若上行幸則幸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鏡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元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

遣者蒙古國曹瑄等領兵圍鄂州使降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戰時蒙古已圍曹瑄死馬達侍王其勇殊

宣稱在此何敢爾曹世雖向士庶皆在軍中後未嘗聞白以道由是衝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詔曹瑄道移軍黃州邊蒙古住於曹瑄在黃州諸路重兵咸聚於鄂曹古兵由永全至澧江西大震

吳澤用御史使陳子言孫似逃於黃州曹瑄下流曹瑄兵衝孫亮以輕騎七百送之至德草坪綠騎五百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

左右曰左何虎臣臣似道逃戰似道聲曰死年浩不先明使使獲及北兵至乃老弱卻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

請子先言虎臣擒再興似道逃入黃州

曹古攻城意城中文傷者至為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使京詣蒙古營請稱

臣似道乞和於蒙古呼必表到蒙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意城中文傷者至為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使京詣蒙古營請稱

十二日蒙古馬將哩哈達孔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時必魯既運命張傑開旺以偏師候馬特哩哈達而遣默德齊

三月

古張保胤狂作浮橋於新主羅多特哩哈達兵至際等潛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魯以丹師攻斬浮橋殺其殿卒百七十人

二月戊辰朔日食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寇似道進討 似道區議和議臣於擊之書以所殺獲俘卒殿兵士未言諸路大捷鄂圖始解江漢實清宗社危而復安矣若而世無諫之臣帝似道有再造功召還朝

高麗王獻死葉古封其子傑為王 白氣如匹練星天

蒙古主時必及冬之世 先是呼必安北還諸王哈丹賜純始將塔齊爾俱會於開平塔魯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克

布克公至廉希憲力言先 哈刺人殺斡安魯閣不容髮帝草定大計呼必安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夏四月出內侍重宋臣於蒙古州 蒙古主召許衡嘗歎於開平 敗於金家避亂歸隱於大山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志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既至問

以治世政者以綱常為對且曰大志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既正則朝廷遠道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行加禮久之高麗王遣使與衡為言

吳玠嘗說 初帝似道在漢陽以海移之黃加為敵殺已街之至文帝欲立其子王孫為太子潛宮去云臣孫猶遠之才忠王無陛下

之稱帝遂請於帝似道因陳定儲之策令侍御史朱文勉為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為高謀臣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

鼎軸帝從之云朕夢承相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言有主 似道既至詔百官迎勞如文房博故事舉其至諸將士悉進官曰文德高遠劉整

賈魯孫虎所克文克向大威會世羅各加轉有差初似道在軍中嘗備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德

為第一而遷居其次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舉小吏更法制矣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大祖以來諸事草創皆官其制以斷事官為最重之任位在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且齊

兵柄則在右馬戶而已後稍仿全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元主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

官制其職或務者曰中書省或兵柄者曰樞密院或聽斷者曰御史臺其次則有寺監院內司衙府外則有行省行台宣慰使

其散秩則有監州縣官有官職以有常秩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蒙古以蒙古為西國官無使前使制之

科保似道請

之世世世

之世世世

之世世世

制機之技... 以目紀之

蒙古阿里克布克... 阿里克布克聞呼必魯已立命阿拉克伯爾發兵於漢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其佐數全昂齊... 去卒又命劉太平嘗懷構收關中錢糧時澤塔噶滿今改... 自先朝將兵克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澤塔噶復分遣人約成都... 官喇卜和卓奇居奇塔特布哈雅作台... 同舉事阿里克布克逐自立於林和

蒙古以王文統... 屬星者為其才智者遂得親重... 文統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遂請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興作止仰... 賦稅苟復減損何以保給文統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錫會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蒙古阿拉克伯爾及六盤守將澤塔噶... 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拉克伯爾太平等底慮聞其策破獲越一日希靈亦至靈示詔旨使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 候引一免使至云來自六盤希靈訊之盡得太平等懷與澤塔噶密喇卜和卓奇塔特布哈要結狀希靈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 輩正在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等懷等仍遣劉哈瑪爾謀密喇卜和卓於成都惟汪正時公孫德諒奇塔特布哈於青居又命... 總帥汪良臣德帥秦華謀置進討澤塔噶良臣以為未得者為解希靈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官身承密旨君但期吾... 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擄蜀卒四十命蒙古巴崇將... 備方出迎詔澤塔噶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入甘阿拉克伯爾自和林率兵適至遂與澤塔噶合軍而南時諸王哈丹亦率騎兵... 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馳出陣後清其軍而出巴崇直趨其前哈... 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甘州東殺澤塔噶阿拉克伯爾關脫悉平希靈乃遣使自約停教行刑徵調諸軍擄以良臣為帥諸... 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哉詔賜希靈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未知其事

蒙古以王... 見請曰天兵克... 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為李治... 泰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蒙古以王... 見請曰天兵克... 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為李治... 泰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蒙古以王... 見請曰天兵克... 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為李治... 泰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蒙古以王... 見請曰天兵克... 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為李治... 泰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六月立忠王孫為皇太子 帝家教其庶太子雖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奏決庶事諸入講堂議經史釋哺信至榻前

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明晰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幸為常例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為江淮經略使

蒙古李璘傳淮安主帝制置事李庭芝前見擊敗之

秋七月蒙古使翰林侍讀學士都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康榮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

謂也和蒙古主既立欲來修好文文統素忌都經有重名請遣經送以待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徽前日請和之議文統

復陰屬李璘潛師侵宋欲假手嘗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

於真州之中勇軍營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宜和唐儉之徒歿兵謀國又數上書於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

見及歸國皆不報 解州人守邊以不報等語帝怒以時人時事非始不遠矣 帝聞有北使謂字叔曰北朝使

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使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通來當令入見蒙古遣官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接續

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

以賈似道為太子太師

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舒輿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

交鈔立互市於涇州漣水光化軍通計法月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銷路 通行關稅並聽收也仍申軍私鹽通關等弊

冬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帕克己舊名入見為國師 帕克己吐蕃薩斯嘉如合說 人足克家意能成氏也相傳自其祖多爾濟

蘇合蘇合果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帕克己年十五擢蒙古主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禮貌至是尊為國師統釋教

二年蒙古中春正月招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斌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關苗裔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

采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教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

然諸說蓋為未知統一迨朱季孫斌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闢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喜已祫從祀而斌

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以為帝從之遂封斌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四月以皮龍榮字起雲一字季奉知政事 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未踰年而罷

蒙古聽儒士被俘者贖為民 時淮蜀士遺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河南人世泰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

遺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備行部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更言其說盛蒙古主詰之對曰舜則金也金包有法

深謬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涉深謬之非士不可當古主大悅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聞其狀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手對曰犯顏諍諫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

也深識遠慮有宰相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以魏樞為太子太師實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選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

義為主王文統患之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器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莫如許衡蒙古

主不悅而罷文統亦憾之乃擢樞等東宮三師外陽尊之內實不欲其顧問也默欲休東宮以避樞衡力以為不可曰此不要於

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卿師傳望太子乃生公等遂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劄言太子未宜宜處

設官攝乃改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俟五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登以潼州叛降蒙古制置司秦諱許彪孫元之 初曾似道之出督也嘗德言而運會世祖之經已命呂文德

據據其策遣世祖死運亦廢秦諱聞之憤會命與帥劉登等與路而以道方會計違費與運更下嚴整於期不得違心蓋

不要遂籍潼州十五鄔力二十萬降於蒙古蒙古以整為蜀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以

道不以為虞整之驍勇也命制置司秦諱官許彪孫元之既不屈合門何華元

秋七月竄吳潛於備州 先是招黨一大全兵潛者言諱嚴察舉劾以聞當置於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曾似道專政凡所惡者無

賢者皆斥帝弗悟其為其為是下詔且安置潛於湖州至是復有授化州團練使使備州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整於龍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興以劉整驍勇極討之會蒙古成都經略使劉元振字仲榮將兵來逆

整至漢源進軍圍之晝夜攻急城幾陷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還走詔以興劾功嚴戎罷任錫璪以文德為

四川宣撫使

曾似道獲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 先是曾似道忌功欲污賊一時閭臣且恐士璧嘗傳已攝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遂遣州安

置又遣官會計違費於是趙葵吳玠之等皆坐侵盜將罷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遣至行都責償甚厲方元善者極意

逢迎似道士璧量量足身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間之有惡劣者皆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州

冬十月蒙古主呼必魯罕阿里克布克於錫默圖 蒙古主呼必魯罕阿里克布克於錫默圖錫默圖錫默圖錫默圖錫默圖錫默圖錫默圖錫默圖

圍之地諸王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齊爾分道軍營斃于大破之連北五十里蒙古主率諸軍臨其後合三路獻之其部將多勝

阿里克布克北道蒙古主引還

阿里克布克北道蒙古主引還

蒙古如寸寸不
廣理其利又
長術亦乃多
而皆用世宗之
多其用世宗之
皆其用世宗之
去其用世宗之
在是而不圖之

御此氏人通鑑編覽 卷九十三 宋理宗皇帝

三六

李漢子于本
其後其時不
解而後其時
其後其時不
其後其時不
其後其時不
其後其時不
其後其時不
其後其時不
其後其時不

均田限田之制
不可行漢民之
食粟一必欲
齊之則百弊以
起當者食粟則
貧者愈以不安
非宋之制事亦
新法而宋當其
既之時以田
實公田為其
法度之民日益
服制非自促危
亡而何

九月蒙古以阿珠為征南都元帥 蒙古王曰日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成邊警諸大臣皆以南征為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南歸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主裁兵使當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 至是州西至均州東至海州諸州戶歸山東

冬十月蒙古命阿哈瑪特 阿哈瑪特 領中書左右都專理財賦 蒙古始立左右都專理財賦 命阿哈瑪特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賦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已而阿哈瑪特請興鐵冶於鈞徐諸州又請歲增益解鹽課額蒙古主嘉其能超群平章政事

十一月歲丁大全於新州 見道 大全既去制貴州州將游翁明則大全陰招游手私見將校違弓矢舟楫通靈為慶廣西經略朱榘孫聞於朝詔改竄新州土宇拘管日且存亡賈似道諷榘孫殺之榘孫遂將官畢連誦送舟馮蘇州 州屬今屬西州 擄大全於水而死

二月詔買公田置官備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字中圭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遠播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玘帥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克道右正言曾孝慶監察御史虞階張希顏上書請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項以品格計數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整楮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普副之獨徐經孫條具其言似道輒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未幾帝手詔曰永克和糴無如買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請議施行似道遂憤然去復詔何某炎陳克道曹者慶抗言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者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者一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高麗之趙立登自陳投買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三月蒙古始建太廟 蒙古始建太廟於燕京定烈祖太祖太宗卓魯特察罕公朝聖伯人睿宗定宗憲宗為八皇又命僧為佛事七書夜歲以為常

夏六月諭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削富之意繼而教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價十八畝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十畝者亦就此借債錢積多則給銀

甲七卷天... 宋理宗皇帝

縞各半又多割給度祥及告身准直民夫產而得虛告吏又恐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其原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者輒劫之迫毀出身永不收叙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詔進良善官兩轉運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置樞場於樂城 劉整言於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王帶錢之家置樞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

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為請於朝閣樞場於樂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在襄陽東南實臨城北山本名解浦漢魏間東外

通互市內築堡藤蒙古又築堡於白鶴山在白馬泉南與山無異由是敵有所守以邊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樂城外兵威

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脅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榷奉和政事 希憲嘗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咸給其種北人仕於南者子弟得就學省

其親人皆感之李璵反降人會黃鉅希憲制閩中得民心又得前披為之輔修城治兵滋蓄其志蒙古主疑之命申書右丞相罕

希憲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定狀詔希憲授選管番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金將六十

理五年蒙古至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 以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玩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立四分司以主管

公田擊衛 平江官衛有官一員領衛江陸共一勇所即置官一節所為官州者曰官佃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十

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有硬瘠及租田積惡之處從而責條於田主其禍尤慘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以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有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

減膳計中外直言憂諫士庶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辨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卿

既任事亦當任怨權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殊朕倚異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請罷自陳括田之勢乞從罷免

不允由是公論頗沮

野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於遂州 葉李蕭規趙相上書譏賈似道專權宮民怨圖似道命劉良貴摺以罪野配李於潭州覲於

汀州

蒙古阿里克布克自歸於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妻布拉嗚 阿星克布克自錫戰圖之敗不能得軍至是與諸

王玉囉哈什答失今改三人及樞臣布拉嗚托里濟 托郭斯等來歸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惟誅其妻

布嗎拉等

楊棟字元福 棟於是年五 朱如政事楊棟以益星為星元維非星其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星免武謂棟始為是星陰告

夏殊乃由北街
李俊所必爭
之德賢杜因
書指其陰匿
國會心一政
鑿劉整言中其
可謂見小利而
忘大害者為民
兄弟在者亦非
射獲焉後復以
勢乃其德既
則皆情達文錦
亦說以文錦降
取可知愛射與
死之命一物于
中本有不止于
空而事于周者
也

公田不便於民
李俊所必爭
之德賢杜因
書指其陰匿
國會心一政
鑿劉整言中其
可謂見小利而
忘大害者為民
兄弟在者亦非
射獲焉後復以
勢乃其德既
則皆情達文錦
亦說以文錦降
取可知愛射與
死之命一物于
中本有不止于
空而事于周者
也

公田不便於民
李俊所必爭
之德賢杜因
書指其陰匿
國會心一政
鑿劉整言中其
可謂見小利而
忘大害者為民
兄弟在者亦非
射獲焉後復以
勢乃其德既
則皆情達文錦
亦說以文錦降
取可知愛射與
死之命一物于
中本有不止于
空而事于周者
也

於帝世以似道覺之遂及為所中而去尋是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為大保參領中書右事

劉秉忠請定都於燕蒙古從之乃詔營城之及宮室仍號為中都尋更號大都

九月蒙古宣府教授謝枋得於興國軍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擢實以道政事為問目言權高擅國散兵必至趙氏亡亡借使陸

景惠官其稿於似道於是左司道錄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行界罪推排法 實似道請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實似道以物貴皆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淮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曹字版行之出奉宸庫

珍貨收幣會於官發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禛為皇太后曰皇太后太叔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疾者以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預就文書者並與

此附指思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應者遂崩太子禛即位禛為皇太后曰皇太后

度宗皇帝

元二年春正月辛未明日食

三月蘇永穆陵 文臣曰理宗淳熙四十餘年州之役可謂先驅乃會地事理宗淳熙四十餘年州之役可謂先驅乃會地事

夏四月加費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之稱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謂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僅素

官遷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沈急獻江王州府趙汝愚下詔命其分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

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節度軍使似道已出後命送之舊制節帥出徵期境屋無節帥理以示不

屈至是人皆駭異

閏五月以江萬里來知政事 初江萬里在似道幕下最久景定中同公著樞密院事雖節帥客政為似道用而性峭直臨事不能

無言似道嘗怒其輕發故不久而罷至是召拜參知政事

秋九月蒙古以安圖 呼哩回世孫為中書右丞相又十月命許衡議省常衝辦不許 先是蒙古主忽魯兀勳以安圖呼哩

後召長宿衛及是拜右丞相年二十一矣安圖以年少辭蒙古主曰朕思之孰矣乃召許衡於懷孟保讓中書右事衝至以疾辭

蒙古主不許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令之不擇者累日

初二年 蒙古主三年春正月以季可為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成敗以為成情而帶似道當國忌諱諫事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成敗以為成情而帶似道當國忌諱諫事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成敗以為成情而帶似道當國忌諱諫事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成敗以為成情而帶似道當國忌諱諫事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成敗以為成情而帶似道當國忌諱諫事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成敗以為成情而帶似道當國忌諱諫事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成敗以為成情而帶似道當國忌諱諫事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成敗以為成情而帶似道當國忌諱諫事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成敗以為成情而帶似道當國忌諱諫事

朱簡屬儒學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慮故事而已

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必身被帝去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

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然以此甚色之帝在經廷每問經史設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蓋從學代

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慚如譯遂萬里萬里亦四上書以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月蒙古以宋子貞字明理為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初事東平岳普才察魯魯之一言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

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我降者不殺賜從者勿治則宋之郢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景濂三部尚書教士言時政便宜

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倚用之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五月以已板字宏父為書院監院事 板所至以嚴為治政務得去奸佞治盜獄政事然理字朝雲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

天地其間而奉者外戚近習耳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九月間曰孔子段已久其性委

秋九月蒙古以張德輝字德輝為中書省事 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復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蒙古主然之自是屢有問對蒙古主問曰祖法治國具在

德輝指祖法而對曰陛下之主如此則兵革自息矣蒙古主然之自是屢有問對蒙古主問曰祖法治國具在德輝指祖法而對曰陛下之主如此則兵革自息矣

水火為害尤甚 蒙古主以字呼之皆稱善而不名及蒙古主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請路最遠入議政

丁卯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后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賈栢中父昭孫授於王事理宗以母故當召后入宮問曰

備父陵於王事母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合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善宜令配家嗣以承

宗祀遂納為太子妃及是立為后 帝釋菜於孔子以頌回曾參孔後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又升頓孫氏於十哲追封雍新安伯攝官監官三學長貳及

諸生推恩有差 蒙古許衡謝衡還懷孟 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國家當行漢法晉一吾民

論之今日非明漢法不立也然漢世國俗與今不同一曰禮之上下從違漢之無以故制止禮之修廢皆有甚焉有甚焉

書大要在用人立法 用人必求其能者也求其能者必先求其德也德者才之帥才者德之佐才不可無德也夫立法

必求其當也求其當者必先求其法也法者民之歸也法之善不善民之歸之也法之善不善民之歸之也法之善不善民之歸之也

必求其當也求其當者必先求其法也法者民之歸也法之善不善民之歸之也法之善不善民之歸之也法之善不善民之歸之也

必求其當也求其當者必先求其法也法者民之歸也法之善不善民之歸之也法之善不善民之歸之也法之善不善民之歸之也

立國規模言
其法之善與
不善而於於
聖人之遺若
必行漢法而
可則應代禮
古者非行漢
法之人子弟
漢人終更
又出了漢人之

古之見物而不
化木為通達
不知有舟水行
之者如樹之
五種陰行
之者如樹之
五種陰行

人亦猶然也... 使君子... 小人之... 至比... 能之... 故時... 結主... 公則... 宜有... 文聖... 備之... 令... 事... 時及...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 夜即交... 中似道... 而已... 三月以程元厚...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高為福王... 以葉鼎字... 數人... 諸生... 冬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宋古阿珠... 楊鼎為...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三 宋度宗皇帝 三

漢東白河口曰若華於此以斷宋餉道襄城可圍也遂城其地呂文德大德道人以城當告文德文德怒罵曰汝何言也
至元道去耳謀者竊笑之

四年蒙古至夏四月奉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 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爐獻帝似道

疑其體望再相諷諫官趨順辨等論其不當誘人主及聲色之好欲請之遂即呂文德請以己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秋九月蒙古阿珠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大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恭復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

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艘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冬十月戊寅朔日會 十一月行義僕法

蒙古以和爾那斯舊作和爾那斯為起居注 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謀不致遺失蒙古主即以和爾那斯為之

卷之九十四

宋

度宗皇帝

咸淳五年蒙古至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 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以制置原知揚州初至官即放民負

鹽二百餘萬又塞河四十里入金沙餘廢場過鹽運河入海即海陵也以有車運始平山堂注見暇揚城嚴至則携受樓其

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蘇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資之號武親軍修學職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鼎麻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葉鼎麻于實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任單車宵遁詔判福州葉鼎麻不拜

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

澤築長圍起萬山在襄陽西北一名南風山包百丈山在襄陽南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

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哈瑪特請罷御史及諸道提刑司蒙古主不許 阿哈瑪特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言于蒙古主曰唐務責成各路錢穀

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解廉布志曰之臺奉內則彈劾臺外則察視非貴於未民藥碑益國政無大于此者如阿哈瑪特

所言必使上下專法會奉公行然後可集事耶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帕克巴為大寶法王 蒙古主命帕克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史號帕克巴為大寶

法王

大臣選送官以
禮自是殊見刑
無以罰其分乃
宋之士大夫若
染梅沾在位稱
不傳志往後不
待報而行事
遺去地無家
人之賢否而家
君臣一體一節
已不可開况
在相國勢難危
重前此大位
重責為過揚

三月蒙古軍圍吳遂城鹿門京湖都統侯世傑入將兵拒之戰于赤灘圍而漢江上世傑素之從子從柔戎犯有罪朱
奔院四顧顧其而奇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至麾下累功至都統制

以江萬里為廷常川與和人為左右丞相樞密使 廷常每見文法益密功賞特速行似不出死力于邊關并群越拘守似道
頗疑異己願堂吏以泄其情

秋七月身著契家古阿珠于新城敗績新城城隍日昨所詳考與志新即城在德安府鍾祥縣西南家木藥為成守處新城在襄陽
即而西不得以城則即也且知城隍于城中明云 詔以首為沿江制置副使拔襄樊貴來春水漲輕兵部權至襄陽城下懼蒙古
貴地新城而提調乃書新即能離離令其改書

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路而遁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
師以備新城舊志元國界陽分界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在襄陽為阿珠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眾文虎復以舟師

援貴至淮于淮在襄陽城西門亦為阿珠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林行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溫舊志之冬十月蒙古遣兵討之 蒙古王以行廢立命趙德行首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
罪己而望至東京會衍已死乃請于蒙古王以兵衛復國誅衍之子及其親屬本朝前蒙復國誅平之

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許家古置權場為恨每日俟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已致仕詔授少師
封衛國公卒實似道以其塔范文虎總禁兵

六年蒙古至春正月以羊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 時身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遣書貴似道曰吾
持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馳命于京闕書成則功歸忠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
與庭芝妻侄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解

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
江萬里罷 萬里以襄樊為身履請益師往救貴似道不容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皇帝志罷 帝志立朝諱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皇帝書當備帝志曰此關官預政之漸不可做也入奏杖之蒙古王書令希
憲安帝師希憲對曰臣已交孔子戒矣蒙古王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論釋

大都囚西域人廉智密迪音舊志廉智密迪音為丁今改為以家所許整獄亦被原免蒙古王自開平還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貴不預其事乃
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著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鐸俱罷蒙古王嘗問侍臣希憲家何為阿哈哈特

日舊志 以陳宗復字子之為養書樞密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

此是第二功國
宜無可掩飾因
不可無備見之
以宗室子弟分
給之其厚者
當為城人聚誠
被廢時本不預

此是第二功國
宜無可掩飾因
不可無備見之
以宗室子弟分
給之其厚者
當為城人聚誠
被廢時本不預

關其時其時
外朝諸事其列
有未及不情情
于其時其時
又其人臣勿敢
之真事

盛威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書上區言內侍用心非借備富以侵先餘則假恭足以奉殿勤不知會幾州汗血之勞而供
一夕笙歌之樂清禁絕之不報及是拜答推未幾卒
蒙古王立尚書省以阿哈瑪特平章政事 阿哈瑪特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王意于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效由是奇
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懷盛甚既立尚書省以為平章政事

三月庚子朔日食
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相固辭不許 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詳定權儀時阿哈瑪特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
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庫克新等亦有同族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惟兵民財三者而已父與民與財子又與
兵不可索古王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哈瑪特由是及衡惡厲衡為左丞相因以事中之衡屢入
解事蒙古王不許

夏四月龍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夏君帝熱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相相承必先呈稿于相天祥不從似道
命不滿別院改作天祥後楊修故事與解職違違書監似道使書官張三之勳罷之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未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短延奉又詔入朝不拜朝
退帝必起趨席目送之出殿庭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其憂國急似道日坐萬頃起樓閣亭榭作半閣堂延羽流胡了像其中
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法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中其有語及似道者必加殿斥一日
帝問曰曩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有女傭言之似道詰其人証以他事賜死由是違
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又十月詔泥文虎鎮中外諸軍救襄陽
十一月蒙古城萬山 張弘範字仲時軍于崖門以斷官軍糧道及卸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
計待其自斃也弘範復賈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蓋有自斃之時乎若某
萬山以斷其西之柵灑于湖以絕其東則危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從弘範軍為自是襄陽絕絕
七年蒙古至元八年計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裳字季於人大書閉糴者藉糴糴者斬不抑米價
勸分有方全活甚眾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侵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于是襄陽行有十重政事奏宜其時
襄陽受圍三氣
似道登關上視
及度宗知而相
括似道不行
旬竟無敢言
從來無置女
於此復以此
或獲復以胡
相却路之請
相者理度宗
其可如何其
漢教無以
而似道之保
案主數曾料
登亦不其相
正不獨任矣

襄陽受圍三氣
似道登關上視
及度宗知而相
括似道不行
旬竟無敢言
從來無置女
於此復以此
或獲復以胡
相却路之請
相者理度宗
其可如何其
漢教無以
而似道之保
案主數曾料
登亦不其相
正不獨任矣

襄陽受圍三氣
似道登關上視
及度宗知而相
括似道不行
旬竟無敢言
從來無置女
於此復以此
或獲復以胡
相却路之請
相者理度宗
其可如何其
漢教無以
而似道之保
案主數曾料
登亦不其相
正不獨任矣

襄陽受圍三氣
似道登關上視
及度宗知而相
括似道不行
旬竟無敢言
從來無置女
於此復以此
或獲復以胡
相却路之請
相者理度宗
其可如何其
漢教無以
而似道之保
案主數曾料
登亦不其相
正不獨任矣

襄陽受圍三氣
似道登關上視
及度宗知而相
括似道不行
旬竟無敢言
從來無置女
於此復以此
或獲復以胡
相却路之請
相者理度宗
其可如何其
漢教無以
而似道之保
案主數曾料
登亦不其相
正不獨任矣

若修善積之
罪而已

音一名為... 出瀘州所至順流...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虎門而進李庭芝自幼請代不許... 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 仗不可勝計

家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命舉目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 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即律有尚字伯強道州人王姚... 之說子... 開藏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即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者若干過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 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秋八月士辰朔日食
九月家古地四川茶葉之禁 家古王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教有司有言茶鹽之利害以達利... 論

及十一月家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十二月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勸于科舉條制... 無礙方可許納卷又嚴後有覆試法比較中者元表字跡稍異者黜之

仍平章中書省事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鄖州庭芝... 伯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 左右舟則慮其危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陽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十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 諸將所服俾為都統統貴曰張順曰竹園張出今日此行有死而已汝輩若非本心宜與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來... 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 下又進高頭港口在圍城方陣夜漏下三刻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德紀重

... 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 下又進高頭港口在圍城方陣夜漏下三刻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德紀重

... 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 下又進高頭港口在圍城方陣夜漏下三刻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德紀重

而其後之世
於宋尤甚
深不可測
各所無不
此樂固亦
可謂於謀矣

仕

元九年元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又成牛富人死之樊城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屈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
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鑿以鐵柱上造浮橋以通援兵與亦恃此為固至是阿珠
以機鎗斷木以斧斷短橋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
處絕死當率死士百人卷旗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鏖戰進退遇民屠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大死碑將王福
見富兒歎曰將軍死國事吾宜獨生亦赴大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拔地撤屋為新城關會為衣文煥母一城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貴似道累上書
請行邊而陰使使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雖議盡奪即史陳堅等以為帥臣出疆莫未必能及淮顧沮水必
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明有自多言高祖可稱襄陽者御史李和入言于以通和通曰吾州通和物出賦曰
十人則建必以通和文煥大為怒先是阿爾哈雅和如海人攻樊城得西城人所獻折徽法遂破外郭
至是移之以向襄陽一破中其旗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阿爾哈雅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
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圖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遣糧支煥孤疑未決因折
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傳請行邊
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言當不至此文煥死如福州又煥又德于如州不聞

三月詔城清口在襄陽 劉整故吏羅繼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十克先取全蜀蜀子江南可定其
二曰清口桃源河江要衝且其城其地七山東軍以圖退取雷孟詵准來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合勝羅軍元安府
置機速房子中書 襄城既失實似道復上言軍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馳驅聯絡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
似道乃建機速房子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延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
聞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亨發陳危言三策曰璣漢江口岸曰城利門軍富陽界之玉果山在岷州曰峽州宜都而下
聯置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元主立其子精古木為太子 精古木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京樞密院事劉東也唐中山王恂驍勇以輔之元主
以為太子習善精古木聞恂以心之所守問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難摹千萬本亦不差本既差在摹之于紙
無不差者精古木曰善善是上為皇太子

李庭芝克復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潛字大瞻為沿江制置使 立信原知江陵潛原建康留子潛多獻寶玉于似道致

宋度宗皇帝

三

江南可定之書
元氣所養不
待其老而人
不惟不備其
且傾信之而
加其禍所何
其甚哉

有是命

六月降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歲俞興于大少羊隨州

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實似道

不許止降一官監祭御史陳文龍子德清言文虎失襄陽隨使知書慶府是言勇而實也趙潛乳是小子何足以當大關之寄

請官龍之似道大怒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遂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關廷見士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

范文虎俞興又于文虎以三衙長聞懼怯戰僅從薄與叔肆庸才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扶多貧為父行賄

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心乞置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備州拘留

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論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

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留實然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管仲等使請以管仲王恂孫學事衛弟子耶律有尚等為

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鞍山在直隸州知合州張珪珪擊走之劉整獻計于元欲自青居進築馬鞍山頭在二山扼三江口

界合津江口嘉澤口又遂以圍合州道統軍哈刺魯台魯台之張珪聞哈喇至乃張疑兵于嘉澤口潛師渡平陽灘哈州嘉

州東南合治江口三江口其資糧器械越若七十里大船場由是馬鞍山築卒不就元兵入蜀珪王堅城兵極向整遂以珪代之珪未幾

久十一月以年廢夏夏普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有芝泉知揚州普泉知蘆州奕泉知黃州夏普分所部兩淮

為二司故以淮西付奕奕以兄事實似道玉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兵

封子泉命子全出為嘉國公

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園薄葬之起墳

似山陵百官奉墓書立大雨中終日無散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元以巴延命子為中書左丞相巴延事宗王額魯于西域嘗入奏帝元主見其貌偉士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

國政自右丞進左相

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昇即位太后臨朝稱詔帝為太子時以好內關既立耽于酒色及是崩實似道入宮議所以求以建國公

封兄昇為吉王弟嵩嗣三子為信王星母楊淑妃母弟似道

似道班班起居

似道班班起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曰皇太后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貴冑曰道滿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困以道滿夫命之機也信等欲以

八月太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曰皇太后
元太保劉東中卒
元太子信誠不... 院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未若令行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

元史天澤巴延大舉南侵天澤有疾而還 元主下詔教責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巴延續諸道兵與阿爾哈雅呂
文煥行中書省于京湖博囉子... 編出董文炳行提密院手准西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鄂病篤召還諸軍並馳巴延帥制

九月元呂文煥以巴延趨鄂州劉整以博囉于趨淮西 巴延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
鋒博囉子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行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素多... 一軍由襄陽哨司空山

及十月元巴延攻鄂州張世傑力戰禦之巴延遂潛兵入漢唐沙洋... 植樁木水中以砲擊其要津皆絕代設攻具元軍移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進人招世傑不聽阿珠乃用俘者言由間道趨
鄂而南下... 洋遣俘時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王用斬俘林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噴風掣金汁燬焚其

廣舍煙燼燄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除悉屠之遂薄新城... 諒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得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斃得之哀援文煥以他馬
奔走會其總制費嗣副將任益俱出降其部曲多效地城出者居鎮悉驅入富門斬之文煥乃磨兵攻城居諒以火具却之旋城

奔走會其總制費嗣副將任益俱出降其部曲多效地城出者居鎮悉驅入富門斬之文煥乃磨兵攻城居諒以火具却之旋城

奔走會其總制費嗣副將任益俱出降其部曲多效地城出者居鎮悉驅入富門斬之文煥乃磨兵攻城居諒以火具却之旋城

奔走會其總制費嗣副將任益俱出降其部曲多效地城出者居鎮悉驅入富門斬之文煥乃磨兵攻城居諒以火具却之旋城

奔走會其總制費嗣副將任益俱出降其部曲多效地城出者居鎮悉驅入富門斬之文煥乃磨兵攻城居諒以火具却之旋城

宋度宗皇帝

三

附而上唐諒度力不支拔劍自戕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

十一月以陸秀夫字君舉越州人參議准東制置司事 李璘等在淮南聞秀夫名辟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

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摩吏至問者主交唯秀夫獨欲答無一語或時暮集府中於莊終日未嘗少有命合至蔡

其事皆治履步器之難改官不使去已

以王楙字仲禮一字備章德公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制下燭屋固辭不許尋又請毋刑省院公牘亦不許

十二月元巴延攻陽邏堡在江右見夏貴軍帥拒之巴延使阿珠髮青山磯新武邑人江遂渡江 巴延至蔡店在江右命阿珠

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王遂守陽邏堡未獲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

馬福言淪河在漢陽府漢陽縣東南上流入漢水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麻口在漢陽府漢陽縣東南上流入漢水入江

巴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來聞漢阿標罕將奇兵倍道襲沙麻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麻口以達江

戰艦萬計相踵而至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巴延因密謀于阿珠曰彼謂我必據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

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揚塵之計阿珠即以昏時率四翼軍迤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遙見南岸多露

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避載馬後隨萬戶史格字瑞明一軍先渡為利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火戰中流鵬飛

軍却阿珠遂登沙洲舉岸步趨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舉進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

元巴延拔陽邏堡夏貴帥走還巴延遂會阿珠趨鄂州 阿珠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飛渡大驚

引麾下二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帥遂入堡諸將請進

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預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仇也乃渡江與阿珠會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

朱傑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樞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救之適聞陽邏堡之敗乃復奔還江陵府

鄂州降元巴延使行省右丞阿爾哈雅成鄂遂引兵東下 鄂特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傑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

煥列兵城下招諭權守張晏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長士也釋之

命阿爾哈雅以四萬人取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眾與阿珠東下趨臨安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帥諸軍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摩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

道不得已始聞都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

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印弟皆輸助軍錢設月費擇道租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

似道素不知兵
嘗此鄂州之役
掩取為功尤眾
人所共見及鄂
破而元師乘勝
東下臨安之舉
已成難名將矣

發不足其能
道即出至乾
擊焉而安其
道是謂似道
村漢國論以視
其故原耳非
然其有濟於
無情壯區之心
亦不可謂此
之所以亡也

帝具

紅德祐元年元春正月元兵入黃新州

元兵入黃新州

以呂師愛來督都督府軍事師愛不愛命以江州叛降元 初師愛提舉江州興福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

賈似道承制師愛督都督府事任中流調遣師愛不愛命與真孫降元巴延以師愛知江州時知真呂軍

胡夢麟寓治州中自殺師愛以女色誘夢麟夢麟死 初元人南使用呂文煥與董為導奉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欲渡江曰大軍自

元別擊死于無為軍 初元人南使用呂文煥與董為導奉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欲渡江曰大軍自

翼樂來下宋火方西拒東方虛弱徑造既安可一鼓而覆也巴延不可至是整率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文煥入鄂捷至失

聲曰首帥來我使我成功後子人遂發憤死子無為城下

知安慶府守備范文虎叛降元 文虎遣人如江州迎元軍巴延乃使阿珠以舟師先遣文虎以城降通判倚仰樂死巴延繼

至水刺殺文虎兩浙大都督

賈似道出師次于蘆湖二月夏曹引兵會之 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二萬

人以行金帛糧重之舟軸相街百有餘里命李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督府不得擅行進次蘆湖遣人通呂師愛以議和未

幾夏曹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賈似道至江上以立信為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募兵立信受詔即日上下道與似道遇于蘆

湖似道相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葉去存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

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賊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奉所部數千人

不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于元巴延不許 似道復使宋京如元軍請梅臣奉成幣如開慶約巴延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

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元克池州合屬江蘇府權守趙印發子孫死之 池守王起宗亦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印發揚州事印發得變聚糧為固守

元克池州合屬江蘇府權守趙印發子孫死之 池守王起宗亦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印發揚州事印發得變聚糧為固守

元克池州合屬江蘇府權守趙印發子孫死之 池守王起宗亦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印發揚州事印發得變聚糧為固守

元克池州合屬江蘇府權守趙印發子孫死之 池守王起宗亦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印發揚州事印發得變聚糧為固守

元克池州合屬江蘇府權守趙印發子孫死之 池守王起宗亦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印發揚州事印發得變聚糧為固守

計都統張林屢誡之降即發峻拒之已而林帥兵進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交與詰謂妻羅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羅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明日元兵薄城卯發伏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羅氏同縊死林開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食合葬祭其墓而去事關節義文關待制

元王封其子諾原平今改為北平王以安國行省院事于北都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元文宗王長子曰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平今改為北平王李瑄王兵鎮守而安國總省院之政

太尉追討鎮陽王天澤平居本官自其能及起大事數無以天下自任

孫虎臣原書之師清于江上賈似道奔揚州元蓋取江淮州軍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

洲在池州府北夏貴以戰艦二十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營港在小洲湖湖西上將郭寶善失利子郭恩督府

成功無所逃罪又虎臣新進步上殊無圖志會巴延是令軍中作大帳數十採薪易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而陸運步騎夾岸以

進時阿珠與虎臣對陣巴延命舉巨艦擊虎臣中擊虎臣軍動阿珠以知船數十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喜才

州方接戰虎臣遙過其妾所乘舟舟見之覆曰步帥適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

道聞之錯愕失措遂鳴鉦收軍船艦蕩舟分作合阿珠度將校橫擊入巴延以步騎左右折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為之

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及駐珠金沙多責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臂笑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後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

似道曰計將若出責曰諸軍已勝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濱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

臣單舸奔達揚州明日濱兵嚴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招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謾罵之者于是鎮江監國陸興江陰守臣皆

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相繼降元

元克虢州知州唐震字會稽人故相江萬里死之元軍某虢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諷震降

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眾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數艘使署降震御筆于地不

屈遂死之其兄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罷相後聞襄樊破池芝山在池州府新陽縣北唐制後圖偏其草曰止水人莫喻其意

至是謂門人陳偉器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編于為萬里僕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

翼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斃并之事關節義文關待制

行宮留守趙滑兼建康而逃滑盡取行宮金帛棄城而遁

以上之師高
宋存亡一大機
會也運籌謀
定諸運有其
然時事至此
無可為即即
孫施亦未必
再延一機但
其轉運海上
善善清又何
駭諸行都歸
夫為若杜之
耶王端此論
未為非理然
其說不行者
徑若直事
不顧其逆乎
徒置其以來
避禍以視道
之喪也益斷
差不能以開
却使東來
抗志不屈固
得武備與然
夫而不見婦
生子而能獨
者書據其書
更可據其書
洋者其書一
節者其書一
而得會不知
林射雁乃派
設詞以激其
在當時本非
實若其誠以
為過則不見

賈似道
請諸下公卿議王煥請堅壁決以已不能與大計已能政不待報徑去已而示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予慶元則于江事
勢危急則航海爭關不也我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張世傑
時方危急擬請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數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路至贛天祥來之涕泣發都中豪傑并結法明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
賓客僚佐語及時事無幾日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希舟帥州人遣兵入援 華性明直性實似道既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特之勤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
遣元行人郝經道 元王復使經弟行樞密院事郝經字季野宋開經所在詔遣經官段佑以禮送經歸道病元主勅尚醫近
侍迎勞至燕未幾卒諡文忠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職登政府及宜中之有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
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侍大臣之禮故授似道醜果觀使罷
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即民之政次弟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交還諸漢人

右丞相章鑑道 鑑聞元兵日迫託故俚去
端明殿學士江准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 立信聞實似道帥濱江漢守臣望風降道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招賓
僚與訣手月為表起居三言與後子書備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援筆換業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
建康金明立信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妻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坐
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二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家謀劫帝遣都陳宜中欲示其實似道實乃名震計事伏壯士袖數椎擊殺之震部曲
百餘人大闕而出射大箭入宮斬盡會門直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巴延入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巴延入城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
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上言曰百平通敵已扼其吭少爾還回奔橋海島道遠悔矣元主從之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

宋帝燕
三五

倭古而未之志

據說不出此

且中既十五載

通官至元九年

巡北道之賊

首尾一年掃蕩

之實是也尚氣

漢捕沙人得將

又何以竟置如

家宋漢軍備以

點撥軍備固無

不可更復亦無

而錄之則甚矣

注之信從空說

勢固可畏然

方舉兵高郵身

當南北之新元

然為江淮聲援

使其於渡師之

後渡師士年乃

固真軍裝其

精為操練亦未

可知即師事焉

難可為亦當張

琴子計窮賊

同殉乃前而賊

胡運斷自後於

時事無不盡備

惜乎其殺衛一

死耳

建康阿珠分兵駐揚州與博囉于達春絕宋淮南之援巴廷分兵四出知廣德軍合孤榮以城降元

以王煥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端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師徵召諸路軍馬勅王并

令清軍各歸所部圍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相左官為督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刑章監官放歸田里 繼既去大皇太后遣使召運龍相于伺韓震之厄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一官放歸田里

寬學與人多許可
時目為滿朝難

復吳潛向士諤言賊黨實似道黨人有差 御史陳通增補目錄陳通考宋史本紀無通字今改正潘文卿請察實似道并治其黨與謝刺配翁龍子

吉陽軍節度使中王庭金華劉良貴陳伯大重樓等官

元軍入常州 知常州趙與鑑進州人焚嘗增補目錄王良等以城降元知平江府潛說友亦叛降于元後五月和州門寨使劉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平山進軍常州順遂後廣

德軍

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隨

趣五郡鎮無使呂文福將兵入街文福殺使者叛入江州

臨安戒嚴曹淵子字通文及翁字人倪黃子兼位而通詔戒禁之 元兵既近臨安戒嚴于是同知樞密院事曹淵子左司諫

潘文卿右正言李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去撫王森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曹希顏等數十人皆通朝中為之蕭然簽書樞密

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進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

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一言以救國者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誦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生

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責其呼官而遁者令御史臺督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禮部尚書曹希賢字通甫一名甲等來至獨松關在今浙江湖州北守將張滿字曾殺之 元主遣禮部尚書原希賢工

部侍郎嚴中氣字人賢之子奉國書而南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廷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

送之行至獨松關張滿部固不知為使裝假中氣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遣將太后及

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請罷兵通好巴廷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諫事官張羽同使人

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元阿爾哈雅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軍屯東岸

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焰舉城降元元兵尋

元阿爾哈雅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軍屯東岸

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焰舉城降元元兵尋

元阿爾哈雅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軍屯東岸

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焰舉城降元元兵尋

元阿爾哈雅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軍屯東岸

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焰舉城降元元兵尋

元阿爾哈雅入岳州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軍屯東岸

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焰舉城降元元兵尋

人臣當事主

搜破沙市城監鎮司馬李承勳州人元紀之

夏四月元阿爾哈雅侵江陵宋魏孫高連以城降遂盡取荆南州軍

初高連解鄂州之圍實似道許以建師後已而不與連

怒望至是河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連戰數敗及元屠沙市連與魏孫及提刑黃善美等遂出降阿爾哈雅遂入城命魏孫移

機所部于湖北諸郡魏孫等皆歸阿爾哈雅以兵守峽提開元主黃謂近臣曰已延東下阿爾哈雅難軍

守鄂朕當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連參知政事魏孫至上都死

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結典 有司議建藩屏以福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珠使真揚州李元庭芝守將苗丹成善才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元庭芝奉屬所部固守揚州

大戰于老鵝前 見歐陽阿珠乘勝進揚州善才為三臺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珠陽退才遂之阿珠反戰于楊子橋

江蘇兩軍夾水而陣元珠弘紀以二十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紀引却以誘之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弘紀弘紀驚反

迎刺之應才而覺才軍連潰阿珠與弘紀追之自相踐與陷濠水死者甚眾流天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

遂以身先元軍進海揚州南門

詔與蔡州處士何基王柏見子于崇子贈諡 基少師事善幹結固為貴絕類漢儒趙汝騰蔡抗子傳楊州青城人相繼為

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又改水務即基終不受柏年三十始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于末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以質

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源洛關閩之書皆有著述至是詔諡基曰文定贈柏水事即

詔張世傑等四通出兵以禦元 時知慶遠府仇子真進東兵馬鈴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彥鍊請

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議議又而不決陳文龍上言北兵今日取其城明日築其堡而我以支相遜以延相疑擊相搥溺救焚而

為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濫虛議不報

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晝晦如夜

成都安撫使簽萬壽以善嘉定 嘉定州地名 諸城叛降元 元主召汪良臣入朝謂之曰成都叛兵久須卿安集之授四川行樞

密院事遣汪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擊海城萬壽乘軍出戰大敗遂掃境內三

龜山名在今嘉定府 九頂山名在今嘉定府 紫雲山名在今嘉定府 諸城降元元以萬壽發四川行樞密院事

以王燾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王燾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燾宜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四 宋帝系

王燾與陳宜中不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燾宜

中皆請相夢矣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毋指此未聞也乃以煇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與夫並相煇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挽留乃還

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珠戰隄山下世傑敗績奔團山在今浙江湖州德清縣北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破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登石公山在今丹徒縣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射者十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射阿珠居中令執迎戰繼以火箭連檣俱焚燬江諸軍既破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

軍爭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從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團山阿珠弘範之從黃白鶴船七百餘艘師勇遂常州虎臣還

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放寬似道于備州籍其家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且言為夏

資孫虎臣所誤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收養制似道尚留揚不遣王煇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感李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陳城不納王煇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檢禍未有如似道之列者檣紳草茅不知幾幾陸陸下皆押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蔡州居住蔡人聞似道至李眾為壽布遂之壽又從于建寧府

似道之關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唾唾見其面予乞道投荒林以禦魘魅國子司業方應發中書舍人王應麟亦言之皆不從于是侍御史陳兼行孫學曾等上疏以似道罪重刑輕乞斬之以正法乃詔資授高州團練副使備州安置籍其家

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人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為建寧之開元寺在今福建福州府城內令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杖日中令昇蟬犬唱杭州歌謠之每各斥似道嘗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

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曹圓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無言能對至泉州洛陽橋在今泉州府晉江縣北一名遇葉李自潭州放還見于家即李賦詞贈之似道訴百謝焉

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煇為醴泉觀使各宜中于溫州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煇請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不然則已請行宜中甚愧己而世傑敗于焦山煇復言曰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請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出督令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宜中擅權且以爲國憂宜中乃罷煇

受其邑且而賜之拜其父天中兵動王煇過而進地之責以通使師勇聞請後河而德祐之元兵潰門闕之王乃歸之京向而用之于沙橋出首而畏縮隨第令集議而行之呂師安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置世傑少兵而周之王乃歸之京事臣然欲其不止行一國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煇或讀京學之論言煇繼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召名之不至太

水軍圍舟中宜

期沙之基海兵

當性視水軍行

舟楫者陳之

唐守唯兒世

樂金之流既

又榮其統統以

驅之必死之

地即其間天

耳

是時宋之君臣

救亡之不顧而

道之難其與來

其甚其苦其何

耳

其甚其苦其何

耳

耳

耳

至不...
何以...
...

后乃下九奉...
重軍國重事...
元以巴廷為右丞相...
退阿珠左丞相...
加勇督樞密...
亦奉行

八月以李帝知漳州...
邊弱故敢至一州...
關于長沙以廣東...
貴番陽取江東...
又伺間出于其中...
元以廣希憲行...
屬卸迎望拜...
又十月以留學...
后自為...
元所爾哈...
峒壁為...
勉將士人皆...
監押官...
許我不...
殺之陳...
元阿珠...
頭名諸將...
元巴廷...
巴廷定議...
元...
宋帝...
三七

元所爾哈...
峒壁為...
勉將士人皆...
監押官...
許我不...
殺之陳...
元阿珠...
頭名諸將...
元巴廷...
巴廷定議...
元...
宋帝...
三七

元所爾哈...
峒壁為...
勉將士人皆...
監押官...
許我不...
殺之陳...
元阿珠...
頭名諸將...
元巴廷...
巴廷定議...
元...
宋帝...
三七

元所爾哈...
峒壁為...
勉將士人皆...
監押官...
許我不...
殺之陳...
元阿珠...
頭名諸將...
元巴廷...
巴廷定議...
元...
宋帝...
三七

元所爾哈...
峒壁為...
勉將士人皆...
監押官...
許我不...
殺之陳...
元阿珠...
頭名諸將...
元巴廷...
巴廷定議...
元...
宋帝...
三七

元所爾哈...
峒壁為...
勉將士人皆...
監押官...
許我不...
殺之陳...
元阿珠...
頭名諸將...
元巴廷...
巴廷定議...
元...
宋帝...
三七

瀋陽州東州... 趙超獨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十一月元將阿... 轉運判官劉... 元兵呼曰降者...

元將蘇都爾...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轉運判官劉...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元兵呼曰降者...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渡橋板斷被執...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其自解其衣...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元巴延克常州...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其牌板日夜...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謂趙曰城東北...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圍走平江...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以謝枋得為...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放保師愛可信...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會文煥北還...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遺封救濟王... 蘇都爾與李... 蘇都爾與李...

左丞相留...

十二月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請平巴延不許 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家藏將士離心郡邑廢破方且理會
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之差遣士人親觀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乞班師終好岳見巴延于無錫泣請曰嗣若幼
冲在哀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實似道失信誤國耳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踐民納土率民
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于小兒天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入襄加持李曼人舊有舊加 借岳還而別遣人奏
上都

追封呂文德為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為元卿導乃遣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為兵部侍郎即親成和議
元巴延入平江 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巴延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
破乃以兵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軍封行至高郵民殺之 陳宜中因柳岳遣使奏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及呂師孟等同襄加特使元軍求納姓納幣
不從則稱姓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于平江巴延不許宜中乃以太后奉表未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
院高應松與慶元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哀然為之岳等至高郵極家莊為松寮所殺

普萬石叛降元統制米立進人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黃州某降立潰圍出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制元軍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
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自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衛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
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之人與投降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州軍 阿爾哈雅督戰益急與諸將盡地分圍決澗水以擊攻之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
何希萬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元元兵登城城陷而上知衡州尹叔州長沙人
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與其家人自焚希命酒醉之因留賓佐會飲俟傳令猶于書希字字為號飲連日諸賓佐出來議楊道輝

赴園池死希坐熊湘閣名帳下沈沈之道之全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汝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解以不能帶國
命之法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偏刃之希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遂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盡
餘陳德孫人仁願應忠皆死潭民聞之多樂家自盡城無虛井蠟林木者相望元曰守將吳繼明劉李忠以城降阿爾哈雅傳檄

諸郡由是袁連衡木柳全道桂陽武岡皆降于元資慶通判曹如驥亦不屈而死 大學士諡忠節
陳文龍 諡忠節 黃福 諡忠節 同 適以吳堅 元平十二月變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林守 參知政事 日子宣麻

元元殿文班止六人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 參知政事

名而欲其甚
而已獨得
夫後所
之而此
無一言且
性樂之約以往
見已是何似

請開兵皆潰 知嘉興府劉漢保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子景程等曾與提刑徐道隆州武縣人同守時元兵迫
行都名道隆入街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原昭陽今屬臨安臨安臨安今屬臨安縣境勤王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誓斬其使元
兵至良淳率眾城守夜就寢會薄士不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待即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
關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伺守者少奮赴水死

遣監察御史劉晏奉表稱臣于元 陸秀夫遺書曰延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
臣非所較也遂遣晏奉表稱臣于元就成首級城二十五兩匹已存境土以奉差嘗且約巴延會長安鎮今屬陝西西北以

論平

進封吉王昱為益王判福州信王萬為廣王判泉州 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名與輝安猶列臨安係
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騎馬都府楊鎮及楊淑妃
弟亮即餘休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

陳宜中請速都不果行 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速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且
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速而大臣數以為請備欺我邪脫替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其日行金帛
天子奏爾

元巴延軍奉亭山在今浙江和 太皇太后遣使奉書以降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巴延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巴延乃進次
阜亭山阿樓字童文炳之歸皆會邊騎至臨安府北關今屬杭州臨安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眾背城一戰宜
中不許白太后遣使奉御史楊應奎上俾國璽以降巴延受之遣使召宜中議降事而使襄加特奉書表赴上都應奎既行是夜
宜中遁歸于温州之清湖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 世傑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子定海今屬浙江陳宜中子石國英使都統下
彪說世傑降世傑以為彪來從己俱俱南也惟牛享之酒半彪從各為古世傑大怒斷彪于巾子山在今鎮海縣東北
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

吳璠文天祥如元軍巴延執天祥遣堅還 楊應奎遺書曰延欲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天祥先拜相與吳
堅請往天祥辭不拜遂行因說巴延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還兵乎江或嘉興後議成帶金帛歸師北朝全兵以還軍之
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刊鈍未可知兵運稿結必自此始巴延以北詔為辭願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
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然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

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然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

物得固理要
者戰而敗元國
事可也乃變姓
名而竄竊以理
登為人防害正
所請速速無誤
是為有與蘇夏
正見微

之今家國家古塔塔素多館伴藏庫之

楊淑妃考王與樞從行

元呂師受侵江東謝枋得運戰敗績 枋得與元戰于安仁今屬天盡而敗遂奔建寧今屬山中妻子皆被執

二月日中有黑子

元巴延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圖籍行印

巴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家國岱克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

取大皇太后手詔及二者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字伯玉獨不肯聽命縛之註曰白中書無權執政

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巴延進屯湖州市州今屬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致諭大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而出曰

勅罷官府及侍衛軍再復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以賈餘慶為右丞相樞密使是年正月謝枋已到密問登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乞祈請使如元謝堂逃歸 餘慶

元人以文天祥北去天祥尋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溫州 巴延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巴延

失信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拜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

志巴延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游字子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

興復特上關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討我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秦

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擄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艦兵且日夜望我

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臨我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

要其歸路其大師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冠之遣使四出要結初天祥未至真州時揚有逸卒言元寇遣一丞相入真

州說降安庭多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並殺之再成不忍始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

分規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詰制置司下

令備文丞相甚意兼相傾吐舌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無譴莫能起從者乞得餘饘差行入板橋元兵又至

眾走伏盡餘中兵入索之執杜游金應以去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逃二樞者以首荷天祥至高郵遂由通州汎海如溫以求二

王

三月以後正朔

即書萬之二元

若萬之二元

海島諸國

物歸若心而

皆若風波失

據不復及其

若日本其勝

元正與明唐

世王之實

近於國之

臣高保家

更正為明

其勝一幾

不足為

謂之為

可此為

於其今

用大者

又何不

史者不

元自順

沙漢本

傳然其

以兵百人名二王選臨安宜中等沈其兵江中遂入閩時汀建諸州方謀從黃萬石納欽州

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德州守臣林起發遣軍攻之萬石敗走宋人兵擊稍振

宋主熾時依元史世祖紀之制及遷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襲瓜洲不克

士出兵登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橋瓜洲戰三時

招之才曰吾寧死豈降將軍邪真州尚再成亦謀出兵登萬石

夏五月宋人奉蓋王皇立于福州 宋陳宜中等共立蓋王改元景炎尊度宗

孝恭聖皇帝又上謝太后全太后尊號道封廣王高為衛王升福州為福安府

知福安府是日有上發出府中與守將

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翥等知政事

使言者劾罷之乃論居潮州時又論劉義士督與前司各守使

宋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吳汝時以為江西招諭使 宋人謀起兵復興

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汝時以為江西招諭使 宋人謀起兵復興

不能軍

宋以文天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 天祥自温州至福州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中國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歟人招蒙傑于江淮杜游幕兵于温州

封宋主熾為瀛國公 初宋吳玠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

全太后至燕當慮松亦不食卒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謝奉使無狀不能存

封瀛國公凡家寶在枕越者有司筆至京師付之臣等大稱不

言明以道歸汝也

以巴延同知樞密院事 已延入朝帝命百官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

命官

建康安撫使索多克衛州宋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留華炎降 時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元五 元世祖皇帝 四

史籍所以昭法
成亦使為若者
如被縛存亡當
仍為先保本
世世是主守
夫守天命以備
即由拘聚世焉
亦難自之慮也
亦難自之慮也
亦難自之慮也
亦難自之慮也
亦難自之慮也
亦難自之慮也
亦難自之慮也
亦難自之慮也
亦難自之慮也
亦難自之慮也

危公往鎮之末十日詣州連兵來攻索受連戰三月遂克登州備守備甚嚴索多平總管高興等鼓謀先登拔其城宋故相留
夢炎降

六月阿爾哈雅遣新克廣州 宋廣東經略使徐真諒遣其將梁雄飛詣降于隆興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狗廣東既而真
諒聞孟王且立乃復遣權通判李性道推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石門在今廣州內山南海臨性道不戰復戰數日諒棄城
遁雄飛遂入廣州請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破害

宋吳浚兵敗于南豐 浚聚兵于贛高宗命浚復取南豐置黃龍見寧都直隸江西 三縣皆屬秀畝秀山傳車至衛信詣縣
民多應之者會浚兵敗國秀引還卓兵亦散詣江西元帥府降肥而復建昌縣元帥李恒戰浚敗奔寧都

秋七月宋文天祥開府南劍州 天祥欲還温州以圖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中委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灌乃
命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

宋揚州守將朱煥泰州守將孫貴等以城降李履之妻才死之准東州孫肯平 初臨安既下阿珠以宋謝太后手詔諭履之使
降履之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及宋主派次瓜洲謝太后復賜履之詔曰比詔卿約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
意尚欲困圍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履之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阿珠乃還兵守高郵寶應以絕
其餉道復遣使者持帝手詔招降履之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牌上既而淮安盱眙泗洲以糧盡皆降履之猶括民間粟以
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麵糗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蓋才剛高郵米運將至出步
騎五十戰于丁村自夜達旦黃有元物名婦始年長歲死阿珠使已領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
潰才脫身走阿珠請帝降詔赦履之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履之不納會福州召命履之至令制置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妻
才將兵七十趨泰州將東入海履之既行燬即以城降阿珠符道追及履之殺卒卒十餘人履之走入泰州阿珠圍之會妻才疽
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聞北門以降履之赴運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妻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者我也憤
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宋煥請曰楊自刑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履之與才所為不殺之何候阿珠乃皆殺之揚民聞者
莫不泣下阿珠既降揚州改直隸州為揚州府

宋趙與榘圍安州董文炳拒却之 宋楊意節居中東權輿榘多所謀止遂犯忠嫉諸將俱憚之至是遣與榘出兵浙東宋廷臣皆
言與榘有劉忠王之忠帶王早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謂者益急卒遣之

封宋謝太后為壽春郡夫人 謝太后以病久留臨安至是自宮事其牀以出侍衛七千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命阿樞罕達春等分道將兵入閩廣 阿樞下董文炳及蒙固岱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及呂師夔李愐等以騎兵出江西

宋趙與榘圍安州董文炳拒却之 宋楊意節居中東權輿榘多所謀止遂犯忠嫉諸將俱憚之至是遣與榘出兵浙東宋廷臣皆
言與榘有劉忠王之忠帶王早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謂者益急卒遣之

是乃固守待
力窮不下江
後局將以多
宋人忽爾自
自備海軍
洪計自是備
自當其賊已
亡之其賊以
守備亦不
之之說事
任且以銀
善者付誰人
勇行來集
以城降賊
邊失策乃
備備子有
自之節而
足以善之也

阿爾哈雅將兵入廣西宋都督為警心乃戰禦之 初宋徵知邕州馬暨入衛未行而臨安破因留靜江總之戎諸軍會帝使
爾哈雅敗廣西警務所部及諸洞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兵守嚴關以桂林賊勢猖獗前軍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
前軍過臨林林賊於馬失攻警務退保靜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警務射之攻三月暨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
訖無降意

冬十月宋文天祥帥師次于汀洲 天祥遣趙時賞字保白和州守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玠將一軍取吉都贛州府及劉濂

帥師等皆自江西起兵會之

呂師夔等將兵梅嶺進克韶州 初東莞屬韶州府民黎飛以兵應趙潛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逃取韶州新會

今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賜飛與逢龍執而殺之潛遁入廣州至是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屠與飛及逢龍拒之于

南雄屬韶州府於夫逢龍敗死飛走韶州追圍之將劉自立以城降飛飛戰兵敗赴水死潛匿廣州遁去

十一月阿樓罕董文炳入處州宋趙興標等逆戰于瑞安屬溫州府敗績死之 興標與弟與處于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

趙由瑞察訪使林温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珪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宋史作瑞州府同

宋宣中張世傑奉益王星遁入海 阿樓罕兵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鑑知邵武軍趙時賞等皆棄城去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

其王星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舟至十七萬人兵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過值天務踴躍不斯舟得以進

宋福建招撫使王積翁以福州降 先是宋以積翁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宜知漳州備禦下三州積翁聞兵至棄城走

福州遣人送款軍至前是阿樓罕軍至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知州王剛中同降

宋益王星走湖州十二月宋招撫使蒲壽庚以泉州降 星泊舟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迎謁請留駐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舉

市舶擅納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違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櫓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督壽庚怒

殺宋宗室及士太天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星趨湖州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

阿樓罕克興化軍宋知軍事陳文龍死之 王剛中既降遣使至興化軍文龍斬之而發民兵固守阿樓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

之使部將林華伺于境上華反導阿樓罕兵至城下通判曹登孫開門降款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

遜杯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從阿樓罕北歸文龍之姪阿樓罕殺之

宋制置副使張瑄復取瀘涪州 時東西川行院合兵萬人圍重慶瑄子剽掠軍政不一故久无功而城中苦得自守張瑄雖領重

慶之命瑄以瑄動不能赴留合州為拒守計且遣兵圍瀘涪一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清瑄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兩川軍

屢敗

阿爾哈雅破靜江坑其民宋都統馬暨兒之屬西州郡皆平 阿爾哈雅為書請以江西大都督暨不聽大請帝親降手詔諭

之既變新詔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爾哈雅乃築壘斷大陽在今臨桂縣南出雲川一名小洛西與大江合安二江以道

流決東南壞以瀾其障城遂破堅壁死士焚戮刀傷臂被執其首猶據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阿爾哈雅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

潯容藤梧等皆不廣西提刑鄭得遇阿爾哈雅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詔諭上指大昭而死

宋益王星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 是次于惠之甲子門在今海豐縣東海口有大石如卵連使當奉表請軍前請降索多命其子

元帥伯嘉勞勉仍家偕南赴燕 命諸將分道入兩川 詔以哈丹克呼濟蘇在今湖北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布哈李德輝字仲通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

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仍十四年宋高宗二年春正月宋文天祥移屯潭州汀守黃若疾及吳浚以汀州降 汀關既破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若病

益王航海植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潭州時趙孟潛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士疾俱叛宋降賊賊以浚為天祥

命道士張宗演湖南醴陵人領江南道教 詔封宗演為嗣漢天師道演靈應神和真人命百官郭勞侍以客禮

二月詔諸將師留齊說友為楊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帝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建有命李雄統之漸款

友尋為雄所殺北為雄兵在福州南為雄兵在福州 陰僧祖稅茶稅會字者 以兩僧喜木揚喇勒知州及總攝江南釋教 除僧租稅茶稅會字者

夏四月宋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字復取廣州 先是呂師夔軍至廣州州人趙若固以城降廣東諸郡皆下至是宋張鎮孫

復取廣州之張世傑亦將兵入潮州 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 天祥進兵復取海州提兵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取會昌縣縣屬

淮人張德興傳高起兵陷黃州壽昌軍復湖北宣慰使鄭鼎 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德等起兵司空山民傅高應之遂陷黃

州壽昌軍用宋景炎年號曹居負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郭之大性皆與高道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負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

部將曰聞吾還軍汝欲舉烽火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過于樓口戰敗溺死五月州人遂殺德興其三

子以去 六月宋文天祥入雷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取吉贛諸縣連圍贛州 時衡山人趙瑤州人何時等或兵應天祥諸縣

豪傑悉遣人如軍中受約束臨洪諸郡皆附之惟贛州不下 諸王錫勳勳勳劫北平王于阿爾哈雅

諸王錫勳勳勳劫北平王于阿爾哈雅 諸王錫勳勳勳劫北平王于阿爾哈雅

諸王錫勳勳勳劫北平王于阿爾哈雅 諸王錫勳勳勳劫北平王于阿爾哈雅

諸王錫勳勳勳劫北平王于阿爾哈雅 諸王錫勳勳勳劫北平王于阿爾哈雅

械擊石丞相安國會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世延率軍御之世延與其眾遇于鄂爾坤

宋張世傑會師攻蒲壽庚于泉州遂復取邵武軍世傑以福州軍北還自將淮兵攻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刺道陳昂眼及得夫

人所統諸洞蠻軍皆會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遣將復取邵武軍

八月江西宣慰使李恒襲宋文天祥于興國縣縣屬天祥兵潰走循州其將望信趙時當等皆死之李恒遣兵後騎

而自將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別派聚兵數萬于水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派兵先潰恒追天祥至

方石嶺賊烟炮及之聲軍信以短兵接戰恒驍其以寡敵眾疑有伏飲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而集屹不動恒從間道

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越時嘗坐肩輿後遣兵問為誰時嘗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恒逼求俘虜人

鐵認有曰此趙曾來時嘗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游淵深源廣遠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密將皆被執時嘗至隆興

倉萬不屈備累至者數度去云小小答慶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沫頗自辨時嘗叱曰死耳何必然于是被執者

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

九月宋益王昱遣于潮州之淺海潮州屬海山北近

詔遣春等將兵入大庾嶺帝詔遣春等與呂詠等率兵以策卒入籍蒙固密書多潘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遣二王

索多遣兵援泉州不世傑走歸大庾世傑使謝洪水道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金軍攻城不力得間遣求救于索多

至是索多來援世傑解圍還淺海宋欽紫特密付趙鼎地始復取邵武遂入福州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宋復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誦張世傑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勸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時宋播越

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婁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獨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慷慨泣下以朝衣拭淚衣

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十一月遣春會兵克廣州切遣春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云場一名官場在廣州府香山縣索多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

潮州宋守臣馬野鳩力拒守索多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起廣州宋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遣春遂克廣州

城

劉深將兵襲淺海宋欽紫保春益王昱文秀山一名廣山在潮州府海豐縣中遂至丹澳在廣州府香山縣昱至丹澳颯風驟

舟溺水幾不救遂得脫自餘諸兵士積集死者過半

元世祖皇帝

劉深擊王漢宋益王呈奔謝女

占城 呈復入海至七里洋

遣兵伐緬

初朝廷屢遣使

緬朝貢不從而罕來侵擾

水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

西川行院布哈督汪良

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為書與張

梯衝攻之廷志眾與良臣屢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廷與伊遜

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等以城降廷率兵卷戰不支歸索飲鴆不得乃順

弓弦自縊死先是瀘州食盡宋安撫王世昌自縊死涪州守將王明亦

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于

二月索多將兵克潮州 遼春金索多還攻潮州宋馬符城守益慎索

拒二十餘日而敗斃死之索多屠其民

以許衡領太史院事 元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廢疏帝欲整正之乃命王

而以張文謙附州知事張萬董之慎言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

三月以索多等行省事于福州 倪富至燕帝召還春等北還議二王事

宋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滿餘水州州人相傳長子滿口也 天祥以弟

江浦

宋益王呈逃于洲洲始歸州州人

宋以曾淵子為參知政事 淵子起兵援雷州軍前屢使人諭降不聽進

夏四月宋益王呈卒宋人立其弟高 呈卒年十一

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合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

龍見海中因改元祥興并洲州為翔龍縣楊太妃仍同總統政陳宜中

五月宋張世傑攻雷州不克 世傑使張應科王用斬兵取雷州應科二

宋以江淮之區
物不能盡奪自
蘇州上海等處
先舉天險居何
足恃乃入居
是以高固快不
工最為久安
之計何某雖也
天心既去即有
地利斷不可憑
况漢海湖中
進退無從者耳

中絕糧士以年為食史格濬飲蘆高化糧以給之世傑引退

六月宋衛王高遵于新會之屋山在湖南州府新會縣時宋軍所泊居當化大牙處而屋山在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

兩麻湖汶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守扼以自固乃奉其妻高叔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軍廩千餘間行宮正

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

推刷人匠造舟機製器仗至十月始罷

詔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將兵入關廣弘範言張世傑復立衛王關廣響應宜進取之帝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元帥

賜寶劍享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遣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帝復命遣春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宋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屋山與阿爾哈雅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平烈良及提利劉應龍起兵以應屋山雷

環全永與瀘縣之民周隆智十二等感應之帝命阿爾哈雅往討新隆十二烈良等於惠州烏羅洞軍復襲之皆戰死阿爾哈雅

略地海外遣人招宋瓊州安撫趙興路降與路不聽軍兵拒于白沙口在今瓊州府北海口未幾州人執興路以降阿爾

哈雅刺殺之由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向諸蠻皆相率降附

汰江南完官阿哈瑪特奏立江南權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謀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

民衆阿哈瑪特以私受任其不肖子瑪蘇庫瑪蘇庫彼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而子為姪或為弟或為尚

武領將作監會同館一册志處要津有虧公道帝命黜罷之然終不以為阿哈瑪特罪既而准西宣慰使昂吉爾入朝亦以官

冗為言于是詔江南省併入福建罷茶營四司歸本道宣慰司罷運司歸行省

八月有星隕于廣南五嶽天祥聞衛王為繼立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

宋加丈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起國公天祥聞衛王為繼立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

表天天子幼冲宰相通荒詔令曾出請安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歿再起復之天祥長子

復亡家屬皆盡

冬閏十一月張弘範擊執宋天祥于五坡嶺在湖南天祥屯湖陽鄒淵劉子俊字獻可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子

湖興死懿逃以海舟浮海張弘範兵濟湖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

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視為天祥莫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尋真偽遂斬子俊天祥至湖陽見弘範石

左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香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

十二月西僧嘉木揚喇勒智登宋紹興諸陵嘉木揚喇勒智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十餘又欲

哀諸陵骨雜牛馬枯骸為鎮南洋屠會唐人唐珏醉玉彌痛憤乃貸家行貨得百金為酒食陰名諸惡少泣日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遣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諸東如珏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一名

山在今山陰縣西後又移宋故宮又青樹植其上以識潮者悲之

元十六年秋十月朔二日正月張弘範將兵襲崖山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斤贖將知衛王島所在乃至

崖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戰不能進進先據之吉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而走世傑怒久在海中士卒離

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行朝軍市結大柏十餘作一字陣破海中中離外袖實以大索四圍

起樓棚如城環奉衛王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免之崖山北流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

出騎兵斷其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數次發沃以膏積來風縱火燒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弘範

無如之何世傑舟在軍中弘範三使船燒世傑不能動弘範生可憐也世傑命曰天祥送命也世傑曰天祥送命也世傑命曰天祥送命也

日下擲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世兵士大困世傑帥林勳方典等旦又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命恒守崖山北

宋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東川州縣皆平東川行院就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宋守將王立以風與東川有深怨

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于李德裕德裕釋單劍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其民合人德之于是東川州縣皆降附

二月張弘範及宋張世傑戰于崖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其主衛王昀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山陰縣人名嶼舟

覆而死宋都統張達東夜襲弘範軍敗還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顧崖山潮至交東速急攻之

聞吾樂作乃戰遣令者斬時里氣出山西李恒來早湖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于湖上軍中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

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橋樑仆諸舟之橋樑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

軍皆潰程國秀凌雲等皆解甲降弘範度兵進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會霧四塞咫尺不能辨世傑乃與林勳美斷維以十六舟登

崖而去陸秀夫走其主高所居舟并稍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其主曰國事盡矣陛下當為國死德

祐皇帝年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其主同溺愛言諸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八百蓋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

人因得屍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獲楊太妃始知高潮海之間撫膺太慟曰我忍死聞關至此者

丘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募之海濱世傑趨占城土豪羅之還廣東乃同舟離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稱集謀

八席颯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舵樓露首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

庶幾敵兵遇利立趨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能邪風濤愈甚世傑以水殉死蘇劉載出海洋為其下所殺

世傑與舟海島

世傑與舟海島

以成君臣之節
社稷之靈
世世之靈
有不周而
則皆可以
太子奉
何事
士所
李居
言何
變受
所必
美明
制之
變受
則其
社稷

三月詔定州縣社稷制度 詔太常寺考實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
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夏五月命道士張留孫作醮事 留孫初從張宗演入朝及對稱有違留侍闕下授元教宗師至是命作醮事奏亦章
于天凡五晝夜張留孫作醮事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秋九月詔皇太子參決朝政 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宋文天祥至大都不屈囚之 崖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乎將不
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投送天祥赴燕道經
古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日至燕館人供飯甚盛天祥不履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訊訊曰汝志一也弘範以一事
故致卒守之既而丞相博囉等色見于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
何代無之天祥今日願早取死博囉曰汝謂有興且問蓋古至今幾帝幾王一為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
起吾今日非應博囉解科何暇論博囉曰汝不肯說典廢事且道古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
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者必非賣國者也年前除宰相不拜奉使塞前拜被拘執已有賊臣獻國
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囉曰妻德祐嗣君而追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
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博囉語塞曰舟元帝宋高
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
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
何不可博囉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故為天
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為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欲殺之帝及大
臣不可弘範時在病中亦奉天祥忠子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二月增置宿衛 宿衛舊領千四集軍宿衛舊領千四集軍 宿衛舊領千四集軍宿衛舊領千四集軍 宿衛舊領千四集軍宿衛舊領千四集軍

能任使責賦難極 一月歸至內庭則教事如故其後集軍增至四十八百衛面累朝郭守敬等集軍尤多國之支費每厚于此
歲十七年春正月詔裁阿爾哈雅所轄戶口放為民 時阿爾哈雅下荆南江南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五十八洞夷山獫不可
勝計行臺御史言其得獲三萬餘人悉役為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括行臺御史大夫先衛檢數之悉放為民

元世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

都元帥張弘範卒

平宋之功弘範居多選期未幾瘴癘疾作遂卒

三月帝如上都 初帝定大興府為大都開平府為上都每年二三月迄北草青則駕幸上都避暑禱賜子宗戚馬亦款水單馬

秋七月以都鎮武仁並為中書丞 阿哈瑪特食積益肆援引悉知政事都鎮武仁暨升同列內通賈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

敢言者

八月集賢大學士董國子祭酒許衡致仕 衡以疾乞致仕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

母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卒 樞文 自樞應台州名儒接踵而出論者謂樞是有以倡之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阿樞罕為右丞相大發兵擊日本 初帝屢遣使往通日本不納乃命鳳洲樞密使錫都納剌斯伐之無功而還

復遣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之至是命阿樞罕為右丞相范文虎洪茶昂為右丞李庭玉為參政

樞以張已爾來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師士萬以往時高麗王暎來朝願並兵併擊之加時行省右丞相

遣使察河源 以篤什剌為相封使往求河源四關月始抵其地河源出吐蕃安甘思司今在青海境而西都有泉百餘泓

方可七十里燥如列星名郭端端而冷烈以出摩流奔轉近五七里源二巨澤名拉拉諾爾今在柴達木湖東

洛水相注也 經言九流自是行二十日有大雪山名伊拉瑪博囉 相傳伊拉瑪博囉即今之喀喇崑崙山也

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經言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經言崑崙山者謂之

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經言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經言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經言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經言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經言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經言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經言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經言崑崙山者謂之 其山最高嶺名騰格哩哈達

亦此是道矣
日乃為定西
部歸於西
開其於河
易之海國而
考其狀其在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重慶之說亦
有別據其
為什所當止
於中國之河
古語而得
文又從而
去雖其說
地理證合
此者其大
阿哈瑪特

前此在狀
世祖不為
已屬夫利
阿哈瑪特
林爾斯二
持其之由
體其其更
立備其其
性至四十
官至八百
同職其其
第何難其

亦此是道矣
日乃為定西
部歸於西
開其於河
易之海國而
考其狀其在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亦此是道矣
日乃為定西
部歸於西
開其於河
易之海國而
考其狀其在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亦此是道矣
日乃為定西
部歸於西
開其於河
易之海國而
考其狀其在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亦此是道矣
日乃為定西
部歸於西
開其於河
易之海國而
考其狀其在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亦此是道矣
日乃為定西
部歸於西
開其於河
易之海國而
考其狀其在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道其山川其

元世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

元世祖皇帝

案察其具報
村守治法錄
枉執直臣世
明何免律其
族生其罪

鑄額日因許
為軍成子之
漢於其本不
官實善法之
正當受罰衛
不當免刑以
示懲戒謂元
不得臣之受
不者且說皆
於理大衛夫
來主任元非
夫新當有樣
遇合有既何
可歎而然已
磨難住食棲
朝本非肥瘠
區又豈得道
區定分二說
探固不待自
明至尚之於
關君即往且
不如此則道
行乃難辨忘
道難於言者
悔乃平生不
立善已難處
彌留亂命形
後人曲為之
則別名滿不

案察其具報
村守治法錄
枉執直臣世
明何免律其
族生其罪

石質蓋乃新製樹新百二萬級桂觀遊走
已十八年春二月皇后會吉喇特依勒
后性明敏達于雲機國家初政左右匡
正與有力焉
集賢大學士葉圖于祭酒致仕許衡卒
衡病革家人祀光衛回吾一日未死寧不
有事于祖考起靈歎如儀既徹而卒衡
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
辭官冕復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
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秋七月阿樓罕卒于八月諸將葉師于海島而還
阿樓罕既卒詔以左丞相安塔哈代之
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臺島
子烏蒙推張百者為帥代本作為歸計
日本規知之率眾襲殺殆盡惟餘南人
萬餘不殺而奴未幾得還者財三人
閏八月括海戶口
時京兆等路徵課自一萬九千餘增至
五萬四千阿哈瑪特猶以為未嘗徵課之
上察其非而止
十二月焚毀道書
帝交信桑門之說詔樞密副使
張易次校道書章推道經為老子所著
餘皆後人偽撰詔悉焚之
壬子十九年春二月遣諸王桑阿克達爾
親領兵討西藏
初納喇蘇丹遣人
自緬還其言可擊狀遂以台
布越師為石丞伊克拉克德
三月益都千戶王著後阿哈瑪特于闐下
著因人心怨阿哈瑪特密鑄大錢與
奴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
如上都而
阿哈瑪特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
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遣
都作佛事省中疑之高麗使張九思
時宿衛宮中詰之愈皇太后對遂執之
訊問不伏及于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
副使張勇發兵夜會舍皇太子察遠以
兵往捕聞果
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素謀左相也既
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
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
呼者官至
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者即掌去以所鑄
錢碎其樞立斃斃呼都錄至殺之因右
丞相張惠解職于其是臘九日開門大
呼曰此
賊也叱衛王急捕之留守布敦特
馬者摩地原奔潰多勢攬高和尚逃
去惟著挺身請同時帝在察罕諾
異日必有為我謀其事者復以張勇
從者為亂將傳四百方張九思曰易
惡擊之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
妄免傳首從之
夏四月以和爾郭斯為右丞相
初昂吉爾依賴稱汗為石丞相至是
降留守以和爾郭斯代之皇太子謂曰
阿哈瑪特已死
汝任中書省事使爾利民者毋得張
或有阻撓吾當力持之自是庶務更
新治部用人多所推舉

案察其具報
村守治法錄
枉執直臣世
明何免律其
族生其罪

前漢子居若此
特使官與以
正續圖日之天
且捕獲家由說
翻而正之
阿哈瑪特既民
當國法法所當
律使非王者之
所保惟其者
野故人違律以
始命法官兵訓
和廣害是宜
版近矣又何以
責阿哈瑪特之
罪始編漢平五
太子是時已舉
朝政既為阿哈
瑪特之奸何罪
吾之世祖明正
其罪乃以素所
疑之故為者
聖所為其得假
記其行據為假
亂其其罪誰狂
上都不至受及
太子與之徒
然不能防惟
繼成人傳何能
日受備備年未
必不由此難成
疑也
據史今史之流
不通引據其供
指使而已其他
非所宜測則又
何必果通疑史

訪戰阿哈瑪特處窮治其黨 阿哈瑪特特死帝猶不深知其致及詢樞密劉使博覽劉公使乃書得其罪狀始大然曰王者殺
之誠是也命發塚剖其棺取屍于通元門外縱大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積藏二八皮閣之其妻云每見詛時置神位于
上又以絹二幅畫甲騎圍守樞殿兵皆張拉挺刃內向如擊刺者狀涉不軌遂并誅其子珣璉等四人尋令中書省悉罷其黨
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輔鎮取仁黨惡尤甚鎮已死命戮其屍下仁于獄誅之
以張雄飛解劉公使為參知政事 初阿哈瑪特欲誣殺秦長卿劉仲澤尼瑪多士丹總帥等三人雄飛為兵部尚書特不
可阿哈瑪特使人喻之曰誠殺三人當處以衆殺雄飛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為也阿哈瑪特怒出為澶州安撫使一人竟死獄中
後雄飛素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哈瑪特以其子珣璉為江准右丞恐不能容改雄飛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哈瑪特死公拜
參知政事珣璉被逮赴道臣懼問珣璉庶信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
汝矣遂休事

六月己丑朔日食
食索將兵擊占城不克引還 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索多歡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爾率凡使臣極其國者皆執之
帝怒命索多討之已破其城王子遁入山谷後遣其臣賈脫先托陽求歸附以數師復殺索所執使臣皇甫偕等百餘人索多等
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轉戰至木城下阻隘不能進賊兵旁悉歸路軍殊死戰得索多等遂引還

秋七月戊子朔日食
九月俱監國入貢 海外諸蕃惟馬八兒與俱監足以綱領諸國而俱監又為馬八兒後降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遣招討使
楊庭璧三往招之連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自是海南諸蕃凡十國如馬八兒日增思日南麻里力加馬蘭丹丹皆以次
遣使墮子弟表來覲入貢

遣使括雲南金 定其賦稅用金為則
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 中書省擇吏有關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合史轉用之今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
吏儒吏通吏事吏必知經史事者

又十月以宋衍聖公孔洙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 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孫端友子珍寓衢州縣 希既平宋
疑所立或言孔氏子孫漸者乃其宗子召洙赴遊于居曲阜者帝曰宜遣祭而不遣親真聖大後也遂命為國子祭酒兼提舉浙
東學校

十二月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時有閩僧言土皇犯帝座疑有變宋歲中山有狂人自稱宋王有衆十人欲取丞相

請與行通運
請與行通運
請與行通運
請與行通運
請與行通運

詔停燕內河北東山租賦 御史臺臣言燕南河北山東去歲旱災按察司已嘗賑而中書不為免稅民何以堪詔令有司權勿徵賦
夏四月復命高麗王賚及安塔哈兵營日本 帝憤日本殺殺島中軍命高麗王賚及安塔哈鎮征東行省左軍權帥往擊之詔各路拘集水手又造船五百餘艘以不勝苦中必在或及昂吉爾等謀止不從

五月罷採民間女子 初有詔採民間女子入內有司責緣為害耶律鑄等請令大郡歲貢三人小郡二人庶不大擾至是復因崔雲忌札之

六月詔增給官吏俸 初詔定官吏職罪法自五十貫以上皆決杖除名不叙官實以上者死崔武言令百官月俸不能副職養之濟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于民官吏不貪以公受事建以貪私罪又復何辭遂詔內外官吏俸以十分為差增給五分

詔四川行省擊漢洞蠻平之 思播以南施恩嚴置役況之界詔以九溪十八洞蠻無所服不常詔四川行省討之宋政奇爾潘鄴鄧等皆擊山開道分兵並進諸蠻伏險以拒然宋壽不敵多就擒戮其酋長至宋降詔分其地郡縣之者為州小總領而制

冬十一月桑阿克達爾擊納敏之西南夷十二部俱降 諸王桑阿克達爾及右丞相有等分道攻納敏等城之遠遣使招諭其主不願以建都太古城城乃其巢穴獲運軍械之初金簡子孫生乃與其子孫金簡等諸王與金簡等諸王也諸王欲降制于繡不能達既克二城遂俱乘降明年金簡等諸王送于漢城置歸牙館

二十一年春正月廢臣上尊號 時議欲肆赦張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剛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上納之遂止下輕刑之詔

二月遼宋宗室及大臣之任者于內地 時荆湖閩廣閩兵與無置歲有吉宋宗室居江南欲反者遣使補之宿衛士誘酒根陸里利與以制州 曰江南初下民心未附宋宗室及不聞郡縣言而信一人浮言輒捕之恐人人自危委帝悟名使者還存詔遼宋宗室及大臣之任者于內地

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 帝以其俗尚佛遣積翁與補陀山船師等往日本傳法僧如智航海以往舟

元世祖皇帝

人有不願行者共謀殺精舍

秋七月詔鎮南王託歡拜假道安南界占城 帝怒占城叛服不常詔子脫歡為鎮南王與左丞李惟往會索多兵進討之復以安南通探占城令軍行假道于其國且撤其糧餉以給軍記而脫歡安南王與左丞相謀上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一月和爾郭斯叛飛等亂復以安國為右丞相盧世榮次名為右丞相史樞為 丞博囉哈思哈雅瑪斯等亂

初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順進使權茶江西以罪廢阿哈瑪特死臣諷言利無利上嘗嘗者繼制院使價格

行右丞相和爾郭斯等皆以謀不合廢去復以安國為右丞相盧世榮為右丞相樞等皆世榮所薦也

詔盧世榮為鈔法下御史中丞崔武或罷之 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與其法當賦倍增而民

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相邪將取之民邪取于右丞相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欲嘗雨角其

毛令牧人日戮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其盡毛又可得半民財有限右丞相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

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御史中丞崔武或極言世榮不可相帝大怒武或欲致之法尋罷之

詔議立科舉法不果行 至元初丞相史天澤學士承旨王鶚等屢請帝以科舉取士詔中書議定程式未及施行至是和爾郭

斯與留事等復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有舉取士為便其家古之士及儒史陰陽醫

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為學矣帝可其奏會和爾郭斯罷事遂止

宋謝太后卒于燕

配二十二年春正月罷江南行御史臺尋復之 盧世榮罷罷江南行御史臺及改諸路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兼理刑獄未幾

御史臺官行臺不可輒罷且按察司兼理運則糾彈之職廢帝以為疑安國曰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之功居多不可罷但

與行省並治杭州差覺僻遠宜從杭州據三者之聞從之

二月立規指所 初盧世榮言天下歲鈔九十萬餘以臣經營之不取于民可增三百萬事未行而中外已非謀臣請與安國

上前行之帝曰不必如此倘但言之世榮又言自王文統獲鈔法虛弊已久宜括銅鐵錢并製錢參與鈔參行東稅二州宜立市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錢

以世榮等七奸
不在其外乃以
世為不平之政
未及言之適當
是如所云世
舉而作士職
向本處其後
會其之議

自古有利之臣
其始進也皆謂
不取於民而國
用自足其在年
之平準法王安
石之制置皆皆
效世榮之而不
效之者不知天
地生財止有此
數不在官則在
民民利於民則
財之源通而民
足若若此不足
官者其利財
之應者而民貧
則國子亦貧
繼其後而更置
亦不足為世
人主事於本
朝之則耳

阿哈特之奸
世祖既深為之
則其害之不詳
復用亦無其耳
計乃以世襲巧
計者仍其舊
引種何其無定
見也其文自於
官以後日則則
其害深矣聞
國使皆以底
於亡國豈不
不遠元祖方
有是於自當
長於水火之
與之更相奈何
轉助其虐雖曰
古實者不轉
氏而能保世
格者乎

相輔連司給民錢令商販諸番官取其包七民取其二三區則常平倉為存元歷元有積蓄以充其息儲粟
平糶則均可物價而獲厚利及間酒課太輕宜官給鈔行古權酌法仍禁民私結米石販鈔十貫可得二十倍國家以兵得天
下不精糧儲惟資平馬宜于上都陸興諸路買解昂昂馬為軍選蒙古人牧之歲收其皮毛筋角酥酪之用以十之二與牧者而為
以備軍興平以天賜子帝皆善而行之至是請立規措所司官吏以善實為之帝曰此何職世宗曰此實錢穀耳從之又言天
下能規運錢穀者為阿哈特特用今悉以為汚濫黜之臣欲得而用之懼有言臣私有罪者帝曰何必計此第用其可用者
于是擢用甚眾

十餘萬錢是以用之
夏五月詔觀兵於涇州地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短遣兵來追乘多季慎戰死 詔散慶移書日短假道不約益修兵船為迎
敵計此散來聞機為橋寇富良江北與日短大戰破之日短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猶熾適
歐夏林濟軍中殺作死傷者車占城竟不可述乃謀引兵進之季慎之子使中善矣至思明 詔散慶與益稷合師卒索多軍與此
歡相去二百餘里托歡軍遺索多猶不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于沙灣江 詔散慶與益稷合師卒索多軍與此

冬十一月盧世榮伏誅 上居居中 詔散慶與益稷合師卒索多軍與此
格詔旨入奏食杖一百斬之子是朝中震怖無敢言者監察御史陳天祥言前此州府上 詔散慶與益稷合師卒索多軍與此
驟罪數萬計今竟不拔狂悖尤甚雖居丞相若專大政恣行苛刻大肆誅殺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測所言
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分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不敢于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錢今乃迫逼諸路官司增
其數尤若所為民擾廢不早有更張須其自取正猶索雖病深矣誠聞詔交相以下雜問其罪復台天祥與世榮俱至上

都親稱之一教服運命誅之 詔散慶與益稷合師卒索多軍與此
十二月集僧四萬作齋戒會 凡七晝夜

太子精吉木卒 時帝春秋高南臺御史上書請內禛太子聞之懼臺臣覆其奏不敢聞而阿哈特特當以臺臣隱匿乘間發之
帝震怒太子憂懼不安尋卒太子幼從祖 詔散慶與益稷合師卒索多軍與此

江南行省以歲課鈔四十二萬運來 詔散慶與益稷合師卒索多軍與此
或若遇是理亦如如是又且 詔散慶與益稷合師卒索多軍與此

御比歷代通鑑輯覽 卷九十五 元世宗本紀

此為之附文即
按圖為前為來
宗室更非非缺
亡以復物不能
亡則移玉為重
之身初宗室亦
當是處過元以
金去元師乃屬
出則顯官是能
重乃折期是竟
在後後圖難後
風流文采作重
當時論者有純
惜其若家不遠
抄耳

保為左丞相至是總制院使僧格好言財利帝深喜之遂有大任之意嘗令具省臣姓名以進帝曰安圖郭佑楊居實等並仍前
職昂吉爾岱等其別張仍選可代者以聞遂罷之自是廷中有所建置人才進退僧格與聞焉

鑄定省院臺部官屬 詔中書省鑄定省院臺部官屬自中書令左右丞相而下各有定員中書省中書令左右丞相一員
中書省二員行中書省中書省二員左右丞相一員中書省一員行中書省一員行中書省一員行中書省一員行中書省一員

仍諭安圖曰中書省朕當親擇其餘諸司並從中書裁減安圖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如臣所行非法從其便矣
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居某居職以所署奉目付中書施行鑄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創者臣嘗謂格不行慮其
重有短臣者帝曰卿言良是復若此者其勿行之

置洪澤約版見七田 兩淮兵革之餘荆榛散野宣慰使昂吉爾言可立火田以給軍餉時以用兵日本未即行未幾令千人
往其田試之果大獲遂以兵二萬屯之歲得米數十萬斛

冬十月河決 衝突河南郡隸凡十五處河決於中牟縣後民二十餘萬塞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復詔托歡贊諾軍擊索南庫載敗之陳日短棄城走 時復詔托歡贊諾軍擊索南庫載敗之陳日短棄城走于海

進擊索南與博等分兵三通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索南王日短棄城走于海

二月以莽珠迪音為平章政事 初莽珠迪音為右丞以與盧世榮不合而罷尋以其行已廉潔起佐安圖治省事至

是遂拜平章政事

閏月復置尚書以僧格特穆爾並為平章政事郭爾根薩里為右丞董率為右丞馬紹軒舒爾濟參知政事 莽珠迪音自創

國用使司改尚書省頗有成效今仍分兩省為宜詔從之安圖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但已不用僧格別選賢者猶或不至盧氏誤

國不聽

初置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 初太宗設總教國子之官運至元初乃以許衡為祭酒而侍臣子弟就學者幾十餘人衡既

去教士學廢而學舍未建師士寓居民舍國子司業耶律有尚廉以為言始立國子監設監官增廣弟子簡選以有尚為祭酒 祭酒

二十八人蒙古漢人各半官制如後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分路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

祀錢糧之事未幾復從僧格等言鈎考江西學田所入羨餘貯之集財院以給有才學之士

三月行至元鈔 僧格以交鈔及中統元寶行之既久物重鈔輕遂建議更造至元鈔行之自一貫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與中

統鈔通行每一貫文視中統鈔五貫文時起孟明初所造一貫鈔至元鈔二貫者凡五種四種始造

元世祖皇帝

年夏四月朔日使如中使與若計議去疑于大軍或有疑者則格鈔去疑也

夏四月諸王納延恩相繼而來王倫納格納依之謀反五月帝自將討平之秋八月還上都 先是有害納延及者帝遣巴延往

覘虛實納延謀執之巴延覺脫歸時西北諸王聞納延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衛士阿魯克布哈爾里阿王相繼而來

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格納依曰大王聞納延反即回聞

之曰大王知納延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欲為延納外應今納延既自歸矣是猶大王與王王抗耳大王何不往

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格許之于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執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延之黨金喜等

魏納全塔布台等皆歸家號十萬進逼東奧帝親臨諸軍圍之納延堅壁不出司馬納格特格納依曰彼眾我寡當以疑退

之于是帝張蓋據胡床坐特格道酒塔布台按兵覘之不敵迫李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破夜入其陣破發果自

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難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壘至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納蘇特釋爾

十一月戊午朔日食 將蒙古軍並進納延敗走追執之帝遂還

冬十月戊午朔日食

檢校中書銀錢親參知政事郭佑楊寬居 初僧格奏詔檢校中書省虧欠鈔六十餘錠參知政事楊唐乞假自辨以為是等錠

選錢穀非所專僧格恐令左右奉其饋遂與佑引服事關帝令丞相孫圖共議之曰此曹汝贈母令他人得以騙問誣服為詞

因是佑居寬皆坐棄市籍其家人咸免之 帝聞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

十一月以僧格為尚書右丞相郭爾根陸里平章政事葉李為右丞相馬紹為左丞 帝聞翰林諸臣言以丞相領尚書省事漢

唐有此制石威曰有之而左丞葉李遠言前省臣所不能者僧格舉能行之宜以為丞相遂授僧格尚書右丞相進李右丞

左丞相阿珠平 時定命西征至哈喇和卓龍勝州卒追封河南王

葉李在案以諸
生而動費以道
及其入元以左
丞而有其格
何前俄之謂休
也蓋其格或休
亦意無而為野
石之舉此則利
而權焉而不和
私虛名之士本
不足重其人
既身事二姓太
節已虧其勢
便定其非